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 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俄] П. А. 别洛夫  
主编

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1893-1914


**俄国与西藏 | 俄国档案文件汇编 | (1893~1914)**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编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陈春华 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AND DOCUMENT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俄国与西藏

俄国档案文件汇编 (1893~1914)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编

[俄] E. A. 别洛夫 主编

陈春华 —— 编译

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1893-19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IPR)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 - 1914 /  
(俄罗斯) E. A. 别洛夫主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8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ISBN 978 - 7 - 5201 - 0767 - 9

I. ①俄… II. ①E… ②俄… ③俄… III. ①西藏问题 - 史料 - 1893 - 1914 ②中俄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史料 - 1893 - 1914 IV. ①D677.5 ②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2611 号

·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  
**俄国与西藏**

——俄国档案文件汇编 (1893 ~ 1914)

---

编 者 /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主 编 / [俄] E. A. 别洛夫  
编 译 / 陈春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周志静  
责任编辑 / 范明礼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2.75 字 数：373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767 - 9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7 - 0287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9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主编简介

---

E. A. 别洛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史部主任研究员，俄罗斯知名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国、中国西藏地方和蒙古地方近现代史研究，发表论著150多部，部分论著已被译成中文、蒙文和英文。

---



### 编译者简介

陈春华，1938年生，1964年8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同年9月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1994年9月至1995年12月，受国家教委派遣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研修。主要从事有关中俄、中苏关系史，中国边疆史地的俄国外交档案、专著、外交官回忆录的翻译工作。主要译著：《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有关中国部分 1911.5—1912.5）》（合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编译）、《俄国在远东》（合译）、《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合译）、《斯大林与中国》（合译）、《回到天安门》（合译），并在《历史档案》、《民国档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蒙古史研究》、《中国藏学》、《清史译丛》、《中共党史研究》、香港《明报月刊》等刊物发表外交档案选译和译文多篇。

---

©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2005  
©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2005  
© Оформле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5

---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Russian language edition by  
Е.А.Белов, О.И.Святецкая, Т.Л.Шаумян. All rights reserved.

---



#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 江蓝生

主 任 郝时远

副 主 任 晋保平

成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旦增伦珠 尕藏加 郝时远 何宗英

胡 岩 江蓝生 晋保平 刘晖春

马加力 石 硕 宋月华 苏发祥

许德存 (索南才让) 许广智 杨 群

扎 洛 张 云 仲布·次仁多杰

周伟洲 朱 玲

# 总序

郝时远

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就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的历史通常被追溯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7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



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



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和复杂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 1959 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 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





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

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



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3年12月北京

## 中文版序言

中国西藏地方地处世界上最高的高原，位于亚洲正中心，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作为世界佛教中心之一的影响力，使偌大的英、俄两国对中国的西藏尤为关注。而中国影响力的削弱，又为英、俄两国向这一禁地渗透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喇嘛教的政治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冲突中，西藏成了英、俄竞相猎取的目标。关于英、俄两国对中国西藏的政策、侵略活动和在西藏的角逐，中国专家、学者撰写的一些专著，诸如王远大先生撰写的《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周伟洲先生主编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等，已做阐述。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出版过有关沙俄对中国西藏地方的政策和侵略活动较为完整的俄国档案文件。不了解俄国第一手档案文件史料，不清楚沙皇政府对西藏地方是怎样决策的，不可能对沙俄与中国西藏问题做深入研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知名历史学家别洛夫（Е. А. Белов）、绍米扬（Т. Л. Шаумян）研究员和远东研究所的历史学家斯维亚捷茨卡娅（О. И. Святецкая），利用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即俄罗斯帝国外交部档案馆）新解密的档案，于2005年编辑出版了《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这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包括沙俄与苏联）出版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关于沙皇俄国与中国西藏地方的专题档案文献汇编（内中收录档案文献122通），我决心将其译成中文，以供我国学者研究参考。

据我所知，早在1925年，在苏联历史学家谢缅尼科夫（Семенников В. П.）编辑出版的沙俄外交部七等文官巴德玛耶夫的档案汇编《在沙皇制度幕后》（«За кулисами царизма»）中，收录了1893～1905年间有关沙





俄图谋兼并中国领土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和东部地区的档案文献 19 通。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郭燕顺先生于 1986 年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 7~71 页。

据我所知，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帝国主义时代档案文献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大型档案汇编——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中，公布了 1911~1914 年间中国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以及与俄、英两国关系的文书 32 通【《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序言指出只公布了 24 通。经查，有误。应为 32 通。——编译者】。中国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沙俄与中国西藏问题专家王远大先生早在 1982 年和 1987 年，将上述 32 通文件译成中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史资料》杂志总第 48 号及总第 64 号上。

迄今为止，俄罗斯（包括沙俄、苏联）总共公布了关于沙皇俄国与中国西藏地方的文献 173 通（122、19、32 通），其中有几通是重复的。

此外，日本外务省于昭和 39 年（即 1964 年）编辑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2 年第一册中，收录了涉及 1913 年 1 月“外蒙古”地方与西藏地方代表非法签订《蒙藏协约》的文献 4 通。

鉴于上述情况，我改变了原定只翻译《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的计划，决定将迄今为止已公布的上述四部分总共 174 通全部档案文件，以及上述汇编前言、人名索引、地名索引，编成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公布的最完全的俄国涉藏档案文件汇编。

原俄文档案汇编按照俄国编排的习惯，是按文件注明的日期先后排序。中国读者使用极感不便。为便于读者使用，编译者将全部文件按内容重新归类，分成十一个部分，即十一个专题。为了使读者阅读时对每个专题的内容一目了然，编译者对每个专题加了内容提要。

关于该汇编的中文版书名，《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的原编者绍米扬教授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出版公司总经理希望保留俄文原书名，编译者尊重他们的意见，故定名为《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由于编译者将后三部分档案编入了汇编，原编者和东方文献出版公司同意将汇编原来的时限“（1900~1914）”，改为



“（1893~1914）”，即中文版书名为《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1914）》。我认为，该汇编中文版是中俄两国学者友好合作完成的一部档案文件汇编，该文件汇编的出版是对我们的俄国朋友、我的忘年交、仙逝的俄国知名历史学家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洛夫教授最好的纪念。

兹将本档案汇编所收档案文件简述如下：

（一）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奏章。

（二）俄国外交部七等文官巴德玛耶夫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的报告和上书，致财政大臣的报告。

（三）达赖喇嘛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亲笔信。

（四）达赖喇嘛的心腹僧官参宁堪布访俄特使阿旺德尔智致尼古拉二世的信函，致俄国总理大臣的报告，致外交大臣、外交部的报告、秘密报告和信函。

（五）俄国外交大臣、副大臣与俄国驻华公使、驻汉口领事、驻库伦领事，与驻伦敦大使、驻噶伦堡总领事、驻孟买领事的来往密信和密电，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致外交副大臣的紧急报告。

（六）俄国驻华公使、驻库伦领事致俄国外交大臣、外交部的密电、紧急报告和报告等。

本档案汇编所收文件记述的事件如下：

（一）巴德玛耶夫就俄国在东亚政策的任务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报告中，建议将中国的西藏地方、蒙古地方和中国东部地区并入俄国，并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支持下从事兼并活动。

（二）沙皇俄国欲同中国西藏地方建立关系，以及达赖喇嘛的心腹、特使阿旺德尔智如何促进此事。

（三）英印军队入侵西藏，占领江孜、拉萨以及暴行。

（四）达赖喇嘛出逃“外蒙古”和俄国采取的对策。

（五）达赖喇嘛在“外蒙古”居留期间同蒙古王公和呼图克图格根们密谋脱离中国，建立独立的联盟国家。

（六）1907年俄、英两国背着中国签订了只承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西藏协定》。

（七）北京政府为巩固在西藏的主权，着手在西藏进行改革，激起沙



俄密切关注。

(八) 达赖喇嘛出逃印度，沙皇政府干涉清政府将达赖喇嘛革职。

(九) 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策动西藏上层发动叛乱，驱逐汉兵、汉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令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国领土，以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十) 达赖喇嘛欲借西藏动乱之机恢复其至圣的地位，达赖喇嘛写信给在彼得堡的德尔智，要他立即返回西藏。达赖喇嘛在印度领土上接见了，并在为他的到来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了西藏局势和西藏对北京政府，对英、俄两国的态度，最后达赖喇嘛重申了赋予德尔智全权与“外蒙古”全权代表缔结《蒙藏协约》。

(十一) 德尔智打算就俄、英共同保护西藏，让俄、英帝国注意在中国西藏地方开采自然资源、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路等同俄国进行谈判，并建议俄国政府奉行积极的西藏政策。

(十二) 达赖喇嘛派德尔智请求尼古拉二世在通过俄国建立藏、英友好关系问题，俄、英两国庇护和承认西藏“独立”问题，向拉萨派驻外交代表问题，向西藏出售武器和派军事教官问题，以及达赖喇嘛的全权代表德尔智的地位合法化等问题上出谋划策。

(十三) 英国借中国辛亥革命之机策动西藏脱离中国，胁迫中国和西藏地方举行西姆拉会议，逼迫中方代表草签由其起草的《西姆拉条约》，要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等。

总之，上述文献反映了沙皇俄国和英帝国在帝国主义时代，对我国西藏地方的政策和侵略活动，反映了俄、英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我国西藏地方进行的角逐、相互勾结与妥协，反映了我国政府为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斗争，为研究 19 世纪末叶 20 世纪初叶沙皇俄国和英帝国侵略我国西藏地方、沙皇俄国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中俄两国关系史及中亚和远东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外交档案文件。

编译者陈春华

2017 年 4 月 1 日

## 译 例

一 本档案文件汇编所收俄国外交文献，按文献内容归类，分为十一个部分，为使读者阅读时对每部分内容一目了然，编译者加了内容提要。每部分文献按注明的日期先后排序。

### 二 关于文件注明的日期：

本档案文件汇编所收俄国外交文献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沙俄政府外交部亚洲司七等文官巴德玛耶夫的档案；第二部分为《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中的文献；第三部分为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文献。文献注明的日期不统一，有的置于文献标题下方，有的置于文献末尾，有的只用俄历，有的公历和俄历并用。为便于读者使用，现将文献注明日期划一，一律置于文献标题下方，方括号 [ ] 内的日期为俄历，系原件所有，方括号 [ ] 前的日期为公历，系原编者或编译者所加。19 世纪，公历与俄历相差 12 天。20 世纪，公历与俄历相差 13 天。

### 三 关于文件的标题：

本档案文件汇编所收档案文件的标题不统一，有的只指明某某致某某函、电或报告等，极为简略，有的还指明了文献的主要内容。为便于读者阅读文献时，能对其主要内容一目了然，将简略的标题扩展成提要式标题。

### 四 关于文件的注释：

本档案文件汇编中的注释为脚注，凡注明“编译者”“译者”字样者，为编译者、译者所注，未注明者为原编者所注。

五 本档案文件汇编所收俄国外交文献，标题左下方的符号 ÷，为沙皇批阅文书时所画，文献标题左下方，凡有符号 ÷ 者，表示此件业经沙皇



批阅。

文件标题下方，表示密级的“秘密”“机密”等字样，系原件所有，仍予保留。文件标题下的编号，系当年发文时的文件编号，仍予保留。沙皇的批示，一般情况下置于文件本文末尾，用楷体字刊印并加粗。

六 本档案文件汇编所收文献，在翻译过程中删略去了与专题内容无关的段落，全段略去者，以〔前略〕〔中略〕〔后略〕等标明。

七 俄国档案文件末尾的署名，无〔 〕号者，为原件所有，有〔 〕号者，表示原件本无署名，刊印时为原编者所加。有的署名略去了名字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有的未略，均按原样刊印。

八 本档案文件汇编所收文献标题和正文中的方括号【 】内中的加词，系编译者为使语意清楚所加。

九 关于本档案文件汇编所收日本外交文书：

本档案文件汇编所收日本外交文书，用日本古体文（侯文）写成，行文无标点。

为求层次分明，语意清楚，译者在翻译时加了标点符号；原件标题下方和正文中的年月日，均为和历，和历与公历月日相同。为便于读者阅读，编译者在和历年份之前加了与之相对应的公历纪年，将和历年份置于圆括号中。日本外交文书标题下方的编号，系当年发文时的文书编号，仍予保留。

# 目 录

- 第一部分 关于沙俄图谋兼并中国领土西藏、蒙古和  
东部地区（1893～1905）  
——帝俄外交部亚洲司七等文官巴德玛耶夫  
档案选译 ..... 1
- 第二部分 沙俄企图与中国西藏地方建立  
“正式关系” ..... 56
- 第三部分 关于英军第二次侵藏 ..... 84
- 第四部分 达赖喇嘛出逃“外蒙古”和沙俄所采取之  
对策以及达赖喇嘛在“外蒙古”之活动 ..... 99
- 第五部分 关于1907年英俄《西藏协定》 ..... 129
- 第六部分 沙俄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改革  
..... 146
- 第七部分 沙俄政府对清政府革去达赖喇嘛名号  
横加干涉 ..... 154
- 第八部分 达赖喇嘛出亡英属印度，欲出访英、俄，  
乞求帮助恢复他在西藏的权力 ..... 163

第九部分	辛亥革命时期英、俄阴谋分离中国西藏地方， 中华民国政府和海外华侨团体为维护 中国统一所做的努力 .....	189
第十部分	关于《蒙藏协约》 .....	226
第十一部分	关于“英中藏”西姆拉会议 .....	232
附录一	未公布档案文件所反映 20 世纪初叶的俄国与 【中国】西藏 《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 (1900~1914)》序言 ..... [俄] E. A. 别洛夫、O. И. 斯维亚 捷茨卡娅、T. Л. 绍米扬著	262
附录二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	293
附录三	《中英会议藏印续约》 .....	295
附录四	《英藏条约》或《拉萨条约》 .....	297
附录五	《中英新订藏印条约》 .....	300
附录六	《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 .....	302
附录七	《西姆拉会议草约》 .....	306
附录八	俄汉译名对照表 .....	308
附录九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英侵略 中国西藏地方简述 .....	328
后 记	.....	345

# 第一部分 关于沙俄图谋兼并中国 领土西藏、蒙古和东部 地区 (1893 ~ 1905)\*

——帝俄外交部亚洲司七等文官巴德玛耶夫档案选译

俄籍布里亚特人巴德玛耶夫，彼得堡大学读书期间改奉东正教，先后认尼古拉皇太子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教父，与其结下极为密切的关系。大学毕业后，在沙俄外交部亚洲司供职，系七等文官。1893年以后他在远东专门从事兼并中国领土西藏、蒙古和东部地区的活动，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支持下，利用政府提供的200万卢布贷款，建立了名为“贸易公司”，实为“侵略机构”的“巴德玛耶夫公司”，将一批批武装的布里亚特人、蒙古人派往蒙古、青海、西藏等地活动。他本人也亲往恰克图、库伦、阿克苏、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地，直至北京，对喇嘛教上层人士和蒙古王公贵族进行策反，并探察进军路线，为兼并中国做着各种准备。亚历山大三世死后，巴

- 
- \* 本部分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郭燕顺，译自苏联历史学家谢缅尼科夫（Семенников В. П.）于1925年编辑出版的帝俄外交部七等文官、藏医巴德玛耶夫的档案《在沙皇制度幕后》（《За кулисами царизма》）之第四部分，译文原载198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7-71页。原标题为《在东亚的冒险：俄国兼并中国、西藏和蒙古》（Авантюра на азиатско Востоке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 России Китая, Тибета и Монголии》]）。沙俄扩张主义者出于侵华需要，不顾历史事实，胡说中国固有领土只限于长城以内地区，即“中国本部”（собственный Китай），满洲、蒙古、新疆以及西藏均在长城以外，不属中国固有领土。故在俄国档案文献和论著中，可以看到“中国、西藏和蒙古”，“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等并列的现象。因系译文，予以保留。此外，文中还有歪曲历史、美化沙俄侵略扩张等现象，这里不一一指出了，请读者明察。经征得译者同意，编译者对原译文进行了校订、润色。文中注释，未注明者为原编者注，注明“译者”的，为郭燕顺所注，注明“编译者”的，为陈春华所注。——编译者



德玛耶夫还不断上书尼古拉二世为兼并中国出谋划策，死心塌地为沙俄侵华效力。

## 一 巴德玛耶夫（Бадмаев П. А.）就俄国在东亚之政治任务呈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报告

1893年2月25日 [13日]<sup>①</sup>

遵照皇上之意愿，决定修筑一条铁路，将远东和俄国欧洲部分各城市联结起来。当前俄国代表人物主要应把注意力集中在铁路的财政、经济意义方面。

俄罗斯帝国大君主毅然决定改善边疆地区臣民与俄国心脏之联系。

皇太子有幸执行父皇大君主这一意愿。

符拉迪沃斯托克（Владивосток）<sup>②</sup>可以做证，皇太子曾出席这条大铁路的奠基典礼，并第一个乘车在这条铁路上旅行。

一千年来，俄国老百姓已习惯于把沙皇谕旨视为神圣不可违背。特别当谕旨交付皇上的第一个臣子皇太子去执行，就不可改变，就是说将修筑铁路。

这样一来，由于修筑这条铁路，俄国在东方之地位不久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即将更密切地接触东方的现实和利益。

由于白沙皇之英名在东方具有迷人之力量，由于俄国按基督教精神同东方各国人民保持着历史联系，关心东方事务不应仅凭一时狂热、一时冲动，主要是始终要牢记我们的历史使命，这正是下面要弄清楚的。

### 一 现代东方的形势

在谈及本报告之主旨以前，我应当指出东方总形势中的一些典型现象。

由于巴拉巴什（Барабаш）总督一再发出令人不安的紧急电报，由于我们边疆地区的代表突然得悉，数百万中国人已移入阿穆尔地区

<sup>①</sup> 本专题内，巴德玛耶夫呈沙皇报告注明的时间，在原件均放在报告末尾署名之后。编者将其移至标题下方。本专题内原件日期只有俄历。

<sup>②</sup> 即海参崴。——译者



(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sup>①</sup>，并在那里异乎寻常地扩军，随之提出了必须向该地区移民、扩军之问题。于是我向阿奴钦（Анучин）总督和廓尔夫（Корф）男爵提出了我的看法，再三指出，中国人移入乌苏里地区（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并非新现象，而是自1860年我们突然兼并阿穆尔地区后留下的伏线。

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乌苏里地区有一部分属于当今执政王朝的祖先。满洲的长白山被视为圣地，迄今清朝皇帝仍在祭祀此地的神灵，密切注视该地区的形势。虽然凶悍的哥萨克人数很少，但满洲人不愿在本朝祖先故乡附近与其为邻。这就是清王朝的使臣们何以在1689年强迫使臣戈洛文（Головин）下令拆除阿尔巴津（Албазин）要塞的缘故。穆拉维约夫伯爵仅仅利用法国人攻入北京时清帝的恐惧心理，才得以将几乎不属于清王朝祖先，充作罪犯流放地的那一部分地区并入了俄国。我得到可靠消息，清帝的亲信大臣决定逐渐增加乌苏里地区的居民，加强这些地点，以防俄国人突入北京。27年来，向该地区移民是逐渐进行的，我国边疆地区的代表并未觉察。不过，即使我们未觉察，也不必过于惊慌，因为没有别人帮助，中国人自己没有能力发动进攻性战争。只要有1000名机灵的哥萨克，就能使完全欧式装备的10万中国军队胆战心惊。

两千多年的实例表明，中国军队在追逐蒙古人时，由于粮饷不继和穿越蒙古的疲劳行军，死亡人数常数以百万计。由此观之，我们也是安全的。

只有欧洲答应支援中国，并积极参与反对我们的活动，才可能同中国发生战争。因此，只有当欧洲有远见的政府要员把注意力投向太平洋沿岸，竭力在那里站稳脚跟，向中国施加影响，唆使中国反对我们，才值得予以特别关注。为此目的，他们正在向中国、西藏和蒙古的腹地派出传教士、学者和旅行家，向这些人提供大量金钱。

应该承认，虽然这些欧洲先遣人员行动谨慎，对各地区和各民族进行了充分研究，但他们并不了解这些地区的居民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尤其是所有东方居民对欧洲人，特别是对渗入中国的欧洲人十分敌视。

遗憾的是，我国旅行家和学者们因行为不端，常激起当地居民反对。他们中的许多人仰仗白沙皇的威名，受到布里亚特人、蒙古人和西藏人的

<sup>①</sup> 指黑龙江右岸地区。——译者



热情款待。他们在研究这些民族地区时，得到这些民族的帮助，不花分文便获得了各种珍本图书和手稿。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经常粗暴地对待这些民族，殴打他们，掠夺他们的财物，毁坏了他们好客的古风。这些事实无须证实，这些旅行家自己做了记述，还恬不知耻地将其公之于众。

## 二 我们向东方推进之目的

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必须密切注视东方，到那里发挥积极作用，寻找机会利用我们三个世纪以来政策的成果，留心使东方不要受敌视我们的分子的影响，坚决维护我们的利益。只要我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利用我们的合法权利，并坚信，除使上述地区的居民得到稳定、和平发展外，我们别无所求，我们富有成效的文化和道德影响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好处。

### 三 随着通往兰州府支线的修筑，俄国财政经济实力将开始增强，西伯利亚铁路将具有世界意义

为此，必须修一条从贝加尔湖（Байкал）至甘肃省兰州府的铁路。该省位于黄河上游、万里长城线上，兰州府距我国国境 1500 俄里。

可以说，修筑这条铁路将把俄国同在世界上唯一具有重大商业、政治和战略意义的地点联结起来。兰州府紧靠出产茶叶、丝绸的各省，是和蒙古、西藏以及所有中亚各国进行茶叶贸易的地点。每逢贸易季节，城市人口多达百万。两千多年聚集起来的亿万金银，将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外流。

在这种情况下，西伯利亚大铁路将成为我们国家富裕、文化繁荣的源泉。我们可凭借这条铁路还清外债。毫无疑问，还将在国内贮备巨额金属货币，两千多年来，靠自己的金银吞掉了全世界金银的中国，在新情势下，将无法保持这些经简单制作的金银。欧洲人虽已预料中国拥有资源，其实并不了解该国资源的实际规模。

虽然欧洲人控制着运费低廉的各条水路，但因距离遥远、海运条件艰苦、转运困难，所有这一切使人可能预言，由于修筑这条新铁路，中国出产的价值 3 亿多卢布的茶叶、丝绸和其他货物，将比环球运输提前半个月运到欧洲大陆和英国各地。我们将控制整个中国贸易，欧洲人无法同我们竞争。

显然，随着这条铁路的修筑，俄国财政经济力量将开始增强。

兰州府是通往西藏、中原和蒙古的要冲。该城周围常常出现一些政治问题。西藏人曾经从这里使中国惊恐不安。成吉思汗（Чингисхан）从该



城出发开始征服中国。东干人最近一次起义，也发生在兰州府周围地区。当今掌权的清王朝十分注意加强这个重镇，以防蒙古人和西藏人侵扰。清王朝残酷压迫蒙古人和西藏人，致使蒙古和西藏或变成荒漠，或起而反抗，继而落入欧洲人之手。

故毫无疑问，青海（Кукунор）—兰州府周围地区即将发生骚乱，很可能延及整个蒙古和西藏，现在从蒙古前往西藏非常困难，且不说遇上强盗。清帝的钦差经常遭到劫掠，清政府无法保卫自己的大臣和追捕罪犯。显然，倘在欧洲人影响、援助下，经正确组织举义，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在中原、蒙古、西藏东部地区将威信扫地，将永远失去理应属于我们的精神、政治和物质方面的利益。

不言而喻，清王朝对汉人、蒙古人和西藏人的政治意义，白沙皇在整个东方的威望，首先要有明确的认识。

#### 四 我对汉族的看法（不见于文献）和汉族对改朝换代的消极态度

汉族是有着光辉灿烂历史的民族，在人类知识各个方面，无论是具体知识，还是抽象知识，均独具一格，令整个文明世界惊叹不已。各个领域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令人叹服的勤劳、非凡的商业才干和节俭，使汉族在经济方面得以自立。汉人有进取心，敢于同美国人竞争，他们机灵的商业本领超过了犹太人，在精耕细作和经商的勤恳顽强方面，在全世界无人可与之匹敌。是什么促使他们达到如此独具一格的高度呢？

从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看，法国堪称欧洲得天独厚的国家，从同样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多样性看，中国本部作为一个国家，也可视为地球上得天独厚的国家。由于自然资源丰富，该国在远古时代就引起人类注目。显而易见，在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下，人类种族有可能得到非常迅速的繁衍，随着人口增加，汉族必须勤劳。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间，中国居民数量众多，勤劳富裕。由于在各方面具备如此良好的条件，汉族似乎应成为全世界的主宰。

要想阐明问题，不能以欧洲学者的观点对中国进行分析。尽人皆知，一些汉学家认为，汉族故步自封、腐朽没落，他们无法掌握欧洲文明，因而必然要屈服于具有欧洲文明的民族势力之下。这些汉学家还认为，人口众多、勤劳的汉族有可能奴役全世界。另一些汉学家认为，汉族将完





全掌握欧洲文明，在此以后，他们开始把自己的法律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这是汉学家们目前对中国研究的简要结论。

这些汉学家大概忘记了（而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却证明），这个在各个方面均有巨大影响的民族，虽按圣贤制定的法律行事，其实中国的统治者却是形形色色的异族人，其中多半是人数稀少、没有受过中国教育、不懂劳动和工商价值，甚至根本不知文字为何物的蒙古部族。一些统治中国的异族人在汉化和掌握了中国文明以后，反被另一些野蛮的异族人从中国赶走。人口稀少、野蛮、文化落后的满洲就这样继续征服了中国，至今还在实行统治。清王朝已经完全汉化，现在受该朝官吏压迫的汉人、蒙古人和西藏人正怀着一种嫌恶的心情注视着它。

就汉族本身而言，无论他们处在何种有利条件下，显然不仅不能统治其他民族，甚至也不争取由本族出身的人进行统治。至少，两千年来的历史证实了这种见解。即使某个时候汉族由一个真正的汉人进行统治，那他成为中国的君主也是偶然的，而且往往过去都是平庸无奇的匪首，或者这些君主虽说是真正的汉人，而却由异族人养育的。比如，1368年驱逐蒙古人后，最后一个蒙古汗妥懔帖睦尔（Тогон Тэмур）<sup>①</sup>的宠儿，即一个由蒙古人养育的人，在中国登基称帝，建立了明朝，一直统治到清王朝建立时止。

此外，汉族从欧洲人那里学得的任何技术和军事战略知识，没有欧洲人参与，无法使他们成为能征惯战的民族，他们既比不上欧洲人，甚至也比不上文化低下但英勇善战的蒙古人。比如，在天主教传教士帮助下，在同蒙古人作战中经受锻炼的明朝军队，在16世纪末已配有炮兵，普遍装备了射击火器。

当今清王朝的祖先努尔哈赤（Нурхаци）因进行大胆的侵袭，自1583年起开始名闻中国。此前不久明朝就已有庞大的军队，拥有当时最著名的统帅：杨镐（Ян-хао）、李如柏（Ли-жу-бо）、杜松（Ду-сун）、刘綎（Лютин）、马林（Малин）。努尔哈赤的侵袭使中国北京方面惶恐不安，明朝不得不派出配备炮兵的20万大军，由上述统帅统领，分兵四路，前去镇压长白山野人（汉人称所有异族人为野人）头领，以期一举荡平野

<sup>①</sup> 即元顺帝。——译者



人头领努尔哈赤在满洲的老巢。然而事与愿违，努尔哈赤率领两万骑兵在四路明朝军队未来得及在长白山下集结之前，就将其各个击破，使明朝宫廷惊恐万分。汉人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向努尔哈赤乞和。从那时起，满族人实力不断加强，把被明朝宫廷的阴谋政策搞得分崩离析，一贫如洗的蒙古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而在三四十年后，努尔哈赤的子孙当上了中国皇帝。

显然现在欧洲人还不懂得，对汉族而言，谁统治他们无所谓，统治他们的王朝属哪个民族也无所谓。他们对这个王朝不作特殊反抗便屈服了。

### 五 人数众多的汉族不能同化蒙古各部族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两千年间交替统治中国的人数不多的蒙古族，由于历史原因，即统治民族几乎是被统治民族的三百分之一，主要是他们没有任何文化，无法同化汉族。而人数众多、文化发达的汉族在两百年间也只能同化异族王朝接近宫廷的分子和军队，而对该王朝的同族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 六 汉人最初对基督的态度

为什么中国人能接受基督教文化，是由于起初在中国居住和活动的耶稣会士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他们自己断送了全部事业，迫使中国人与之绝交，甚至采取暴力驱赶只从事阴谋活动的天主教有害分子以前，他们曾是受欢迎的客人。显然，有着基督教文化的各国人民不必担心中国文化的影响。

### 七 清王朝推行的害己政策

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针，只以执政王朝之观点为转移，汉人的传统只要对执政王朝有利，就保持。

由于清王朝巧妙推行的政策，蒙古人和西藏人臣服了清王朝。现在他们才明白，清王朝的全部政策旨在削弱和他们有亲缘关系的蒙古、西藏各部族，使之沦为赤贫和不和。这已为所有欧洲学者所证实。这种政策虽在蒙古、西藏和中国本部各地引起骚乱，但目前清朝当局还是将其镇压了下去。

### 八 欧洲人能独立接受正确观点，必须对他们强有力的阻挠保持警惕

应该相信，不久的将来欧洲人会发觉中国的弱点，他们将不难确信，可轻而易举地对中国事务施加影响。总之，东方的特点是局势极不稳定。



东方对各种各样的事变已习以为常，对各种新王朝的产生漠然视之，且非常轻易地、几乎不做任何抵抗便屈服于新统治者，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

比如，来到印度的数万英国商人竟然使印度斯坦（Индостан）两亿居民承认弹丸之地英国的统治。法国在精神上虽被反基督学说搞得筋疲力尽，却在东京（Тонкин）<sup>①</sup> 一下子站稳了脚跟，竟敢于以一小撮士兵向中华帝国发出威胁，并把许多其他国家变成了殖民地。

由此可见，太平洋诸岛和中国无疑是令欧洲人垂涎的美味。欧洲的外交家们正在迫使我们在中国起我们对土耳其起的那种作用，而土耳其不是中国。土耳其的资源和地位，比不上中国一个省。

蒙古、西藏和中原在各方面都是俄国的未来。

我们从下述可以看出，我们有可能从太平洋沿岸和喜马拉雅山之巔控制欧洲和亚洲。

### 九 关于白沙皇（Белый царь）<sup>②</sup> 的传说

现在我根据传说和历史材料，尽量清楚地说明白沙皇对于整个东方的意义，希望每个俄国人都明了，为什么白沙皇在东方如此闻名，能轻易地享有其列祖列宗历来奉行政策的结果。

在条约<sup>③</sup>签订后，一个名叫谢尔岱·章吉（Шельдэ Занги）的布里亚特氏族族长率两万户从中国国境出逃，但不幸被捕，在1730年前后，根据条约第十款在国境上被处决。临刑前他说，如果他的头砍掉后滚向俄国一边（果然滚向俄国一边），整个蒙古将转归白沙皇统治。

蒙古人断言，库伦呼图克图传至八世，他们将成为白沙皇的臣民。现在的呼图克图即是八世。库伦呼图克图像达赖喇嘛一样，被蒙古人奉为圣人，对整个蒙古有巨大影响。

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人们期望大汗死后700周年之际，在蒙古出现俄国的白旗。

① 东京是越南城市河内的旧称。越南北部地区沦为法国保护国期间（1884～1945）的名称。——编译者

② 蒙语和满语称俄国沙皇为“察干汗”，意谓“白汗”，俄国人将此译为“白沙皇”。——译者

③ 指1727年中俄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译者



佛教徒认为，白沙皇是诸神之一佛教庇护神塔拉佛（Дара - эхэ）再世。他为教化北方诸国居民才转世为白沙皇。

在这些国家传说比现实更有作用。

受清朝官吏压迫的蒙古人自然笃信预言美好未来的传说，并急不可耐地期望它的到来。

## 十 俄罗斯人向东方的历史推进

历史向我们提供了俄罗斯人早在鞑靼统治以前就已来到乌拉尔（Урал）以东的可靠资料。在11世纪，诺夫哥罗德人格尤里亚特·罗高维奇的童仆经长途跋涉，来到乌拉尔山（Уральские горы），见到了和萨莫耶德人有来往的外乌拉尔住民尤格拉人。

从克拉普罗特地图上可以看出，萨莫耶德人在公元前350年的基尔时代就居住在叶尼塞河（Енисей）上游，直至公元116年。随后他们被挤向西北，改称京林人，在额尔齐斯河（Иртыш）上游居住了一千年。

至于称作东方芬兰人的乌格尔人，按上述地图的标示，在公元前530年就已居住在靠近里海（Каспийское море）的乌拉尔山东麓。公元565年，他们改称奥格沃尔人或东芬兰人，住在乌拉尔山东麓的北部。1226年，整个这一地带称作尤格拉（Югра）。

1187年前后，尤格拉人向诺夫格罗德人纳贡。

鞑靼人的统治只延缓了俄罗斯人向乌拉尔以东推进，可见他们的统治显然无法阻止这一推进。比如，在13世纪尤格利亚就被列为诺夫格罗德的乡镇。

1364年，诺夫哥罗德人远征鄂毕河（Обь）。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三世（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III）执政时期，于1465年规定整个尤格拉地区纳贡。

1483年，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大公在推翻鞑靼统治之后，派费多尔·库尔布斯基—绰尔内和伊凡·伊凡诺维奇·萨尔蒂克—特拉文，率兵前往尤格拉沃古尔酋长阿希库帐前和鄂毕河，带去了很多礼品和俘虏。

1484年，沃古尔酋长尤姆善和卡尔巴、西伯利亚里亚蒂克、尤格尔酋长佩特开以及另一名更为显赫的尤格尔酋长莫尔丹来到莫斯科，向大公宣誓效忠。

1552年，在征服喀山汗国之后，俄罗斯人向西伯利亚推进，再也未遇



到任何阻碍。

1555年1月，西伯利亚酋长叶吉格尔也派出使臣，祝贺沙皇攻占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并以他本人和整个西伯利亚地方之名义，叩请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庇护，使之不受一切敌人侵害，并派员前来征税。随后【沙皇】派出使臣德米特里·涅别伊钦，奉旨接受整个西伯利亚地方宣誓效忠，百姓登记注册，向他们征收全部赋税。

1553年，诺盖鞑靼贵族叩请沙皇恩赐保护他们不受阿斯特拉罕王雅姆古尔彻伊的欺压，另派杰尔贝什充任阿斯特拉罕王。1558年10月，希瓦汗的使臣抵达莫斯科，叩请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降旨给客商放行，布哈拉王和撒马尔罕王的使臣也向沙皇提出了同样要求。

此外，还确实获悉，西伯利亚各部族，尤其是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期望臣服俄国沙皇。

#### 十一 白沙皇是东方各民族理想中的人物

可见，亚洲各民族在寻求俄国的庇护、保护、友谊和臣服俄国。过去和现在他们对俄国执政的朝廷热情，忠心耿耿。整个东方对俄国有好感。在东方，无论是俄国的异族臣民，还是外国人，都称俄国沙皇为雄主白沙皇。

我们觉得，不难说明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

当时实行世袭分封制的分崩离析的俄国，突然被蒙古人率领的鞑靼人和其他各种信仰的少数民族组成的大军打个猝不及防。

#### 十二 蒙古汗对俄国教堂苦行僧侣的崇拜

我不想深入探讨蒙古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这使我们离题太远。但我们觉得对蒙古人必须有概括的了解。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是蒙古民族精神的体现者。成吉思汗曾以放牧为生，接近大自然，还未因奢华而丧失斗志，他不知因受文化影响而滋生的享乐为何物。总之，他性情纯朴，尚武，有独特的高尚品格，对真理有敏锐的理解力。

自古以来，蒙古人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其一切美好的回忆均与该地区有关。该地区的南面和西面与荒凉的草原相接，北面与荒无人烟的冻土带毗连，东面是一望无边的林海，这里有异常秀丽的群山、河谷、山峡和平原，矿藏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此外，这里还是流入北洋



(Северный океан)<sup>①</sup> 和东洋 (Восточный океан)<sup>②</sup> 的一些大江大河的源头。而蒙古人的圣地——奇美的贝加尔湖 (озеро Байкал) 位于该地区群山之间。

在贝加尔湖东边的巴尔古津 (Баргузин), 产生了这一游牧民族的宗教迷信。这种迷信迄今也未搞得十分清楚, 按照信徒们的想象, 这个宗教迷信的诸神住在湖泊、江河、山岭、森林、平原和谷地。贝加尔湖沿岸的大自然气势雄伟、严峻, 使当地居民受到它的影响。

研究蒙古诸汗的著名伊斯兰历史学家拉施特·埃丁 (Рашид Эддин) 特别重视成吉思汗的高祖母阿兰豁阿, 称她为珍珠附着的贝壳。他指的这颗珍珠就是要娶豁里少女为妻的朵奔篾儿干的第八代或第十代玄孙。阿兰豁阿是现在居住在外贝加尔地区 (Забайкалье) 的著名蒙古部落豁里秃的始祖豁里秃篾儿干的女儿。公元9世纪前后, 豁里秃篾儿干在牧草丰美的巴尔古津平原和鄂嫩河 (Онон) 上游一带游牧, 有时深入草原, 向左奔向克鲁伦河 (Кырелэн), 抵达戈壁, 向右抵达乌里雅苏台。

成吉思汗的童年是在鄂嫩河两岸度过的, 他在外贝加尔地区建立了最初的战功。他幼年丧父, 他的寡母不得不用草根和野蒜喂养自己的孩子, 包括成吉思汗。她备受本族人的凌辱, 如同现在一样, 这些人常常为争权夺势而纷争不已。

总之, 成吉思汗在贫困中长大成人, 饱尝许多家庭不幸, 经常目睹人世间的天平。他天生健壮勇敢, 谙悉同族人的禀性, 开始制订计划, 并逐步付诸行动。宗教人士预言他必将成为有威势的雄主。

果然, 在12、13世纪, 这个天才的蒙古人及其后代几乎征服了半个世界。

鞑靼人在这些道德纯正、不懂政治、宗教狂热的贝加尔湖地区 (Прибайкалье) 的儿女率领下, 蜂拥闯入俄罗斯。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对被征服民族敌对的、品格高尚的代表人物异常宽宏, 极力保持国家安宁, 以真诚的关爱和崇敬对待俄国教堂的苦行僧和东正教, 其原因就在于此。但

① 指北冰洋。——译者

② 指太平洋。——译者



他们在历史上还过于幼稚，尚未做好治理如此庞大帝国的准备，因此，因受身边只牟私利的人（大都不是蒙古人）的影响，很快衰落了。结果这个蒙古帝国分裂为三部分，每部分存在时间都不长，随后相继消亡。

无论是大公们的奋勇，还是俄罗斯人的剽悍，均抵不住蒙古大军的冲击。和那些在这些游牧部族进袭途中遇到的公国一样，俄罗斯沦陷了。俄罗斯支持不住了，大公和民众垂头丧气。

当此民族灾难深重之际，神圣的东正教会成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和安慰灵魂的因素。教会的苦行僧默默地、恭顺地以仁爱精神进行活动。他们的德行和符合“圣经”精神的非凡活动，成为民众及其代表人物的典范。

优秀人物显然明白，只有靠基督教精神联合起来的俄国才能摆脱鞑靼人的桎梏。尽管如此，因福音精神尚未深入俄罗斯人心，以致在鞑靼统治时期，在各大公宫廷和民众中常常发生基督教所不允许的可怕事件。这些事件和多神教徒的野蛮行为相似。就这样，耗去了许多时间。

俄罗斯的统一和巩固，是在莫斯科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圣徒彼得、阿列克塞、约翰、菲利普和圣谢尔盖·拉多日斯基庇护下，通过基督教精神完成的。他们热爱莫斯科，促使莫斯科的声望提高了。莫斯科大公在扩展公国疆域时，遵照圣徒忠告行事，没有流血。由于教会人士奔走斡旋，各分封王公间的纷争和平解决了，而对顽固不化者，才采取断然措施，也只是促其信仰和良知发现。

俄罗斯的心脏和威力所在——伟大的莫斯科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关于东正教会苦行僧活动的传说，超越了俄国国界，传播很远。东正教信徒的大无畏精神不止一次使蒙古诸汗及其治下各族人民感到震惊。毫无疑问，因这个缘故，诸汗才怀着热爱和崇敬的心情对待俄国教会传播者。

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将米哈伊尔·车尔尼格夫斯基大公及其大臣费多尔凌迟。他俩视死如归的精神使拔都感到震惊，称他们为“好汉”。霍叶克汗允许按希腊教仪式在他的大幄前当众为他们祈祷，不阻止他的后妃改奉基督教，并允许神父同多神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进行辩论。

现在，没有人对呈交都主教彼得的乌兹别克文书之可靠性提出异议。我们有了这份无可争议的历史性文书，便可确信东正教及其苦行僧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东方的作用。





这份文书在文明世界曾一度引起热议。人们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解释，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最后得出结论，因许多人断言，星相家、巫师和假托神命的先知总是要使黎民百姓及其代表人物处在恐惧之中，蒙古诸汗出于恐惧和迷信才交出这些文书。

只要认真研究蒙古—布里亚特人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密切关注这两个民族的迁徙情况，注意为历史所证明的事实，就不会同意这份文书的这种看法。

首先，这份文书是第一个蒙古汗乌兹别克交来的，他已改奉伊斯兰教，显然不乏伊斯兰教的宗教狂热。然而他的祖先对东正教苦行僧的爱戴和崇敬是如此记忆犹新，以致他不敢改变其列祖列宗——蒙古诸汗的传统，向彼得都主教颁赐了文书。

他坦率地说：“我不会违反旧例，按照历代沙皇文书，特颁赐文书一纸。”

乌兹别克汗在文书末尾顺便向彼得都主教表露出对伊斯兰教徒的不信任：“谁不为孤家诚心祷告，谁将倒霉。”

随后，整个文书按基督教精神写成。显然，乌兹别克汗及其祖先多亏东正教教父和彼得都主教才了解这种精神。这份文书清楚地表达了：唯一的主的威力，一切帝王必须服从天命，上帝与沙皇的震怒和责罚的区别。

### 十三 在圣徒彼得之祝福下莫斯科帝国建立和强大起来

在前述文书中，全俄圣徒都主教彼得占有首要地位。东正教教徒无人不晓他在俄国教会中的崇高地位，俄罗斯公国就是在这位圣徒的祝福下开国的，伊凡·卡里塔为人正直、怜悯穷人，都主教非常喜欢他，还请求伊凡在莫斯科修建一所石砌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他对伊凡说：“我的儿子，如果你肯听从我的话，那你和你的家族将比其他大公得到更多的赞誉。你的城市在俄罗斯各城市中将享有无比的光荣。圣徒们将在这座城市中居住，将制服它的敌人，上帝在城市中将受到颂扬。”

莫斯科大公们把这种祝福视为上帝通过圣徒之口赐予的恩典。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徒现在是否也应怀着更崇敬之心情看待圣徒彼得的话，因为他的这些话几乎在六百年前讲的，当时没有任何人能预料莫斯科公国后来会强盛。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当时只能从他一个人身上得到支持和安慰。这位伟大的遵奉教规者的圣洁而典范的生活，不能不使蒙古诸汗宫廷感到震





惊，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完全信任这位神父。

从圣徒彼得逝世后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圣徒对伊凡·达尼洛维奇有巨大影响。历史告诉我们，由于伊凡·达尼洛维奇施展阴谋诡计，亚历山大·特维斯科伊在汗国（Орда）被处死。显然，圣徒彼得的继任者费奥格诺斯特对伊凡·达尼洛维奇并无影响力。在费奥格诺斯特身上没有福音所教导的那种慈悲，蒙古诸汗的宫廷都了解这一点，因此甚至要求他纳贡，且不发证明文件。

很清楚，蒙古诸汗发给证明文件并非出于恐惧和迷信，而是出于对都主教彼得和阿列克希（Алексий）这样的大人物的崇敬。

倘星相家和巫师、术士和魔法师干预诸汗的事务，则成吉思汗及其身后的头几世后代不会宽恕他们。比如，成吉思汗敕令他的儿子处死一个著名的萨满（巫师），这位萨满预言成吉思汗有光辉灿烂的未来，但后来竟忘乎所以，开始散布流言，胡说成吉思汗的强大只能归功于他，没有他成吉思汗一事无成。

阿列克希都主教在蒙古诸汗的宫廷，乃至在整个东方，是一位闻名的圣徒。

1357年，扎尼别克汗遣使赴莫斯科向大公递交一封信，内称：“我听说，你身边有一个上帝的仆人，他若向上帝企求什么，上帝都能听见。你派他到我这儿来，如果他的祈祷能治愈我妃子的病，咱两家相安无事，如果你不派他前来，我就荡平你的国家。”

这些话再次证明，诸汗不太害怕那些巫师。老百姓认为，这些人既能行善，也能作恶。扎尼别克显然明白，他邀请圣徒阿列克希前来做善事，完全相信，上帝能听见这位遵奉教规的人的祷告。他知道东正教的上帝只庇护正义的人，倘他的正当请求遭到拒绝，就不惜荡平俄罗斯。

圣徒阿列克希说：“您的请求和所要做的事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相信那位使盲者复明的神不会不理睬虔诚的祈祷。”

东正教徒无人不晓，通过蒙古诸汗宫廷的传播，当时不仅整个俄罗斯，而且整个东方都知道圣徒阿列克希的许多奇迹。在圣母圣像前祈祷，和后来在圣徒彼得干尸前祈祷时，众目睽睽之下，彼得棺柩旁边的蜡烛突然自燃起来，这是彼得在显灵。

圣徒动身前往汗国，扎尼别克汗的妃子泰杜拉又病又瞎，已卧床三



载。圣徒手执神奇的蜡烛为病人祈祷，在她身上洒了圣水，泰杜拉的双目开始复明。

上帝显灵对俄罗斯和汗国随后发生的事件有重大意义。扎尼别克死后，别尔吉别克杀死12个同胞弟兄后继位，不言而喻，这是个危险人物。果然，他对俄罗斯进行威胁。应大公们和百姓的要求，圣徒阿列克希前往汗国，由于他神奇治愈泰杜拉留下的印象，他在那里获得许多人的拥护，他和彼得一样，也从别尔吉别克那里得到了保护证书。

圣徒阿列克希的同时代人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的活动在东方也有巨大影响。

众所周知，在圣谢尔吉的坚持和祝福下，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决定与马迈决战。在库里科沃会战中，他率领教徒为俄军祈祷，并把目睹的战况讲述给他周围的人，马迈被打得落荒而逃，大叫：“东正教的上帝伟大！”另据东方的传说，马迈及其扈从看见，全身盔甲的俄国军人在空中飞翔，击溃了马迈大军。

伊凡和菲力普两位都主教也按照前任圣徒的精神行事。由于他们的努力，各教区之间的纷争停止了，天主教的影响不再了，老百姓对东正教的信仰越来越坚定了。

#### 十四 莫斯科历代沙皇以福音精神对待东方异族人

当然，俄国优秀人物完全了解，俄罗斯的伟大完全基于遵奉这些东正教大人物的观点和功勋。的确，各大公们、莫斯科历代沙皇和彼得大帝（Петр Великий）发给东方的那些文书，均按福音精神写成。这些文书见于《历史文献》及其补编、《国书和条约汇集》；见于米勒（Миллер）、菲舍尔（Фешер）、卡拉姆金（Карамзин）、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ев）写的史书；见于大主教菲拉列特·切尔尼格夫斯基的传记；见于班蒂什—卡缅斯基（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斯洛夫佐夫（Словцов），修士大司祭麦列蒂（Мелетий）、谢格洛夫（Щеглов）的著作；见于莫斯科档案馆米勒关于布里亚特事务案卷未刊手写文献中。

这些文书是伊凡雷帝（Иванн Грозный）、鲍利斯·戈都诺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发往西伯利亚（Сибирь）、发往东方的；宗主教菲拉列特（Филарет）写给西伯利亚都主教基普里扬（Киприян）的；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和彼得大帝写给驻扎在布里亚特



草原军役人员的。

下边是这位皇帝的一份文书《关于禁止布哈拉人和卡尔梅克人在托博尔斯克（Тобольск）等城市购买貂皮等毛皮货，物色适当人员向西伯利亚异族人和中国人传播福音，在边境地点建立商场与中国人通商之谕令》。大君主与至圣的宗主教（патриарх）交谈时谈及：“要让信仰多神教的民族改信俄国东正教和并向他们传播福音，使居住在托博尔斯克附近及西伯利亚其他城市中缴纳实物税的各族信仰东正教和受洗礼。”大君主还谕令咨行基辅都主教：“令其关注上帝所喜悦的这一神圣事业，从本教区小俄罗斯诸城和修道院内修士大司祭、修道院院长中，或从其他高僧中，物色一名善良博学、品行端正的人担任托博尔斯克都主教。该僧要依靠上帝帮助，逐渐使中国和西伯利亚迷信多神教和执迷不悟的黎民百姓认识、崇拜并献身于真正的上帝。著该僧率领一些善良博学、年事不高的修道院院长，两三名通晓汉、蒙古语言文字的人前往。一俟这些人熟悉土著的迷信，可以用有力的福音的论据把许多灵魂从撒旦的黑暗的地狱中拯救出来，使之皈依我们的上帝基督，同时使居住和往来于彼处的基督教教徒摆脱异族人偶像崇拜的一切诱惑。这些人要在那里居留，并在修建的教堂中担任神职。他们要通过自己高尚的德行引导中国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和全体居民赞助此项神圣事业，使中国君臣黎庶关照一年四季率领商队往来经商和收购外国货物的俄罗斯人。著将此事咨行小俄罗斯。钦此。”

由此可见，自拔都时代起，在东方人们异常崇敬东正教会，完全信任其神职人员。如前所述，从历史文件中可以看出，自推翻蒙古统治之时起，莫斯科大公根据各种不同情况，向西伯利亚发出符合福音精神的文书，立即尽人皆知：莫斯科沙皇在吸引异族人加入俄国籍，对他们待之以礼，给新臣民一切公平待遇，保护他们免遭敌人侵害，轻征薄敛，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如无坏作用，就予保留，不得侵犯，要求异族人无条件尊重东正教，并劝他们放心大胆地归服。而要求本国军役人员不要放弃东正教信仰，在各方面遵守东正教教义，不受与教义抵触的异族人的风俗习惯和信仰的影响，要求他们研究这些风俗习惯和信仰，并用自己良好的生活方式表明信仰东正教比异族人迷信优越。至于在异族人中间传播基督教，莫斯科的君主们要求自己的臣仆尽全力传播东正教，但决不可采取暴力手段，因为这不符合救世主基督教教义的精神。



从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得出结论，俄国为新臣民保留了与东正教精神不相违背，与俄罗斯国家制度领导人的原则不相抵触的一切。莫斯科的沙皇成为自己臣民的父亲和保护人。考虑到异族人的文化水平，在各方面均落后于俄罗斯本地居民，历代莫斯科沙皇赐予他们种种优惠，以维持他们的历史存在，逐渐使他们接近俄罗斯人民，并在半野蛮的异族人中间强制、迅速推行共同法规，使这些部族不致过早消亡。

这些崇高的东正教观点在大多数官员中得到响应，莫斯科历代沙皇把自己的新居民的命运托付给他们。莫斯科沙皇对待异族人这种仁慈态度，深深地、强有力地印入臣服俄国的部族和亚洲其他各族人民心中。俄罗斯向东方的推进在各个方面都很顺利。这当中倘遇黑暗面，则只能归咎根本不了解自身崇高使命的某些人，他们滥用自己的权力，激起与其接触的部族的不满。

自拔都时代起俄国对东方的这种明确态度，并未导致东南亚各国人民抵制俄罗斯人民的宗教、政治经济和工商势力。我们认为，俄国在亚洲的这种重要影响目前已为世人所承认。

自【亚洲异族人】开始要求加入俄国国籍之时起，政府上层就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在新臣民中间传播东正教上了，正如所料，这不仅出于俄国的需要，也出于亚洲异族人的需要。由于俄国代表的人道态度，亚洲异族人愿意信仰东正教，并很快俄罗斯化了。这样一来，不仅俄国欧洲部分的异族人，而且远在西伯利亚的异族人，作为当地人口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具有非俄罗斯—斯拉夫人的明显外貌，也自认为是俄罗斯人。

### 十五 假爱国者的观点

很遗憾，近来不了解俄罗斯本地民族伟大同化使命的假爱国者，受欧洲影响，提出了民族问题，并开始散发关于组成俄国的各民族分离的书籍和小册子。这些假爱国者能够向人们灌输背离俄国民族政策的轻率思想。当然，政界、科学界、报刊和知识界的严肃代表非常清楚，假爱国者的这种观点不仅在历史上无充分根据，而且有损于俄罗斯人的自尊。

### 十六 俄国民族政策的伟大

俄罗斯人实行俄国民族政策已有一千年了，由于洞悉俄罗斯国家国民的意义，在旨在摧毁俄国制度的各种事件中，所向无敌。波洛伏齐人和别切涅格人、世袭分封制度、鞑靼奴役、波兰（Польша）、土耳其



(Турция)、立窝尼亚(Ливония)、瑞典(Швеция)、1612年和1812年<sup>①</sup>——所有这些事件使俄罗斯人因所实行的民族政策而威名远扬。

教皇权势鼎盛时期的欧洲认为，莫斯科的政策是最危险、意义最深远的，还认为，大公和沙皇们所信奉的莫斯科圣徒的观点，是似乎包藏祸心的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外壳。这种错误观点也常常出自俄国历史的研究者之口。比如，菲舍尔在其《西伯利亚史》中谈及，俄罗斯人用欺骗和诺言引诱西伯利亚异族人上钩，而后者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落入罗网。显然，菲舍尔并不了解，欺骗异族人的是假爱国者，即俄罗斯民族政策的敌人，现在也如此。

派往亚洲从事传教活动的俄国教会的某些神职人员也不能胜任本职工作。他们一开始就背离了最高世俗当局和最高宗教当局所奉行之原则。三百年来他们不断呼吁，至今仍然在呼吁民政当局强行干预在异族人当中传播东正教的事业。然而，异族人对这项神圣的事业过去不曾，如今也不曾有过任何抵制，而传教士的粗暴态度常常迫使他们向世俗当局请求保护。尽管假爱国者，还有一些宗教人士采取了这种不合逻辑的举动，俄国采纳的方针却带来了如下结果，即组成俄国的各个民族直至现在仍然无条件忠于最高当局。

毋庸置疑，继续沿着俄国领导者指明的历史方向前进，可期望在亚洲各地扩大俄国势力之事业必将迅速取得成功。何况，俄国前往那里并非如某些欧洲国家所言，是为私利和盘剥亚洲各部族，而是为亚洲居民本身造福，这些人从远古时代起就未曾体验过信奉基督教的各国的国民的幸福生活。除残暴、劫夺、屠杀、各种各样的纷争，总之，除贬低人格外，他们未经受过别的。在亚洲出现过的所有国家，毫无例外都残暴成性，其代表人物不能按原则维护人权。

俄罗斯大公、沙皇和皇帝继承了蒙古诸汗所崇拜的莫斯科圣徒的福音思想，在俄罗斯国家疆域扩张中大体上保持了历史趋势，使俄罗斯强大起来，是使整个东亚倾心于俄国的原因。

众所周知，俄国的臣民和异族人都怀着由衷的喜悦欢迎在东方长时间

---

<sup>①</sup> 指波兰1612年结束对俄国的占领，1812年拿破仑率60万大军远征俄国，以俄国获胜、法国惨败而告终。——编译者



旅行的白沙皇的继承人。

### 十七 俄国兼并【中国】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之可能性

这就是为何必须关注保持俄国在东方的历史方向，为在那里顺利传播东正教，为那里的异族人掌握俄国文化打好基础之原因。历史证明，俄罗斯民族无须施加压力，仅凭俄罗斯大公、沙皇和皇帝遵照上述明智观点行事，就能同化周围的异民族。

我深信，凭借这良好的基础，将轻易、彻底地将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吸引到俄国这边来。何况我可前往任何地方，接近可能支持企业（предприятие）的许多人物。我在整个蒙古、西藏和中国西北、西南地区都有自己的向导。

由于霍林的布里亚特人和数千边民在蒙古、西藏和中国西部各地经商、放牧或在佛教寺院学经，只要合理安排，我可立即与重要地点和重要人物建立联系。

这些先遣人员十分了解蒙古人、西藏人和汉人对政治和宗教的看法，熟悉当地经济和资源情况，熟悉当地行政管理和军事情况，故应当利用先遣人员在蒙古、西藏和中国商业初始时期的活动。先遣人员不断扩大，他们将把布匹、服饰、铁制品、枪支及其配件、蘑菇运往各地，收购外贝加尔地区需要的蒙古和西藏出产的牛、羊、骆驼、牦牛，主要是土拨鼠，这是一种在蒙古大量繁殖的旱獭，几乎是蒙古人的唯一副业。土拨鼠皮可制成绒面革，脂肪可提炼机油。土拨鼠油现在很畅销，在修筑伊尔库茨克以远铁路过程中，土拨鼠油的需求无疑会增加。可在蒙古边境建立一座制作绒面革和提炼机油的工厂。

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可用蘑菇和手工制品换取砖茶。而换取砖茶和枪支，蒙古人必须用一定数量的旱獭皮和这种小动物油脂。

蒙古人和西藏人酷爱狩猎、围猎、枪支及其配件，他们一定乐于购买这些物品。这样一来，前述先遣人员和酷爱狩猎的所有蒙古青年就会用枪械武装起来，并在狩猎和围猎中无意识地、不知不觉地掌握了武器使用方法。应当指出，围猎是一种独特的军事演习，在围猎过程中，蒙古人掌握了军事艺术。经常鼓励行猎和围猎对事业有利，可在阿拉善、鄂尔多斯和柴达木荒无人烟的地区，即在兰州附近一带，贝加尔湖和库伦至兰州府一线，即铁路途经地区，成功地组织大规模围猎活动。





这种活动既可活跃贸易，又可为推行上述事业时将这些地区居民控制起来。

在蒙古和西藏，一些活佛，如拉萨的达赖喇嘛、日喀则的班禅额尔德尼、库伦的呼图克图，均被奉为圣人，在百姓中影响巨大，他们最忌讳承认他们是清朝当局手中的玩物。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无能为力，不敢对压迫自己的人发表异词。

按照佛教的观念，这些活佛圆寂后转世为一灵童，于活佛圆寂同年同日同一时辰降生。其他活佛通过占卜抽签，以确认转世地点和灵童。佛教徒认为，活佛可在富家、寒门、贵族和非贵族之家转世。

但根据清王朝颁布的法律，库伦蒙古呼图克图不得在蒙古，而应在西藏转世，必须在西藏寻觅灵童。这指的是：蒙古族灵童成年后不能维护蒙古人的利益，何况灵童很少活到20岁，许多人认为，是清朝官员害死的。根据同一法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这些喇嘛教主不得在西藏名门显贵富有之家转世，而在蒙古，甚至严禁在寒门转世。

由于这些情况，为使这些活佛有利于拟议的事业，可对他们施加重大影响。

如今在蒙古和西藏殷实富户很少。只要他们一富裕起来，一年之内就要征收几次昔日两倍、三倍的苛捐杂税。

清廷将蒙古和西藏贵族请进北京，使他们习惯于奢华的生活，让他们债台高筑，允许他们无限制支配蒙古人和西藏人，欺压穷人并将其榨取一空。虽然他们得到的赏赐和俸禄比呈献给清帝的礼品多，但仍落得家门衰落，与百姓的联系也被割断，贵族和黎民彼此仇恨，贵族和黎民又对清朝宫廷愤恨不已，不过现在还不敢表露出来。

清王朝无力阻止欧洲人从海上入侵，容许英国人用鸦片毒害汉人，汉人也痛恨清王朝。

总之，清王朝在汉人、蒙古人、藏人心中已威信扫地。

清王朝只有在借助残暴措施和完全借助于外人之偶然情况下，才得以维持其政权。俄国帮助清王朝维持在东北、北方和西北的政权。清王朝将东干人起义镇压下去也多亏俄国的帮助。纯粹的蒙古各部臣服这个王朝，仅是因为他们在起义企图受挫后无处可逃。而在从前，他们可以逃到贝加尔湖附近的森林地带。而现在俄国当局根据引渡逋逃条约，不许他们越过



俄国国境。这类历史事例很多，1727年条约签订后，越过俄国国境的数千户蒙古人，屡次被俄军赶了回去。

为达此目的，应在贝加尔湖以南鄂嫩河附近，在伊利亚（Иля）河和塔普塔那（Таптана）河畔，在俄中领土之间适合畜牧和农作的最方便的地方做出安排。得到一切必需品的先遣人员从这里出发，分别前往蒙古、西藏和中国各地。而蒙古族、藏族和汉族的显贵、著名活佛、学者和布里亚特游牧区的各种来访者，将前来外贝加尔地区。布里亚特草原上这类由蒙古、西藏和中国潜来的来访者会非常多。他们在那里将受到盛情接待，将逐渐相信在同族人殷勤庇护下是安全的。这些人将往来于蒙古、西藏和中国，愈来愈得到居民的同情，这将更加坚定他们即将摆脱清朝官吏压迫的信心。

这一切行将发生，【与这些来访者】交好之真正意图和最终目的无须向他们做任何说明。内心深处的情感将暗示他们，应与他们的同族人一致行动。我们的计划绝不可向他们透露，可悄悄地创造条件，使他们自己认为，势必要进兵兰州府和不流血地占领这个战略据点。由此向整个中国、西藏和蒙古扩展势力极为方便。攻占兰州所需兵力不多，配备步枪的两三万骑兵<sup>①</sup>即可。秋季大围猎以后，淫雨连绵，交通阻塞，清朝当局和欧洲人都无法采取行动。这时，黄河泛滥，天气转寒，风雪交加，欧洲人和中国的联系会变得更加迟缓。而骑兵部队在大围猎之后可从鄂尔多斯、阿拉善、柴达木、青海、呼和浩特四面八方，奔袭兰州府。

潜伏在兰州府的可靠奸细有数千名之多，对城里情况了如指掌，而忠于事业的人将占领通往中国、蒙古和西藏的要地和交通要道。只有在整个蒙古、西藏和中国西南地区坚定不移地宣布反对清王朝之后，北京才获悉这一消息。这些地区一旦处于这种状况，自卫的心理使人难以想象会恢复旧秩序。

攻占兰州府对实现上述目的至关重要，只有确实知道已为取得完全成功做好充分准备，方可采取这一步骤。

攻占兰州后，整个蒙古、西藏、中国西部和西南部将作为该公司的同

<sup>①</sup> 巴德玛耶夫注：在蒙古，只要经过三五年的准备，就可以由当地忠于事业的居民组成这种武装力量。





情者和赞助者立即参加运动，为了获得成功，公司可组建约 40 万人的骑兵，按照事先拟订的计划，将蒙古、西藏、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划为一个军区；事先对当地居民做好策动工作，在他们的支持下，派往那里接管军队的蒙古人、西藏人和汉人将取代清廷所有官员。随后按拟订计划，推举的蒙、藏、汉显贵和著名活佛将前往彼得堡请求白沙皇接受他们加入俄国籍，倘这一做法对于白沙皇的声誉体面又适当，则哥萨克，即我们在外贝加尔和阿穆尔的全部军队，可视情况奉命正式做好参与的准备。

如前所述，在兰州府、蒙古和西藏举事的武装力量已增至 40 万人，将分兵两路，从南北向太平洋沿岸<sup>①</sup>推进，以期控制沿海要地，在中国起义期间严禁通常发生的抢劫和杀戮。这样，大军所到之处，居民依然各安生业，故他们会同情、爱护军队。清朝官员由可靠的当地人取代，这些当地人由一位受过中国教育、通晓当地方言的蒙古人统辖。这个蒙古人将竭力保持自己的职位，并成为遭受清朝官员压迫和凌辱的当地居民所欢迎的人。进军途中遇到的所有清朝驻军将分别遣散和调往边远地区。如果顺利，在这一年早春，还在欧洲人出现以前，将建立天朝臣民和事业所需要的新秩序，即将出现把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并入俄国的可能性。

攻占兰州府以后，利用当地资财，雇用人数众多、勤劳耐力和善于做土方工程的居民，兰州府至贝加尔的铁路各地段的土方工程将同时开工。工人数量庞大，生活要求极低，食宿将由蒙古人保障。他们赶着畜群，带着蒙古包游牧到铁路沿线。一个蒙古包可住 10 个人；乳制品、砖茶和羊肉很充足，大量蔬菜用骆驼从中国西部和俄国运来。

## 十八 结论

上述公司要取得成功只取决于谨言慎行，参与其事的人越多，成功的希望越小。

故必须使公司完全属于私人。在东方采取上述积极行动时发生的任何偶然事件可能被发觉，公司属于私人，外国政府没有理由向俄国政府提出交涉。

历史一再表明，东方各国人民一旦失去独裁的世袭代表，就要遭受各种灾难，包括混乱。故他们完全认识到君主政体之真正意义。按照这种政

<sup>①</sup> 指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译者



体，国家代表应是长子、长兄，他们在道义上既要对父皇，也要对其弟兄辈，即其臣子负责。

因各种情况，有些国家要人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变成了君主与其臣子之间平庸、谨小慎微的中间人，不知不觉地为东方许多专制国家或缓慢或迅速崩溃创造了条件。

中华帝国的贵族也在为不久的将来清王朝的垮台做准备。清王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在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行将出现混乱，欧洲人将借此拥向那里，攫取那里取之不尽的资源。这些资源掌握在他们手里，将变成对付俄国的可怕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祖国在最近的将来同样会承受东西方强大的压力。

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仇视欧洲人，而落入欧洲人之手也迫不得已。故无充分理由让这一极其富饶的地区任凭命运摆布，使其与我们为敌。

上述报告简要阐述了东方形势，扼要介绍了相应的行动纲领。准备工作三五年，将占去大部分时间，要获得成功，必须搞清楚全部细节。在此期间应对外贝加尔省便于修筑通往兰州府铁路的地方和地点进行勘测。随后，行动本身应十分迅速、坚决、果断。这样，今年10月前后开工，应在来年5月竣工。

攻占兰州府以后，很容易将其变成难于攻克的据点，从该据点可对东方事务，特别对四川省施加一定影响。

幸亏欧洲外交团和现代战略的代表人物尚未认识兰州府作为亚洲政治、战略和商业中心的国际意义，尚未察觉白沙皇的英名在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之感召力。一旦欧洲人和清王朝对上述确信无疑，必将采取重大、积极措施予以应对。

等候自己天然对手（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соперники）的觉醒，对俄国而言，是不可原谅的。这就是我何以坚信，在迅速采取拟议行动之情况下，在目前，即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前，清王朝和欧洲人来不及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我们的计划。

兰州府所在的甘肃省与西藏和蒙古毗邻。该省和全中国的粮仓四川省的人口共计8000万。四川的人口和资源几乎是法国的一倍。两省的资源数不胜数，无法描述。

四川省一直使蒙古人、西藏人和征服中国的满洲人金库充盈。尽管征



服者横征暴敛，天府之国却从未发生过灾荒，每次很快恢复元气，且比法国快得多。我提议建立的公司要达到最终目的，需要四川省物资方面的很大支持。对四川省而言，满足该公司所需6亿两白银（每两合2卢布20戈比至50戈比），即12亿多卢布，并不难。

攻占兰州后，应随即在甘肃省建立新秩序。与现行秩序相比，该省居民更喜欢新秩序。他们会相信：由于清帝的权力在这里已失去任何作用，他们将永远摆脱清朝官吏的非法盘剥，摆脱形形色色骚乱分子和异族山民的不断劫掠，这种劫掠每年都使他们遭受巨大损失。

七等文官 彼得·巴德玛耶夫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7~34页）

## 二 巴德玛耶夫就俄国有可能兵不血刃地兼并【中国】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以及向文明世界介绍西藏医学事给财政大臣维特（Витте）<sup>①</sup>的报告

1893年2月25日 [13日]

我力求讲得简明扼要，许多重要情况未写进我的报告。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得不提到令人厌烦的某些细节。

我研究东方、白沙皇在东方之影响、我国和东正教对东方之态度已20多年。

我熟悉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情况，其实是靠我的许多关系。本报告就是根据我经常接触的情况和从文献中了解到的我国和欧洲对东方的观点写成的。

沙皇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神圣不可违背的谕旨，使我斗胆提出一项措

<sup>①</sup> 维特（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1849~1915）：旧译微德、威忒。俄国沙皇宠臣，1889年任沙俄财政部铁路司司长。1892年2月晋升交通大臣。因赞助筹建西伯利亚铁路计划，深受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赏识，9月调任财政大臣。他对沙皇政府内政外交有颇大影响，曾提出“和平侵略政策”，即以经济和外交为主要手段，扩张沙俄在中、朝的势力。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夏，胁迫钦差使臣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攫取中国东北的筑路权。1898年代表俄方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维特于1902年曾来华，在大连、牛庄等地活动。日俄战争后任全权代表，与日本和谈，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1905~1906年间俄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出任首任内阁总理。著有《回忆录》《不得已的说明》等。——编译者



施。我认为这项措施对及时防止对这条铁路和边疆地区构成的危险至关重要。而修筑这条铁路还可使边疆地区繁荣起来。

我在报告中提出的措施清楚地表明，只要理智、谨言慎行，以纯私人形式出现，不会给政府招来麻烦，在得到某些物资支持之情况下，兵不血刃就可将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并入俄国。在最坏情况下，也可将蒙古、西藏东部地区和兰州府并入俄国。该城之重要性报告中业已陈明。

从我的报告可以看出，汉族是个消极的民族。尽管如此，经济自立且极其富有的四亿中国人，对于他们所反对的人却很危险。欧洲人控制了他们，会危害我们，可能夺取整个西伯利亚铁路，或迫使我们为护路而保持庞大的军队。

然而，如报告所述，我提出的措施一旦达到目的，或欧洲人之影响将完全消失，或至少像西藏人和蒙古人那样，从兰州威胁整个中国本部，将始终控制中国，可迫使中国放弃在欧洲人唆使和指挥下对西伯利亚铁路采取的主动措施，且不说报告中谈及的兰州府铁路在经济上对我们的好处。

陛下对上述这一切和我所从事的事业进展情况很关注，我恳求尊敬的阁下将其禀报皇帝陛下。

我的教父皇帝陛下很赞赏我从事的医学。我有幸不止一次禀报陛下，我打算向文明世界介绍藏医。藏医和西医方面的书籍浩如烟海，我必须对其进行研究。我从事的藏医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健康，非常重要。所有这些情况不允许我匆匆忙忙出版我的著作。

我已将实用藏医学和外科学教程译成俄文并加了注释，准备付印，打算早日出版。

这部古典教程原版本距今约有三千年，我拟翻译的教程版本距今也有一千余年，在此期间藏医从未偏离自己的正确方向。藏医，包括藏药，千年来尽管不断遭到非议和数百万患者的批评，却治疗着备受病痛折磨的人类，且疗效卓著。

从1875年我在彼得堡开业至1892年8月，我共接待227506名前来求医的患者。而从1896年，即从我开始统计信函之时起，共收到79个省和边疆省6489封信。从1886年起，我用179种药材配制1816630服药（藏医治病时使用1002种药材）。近来，每天前来求医的患者40~100人，每年求医的达17万~20万人。我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是遵循了使人类

受益，不靠广告吸引人的原则。

尽管我与政界、科学界、文学界和报界的许多代表人物过从甚密，但我竭力回避报刊和整个庇护体系对我的保护。

医务界从一开始对藏医持冷漠态度，但随着我不断取得成功，愈来愈重视，一些医生及其眷属公开前来求藏医治病。许多内科、神经科、眼科、妇科、儿科和外科专家开始采用藏医的方法给重症患者诊疗。

现在听到社会上，主要是医务界在抱怨，说我出于个人目的，故意不把使我获得成功的藏药药方公之于世。

看来出版我的著作的时机已经到来。取得这些成就并非易事：我一个人必须兼顾为大量患者诊疗，阅读，翻译，准备好书稿付印，照管一个人难于管理的大药房。由于这种情况，我无法以同样的关切满足所有的人，特别是最需要我帮助的前来求医的贫苦人的愿望。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34~36页）

### 三 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就巴德玛耶夫的报告呈亚历山大三世的奏章<sup>①</sup>

七等文官布里亚特人巴德玛耶夫熟悉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各民族间的事务，皇帝陛下亦有所闻。该员写了一份关于随着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俄国在东亚的地位和任务的报告，请我将其恭呈御览。我在了解这份报告内容之后确信，巴德玛耶夫先生对上述问题所表达的十分严肃的看法，在许多方面有独到之处，对实际政策问题提出了新观点。这在目前尤为重要。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建立了横穿欧亚连续不断的铁路交通线，无疑将对欧洲各国与东亚之关系，尤其对俄国与东亚、俄国与西欧之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俄国地处截然不同的欧亚之间，且与欧亚彼此毗连，是特殊的地区。俄国在各国人民大家庭中的独立地位和在世界史上的特殊作用，是俄国同时与欧亚各国人民直接为邻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政治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所

<sup>①</sup> 这份奏章与前刊巴德玛耶夫呈亚历山大三世的报告同时呈递。巴德玛耶夫显然弄到了这份奏章的副本。这份材料收藏在他的文档中。



决定的。这种发展是通过三种基本因素相互作用与和谐地结合实现的，也只有在俄国才表现出其创造力。这些因素之实质：第一，保有基督教教义的东正教，是国家教育的基石；第二，以最高当局只为臣民谋福利这一基督教理想为指导的、强大的君主政体，是国家生活的基石；第三，俄罗斯民族是强大、紧密团结、无民族排他思想的居民的核心，具有同各部族、各民族和睦相处与友好合作的巨大能力，是国家内部联系的基石。

俄国这座大厦就建立在这三块基石上，故不可能与西欧融合。同时，受历史进程的推动，自古以来俄国在毗邻的亚洲各国人民中，就是东正教理想的体现者，并竭力在他们中间传播东正教教义，但不是打着欧洲主义旗号，而是打着自己独特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保护下，亚洲各国人民一向视武力为压迫工具。他们第一次看到武力是正义和法制的支柱。总之，自古以来，俄国就担负起以使自身发展具有独特性的原则进行教化的使命。在这一基础上俄国不无成就地扩大和加强了自己的影响。而具有西欧文明的各民族，自一接触亚洲之时起，几乎只把亚洲视为经济掠夺和发财致富的场所，往往十分轻蔑博爱和正义的起码要求。

在俄国和具有西欧文明的各民族同亚洲关系中的这种深刻差别，在东方事务中不能不引起俄国和西欧间的对抗。故西欧各国对俄国的政策一直惴惴不安，满腹狐疑，并竭力阻挠我们在亚洲取得成功。故自然十分期望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能加强我们在东方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作用，而该铁路的敷设也将引起我们和西欧间新的对抗。及时预见到这一点，做好准备，防止可能出现的危险，恐怕是必要的。

西欧的政策要竭力阻止我们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带来的好处，这一点要特别加以防范。俄国在太平洋沿岸的领地所处外部条件不十分有利，我们所管辖的辽阔荒凉的地域紧挨着统治中国的王朝的故乡——满洲。鉴于这种情况，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政策可能开始试图将中国的侵略意图引向我们，夺取守卫薄弱的西伯利亚铁路东段及其附近地区，包括滨海地带和符拉迪沃斯托克。

另外，俄国为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付出了重大牺牲，毫无疑问，铁路将长期收入微末，这迫使我们竭力寻求可能的手段，将东方富国，特别是中国的货物吸引到西伯利亚铁路上来。故应充分关注通往中国边境的补给铁路支线问题。



出于上述各种考虑，我认为有责任将本奏章所附七等文官巴德玛耶夫的报告恭呈御览。巴德玛耶夫的主导思想，可简要归纳如下：

一、为确保西伯利亚铁路财源茂盛，以支线将该铁路与距俄国边境1800俄里的（中国甘肃境内的）兰州府联结起来至关重要。这条支线将把中国最主要的货物茶叶和丝绸吸引到西伯利亚铁路上来，还将把处于中国同中央亚细亚各国和蒙古交通枢纽地位的中国西部各省纳入西伯利亚铁路影响范围。但巴德玛耶夫先生认为，修筑通往兰州府的支线不能通过外交途径。

二、巴德玛耶夫先生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清王朝必将垮台。故现在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倘欧洲的政策控制了事变进程，则这种变化将给俄国带来损害。反之，倘我们在东亚事务方面抢在西欧前面，则这种变化将给俄国带来无数好处。巴德玛耶夫先生为准备措施拟订的计划，旨在达到这一最终目的。此项计划之根据是，白沙皇的名字在亚洲各族人民中有令人折服的强烈影响。巴德玛耶夫先生认为，无须特殊努力就可使这些民族更积极地拥戴白沙皇。巴德玛耶夫先生与俄国、中国境内（蒙古各部、中国西部诸省——甘肃和山西、“中国突厥斯坦”[Ки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sup>①</sup>和西藏）的布里亚特氏族及其他蒙古氏族有广泛的联系。他建议利用这些联系，使上述地区和中国各省的居民在思想上对占领兰州府做好准备。巴德玛耶夫先生认为，很容易控制中华帝国的全部行政机构。故一旦行动得手，蒙古、藏、汉贵族无疑将前往彼得堡请求白沙皇接受他们入俄国籍。与此同时，可着手修筑从兰州府到与西伯利亚铁路联结点的铁路。倘企业受挫，因企业纯属私人企业，俄国官方无丝毫介入，俄国不会冒任何风险，却可在多方面取得有益经验。倘企业取得巴德玛耶夫先生预期的结果，则俄国可从太平洋沿岸和喜马拉雅山之巅，控制亚洲事务和欧洲事务。

三、如上所述，整个企业应纯属私人企业，除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外，排除任何官方的介入。巴德玛耶夫先生认为，不事声张，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参与企业的人越少越好。

在把上述各点呈奏皇帝陛下之同时，我认为有责任指出，修筑西伯利

<sup>①</sup> 指中国新疆地区。——译者





亚大铁路，几乎使俄国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东亚的现实生活。这样一来，出于需要，我国在东方全面教化之任务行将到来。我们的影响扩大到亚洲各国的历史表明，私人努力与政府无关，不使政府为难，更不使政府承担任何责任，且往往顺利地为国家根据情况采取相应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但唯有经皇帝陛下同意，且确信他在报告中所提想法与皇帝陛下之观点和愿望并行不悖，他才能着手实现这些想法。

倘陛下恩准寻找相应物质支持手段，以实现上述设想，从这种支持应排除任何官方形式，且每次均须经陛下特别批准出发，谨特将此事恭呈陛下圣裁。

原编者注：财政大臣呈亚历山大三世的这份奏章保存在巴德玛耶夫的文档中。亚历山大三世在奏章上写了下述批语：“这一切如此新鲜、不同一般和不切实际，难以相信能获得成功。”（1893年3月11日 [2月27日]）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36~40页）

#### 四 巴德玛耶夫就必须向中国边境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一些相当规模的贸易公司通过商业往来加强我们在远东之影响事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书

1893年6月15日 [2日]

皇帝陛下：

俄国在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之牢固地位是任何势力也动摇不了的，这种地位应当成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基础，而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与其倡导者皇上的名字分不开的。

大约两百年前，彼得大帝已清楚意识到，按照东正教精神行事，通过商业往来，即可加强我们在远东的势力。

看来，对上述东方缺乏实际了解，而对彼得大帝之意图持冷漠态度，是迄今俄国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取得随历史事态发展本应取得重大成果之原因。

在认识到东方对俄国的重要意义并对东方有切实了解的有识之士领导下，充分发挥主动性和能力，就能取得良好结果。





为此必须把大量资金引向中国边境，在那里建立一些相当规模的贸易公司，并利用在我的报告中所谈及的全部条件。财政大臣先生有幸将这份报告禀报皇帝陛下。

我与外贝加尔、蒙古、西藏、中国西北、彼得堡、莫斯科，特别是与俄国商界都有联系，使我有机会将各行各业有经验、有才能、有进取心的人吸引到中国边境。他们将按照我的指示并在我的领导下活动，以确保我们在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的势力。同时在那里建立的所有企业利用当地条件将不断扩大，将把俄国优秀分子吸引到那里，对“中国突厥斯坦”、蒙古、西藏和中国便利的交通线进行仔细研究，并按照我的指示选择重要地点，供长期驻扎和逗留，以处理各种事务，包括传教活动。

做好这类准备工作实已表明达到最终目的之有利时机业已到来。

此时切不可忽视，目前做好准备工作，对俄国是适时、有益和至关重要的。

忠于皇帝陛下的教子

彼得·巴德玛耶夫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40~41页)

## 五 巴德玛耶夫就请求皇帝陛下恩准向“巴德玛耶夫公司”提供200万卢布政府贷款事给财政大臣维特的报告

1893年7月1日 [6月19日]

需要调整，特别要发展远东工商往来，需要逐渐把更多的资本吸引到我国东部边境地区，还需要在那里兴办其他一些大贸易公司，这一切促使我现在开办名为“巴德玛耶夫公司”的贸易公司。

常驻地设在外贝加尔省(Забайка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的该公司，将调整和发展贸易往来，将逐渐向中国腹地深入，甚至深入到条约所允许之地方。公司将通过设在帝国的分号，把远东的有用产品销往俄国，主要是将把大批本国产品销往东方。

我在文字说明中，已向尊敬的阁下报告该公司的全部细节和俄国将从发展和巩固与东方贸易往来中可能和将得到无穷无尽的好处，不想再做长篇叙述烦扰尊敬的阁下。现在谨请您注意：我提出的任务唯有在财政部



资金支持下才能完成，调整和发展上述贸易往来是国家的任务，特别在初始阶段，靠个别资本家协助很难实现。

不言而喻，私人某种方式的友好协助极为必要，但只能且应该体现在贸易公司批发纺织品和其他销往远东的本国产品享有某种优惠上。

财政大臣先生本人对俄国大生产者的影响，最主要通过资金帮助给予的开明支持，从一开始就可把该贸易公司提到应有的高度。

我坚信，只有靠上述支持，该贸易公司才能非常迅速地发展贸易，发展贸易是国家的任务。

鉴于上述情况，谨敬请尊敬的阁下请求皇帝陛下恩准向新成立的“巴德玛耶夫公司”提供 200 万卢布政府贷款。

作为该贸易公司原始资本的上述贷款，连同每年不多于 4% 的应扣款项，应在十年内等额或不等额地分批偿还，并应以贸易公司期票作抵。

因贸易公司最主要的任务是调整和发展同远东的工商往来，故很自然公司在头几年不会，也不能只追求通常的商业目的，即超额利润。有鉴于此，贸易公司在偿还所请求的政府贷款方式方面不能承担苛刻的义务。很可能出现下述情况：人们所期望的贸易往来发展十分迅速，不言而喻，贸易公司在最短期内将全部偿还所借贷款。

倘尊敬的阁下伏请皇帝陛下恩准向该贸易公司发放上述贷款，我将荣幸地呈请尊敬的阁下赞成该贸易公司详细组织方案，并提交最主要的、基本的和有势力的生产者名单。尽管有财政大臣先生热心帮助和政府经费方面的支持，为达到预定目的起见，依然需要这些生产者的协助。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 41~43 页）

## 六 巴德玛耶夫就申请 200 万贷款事上亚历山大三世书

1893 年 8 月 3 日 [7 月 22 日]

皇帝陛下：

有幸聆听圣谕，使我深受鼓舞，斗胆以下述烦扰陛下，我已将陛下谕旨亲自转达财政大臣先生，并对他将我的报告呈报陛下使我得沾恩泽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将附呈的一份节略交给了财政大臣先生。



财政大臣先生表达了下列想法：他个人认为，我在报告中提出的思想是亟待付诸实行的国家任务；并认为，对私人而言，我向他申请 200 万贷款虽说数额巨大，但对能给国家带来预期好处的这种企业来说，数额自然不算巨大。无论如何，政府把巨额贷款完全交给私人支配，势必认为无法收回。在他看来，半数贷款如能归还国库，我在报告中提出的任务如能完成一半，这项重要国家任务就算完成了。

尽管如此，财政大臣先生依然认为根本不可能再向陛下呈奏我的报告，请陛下恩准向我拨放所请贷款。他说，该问题尚不够成熟，在我觐见陛下之后，陛下对我的报告未断然表明自己的看法。

依我之见，坐等该问题成熟，就意味忽视俄国在东方伟大的未来。

我们应当借修筑通往贝加尔的铁路之机，采取我提出的措施，在东方建立巩固的地位。当时西欧每日都在东方取得这种地位，不过并未博得居民的好感。

我通过本人劳动为家庭生活赚到的钱，还不足以使我可不靠别人帮助而开办一个企业。而不完全掌握向财政大臣先生申请的 200 万卢布贷款，不可能开办这类企业。我坚信，当我熟悉的交易额达数千万的多数企业稳固地建立起来之后，所借贷款定将归还。这些企业希望扩大我们在东方的影响。仅这些企业的收入就使我有可能会逐渐接近预定之目标。

我认为将这一切上陈圣听是我的神圣义务。谨怀无限忠诚，恭候陛下圣裁。

忠于皇帝陛下的教子

彼得·巴德玛耶夫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 43~44 页）

## 七 巴德玛耶夫就向“巴德玛耶夫贸易公司”发放 200 万卢布政府贷款事呈财政大臣维特的报告

1893 年 9 月 9 日 [8 月 28 日]

尊敬的阁下说，皇上已恩准我的请求，亦希望尊敬的阁下认为可以满足这一请求，使我欣喜若狂。为不辜负这高度的信任，我将全力以赴。

遵照尊敬的阁下之意愿，谨将我所建立的“巴德玛耶夫贸易公司”今



后活动的简要说明<sup>①</sup>呈上，一为禀报皇上，一为供正确组织和经营畜牧事业之用。

同时，为实现上述目标，谨恳请尊敬的阁下请求皇帝陛下根据下述各款恩准向我发放贷款：

一、向巴德玛耶夫贸易公司发放 200 万卢布政府贷款，期限 10 年，年息 4 厘。

二、此项贷款据巴德玛耶夫贸易公司一人签署的票据发放。

三、上项贷款在 10 年内或等额或不等额分批偿还，由贸易公司酌定。无论如何，在贷款交付使用 5 年后，应开始偿还。

四、巴德玛耶夫贸易公司将以一人签署的票据所得全部贷款转入该公司所有后，有权开立专用账户，将一部分贷款存入国家银行或其分行，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对所存款项不再支付上述利息（年息 4 厘），另外，国家银行及其分行也不必为这部分存款向贸易公司专用账户支付为其规定的利息。

贸易公司所享此种特惠，只因贸易公司虽为上述全部贷款向中间人或中介机关承担各种义务，但上述贷款未必一次用完。

五、上述贷款年息（4 厘），贸易公司应于半年前付清。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 44~45 页）

## 八 巴德玛耶夫就在目前情势下必须加快实施其方案事上亚历山大三世书

1895 年 3 月 10 日 [2 月 26 日]

皇帝陛下：

财政大臣先生口头向我转达了陛下圣旨，我感到莫大荣幸。他还责令我写一份关于向我发放贷款条件的简要说明和报告。

简要说明和报告已随今年 9 月 9 日 [8 月 28 日] 信附呈财政大臣先生。我在信中写道，既然皇帝陛下同意满足我的请求，财政大臣也乐于协助，我不必留在彼得堡了，一俟陛下降谕，我应立即赶赴东方，我将于今

<sup>①</sup> 这份简要说明在巴德玛耶夫文档中无存。



冬明春建立很多企业，可见，冬末春初是筹建企业和收购牲畜的最好季节，不能错过。到【明年】夏季，将同蒙古、西藏和中国边远地区建立起正常联系，入秋前将取得一些实际成果，新年前大臣将获悉这些成果。

财政大臣先生表示，他对简要说明十分满意，但鉴于部内会提出许多重要问题，他认为必须把我的方案推迟到更为有利的时机再办。何况，此项贷款不可能秘密发放，而应通知许多国家要员。由于此项贷款发给他们所不熟悉的企业，无疑会对财政大臣表示不满。故此事之责任将完全落在他的身上。

皇帝陛下，西伯利亚铁路在快速修筑，西欧在密切注视这条铁路，因修筑这条铁路使清王朝在中国、蒙古和西藏的代表无意中觉醒，他们在欧洲人指导下为修筑通向我们边境的铁路在进行勘测，根据事物发展历史进程，所有这一切将加速必将在那里发生的事变。故在当前形势下，丧失一年等于丧失昔日几十年。

我深信，陛下为本国人民之福祉一向遵照至高无上的神的意志行事，此事是否应抓紧进行，陛下定将做出比较正确的决定。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45~46页）

## 九 巴德玛耶夫就中日战争和俄国之政治任务呈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的报告

1895年3月6日 [2月22日]

我在一份报告中曾陈明，莫斯科公国各位大公和沙皇以及俄国历代皇帝都是俄国向东方扩展疆域的领导者，这种观点已为历史所证实。这些君主均按照莫斯科圣徒的精神行事。

由于1689年和1727年划定了国界<sup>①</sup>，我们暂时终止了向东方推进。虽然如此，但白沙皇的名字在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各族人民心目中却愈加凸显。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可能使东方各国人民困惑不解的任何事变均

<sup>①</sup> 指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俄历1689年8月27日，中俄两国代表在尼布楚签订了《尼布楚议界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1727年9月1日，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俄历1727年8月20日，中俄两国代表在波尔河畔，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编者注



未能玷污他那令人倾倒的名字。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我们在东方的大多数代表，无论是在俄国境内，还是在海外，因种种情况未能在上述东方事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故这些不了解东方形势和俄国历史观点的代表，无意中犯了和正在犯不太严重的错误，无论是在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沿岸地区（Приамурье），还是在远东，均未造成致命的影响。加之圣英诺森（Иннокентий）、斯别兰斯基（Сперанский）伯爵、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Муравьев Амурский）伯爵 [使我们大大接近了最终目标远东]、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科尔萨柯夫（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Корсаков）[按这几位人士的精神行事]、安得列·尼古拉耶维奇·廓尔夫（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рф）和现在驻库伦总领事雅科夫·帕尔芬耶维奇·希什马廖夫（Яков Парфеньевич Шишмарев）<sup>①</sup> 诸公的活动，几乎消除了上述错误的影响。

可见，目前任何一位俄国活动家不能不明了远东事务。

在最有利的情势下，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转给了当代活动家。

虽然欧洲对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付出全部努力，但对其并无任何影响。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我们在那里并无竞争者，只要不懈努力和采取明智行动，就可获得一切。正因为如此，现在我们的失误将给自己造成致命的影响，我们可轻易成为俄国后辈的笑柄。日本对华战争使俄国许多有识之士注目远东，虽说我国与欧洲及日本在远东的利益，与宪政制的欧洲及共和制的美洲子孙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幸亏，及时发现了同情日本或中国的俄国活动家。

我们应当把日本对华战争视为俄国头等重要的事件。这场战争有值得特别重视的政治内幕。战争之所以在此刻爆发，是因为日本意识到，尽管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但日本的处境比俄国有利。随着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全线竣工，俄国必将成为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的唯一主宰。

众所周知，清王朝并未给日本宣战以任何借口，那是日本人夸大其

<sup>①</sup> 希什马廖夫了解俄国在东方的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贯彻执行俄罗斯国家领导人的历史观点已有30年了。他埋头苦干，坚信他和他的先驱者的劳动果实不会白费。他的活动对俄国极为重要，这里不拟多说。他在蒙古事务方面的功绩，尚未被任何人发现，但俄国的历史将对这方面的功绩做出评价（巴德玛耶夫注）。

词，故意生事，他们处处仿效欧美，自命今后在太平洋要取代英国人。

日本人认为，现在恰是向中国宣战、占领沿海地区的适宜时机，日本一旦成为俄国的邻国，并与欧洲人和美国人结盟，今后在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一切问题上，将成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我派遣的人员在东蒙古（Восточная Монголия）和西蒙古（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遇到一些日本人，其中一位由库伦跑到恰克图（Кяхта）。他们都在学蒙古语。跑到恰克图的那个日本人说，是偶然去那里的。显然，这些人都是日本政府专门派到蒙古的。除日本人外，我派遣的人员还在那里遇到一些身着亚洲服装的欧洲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他们从中国来到那里，据称要在蒙古人中传播基督教。他们也在学蒙古语，在蒙古自称“俄罗斯人”，即俄国人，故受到蒙古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蒙古人很亲热，招待他们，还在物质上给予帮助。我派遣的布里亚特人中有一位曾是武备中学的学生，和住在库伦的两个瑞典人很熟。瑞典人把他当成了蒙古人，对他很热情，而他自称“俄罗斯人”，是白沙皇的臣民。蒙古人像信任俄国臣民一样信任他们，向他吐露自己的感情。这个前武备中学学生开始用俄语同他们交谈，他们并不腼腆，要他相信，他们虽然不懂俄语，反正也是俄国人；而当他们得知这个信佛教的武备中学学生是布里亚特人之后，开始大骂东正教神父，说他们压制布里亚特人和佛教。驻库伦总领事希望他们赶快离开那里。

我已完全意识到日本对华战争之结局无法预料，但我坚信，我们可不进行军事干涉，而设法使日本同意接受军事赔款（无论多少都可以）和中国残余舰队，放弃攫取大陆领土，放弃干涉朝鲜和中国内政，军事干涉对我们在东方的威望极为有害。

毫无疑问，我们进行军事干涉将给别国保持戒备和使清廷采取具体措施抵制我们的计划以口实。在不明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局势之情况下，最小的侵占意图将导致我们犯一系列无法挽回的政治错误，而本应很快成为我们专有势力【范围】之地区，像土耳其一样，将成为纷争的起源。

【俄国】不希望日本继续取得胜利，因将使东方局势复杂化，还考虑到，清廷已密诏蒙古土默特旗准备好数千头牛，以便敌军从奉天方面推进到距北京一百俄里处并炮击大沽（Таку）要塞和天津时，将皇帝的财产运出北京，清帝及其宫廷业已打算逃往中国内地。





有人认为清帝驻蹕成都府和兰州府不安全，故清帝放弃了驻蹕那里的想法，很可能驻蹕西安府。

西宁办事大臣、兰州府总督、成都府总督、乌里雅苏台将军，以当地动荡不安为由，拒绝派兵前往战区。

鄂尔多斯蒙古人、青海的穆斯林和呼和浩特的土默特人一遇适当时机，便打算即行举义。毫无疑问，这些毫无意义的举义只能造成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混乱，这对日本人和欧洲人有利，对我们的利益有害。故我们应当防止清帝出逃，防止在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任何地区举义。对我们而言，这种事变为时尚早。

日本人应考虑到，尚不清楚他们是否有望取得进一步成功。在3月份，日军应与保卫北京的军队相遇。这支军队指挥不灵，士气低落，而统兵官还在争论应采用哪种防御战术。

为保卫北京，调来大约10万东蒙古（Восточная Монголия）军队，由无统兵能力、汉化和骄横的满族统帅指挥，故蒙古青年坚信，这支军队将被歼灭。为避免这种结局，居于次要地位的蒙古族军事长官建议采用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的战术，即允许蒙古兵不设防，以五六千蒙古兵，从四面八方突袭，无须预先制订计划，怎么有利就怎么打。<sup>①</sup>

日本明白，出于需要，日本过早开战，未能取得所期望之结果，即毫不费力地占领朝鲜。故当日本获悉俄国因缺乏资金无法在10年内修通斯列谦斯克（Сретенск）至哈巴罗夫斯克（Хабаровск）的铁路；在铁路修通之前，俄国已决定在东部边疆地区实行改革，革除边境行政机构的军事性质，这种性质不能直接促进边区经济发展和繁荣对日对华贸易，日本可能乐于签订为期数年的和约。

的确，【我们】应着手进行这种改革，使日本公使能将改革情况报告本国政府。与此同时，我们应将优秀的外交力量派往战区。俄国的这种表示要伴之以事实，因我们的确无法，且也不应按原订计划将铁路从斯列谦斯克修至哈巴罗夫斯克。

我们应该向蒙古人提供武器，只借助于蒙古人本身，不必军事占领，

<sup>①</sup> 这就是我何以致电财政大臣先生，表示，倘他肯发给我军事装备，大力支持蒙古军事长官建议的对日本采用的战术，我准备为他这个老头子效劳的缘故（巴德玛耶夫注）。





两年内就可将蒙古、靠近长城的满洲部分地区、鄂尔多斯、青海和西藏并入俄国。

而这种为时过早的兼并无意义，因为这会促使清王朝反对我们，使中国本部投入欧洲人的怀抱。我坚信，等鄂木斯克（Омск）至伊尔库茨克（Иркутск）、贝加尔（Байкал）至斯列谦斯克、哈巴罗夫斯克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各段铁路竣工，我们可修一条从斯列谦斯克经哈巴罗夫斯克至北京的路线最短的铁路，并修一条从赤塔（Чита）经阿克苏至兰州府的铁路。为此，应采取有力措施支持我的计划，在最有利之情势下，我的计划三四年内便可完成。

可见，应把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视为我们积极活动的地区，为此必须做认真准备；故极有必要将阿穆尔沿岸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行政机构置于另一种条件下，使之对其未来的活动做好准备。

辽阔富饶的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在各个方面均应成为我们对4亿中国人施加影响的中心。故最好将这些地区交给勤奋博学的人，主要是谙熟俄罗斯国家传统和东正教作用的人经营，而不是交给甚至对被视王位支柱哥萨克军团有极有害影响的个别人经营。为巩固边疆区和按东正教和君主政体精神和平发展起见，必须使边疆区摆脱国事流放犯、犹太人，总之公民意识不坚定分子的影响，地方行政当局应采取明智措施不声不响地将这些带来祸害的活动家赶走。地方行政当局必须注意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不讨好政治流放犯，不向他们提供各种职务。

由于广义的农业，即种植业、园艺业、养蜂业、畜牧业的繁荣是专制君主国家丰衣足食最可靠的条件，故要求政府方面给予特殊保护和支持。由于横贯整个西伯利亚的铁路的通车和这一地区居民生活条件随之改变，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而丰衣足食则将消除产生危机的一切可能性。

必须采取果断明智措施，鼓励和发展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的陆路贸易。不管遇到什么障碍，都要坚决、连续不断地扩大陆路贸易。由于竞争对手欧洲人和美国人非常软弱，只要我们行动果断、坚定不移，不难将欧美贸易排挤走。

必须设法使我们的代表不可能与其他大国代表进行个人谈判，但要他们使上述东方各族人习惯于俄语和俄语的说法，总之，逐渐促使他们和俄国人交好。



俄国在东方应追求纯粹的俄国利益。这种利益与欧洲人的利益、美国人的利益和日本人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应将熟悉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语言、风俗习惯、局势，明了俄国在那里的历史使命，完全不理睬欧洲的野心，和不懂欧洲各国语言的人，派往东方充任外交代表；他们将单独行动，不与欧美和日本外交官来往，只能从我们平常的外交代表那里获取有关这些外交官的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组成完全俄国式的、独特的外交使团，因为俄国并无必要和理由同其他大国驻东方外交官做交易，并在自身重大利益方面不断使自己陷于困境。只有如此，我们在解决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产生的和可能产生的具有国家重要意义的各种问题时，才能起最重要的作用。

为了组成这种外交使团，必须采取下述措施：向结束古典中学教育、希望升入东方系的青年人发放高额奖学金，每月 50 卢布，并用官费将他们送往库伦、北京和安多（Амдо）学习三年，以便实地学习语言和研究整个东方；这三年应算工龄；随后他们必须进东方语言系学习两年，受高等教育。对东方语言系应进行改造，使之真正成为高校的一个系，该系毕业生应获九等文官资格。现在的东方语言系无异于一所中学，语言教学是纯理论性的，由对东方各国语言实际懂得不多的教师从字母教起，故达不到实践目的。

伟大的先皇清楚地意识到西伯利亚铁路的未来以及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的意义，为达到预定目的，在花费几千万卢布面前并未裹足不前，故应将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视为我国之一部分，不惜财力和精力，使我们牢固地立足在那里。

为顺利达到上述目的，亟须将外贝加尔边区和阿穆尔边区置于下述情况之下。

设置管理这两个地区的总管一职，授予大臣所拥有的特命全权和权力以及国务会议委员和大臣委员会委员的权力，一定要把民事管理和军事管理分开，设阿穆尔沿岸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军队司令一职，撤销伊尔库茨克总督一职，将该总督辖区军队划归上述地区部队司令指挥。为统一行动起见，与俄国接壤的中国东部边界全部事务应由该区总管处理。我国驻华、驻日公使和领事及使领馆其全体成员应受总管管辖，通过总管和外交部保持公务联系。外交部内应设单独的远东司，应派专心致志于东亚【事务】且明智之人充任司长。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着手认真地处理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事务，将俄国新生力量派往上述地区，从科学、农业、工商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进行经营和开发。

现在，阿穆尔沿岸和伊尔库茨克总督辖区长官把总督或省长、军队司令和哥萨克军团统领三种责任重大的职务集于一身。这种军权与行政、司法、外交权的合而为一，即使在缺乏任何文明和不作为的现在，也不便于【处理】国家大事。随着铁路的敷设，整个欧美、日本和中国之注意力集中上述地区时，这种不便更显得突出。

人们通常习惯于把总督视为只拥有军政大权的人，特别在边境地区。故他的任何纯民事活动，常常为不怀好意的人赋予政治色彩，而他旨在改善军队状况的纯军事活动，被赋予进攻性。甚至西伯利亚“战略铁路”的这个名称，都引发了中日战争这样的事件。而专心处理纯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事务的总督却无法从事军政活动，而不兼民事和外交职务的外贝加尔和阿穆尔沿岸军区司令，作为军事专家，必须关心军队，改善军队状况，进行必要的改革，调动部队也不必担心引起邻国怀疑，邻国会认为他专管军队，与政治、行政无涉，与负责处理其他事务的总督不同，他可把交他负责的地区的军队战斗水平提到需要的程度。

外国，尤其是中国，对任命上述地区总管比任命军队司令会更加关注。何况，上述地区总管有责任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改善同邻国的贸易、改善我国和邻国的关系，总之，有责任处理和平事务（дела мир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这种人总会引起邻国的好感。在他身边应配备专门组织的传教士团方面，国民教育、农业、行政、司法方面，与远东有关的政治经济问题等方面的助手。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46~54页）

十 巴德玛耶夫就现在是否应谕令新任外交大臣约见日本公使对其宣示陛下之愿望事上尼古拉二世书

1895年3月14日 [2日]

敬爱的皇帝陛下：

我斗胆提醒陛下，现在是否应谕令新任外交大臣召见日本公使，向他



宣示陛下之愿望。日本公使在俄国待了近30年，作为知己，受到我们许多国务要人的爱戴和欢迎。故他可轻易地探询情况并为本国利益行事。他可能珍视俄国代表人物对他的这种好感，故他应为满足陛下之愿望，即努力说服本国政府在与清帝之利益一致条件下与中国签订和约，感到荣幸。作为俄国通，作为受到陛下欢迎，在自己俄国朋友协助下，主持日本对俄政策的人，他的意见受到正在作战的日本少壮派的重视。但他应当明白，倘他不能说服本国政府签订和约，只好离开俄国。按理说，日本驻俄公使应是一位能影响本国政府并洞察陛下对东方持和平观点的人。近三百年来，历代白沙皇都支持清王朝，护卫清帝的领土。比如，俄国曾武力占领伊犁地区，在俄国帮助下完全恢复平定后，清帝表示希望归还，就归还给他。俄国本来有权将这一地区占为己有，但出于睦邻友好，不想这样做。俄国尤其不能允许日本在与我们毗邻的大陆，清帝京城附近攫取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俄国决不反对索取无论什么赔款。不管信奉多神教的日本得到几百万赔款，不可能危及信奉东正教的俄国，因为在俄国主政的是一位对东方、对俄国的重要意义有独自见解的君主。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54页）

## 十一 巴德玛耶夫就向新任外交大臣毛遂自荐之人对远东事务可能不仅有害甚至有危险一事上尼古拉二世书

1895年5月12日 [4月30日] 于信徒山<sup>①</sup>

敬爱的皇帝陛下：

遵照财政大臣之意愿，我已推迟数日动身，但我仍打算尽快前往活动地点。我已发出一批恰克图至北京的邮件，并收到数封电报，我的人报告说，正按照我们的规章建立商站。总之，整个工作需要我返回，故恳请允许我觐见陛下，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和接受陛下祝福。

我荣幸地禀报，由于陛下对远东事务事无巨细地主动予以过问，您周围的人看到陛下做出表率，现在也很重视远东，故我未来的活动完全有保障。

<sup>①</sup> 信徒山即俯首山（Поклонная гора），彼得堡附近的一个地点，巴德玛耶夫居此。



只有一事我不敢隐瞒，由于博洛夫佐夫（Половцов）<sup>①</sup>的缘故，向新任外交大臣毛遂自荐的那些人道德上不可靠，对远东事务可能不仅有害，甚至有危险。

据说，谢维奇（Шевич）或雷萨尔（Лессар）<sup>②</sup>将在外交部主管远东事务，我本人不了解他们，不过熟悉他们活动的人认为他们对远东情况并不了解，因而对国家是有害的。

据说，谢维奇在陛下访日期间行为不端，您不了解他暗中之所作所为。至于雷萨尔，据称他在处理帕米尔事务上颇有争议。当然，上帝会帮助皇上选定有益于国泰民安之人。

很早以前，我曾请维特向陛下禀报您所熟悉的埃斯别尔·埃斯别罗维奇·乌赫托姆斯基（Эспер Эсперович Ухтомский）亲王<sup>③</sup>的情况。我深信此人可担任亚洲司司长一职。我敢说，再也找不到比他担任此职更合适的人了。我由衷地爱戴和尊敬亲王并深深地忠实于他。陛下，应当指出，我所爱戴的只是念念不忘王位的支柱——东正教，念念不忘白沙皇及其福祚的人。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55~56页）

十二 巴德玛耶夫就在经济上征服蒙古、西藏、满洲和中国西部市场，取得修筑从北京经阿克苏通往外贝加尔地区铁路的特许权，选择外贝加尔地区作为我军发动攻势的基地等事上尼古拉二世书

1896年1月7日 [1895年12月26日]

敬爱的皇帝陛下：

当陛下审阅我的报告时，我已在北京忙着张罗将俄国货物经蒙古运往外贝加尔地区。

①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博洛夫佐夫：国务秘书，是外交大臣 А. В. 罗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好友。关于此人的情况，后边再做介绍（с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гр. С. Ю. Витте, том I, стр. 23 [参阅《维特回忆录》第1卷，第23页]）。

② 俄国驻东方的外交官，曾任驻华公使。——编译者

③ 《圣彼得堡新闻》（《С.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х Ведомостей》）的出版者，“华俄道胜银行”总办。



1 普特我国货物从俄国欧洲部分（Европейская Россия）运来，花7卢布50戈比，甚至8卢布；经符拉迪沃斯托克（Владивосток）〔海参崴〕环球运输，花3卢布50戈比至4卢布，而经天津运来，不超过2卢布。

只有靠这样低廉的运费，我们才完全有可能同英国人竞争，占有蒙古、西藏、满洲和中国西部的市场。

我还得为取得以私人资金修筑从北京经阿克苏至外贝加尔地区的铁路特许权而奔走。

青海湖附近地区、东蒙古和西蒙古的一些著名喇嘛、许多蒙古王公热情地接待我派出的人员，这些喇嘛、王公也常来见我，派亲信送来信件和礼物；他们一致为陛下的福祉祈祷。不知何故，他们都坚信，我来到这里使他们有机会加入俄国籍。而他们在未得到我任何肯定的答复之前，显然害怕北京，并十分关注我的北京之行。

在库伦，在蒙古，一切已准备就绪；初春开始交易，我派出的人员将去那里收购牲畜和骆驼，骆驼商队将在阿穆尔河畔和蒙古进行交易。

今年，在紧靠边境的阿金集市聚集了1万人，以前来这里的不过三四千人。我打算来年增加到3万人，也许会更多。地方当局若不加以阻挠，我将通过我办的报纸<sup>①</sup>把全蒙古的商人和百姓都吸引过来。

东干人起义已经平息，来自兰州府附近拉卜楞寺和塔尔寺的布里亚特人业已返回。

布里亚特喇嘛阿旺<sup>②</sup>在拉萨达赖喇嘛处依然有影响，由于他的缘故允许布里亚特人以白沙皇臣民身份住在拉萨和往来于西藏，以前他们前往那里须冒充清帝臣民蒙古人。

我在以前的报告中荣幸地禀报，贸易的准备时期为三五年。

从我开始真正活动到来年4月整整两年里，因地方最高当局对我一直持敌视态度，所处环境极为不利。

对贸易公司而言，这两年并未白过，该公司同蒙古、西藏所有边远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建立了联系。

① 即巴德玛耶夫当时在赤塔发行的《东陲生活报》（用俄文、蒙古—布里亚特文出版）。——译者

② 指阿旺·德尔智，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心腹、智囊、政治代表，俄国驻西藏的政治密使。——编者



锐利沙金是位著名管理人，在他推荐的那个人主持下，畜牧产品部门来年春天将安排就绪。从霍林和阿金部门的 3000 头牛中将选出一些产量高的牲畜。我期望，在同犹太人、富农进行顽强竞争之后，从今年起，畜牧业由贸易公司掌控。赤塔市和阿穆尔地区在这方面的需要将完全由我们满足。

倘彼得堡未忘记我，地方行政机关不打搅我和我的同胞，上帝保佑，我相信到我活动的第三年的年底，我将分毫不差地履行我的诺言。

近来从国家养马场运来 11 匹公马，这是先皇陛下赐给我的种马。有一匹在途中染病，留在了托姆斯克。另一匹在转运中被一匹阿登—贝雪重轭混种马突然踢死。

为保持血缘纯正，我在俄罗斯欧洲部分买了 6 匹纯种牝马，已安然运抵赤塔。

此外在蒙古附近的鄂嫩草原放牧的我的马群中选出约 300 匹牡马，准备在今春配种时用。

这样一来，四年后整个这一地区的炮兵和骑兵就可用当地品种的马了。刻下我接到杜霍夫斯科伊总督的请柬，邀我参加研究改良当地马的品种问题。总督从彼得堡发出的一份电报中提出了这一问题。看来，他也开始关心马种的改良了。

前不久，我谨电告财政大臣先生，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考虑，从祖鲁海图开始的在满洲境内的铁路勘测不妥。兴安岭及其支脉地域辽阔，铁路线穿过诺尼乌拉<sup>①</sup>和松花江，吉林省山区川谷横向伸延，自然都是巨大的技术困难。另外，既然中国同意铁路穿过其祖先的故乡和陵寝所在地，就会同意在蒙古接着修这条铁路。

此外，我曾斗胆恭呈一份报告，谈及外贝加尔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均比阿穆尔沿岸地区其余部分优越，可选择该地区作为我军进攻的起点。与此同时，还随报告附呈我报特派记者从天津发来的信件，内中讲述了日本人在朝鲜的活动。

第三份报告是应我的请求，由我早已熟识的工程师皮沙列夫（Писарев）起草的。他为人诚实、正直，曾独立主持修筑铁路一些路段。

<sup>①</sup> 即嫩江。——译者





但在现行体制下他无法继续工作，我让他去见乌赫托姆斯基亲王。

该报告内有一幅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外贝加尔路段工程图。

最后，第四份报告旨在清楚地展示阿穆尔沿岸地区采金业不佳的现状。<sup>①</sup>

这四份报告是对我国这一地区全面研究的结果，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地区当前的需要。这些报告还充分反映了当地行政官员和社会人士的观点和行动方式。

尽管内务大臣先生作了介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杜霍夫斯科伊总督、马奇耶夫斯基省长、至圣者格奥尔基和地方当局其他代表并未正式拒绝，更确切地说，表面上并未拒绝给予我协助，据说他们暗中却在内务大臣先生和当地居民面前极力贬低我，毫无疑问，当地居民信任我并支持我的贸易活动。

同时，上述诸公对待我同胞的事业很不公正。他们打算以此使我失去耐性和冷静，他们坚信，我为维护同胞的利益不断提出请求，定使最高当局感到厌恶，甚至对我本人持敌对态度。

司法大臣和国家资产大臣肯定不喜欢我向陛下提出的请求，我相信，他们将会同杜霍夫斯科伊将军反对我，所有土地问题，将在违背陛下意愿、违背公平合理原则之情况下，按着这些人的意见解决。我在彼得堡时曾荣幸地多次向陛下禀报此事。

这些上层人士有幸亲自、经常向陛下禀奏，容易按照他们的意愿提出布里亚特人的土地问题，且以国家利益为自己的理由辩解。

在北京等待我的有朋友，也有敌人。

我将这些报告恭呈陛下时，应坦率地向皇上承认，由于如此鲜明地描述丑恶的现实，我将为自己树立更多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但所有这些并不令我担心，因为首先我有一个信念，对陛下而言，只有最准确的不过甚其词、有意隐瞒的情报才有价值。

我坚信，上帝将恩赐于我，我怀着最忠君的心情叩请陛下，当听到我的敌人恶语诽谤，请陛下不要忘记我和我的同胞对陛下崇拜之情和始终不渝的忠诚。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56~59页）

<sup>①</sup> 这份报告无存。





### 十三 巴德玛耶夫就与财政大臣晤谈之情况上尼古拉二世书

1896年12月31日 [19日]

敬爱的皇帝陛下：

遵旨，谨将我向陛下禀报的全部想法面陈财政大臣先生。我还荣幸地对他说，陛下表示希望按照原来的精神继续我的活动，并再次向我发放200万卢布贷款；我若能提出我们迅速干预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事务的明确理由，将视需要提供新贷款。我对财政大臣先生说，我认为，皇上的这种希望是由于陛下十分熟悉东方局势。清王朝注定倒台，不管东方出现何等复杂之局势，我们准备理智地进行干预，我的活动旨在使俄国在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拥有的势力比其他大国大。

财政大臣答复我说，他没有钱，倘皇上谕令他拿出200万卢布，他要请陛下指出款项来源，他，财政大臣，才能拿出这笔钱。他说，无论如何，他不了解我开始的这项事业对俄国的真正意义。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60页）

### 十四 巴德玛耶夫上尼古拉二世书

1896年1月7日 [1895年12月26日]

敬爱的皇帝陛下：

在同财政大臣长谈之后，我决定给他写一封信，兹谨将该信恭呈陛下。

值此圣诞节之际，我斗胆向陛下及圣眷表示祝贺。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60页）

### 十五 巴德玛耶夫就请求再发给200万卢布贷款以支持俄国兼并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事给维特的信<sup>①</sup>

敬爱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sup>①</sup> 该信随巴德玛耶夫前一封信，附呈尼古拉二世。



星期二，曾谈及先皇亚历山大三世，当时您在场。我应该说，他在世时，除少数人外，没有一个人理解他。当时您问，倘亚历山大三世在世，会怎样对待我的再次请求呢<sup>①</sup>，您说，他不会再同意，而乌赫托姆斯基亲王以鉴赏家的姿态认为您说得对。当时我对他说，先皇一定会支持我，一想起先皇我会悲痛欲绝，为不引起感情冲动，我请求在此事上不要谈起先皇。我应当遗憾地指出，埃斯别尔亲王<sup>②</sup>甚至对当今皇上也不了解。我多次对埃斯别尔亲王说，不要相信城里流传的关于新沙皇的各种传闻。我确信，亲王从国家之观点出发，虽然认为自己观点是合乎逻辑的、重要的，但不敢在任何人面前坚持和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他把许多时间花在琐事上，过于担心失去当今皇上对他的信任。据我看，一个人崇拜和忠于行过涂油仪式的皇上，就不会害怕失去对沙皇似乎某种虚幻的影响。俄国历代行过涂油仪式的沙皇，或受自己全体臣民的影响，或影响自己的全体臣民，乃至自己的大臣们。然而，一位沙皇若能从最卑贱的忠君的庄稼汉那里得知他生活的真实情况，公正的感情只能促使沙皇倾听他的意见。这是否意味着沙皇受一位愚昧无知的庄稼汉的影响呢？

您的敌人散布皇上受您影响的流言已传到沙皇耳朵里。您能否很有把握地说，即使皇上的看法与您的看法不同，他也总会听从您的意见？

由于经常接触国家优秀人物，皇上对事务可能形成一些独立见解，人人都得遵行，谁也不会说，在这种情况下谁的影响占优势。有人散布流言说，皇上无主见，听信您的意见。倘皇上是位普通人，受流言影响，必定设法把您赶走。而皇上并非凡人，不担心完全受您的影响，这位本国人民的慈父在找到更好地执行其意志的人以前，将继续赞赏和尊重您的意见。

现在我看出，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sup>③</sup>也好，乌赫托姆斯基亲王也好，对许多事情不甚了了。罗曼诺夫和乌赫托姆斯基认为，我应把交我负责的款项只用于政治目的，即拿去作为礼物送给蒙古王公、喇嘛和其他显贵。您知道，用智慧、心灵和知识可使人依恋自己，而用金钱和礼品则很难做到。外贝加尔地区、蒙古的百姓和在蒙古、中国和西藏的许多有影响的人

① 关于交付 200 万卢布。

② 即乌赫托姆斯基。

③ 财政大臣助理。



物之所以爱戴我，只因我的祖先和亲族过去和现在在东方受到拥戴，我本人受到居民和我手下的人的爱戴，也是因我从事的活动于本地区有益。由此可见，交我负责的款项有助于增进我与居民间的友谊，不过也引起了边疆地区少数当权者的忌恨。

亲爱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想必您还记得我们当初相识的情景。当时您对东方有些了解，但了解得不多。您遵照先皇亚历山大三世遗志，毅然坚持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并为此筹集了资金。您对此项事业有比较广阔视野，您了解，若把此条铁路同中国内地诸省联结起来，中国对此条铁路是何等重要。您大概还记得我在日中战争正酣时恭呈皇上和您的那份报告。当时我请求做四件事：第一，要求俄国迫使日本缔结和约；第二，要求俄国决不允许日本割占大陆领土；第三，要求俄国赶走日本公使西德二郎（Нисси），我在一份单独的报告中曾指出，此人不友好；第四，要求彻底改组阿穆尔沿岸地区，改组亚洲司和东方语言系。您不赞成这一点。

满洲铁路难道不是在您大力促使下，俄国干预日中事务之结果吗？我认为，倘先皇和尼古拉二世未意识到东方的意义，不管俄国有多么聪明能干的大臣，难道能够修筑一条铁路吗？难道俄国能对日中争端进行干预吗？先皇曾给予我莫大信任，尼古拉二世皇帝也对我表示信赖，使我感到荣幸，今天还命我将一个小条陈转交给您。我已面交给您。谢尔盖·尤里耶维奇，您管理有方，人们公认您才华横溢、见多识广，受到皇上信任，您知道我对自己的职责勤勤恳恳，对此不应怀疑。我已把我全部的智慧、心血和知识献给了对我们可爱祖国有益的事业，我坚信事业将取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您会拒绝再向我发放200万卢布贷款，使我半途而废，使我在东方各色人物面前感到羞愧吗？可以说我曾要这些人相信我，相信我一言一行，进而坚定他们对俄国、对白沙皇的信赖。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60~63页）

## 十六 巴德玛耶夫就在中国和蒙古活动情况呈尼古拉二世的报告

1897年1月27日 [15日]

敬爱的皇帝陛下：

我来到边疆地区使整个佛教界活跃起来，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我自愿



离开彼得堡，必是为极其重大的事情。布里亚特人、蒙古人，主要是喇嘛，开始从四面八方前来赤塔见我。他们在交谈中一再重申，扩展白沙皇在东方边界之时机业已到来，指出了我应当联系的蒙古、青海、西藏和中国北方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还指出了应当落脚的地方，以便对某些地区保持商业和政治影响。他们之所以对我如此信任，是因为25年来在他们最关心的喇嘛教和土地问题上，我从未改变态度。

我完全相信提供给我的情报，我已把一批批武装的布里亚特人、蒙古人派往蒙古、青海、西藏和中国各地，每个派出人员都掌握一笔钱款、一些骆驼、马匹、货物和礼品。

在前来见我的佛教界有影响的清帝臣民中，有（青海）塔尔寺著名活佛色多（Сергун）和拉卜楞寺著名活佛嘉木样（Жамбасен）及其同道。他们在我这里盘桓十日，讲述了他们对清王朝的看法和青海湖附近一带的穆斯林运动。我信任他们，决定利用他们的知识和影响完成我的计划，向他们赠送了礼品，奖赏了他们的仆人，把骆驼、马匹、武器弹药交给他们随意支配，还送了一笔钱，供他们在塔尔寺和拉卜楞寺购置一些不动产，作为武器存放地和我派出人员的驻扎地。嘉木样经库伦、乌里雅苏台和肃州返回拉卜楞。我认为必须借助于他们，因为拉卜楞和塔尔寺是对兰州府施加影响最近和最方便的地方。除上述之外，我派20人驻在兰州府及其近郊，派10人前往拉萨，派10人前往内蒙古，派50人前往库伦，将一个骆驼商队派往车臣汗部（内有22旗），还派商队分别前往多伦诺尔、独石口（Душе-коу）和张家口，前往敖汉王、阿拉善王和科尔沁亲王等处。这些王爷的封地均与中国本部接壤。

我派出人员蒙古之行的结果是，车臣汗（Цэцэн-хан）、尧诺贝子（据Жонон-бэйсэ音译）、拉贝勒（Лхабэйлэ），车臣汗部（Цэцэн-ханский аймак）几乎所有22旗、蒙古边境卡伦、察哈尔、多伦诺尔格根甘珠尔瓦（Ганчжирба）以及其他著名佛教寺院都派人前来见我。在前来见我的许多著名喇嘛中，居首位的是拉卜楞寺活佛尼昂多克桑（据Няндоксан音译）。他在整个蒙古和北京著名的佛教徒中享有盛名。他在我这里逗留半年之久，走访了所有布里亚特兀鲁斯，向我提供了对我在青海和兰州府的事业珍贵的情报。他坦率地说，佛教中心拉卜楞寺和塔尔寺的著名喇嘛将拥护我，将劝说蒙古贵族信任我。尼昂多克桑活佛在我前往彼

得堡之前，取道北京回青海去了。

我本人开始在赤塔、阿加（Ага）、阿克苏、楚干（Цуган）、钦丹施（Чинданш）、库伦、北京，在库伦至张家口之间，库伦至阿克苏之间，库伦至恰克图之间，上乌丁斯克至赤塔之间，购置不动产，建造房屋和店铺，并在所有这些地点的近郊区租用土地，向当局和居民表明，我前来这里，是要长期住下去，致力于发展这里的商业和农业。

这样，在做好基础工作和物色到向导之后，我本人开始在蒙古境内切实了解情况，两次去库伦，到库伦至恰克图、库伦至阿克苏、库伦至克鲁伦之间，即该河各支流一带的王公和喇嘛那里，接着去克鲁伦至阿克苏、克鲁伦至多伦诺尔之间的王公和喇嘛那里；随后沿多伦诺尔至张家口一线，向左、右两侧深入，访问了多伦诺尔至独石口和多伦诺尔至古北口之间所有察哈尔游牧宿营地，最后走访了北京。我亲自探察两条不同的路线，我派自己的人探察了第三条路线。在北京我了解了前来觐见清帝的所有蒙古王公的情况，会见了许多王公和喇嘛，了解了他们对清王朝的看法、清帝皇室及其周围达官显贵目前的状况。我派往兰州府、青海和西藏的人员也来到北京，向我具体汇报了这些地区的形势。我打算从北京派六批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带着汉语翻译前往中国南方。两批已经出发，四批在准备中。恰在此时，我接到财政大臣急电，对再拨付 100 万卢布的请求答称，在我返回彼得堡之前，不能发放所请贷款。这两批，每批六人，经不同路线已抵达上海。在我没有经费之情况下，再让他们继续扩大活动就不明智了，我已将他们召回。

先皇在世时，虽已谕令发放 200 万卢布贷款，财政大臣却以种种借口一拖再拖。在我三次上书先皇之后（三封书信谨抄呈陛下），财政大臣先生才同意发放。当时不能忘怀的是先皇陛下，对财政大臣先生所提反对发放贷款的各种理由断然表示，他希望将这 200 万卢布发放给我，他相信我，相信我的忠诚。

现在，财政大臣先生竭力向我提出种种理由说，决算不令他满意。虽然他知道 200 万卢布用于事业，却指责我过于扩大事业。在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和罗曼诺夫参加下，我和财政大臣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每一次我都向他指出，他的理由并无充分根据。他也感到他的论据没有说服力，于是对我说，总之，对俄国而言，做这件事为时尚早。



在如此重大之问题上，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本应对财政大臣起好作用，但很遗憾，他无疑受到财政大臣的影响，当着他的面说，陛下对东方事业尚有疑虑。

陛下！我已顺利地打下基础，受到边疆地区、蒙古和青海居民的拥戴。本人相信，俄国对蒙古至青海东部地区的影响已有保障，现在需要保障我们在西藏和中国东部的影响。为此目的，我打算在请求批准新贷款之后，亲自随同经过培训的向导在蒙古、青海、中国和西藏所有重要地点待一段时间。

上述一切表明，我一直在按照不同时期恭呈先皇和皇帝陛下的报告精神行事。

行前我有幸最后一次觐见先皇陛下，他不顾财政大臣先生以种种理由反对发放贷款，降旨责令财政大臣发放。令我极为伤心的是，现在财政大臣却以不充分的理由，拒绝向我发放 200 万卢布新贷款。尽管我不止一次向他报告，皇帝陛下对此事之态度同先皇一样，且已表示希望按同样精神支持我的活动。

为今后开展活动，我在两国首都北京和彼得堡培训了一批年轻人。现在，蒙古人、布里亚特人通过本族文字知道了陛下的加冕典礼，读了曾经预言俄国今日国势的圣徒彼得小传，了解了陛下对欧洲的访问。喇嘛们把这些消息传遍整个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来年出版的一些小册子，将向东方介绍彼得大帝和先皇对东方各国的看法。这样我遵循陛下熟悉的方针，开始用印刷品向上述东方的社会意识施加影响。

自 1896 年起，商业、农业和养马业已走上轨道。自今年起边疆行政当局大概不会再打扰我了。

在此种情况下，我认为有神圣责任重述我在致先皇最后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我深信，陛下为本国国民福祉一向遵照至高无上的神的意志行事，在当前形势下，是否应给我 200 万卢布新贷款，将做出比较正确的决定。

请陛下谕令财政大臣先生按照您的意愿，让我尽快起程，前往东方各国，继续我的活动。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 63~67 页）

## 十七 巴德玛耶夫就为达兼并【中国】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之目的必须采取之措施呈尼古拉二世报告<sup>①</sup>

先皇和陛下显然对【中国】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形势有清楚的认识，对我也格外信任。我完全认识到事业本身之重大意义，坚信陛下若能解决下述问题，便可取得完全成功。

为实现未来的目的，【目前】我或者只从事贸易活动，扩大我们在中国东部的商业、政治影响，或为最近的将来把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并入俄国直接打下基础，通过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有步骤地占领一些要地？

在前一种情况，即在只从事商业活动之情况下，我必须得到 200 万卢布新贷款。此项新贷款对整顿边疆地区贸易和削弱犹太商人势力，对在蒙古和华北顺利从事商业活动足够了。这 400 万卢布可推动商业活动并产生可观的利润，使贸易公司能逐渐把上项贷款还给国家银行。我三年来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

在后一种情况，即为兼并【中国】东部创造条件之情况下，需要一大笔钱，但无论如何，比修筑满洲铁路之费用要少，比修成这条铁路更快地达到目的。

根据对当地事业状况的了解，可得出下述结论：

一、为了事业取得成功，需要陛下谕令所有大臣，使每位大臣遵从陛下旨意，严令属下给予我协助和信任。鉴于陛下对我的信任，大臣们对我的活动亦将认真对待和表示信任，因为为了俄国如此重要之事业给我巨额款项本身，就要求当局认真对待我的合法要求。然而现在主持边疆地区司法行政机构的某些人，不仅不给予我应有的协助，甚至还庇护那些有意在物质和精神上损害贸易公司的人。

二、必须授予贸易公司某些职员奖章，使他们对事业、对公司的资产尽心竭力，他们会意识到，应我的要求，他们既受到当局嘉奖，也可能受到当局惩罚。

三、倘我和布里亚特哥萨克达成协议，则应将他们交我支配。

四、最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喇嘛教问题（财产权和在喇嘛寺院修建

<sup>①</sup> 此件未注明日期。





新建筑物之权)。

五、极有必要允许我向前来我国的蒙古人和前往中国的布里亚特人签发护照。

六、应给俯首山学校（Учебное заведение на Поклонной горе）颁发中等学校证书，给该校职员颁发国家公职证书。

七、为各种不同目的可在中国购置不动产。

八、必须允许我向协助我的蒙古、汉王公和西藏贵族以及著名格根和喇嘛许诺，将按照现在爵位、封号，予以相应的赏赐并赋予某些特权。

九、必须把亚洲大陆最高的高原西藏置于俄国手中。俄国控制了西藏，大概可迫使英国易于达成谅解。

十、准许我使用密码与各种不同的人保持联系，他们亦可使用密码与我联系。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67~68页）

## 十八 巴德玛耶夫关于在西藏抵制英国人的备忘录<sup>①</sup>

1904年1月14日 [1日]

有一种错误的看法：由于俄国人可通过阿富汗向印度边境推进，英国人担心失去印度；似乎印度各部族会异常高兴地欢迎俄国军队。但应该知道，首先，英国人会设法使俄国人无法从阿富汗方面进入印度；其次，英国人在东方的全部行动表明，他们不害怕我们，倒是我们应当害怕他们。英国人已从西面渗入克什米尔（Кашмир），成了那里的主宰。而现在英国人又从东面渗入西藏，欲攫取之。西藏是从印度方面进入亚洲的门户。谁能控制西藏，谁就能控制青海和四川，只要控制青海，就能控制整个佛教世界，而只要控制四川，就能控制整个中国。显然，英国人清楚地意识到，只要自己攫取了西藏，就可通过青海、阿拉善和蒙古，一方面对我们的突厥斯坦（Туркестан）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对满洲施加影响。当然，英国人决不会离开所占有的阵地，并煽动整个佛教世界反对我们，从而成为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唯一的实际统治者。一个真正的俄国人难道不明

<sup>①</sup> 看来是呈尼古拉二世的。



白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有多么危险吗？与西藏问题相比，日本问题是微不足道的，威胁我们的小小日本和我们之间有大海相隔，而强大的英国和我们肩碰着肩。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69页）

### 十九 巴德玛耶夫就《朴次茅斯和约》签订后俄国对华政策事呈尼古拉二世报告<sup>①</sup>

清廷对财政大臣和李鸿章所签铁路协定<sup>②</sup>的理解对俄国不利。

日本人和欧洲人借此使中国大臣们相信，俄国这种侵略政策对中国构成了威胁。

日本人得到欧洲人、美国和中国的同情，向我们宣战，以向世人，主要向有数亿人口的中国证明，日本强大，俄国软弱。

他们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日本人同俄国开战，却强占了中国的属国朝鲜和中国的一个省——我们占领的南满，还侵占了我们的半个萨哈林（Сахалин）<sup>③</sup>。

回想起我们以租借方式意外地获得了旅顺口和大连湾，这是我们在别国领土上修筑军事战略铁路的结果，但修筑这条铁路的决定是轻率的。财政大臣之所以反对获得旅顺口和大连湾，是因为这一倡议不是他提出的。

当代活动家有责任明智地纠正我们在东方犯的错误，巧妙地开始同中国谈判，修改《朴次茅斯和约》后因满洲铁路所产生的现行条约。

因满洲铁路事务可能同中国当局发生各种冲突，使日本人感到高兴，借口制造严重突发事件，可能使我们的结局非常凄惨。

我们在大陆上彻底击败日军之前，我们富饶的边疆地区将一直处在危险之中。

此刻我不谈论中国。中国人只有在不久的将来才会获得日本那种力量。我们必须寻求中国的友谊，使中国人重新反对日本，由于中国、朝鲜

① 报告上未注明日期，但无疑写于1905年后不久。

② 指1895年С. Ю. 维特与李鸿章签订的协定。

③ 即库页岛。——译者



居民世世代代仇恨日本人，做到这一点很容易。

满洲铁路的经营只应追求商业目的，盼望远东出现对我们有利的时机，从耗掉的资本中收回尽可能多的好处。

必须将该铁路的政治、行政和护卫事务交给中国当局，并将全部事务交给我们驻华公使，以便会同中国当局予以解决和妥善安排。

这样一来，我们将重新博得清廷周围的大臣和当政者的好感。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69~71页）

## 第二部分 沙俄企图与中国西藏地方 建立“正式关系”

德尔智系俄籍外贝加尔布里亚特人，18岁那年，冒充喀尔喀人，赴拉萨哲蚌寺学经，35岁那年，获得拉让巴学位，被派往少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充任侍读，与其朝夕相处，受到特别赏识，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逐渐成为达赖喇嘛的心腹和所倚重的政治智囊。德尔智遇到机会便向达赖和西藏摄政及高官灌输亲俄，与俄国交好西藏才有前途的思想。达赖面临英印“吞并”的威胁，采纳了德尔智“联俄拒英”的策略，多次派他前往俄国乞求庇护，曾受到尼古拉二世，外交、财政、陆军大臣的接见。俄国企图借机与我国西藏地方建立“正常”“亲密”关系，向西藏派驻领事，以便向西藏伸张势力。德尔智一直为此出谋划策，曾建议沙皇政府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和平征服蒙古、西藏，在各地雇用精明强干、绝对忠于俄国的代理人为其效劳。

### 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sup>①</sup>（Х Ш Далай - лама）就俄国和西藏【地方】建立关系事致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函

1900年

致成功统治最伟大国家众多臣民之尼古拉皇帝

我的村晓堪布<sup>②</sup>（参宁堪布<sup>③</sup>）洛桑·阿旺（Лубсан Агван）[阿旺·

① 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全名阿旺罗桑土登嘉措。——编译者

② 侍读堪布。——编译者

③ 玄学堪布。——编译者



德尔智 (Агван Доржиев)]<sup>①</sup> 起程时, 心怀如何使北方诸地居民坚定信仰, 使万有生灵今生来世永保幸福安康之美好想法。他在信中写道, 大仁至圣的皇帝陛下赐予他亲切之话语, 并按照众多臣民所期望之信念, 对其进行成功之管理, 而对卡尔梅克人<sup>②</sup>和布里亚特人<sup>③</sup>尤为关切。当读到此处, 并闻听陛下管理信奉我们宗教之臣民, 造福于众生, 我极感欣喜。恰好陛下不拒绝, 也不拒绝臣民皈依多种宗教, 且极富治理经验, 使普天之下尽享幸福安康, 有如旃檀树<sup>④</sup>散发芬芳, 在此种情形下, 陛下贵体岂不安康?

我叮嘱村晓堪布: “倘若沙皇陛下怀有纯洁之心, 祈望根据地点、时间, 尤其使我们宗教比迄今更繁荣, 并在有利情势下, 将今生来世始终不渝托福保障幸福安康、至善至美之至圣 (佛陀?), 则崇高之伟业将恩泽众生, 使其尽享幸福安康, 而陛下亦将战胜顽敌。”

故此, 为求今生来世尽享幸福安康, 我经常祈祷, 企望在深入思考宗教教规之时, 显现神力。有鉴于此, 陛下为何不立即考虑恩准借助三宝<sup>⑤</sup>和真神 (佛陀) 实现拯救我们教友和众生之使命?” 为表示欣喜, 我飭令村晓堪布于合适时机向陛下敬献如下礼物: 汉人制作之丝绸哈达一条, 以示祝福; 古老铜质镀金外披华丽衣饰之佛像一尊, 以示敬意; 药丸<sup>⑥</sup>: 仁青药丸<sup>⑥</sup>, 效力极为罕见之仲茶苏尔药丸<sup>⑦</sup> 10 丸, 由多种珍贵药材炮制而

① 阿旺·德尔智 (1854 ~ 1938) 的生平活动, 参见以下著作: 普巴耶夫 (Пубаев Р. Е.) 《阿旺·德尔智与布里亚特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载《提纲与报告和报道资料集》, 乌兰乌德, 1989; 扎亚图耶夫 (Заятуев Г. Н.) 《阿旺·德尔智——俄国杰出的佛教活动家》, 载《俄国正式承认佛教 250 周年》, 乌兰乌德, 1991; 安德烈耶夫 (Андреев А. И.) 《彼得格勒的佛教圣地》, 乌兰乌德, 1992; 别洛夫 (Белов Е. А.) 《俄国—西藏关系的初期》, 载《今日亚非》杂志 1994 年第四期; 拉德纳耶夫 (Раднаев В. Э.) 《阿旺·德尔智传略》, 载《东方》杂志 1998 年第 4 期。

② 卡尔梅克人大部分居住在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 部分居住在西伯利亚、中亚等地。中国文献称之为“土尔扈特”, 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由中国向西北迁移。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有文字。部分卡尔梅克人信奉喇嘛教。——编译者

③ 即布里亚特蒙古人, 分布在俄国贝加尔湖沿岸和外贝加尔地区。——编译者

④ 檀香树之古称。——编译者

⑤ 三宝: 即佛宝、法宝和僧宝, 其中佛宝是指佛陀释迦牟尼等; 法宝是佛所说的法, 指释迦牟尼的思想, 佛教的指导思想以及佛教的经书; 僧宝则指佛的出家弟子的团体、僧伽、传播佛法的人。——编译者

⑥ 珍宝药丸。——编译者

⑦ 含野牛心血粉。——编译者

成，内中三种药材为仁青、皂珠和达泻，可祛毒；极为珍贵之金子（天然金？）7包；古老极品珍珠50两；古老西藏绿松石佳品15小块（？），寄自充满欢乐令众生幸福安康之西藏【罗布林卡】夏宫。

印记

\* 神效药丸。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全宗：中国科，目录：4911，案卷：1448，第150张及其背面。系抄件。译自蒙文，系当时的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 [《俄国与西藏》，第1号文件]）

## 二 阿旺·德尔智自传

1901年6月25日 [6月12日]

我的祖先乌欣—阿哈尔达耶夫（Ухин—Ахалдаев）氏，俄国白沙皇的臣民，出身于伊尔库茨克省（Иркут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上勒拿河民族区（Верхотенский округ）布里亚特人家庭，因想信教和受教育，于17世纪70年代迁居贝加尔湖（Байкал оз），1810年被编入外贝加尔省（Забайка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霍林布里亚特人加尔佐特氏族。他的五世孙德尔智生一子，起名阿旺。18岁那年，阿旺为完成佛学教育，前往西藏深造。此前一百多年，布里亚特人从未去过西藏，因在此期间西藏曾颁布严格条令，禁止欧洲人进入西藏境内，我必须隐瞒自己的出身，用蒙古人的名字冒充喀尔喀人<sup>①</sup>，同他们一道来到约有1万名喇嘛的哲蚌寺。35岁那年，我顺利通过拉萨（Лхаса）三大寺院2万名喇嘛参加的考试，获得拉让巴学位。当时要求三大寺院指派有学识的7名拉让巴陪伴达赖喇嘛（当时年少，才12岁）学习参宁【佛学哲学】和文献经典。我是【哲蚌寺】郭莽扎仓指派的上述7名拉让巴之一，由于受到达赖喇嘛超乎其他侍读的特别赏识，便直言不讳地向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出身，随后在同他私下交谈中，讲述了我的亲戚都是俄国沙皇的臣民，他们自由地信仰佛教，不受任

<sup>①</sup> 喀尔喀人，即北蒙古人，喀尔喀因此得名。



何压制，并在各方面受到政府保护。

后来我结识了西藏摄政和高官们，也并未放弃我在他们中间传播我的祖国有多么美好，千方百计使他们对俄国之一切产生好感的初衷。但不久在西藏人中有的对我很不友好。他们施展阴谋说，俄国臣民不应占有如此重要的职位，再三强烈要求西藏摄政和噶伦们撤我的职，打发我回国。终于下了驱逐令，但由于达赖喇嘛和他的经师央宗拉然巴仁波切（Ензон Жамба - Ринбучи）活佛的努力，才把我留了下来。

1888年，法国奥尔良斯基<sup>①</sup>公爵来到西藏（距拉萨不到200俄里的地方），欲同西藏建立关系，并口头转告西藏政府：“我们法国人能够使西藏摆脱英国人的图谋。法俄两国已结成同盟<sup>②</sup>，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奥尔良斯基公爵这一席话好像证实了我所说的俄国的强大，自这时起西藏摄政和官员们总是饶有兴趣地向我探询俄国和欧洲的情况。公爵向达赖喇嘛和摄政赠送了金表，向噶伦们赠送了银表，此外还赠送每人一支枪和一千多发子弹，并答应日后将供给武器、物品和金银，总之，通过云南（Юньнань）<sup>③</sup>可以搞清楚所需要的一切。

自那时起，好像中国官员受了英国人的贿赂，使西藏失去了土地，西藏上层就必须求助外国庇护一事开始举行秘密会议。我应邀出席了这样一次会议，当时我只好发表意见说，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首选俄国，信仰佛教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现在均在俄国庇护之下。他们在起初的交涉和交往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此西藏开始关注俄国。大约在此期间皇帝陛下作为皇太子曾到东方<sup>④</sup>长途旅行，其间顺访了布里亚特人的故乡。关于布里亚特百姓如何满怀敬仰之情迎接自己所崇拜的亲王殿下及其走后赏赐了什么的新闻，立刻传到了遥远的西藏内地。从达赖喇嘛和高官们到普通百姓每个人的心目中，俄国的威信明显提高了，他们自然会产生一个想法，沙皇菩萨可能赐予西藏巨大的恩惠。

然而，老百姓却相信中国不可战胜，且占有优势，世俗当局也持这种

① 奥尔良斯基·菲利普（Орлеанский, Филипп）（1869-1926）：法国国王路易之曾孙。

② 1891年法俄结成同盟，与以德国为首的三国同盟相抗衡。

③ 云南：中国西南的一个省，与西藏毗邻。

④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皇太子（日后的尼古拉二世——编者），1891年曾出访印度、锡兰、越南、中国和日本。





观念，甚至甚于百姓。他们之所以下不了决心同清王朝断绝关系，原因有二：一方面，两百多年来，国家每年赏赐达赖喇嘛廩饩银 1.5 万两，赏赐三大寺院熬茶银 3 万两；另一方面，西藏人也不会忘记，他们同巴尔赫（Балх）、廓尔喀（Горх）、森巴（Сэнба）部族打仗时，清王朝在金钱和军队方面曾给予援助。我坚信，因官员们因循守旧、治理无方、卖身投靠，中国正走向衰亡，且证据俱在：把土地和臣民让给了外国人，对这些证据依然会做各种解释。此时巴德马耶夫医生派来的布里亚特人奥其尔·日格梅托夫（Очир Жигмытов）已抵拉萨。倘若奥其尔到来之目的被发觉，则有可能把布里亚特人与欧洲人同等看待。在此种情况下，布里亚特人很可能被拒之西藏大门之外，故我认为，最好让他扮成普通朝圣者，在完成朝圣之后随同蒙古人一道返回。

然而对清王朝局势的观察，促使我于 1898 年亲自去了解中、俄、法三国现实制度，尽管我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还是途经印度和中国，首先去了我的故乡外贝加尔（Забайкалье），在那里我有幸进行了调查并得到皇上赏赐的礼物（一块贵重的金表）。从乌赫托姆斯基亲王<sup>①</sup>处得知皇上要接见我，于是我前往圣彼得堡（С - Петербург），于 1898 年 12 月，有幸在那里觐见了陛下。

当时，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所期望之目的是：立即把俄国使者派往西藏。我解释说，鉴于西藏特殊的情况，如此前往将徒劳无益，且有危险，我的全部解释被置若罔闻。不过，我还是解释说，只能巧妙、慎重行事，在前往两次之后，再前往第三次，也许有可能使西藏倾心于俄国。

想到让俄国皇帝之荣耀普照大地，远及天边，让忠于皇上之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永享幸福安康，让不久前转变方向的西藏找到未来幸福真正源泉，我精神振奋起来，我并未放弃自己的初衷，派斋桑的卡尔梅克人乌巴什·诺尔祖诺夫（Убаши Норзунов）<sup>②</sup>把信函和礼物送到达赖喇嘛，

① 乌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 Э. Э.）：俄国公爵，尼古拉二世的导师、密友和亲信，倾心于佛教，财政大臣维特的助手，“华俄道胜银行”首任行长，“东清铁路”董事会董事、《彼得堡新闻》发行人兼主编，著有《论中国事件》（1900 年）、《为了喇嘛教地区（兼论英国人进军西藏）》（1904 年）等。他曾多次来华活动。如 1897 年以特使身份率使团来华，5 月觐见慈禧和光绪。——编者

② 即奥夫舍·诺尔祖诺夫（Овше Норзунов）（化名霍皮泰安特，奥比夏克 [Норпуйант, Обишак]），阿旺·德尔智的秘书和翻译。——编者



信中详细地描述了皇上和俄国人民之伟大、清王朝之危机<sup>①</sup>，并补充说，同俄国接近，西藏可望有远大的前程，而西藏本身已走向西欧。1899年，我在圣彼得堡收到诺尔祖诺夫带来的达赖喇嘛的复信，达赖喇嘛在复信中感谢我给他的信函和礼物，他还说，人们的意见分为三派，要我尽快前往面商。故我急忙离开彼得堡去见乌赫托姆斯基，向他介绍【西藏】事态，以便报告皇上。我取道北京、加尔各答（Калькутта）和大吉岭（Дарджилинг）【来到西藏】。达赖喇嘛盛情地接见了，且比以前更加信任和宠用我，提升我为三品衔僧官大堪布，并在一切政教事务方面拥有发言权。从交谈中得知，当最高教主把我的信函出示给噶伦们时，一部分噶伦认为，法国先于所有别国表示愿意建立关系，故不便把法国撇在一边，而在其他地方寻找盟国；另一部分噶伦认为，在政治上似可同英国人交好，因与邻为敌，往往会引起麻烦；再一部分掌权的噶伦认为，最好转向俄国，那里可自由地弘扬佛教。诺尔祖诺夫带给我的达赖喇嘛信中所说三派意见，就是如此。

他们以死刑相威胁，约定自上而下所有的人都要维持西藏昔日与外界隔绝之状态，每过一个时期，又要人们保证维持上述状态；他们决定再次派我携带信函和礼物去见俄国皇帝，让俄国人了解西藏这种特殊情况，并请皇帝陛下恩准。尽管在促使西藏同俄国接近问题上，一个布里亚特人在起作用的传闻已传开了，但我只得选择一条有危险的、途经加尔各答的路，在大吉岭找到了【我】派出的，受到英国（Англия）当局监视的卡尔梅克人诺尔祖诺夫。当我快到天津时，得知中国局势复杂，不得不改变方向前往日本，再从日本取道西伯利亚，于1900年9月，有幸在雅尔塔（Ялта）觐见陛下，献上达赖喇嘛的信函和礼物，并报告西藏事态。

我有幸同拉姆兹多夫（Ламздорф В. Н.）<sup>②</sup> 伯爵、御前大臣维特（Витте）、库罗帕特金（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将军<sup>③</sup>诸位大臣先生就西藏事

①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② 拉姆兹多夫（1844~1907）：1882~1896年，任【俄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自1897年起，任俄国外交副大臣，1900~1906年，任俄国外交大臣。

③ 库罗帕特金（1848~1925）：俄国军事长官，侍从将官。1883~1890年，在总参谋部供职，1890~1897年，任外里海边疆省省长，1898~1904年，任陆军大臣，自【1903年】10月13日至1904年2月7日，任远东武装力量总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集团军司令，北方面军司令。自1916年7月至1917年2月，任突厥斯坦总督。



态进行交谈，他们的意见是，唯有在西藏设立领事馆之条件下，才能允诺保护西藏。当我解释说，一旦西藏让俄国人进入自己境内，西藏将无法阻止其他欧洲人蜂拥而入，到那时欧洲人可能得势而使俄国人受到损害，我的意见基本上得到赞同。领事馆可设在离西藏较近的突厥斯坦（Туркестан）<sup>①</sup>，但因那里人烟稀少，又无良好的道路，这一选择并不令人满意，故共同选定了我提议的位于西藏与中国【四川】之间，又恰在北京驿道上的打箭炉（Дацзянлу）。

我得到必须执行的指示和训令后，应当赶紧返回西藏。但这一次，因害怕英国人，虽是深秋，商道通常不通行，我也要冒一切艰难险阻，日夜兼程，走了三个月旱路，顺利抵拉萨。达赖喇嘛及噶伦们无比高兴地迎接了我，对我此行的结果甚感满意，从我这里详细了解到俄国的善意；昔日选择保护国的困惑业已消除，更加坚定这样一种看法，即西藏终于找到了比清王朝更持久、更可靠的保护国。这样一来，便为西藏找到与之交往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但很不幸，因清王朝最近发生的事件，在西藏内部，特别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着纷争是由欧洲人和欧洲传教士引起的种种荒诞的传闻。故在人心平复之前，尚未下定决心公开接待俄国人，尽管有这种愿望，认为有必要再次派我携委托信，前去报告此间情势，并在更可靠之基础上缔结条约。

当时得知，英国报界从俄国方面探悉1900年【俄皇】在雅尔塔接见我之后，载文说，俄国通过布里亚特人得到西藏之前，英国人已通过尼泊尔人得到西藏。英国人曾通过尼泊尔（Непал）、锡金（Сикким）国王和拉达克（Ладак）<sup>②</sup> 地方长官向达赖喇嘛送去三封信函，呼吁签订对两个邻国似乎均有益处的同盟条约，并允诺给予所需之一切。尼泊尔国王赠送达赖喇嘛价值1.5万卢比的马匹、富丽堂皇的轻便马车，并答应于1901年8月运去金银装饰的大象；总之，尼泊尔人自不久前开始竭力讨好达赖喇嘛并送去礼物。为查明尼泊尔人之行为是否真诚，我于1901年3月15日[2日]曾前往尼泊尔<sup>③</sup>。

① 似指新疆。——编者

② 拉达克：印度西北部领土，与西藏、新疆毗邻，当地居民信奉佛教。

③ 该注释系原档案汇编编者所加，讲述了德尔智前往尼泊尔的情况，与俄藏关系无关，故从略。——编者



由尼泊尔前往印度，没有国王的通行证，不得放行。一定要有房东担保才向蒙古人和西藏人发放通行证，他们才能返回。故为取得通行证起见，我们只得将三箱衣物留在住处。通行证上写明我们是香客，要求放行，不得阻留；对我们行将携带的文件要认真查验。鉴于这些要求，我们担心还未到达边境，连同文件已被海关扣留，故将文件缝在长筒袜和旧衣服里。否则，除蛮不讲理外，切勿对受到公正对待抱任何希望。每100卢比要交5卢比手续费。我们步行了8昼夜，在拉加普尔（Рагапур）坐上火车经孟买（Бомбей）去科伦坡（Коломбо），沿途每到一个地方，警察都以显然怀疑之目光注视着我们，盘问我们从哪里来？为何而来？到哪里去？并记下我们的姓名，可得到的答复是，尼泊尔朝圣者正在平息。毫无疑问，有些地方蒙古人和西藏人不得放行。随后【我们】在印度南部秋季科林（据 Тютиторин 音译）的检疫站待了5天，之后从那里到了科伦坡，经俄国领事馆和商界代理人马雷金的协助，我们搭乘志愿船队，于1901年6月25日〔12日〕抵达敖德萨（Одесса）。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48，第162~167张及其背面。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2〔《俄国与西藏》，第2号文件〕）

### 三 阿旺·德尔智就促进俄国与西藏【地方】建立关系事致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函

1901年12月8日〔11月26日〕

最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伯爵（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大人：

我毕生之目的，是为人们、为我所信仰的宗教效力，我已尽自己之力实现俄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最大限度接近的任务，这些【西藏】人渴望俄国政府有力的保护。虽然我已完全意识到，迄今西藏【地方】与达赖喇嘛政府尚未做好同俄国政府建立正常、直接（правильные и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е）关系的准备，但在这方面的某些尝试已取得成效，此事已受到沙皇当局的关注；大人负有指导俄国对外政策之使命，我本人非常幸运，由于大人开明相助，曾三次觐见皇帝陛下。斗胆说一句，陛下对



我诚惶诚恐，冒着某种牺牲，甚至生命危险，三次西藏俄国之行表示赞许，且不容许对我在没有任何方面支持之情况下挚诚地实现我的志向表示怀疑。

幸运的是，我已意识到自己微不足道的工作已带来一些效果。夏天我在此间时，经大人引见，经皇帝陛下俯允，于11月接见了。我从外贝加尔来，准备借再次允许我本人觐见皇帝陛下之机，期望向大人证明我对俄藏建立正常、亲密关系（правильные и близкие сношения）一事怀有绝对忠诚，并随时准备一旦需要就同俄国其他臣民一道在这方面为俄国效力，我有幸生来就属于这些臣民中的一员，除大俄国这部分臣民之福祉，我并无任何考虑，我随时准备尽自己之力，使俄国名声远扬。

可以想见我所关注之事业将进一步发展，毫无疑问，前途无量，今后我将把自己的精力和追求奉献给这一事业。大人，您是俄国政府阅历丰富、开明的代表，我认为我的首要责任是恳请大人务必给我重要指示，今后我可按照您的指示，安排自己的任务，使之更切合实际需要，完全符合俄国政府的意图。

敬请您接受我诚挚的敬意，并表我深深的、永远的忠诚。

达赖喇嘛的大堪布阿·德尔智

1901年12月8日 [11月26日]

于圣彼得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48，第185张及其背面，第186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3 [《俄国与西藏》，第3号文件]）

#### 四 中国驻藏大臣有泰（Ю Тай）就报告俄国拉拢达赖喇嘛事致外务部电<sup>①</sup>

1904年3月24日 [11日]

俄、英在西藏之角逐已继续很久。

<sup>①</sup> 尚未查到中文原件，仅据俄文译出。——编译者



据最近消息，俄国暗中已将达赖喇嘛拉到自己一边，达赖喇嘛准备抗击英人。

目下俄日战争爆发，俄国未必有时间关注西藏，采取某种更坚决之行动。为防患于未然，本大臣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故请大部立即与驻京公使联络，洽商当前问题，以消弭日后有害后果。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402，第72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7 [《俄国与西藏》，第17号文件]）

## 五 阿·德尔智就说明他为何必须前往彼得堡事呈外贝加尔省督军霍尔谢夫尼科夫（Холщевников）的报告

1905年5月8日 [4月25日]

根据俄罗斯帝国驻库伦领事来电，阁下要我返回库伦，对此，谨报告如下：达赖喇嘛亲自委托，随后他又以急函再次催我立即前往彼得堡，我认为，不经他允许，我无权返回库伦。

从一开始我国驻库伦领事便允诺，俄国方面将给予达赖喇嘛全面庇护，远东事务一俟解决，立刻着手西藏事务。据我所知，在按着人们所期望的精神解决西藏问题方面，达赖喇嘛十分期望俄国给予协助，故不顾个人利益，从遥远的西藏长途跋涉来到俄国势力范围的库伦，因俄国对利害攸关的西藏问题态度不明朗，达赖喇嘛便责成我前往彼得堡彻底查明此事，故我若把责令我返回【库伦】一事告诉他，鉴于不利的既成局势，将对达赖喇嘛产生极不良影响。在此种情况下，在藏俄接近问题上，我将不再进行任何斡旋，并卸去自己的责任。

最后，冒昧向阁下奉陈我坦率的意见，倘按照我国政府对清政府的坚决要求或影响，以接受我国布里亚特佛教徒祝福为由，可保证达赖喇嘛在库伦待几个月，这将向达赖喇嘛和西藏人证明我国政府关心西藏事务，在此期间局势可能向更有利的方面转化。非常希望根据布里亚特人的请求，正式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外贝加尔地区，不过这只能使清政府更加猜疑，结果可以预料，西藏形势将恶化。



与原本对照无误。

秘书埃利捷科夫 (Н. Эльтеков)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 全宗: 中国科, 目录: 491, 案卷: 1466, 第 15 ~ 15 张 (原文如此, 似有误——编译者) 及其背面, 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41 [《俄国与西藏》, 第 41 号文件])

## 六 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 (Люба В. Ф.) 为报告达赖喇嘛拟前往西藏而将其全权代表德尔智留在俄国事致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电

1905 年 8 月 3 日 [7 月 21 日] 于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

7 月 12 日 [6 月 29 日]、7 月 16 日 [3 日]、17 日 [4 日]、22 日 [9 日] 来电敬悉, 兹报告如下:

达赖喇嘛怀着十分满意之心情聆听我的通报, 对开始和谈<sup>①</sup>表示高兴, 并认为恢复俄日友好关系对东方各国人民有益。与此同时, 达赖喇嘛还请求大人禀报皇帝陛下, 他对俄国之感情始终不渝, 并表示愿同日本交往, 他只是指以他的宗教影响促进和平事业。最高教主拟于 8 月前往拉萨, 他在关心返回拉萨后同我国政府保持经常来往之同时, 希望西藏与俄国建立电报联系, 目前他希望把自己的全权代表德尔智留在俄国, 并希望有文化、有知识的四位布里亚特人留在拉萨、打箭炉、北京和库伦作为常驻代表, 通过他们, 既可向俄国政府机关通报西藏局势和需求, 也可得到我国政府的信息。他建议四位代表的薪资平均分配, 起初全部薪资由西藏支出。他请准大人同意实施这些建议。达赖谢绝了由正式卫队护送, 并深深感谢决定由布里亚特志愿者扮成香客护送他返回西藏。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 全宗: 中国科, 目录: 491, 案卷: 1466, 第 16 ~ 17 张, 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43 [《俄国与西藏》, 第 43 号文件])

<sup>①</sup> 指 1905 年 8 月在美国朴次茅斯开始的俄日谈判, 目的是拟定交战国和约。





## 七 俄国外交部就达赖喇嘛返藏事同阿旺·德尔智商谈之情况起草的简要报告

1905年10月8日[9月25日]

外交部就达赖喇嘛目前状况同堪布德尔智会晤时，业已查明：最高教主之主要目的是现在返回拉萨。其实，他长期不在拉萨，一方面只能促使中国人加强其权力，另一方面，也使英国人更容易进行各种阴谋活动。达赖喇嘛继续留在蒙古（Монголия），也只能降低他本人的威信和威望。德尔智其实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所担心的只是：据他掌握的情报，应预料到，由于英国人和中国人的活动，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个人的生活将无法保障，并完全失去独立性。当时【外交部】对德尔智发表了下述看法：大概英、中两国尚未达成最终协议；由于帝国政府已作友好表示，英、中方面亦向西藏和达赖喇嘛本人做出明确保证。

为西藏利益计，德尔智先生提议恢复我们的交涉，并委派俄国官方代表同达赖喇嘛一起前往拉萨。对此，【外交部】指出，俄国任何公开庇护或调停对达赖喇嘛本人其实只有害处，并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他是俄国的走卒。倘若英国方面的某些补充担保是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必要先决条件，则最好同英国当局直接商妥，而这种办法对西藏人最方便。

德尔智先生原则上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并答应把这些意见呈达赖喇嘛定夺，他只是请求以书面形式准确地复述俄国所收到的英、中两国之承诺。其大致内容已告知德尔智先生。看来，若能以这种办法使达赖喇嘛放心，并使他返回拉萨，则做上述书面通报不应有什么障碍。

德尔智所提向拉萨派驻领事问题，在查明英国可能设法使中国在这方面承担相应义务之前，仍未能解决。鉴于该问题今后之发展动向可能具有外交性质，当时并未向德尔智先生通报外交部对此事之意见。

В и Д<sup>①</sup>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66，第58~59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① 看来，缩写字 В и Д 是外交部工作人员姓名的代号，同阿·德尔智商谈的情报资料是他们编辑整理的。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45 [《俄国与西藏》，第45号文件])

## 八 俄国代理宫廷事务大臣奥博连斯基 (Оболенский Н. Д.) 公爵为通知尼古拉二世秘密接见德尔智之时间事致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函

1906年3月6日 [2月21日] 急件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阁下：

2月28日 [2月15日] 第223号函敬悉，谨通知大人，皇帝陛下于3月7日 [2月22日]，星期三，下午2时30分，私人接见西藏达赖喇嘛的使者，皇家地理协会会员堪布阿旺·德尔智，为避免将此事声张出去，接待的全部安排由宫廷事务部负责，且不向德尔智发请帖，故恳请大人通知他，他乘的快车于下午1时45分从莫斯科—温道—雷宾斯克铁路的御亭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й павильон) 车站开出。

您的公爵 奥博连斯基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66，第38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50 [《俄国与西藏》，第50号文件])

## 九 阿旺·德尔智就达赖喇嘛建议向西藏派遣俄国科学考察团事致尼古拉二世函

1906年3月7日 [2月22日]

皇帝陛下：

至圣达赖喇嘛责令我向皇帝陛下转达他始终不渝的忠诚和感谢对达赖喇嘛及西藏之事业经常予以关照。

西藏与陛下之众多臣民在宗教方面关系极为密切，至圣希望陛下今后对西藏之利益予以关注。此外，至圣完全信赖俄国政府，他将按照俄国政府之忠告，拟不久前往拉萨，并责令我向陛下保证，他已采取并将随时采



取措施，使俄国研究者和旅行家今后在西藏受到最盛情的接待。也许现在陛下希望把俄国学者派往西藏，他们在西藏将受到最好的接待。达赖喇嘛将乐于促成此事。他离开拉萨时，就坚信陛下同情他。

至圣十分清楚，只因忙于许多其他事务，才妨碍了俄国目前对西藏事务予以所期望的关注<sup>①</sup>。至圣责令我再次向陛下表达他的忠诚。

大参宁堪布阿旺·德尔智

于彼得堡

在信的正文开头一侧标注的符号表明，此件业经沙皇尼古拉二世御览。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35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51 [《俄国与西藏》，第51号文件]）

## 十 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就饬令使达赖喇嘛继续倾心于俄国事致驻华公使璞科第（Покотилов Д. Д.）密电

1906年3月21日 [8日]

（密码电报）

为接收达赖喇嘛的使者面交最高教主的信件和带来的礼品，曾伏乞皇帝陛下约定私人接见堪布阿旺·德尔智。

陛下感谢德尔智代表达赖喇嘛表示的感情，表示愿尽能力和财力给予西藏援助，他（德尔智）作为受到皇上特别信任，并熟悉帝国政府在各方面的计划和意图之人，要使他注意必须按照您的建议和指示行事。

当然，在与达赖喇嘛的来往中，您能够利用上述接见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使达赖喇嘛更加倾心于俄国，对我们的利益有利。

尼古拉二世在电报稿上亲笔批示：“同意。”1906年3月21日 [8日]，于皇村（Царское Село）。

<sup>①</sup> 因对日作战且已战败，俄国实已不可能给予西藏充分的帮助。对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一事，沙皇政府只能在外交上做出反应。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51张及背面，系原件。

（密码电报）（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53 [《俄国与西藏》，第53号文件]）

## 十一 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Извольский）奏章：关于接到阿旺·德尔智转交的达赖喇嘛致尼古拉二世的感谢信和礼品事

1906年11月30日 [17日]

达赖喇嘛的使者堪布阿旺·德尔智从外贝加尔来到圣彼得堡，向外交部递交了最高教主致皇上的感谢信和给皇帝陛下、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Александра Федоровна）陛下以及给继承人采萨列维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Цесаревич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的礼品，并附了礼单。

在向皇上报告上述情况之同时，冒昧呈上给皇帝陛下的感谢信和上述礼品。

伊兹沃尔斯基

1906年11月30日 [17日] 于彼得堡

信纸上标明的符号表明，此件业经沙皇御览。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163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63 [《俄国与西藏》，第63号文件]）

## 十二 达赖喇嘛赠送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和继承人阿列克谢的礼单

给皇帝陛下的礼品如下：

- 一、写在绢上的感谢信一封。
- 二、铜镀金佛像一尊，哈达一方。



三、黄教创始人博克达宗喀巴<sup>①</sup>画像十幅。

四、西藏黄金三包，重十五两。

五、西藏蜡烛四支。

给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陛下的礼品有：

哈达一方、丝绸衣料五块和毯鲁三匹（3 дордуна）。

给【皇位】继承人采萨列维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殿下下的礼品有：

无量寿佛（Аюши）佛像1尊、哈达一方、银质八辐金轮一个。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164张及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64 [《俄国与西藏》，第64号文件]）

### 十三 阿旺·德尔智为俄国同蒙古、西藏建立更密切之关系事致俄国外交部秘密报告

1907年12月3日 [11月20日]

圣彼得堡

在边疆地区只有当邻国同我们结成持久而友好的亲密关系，尤其在工商和文化教育方面同我们密切往来，边疆地区之和平才能得到保障。我所说的边疆地区是指中国边境地区，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一则，俄日战争，再则，中国改革运动<sup>②</sup>，三则，俄英关于西藏、阿富汗和波斯的协约，已给俄国造成新的、极为严峻的环境。问题在于目前和将来俄国对亚洲大陆的影响。因当时日本人正在蒙古<sup>③</sup>各地活动，千方百计诋毁俄国的声誉，激起对俄国的不信任，故对这一问题不得不予以考虑。中国方

① 博克达宗喀巴（1357~1419）：藏传佛教格鲁派（黄帽派）创始人，他使喇嘛教成为佛教一个特殊的派别。1409年甘丹寺落成，该寺制定了复杂的宗教等级制度。宗喀巴被尊为圣者，供奉在喇嘛教圣贤祠。

② 中国的改革运动，指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自由主义者（立宪派）在中国发起的政治运动，主张召开国会，在国内推行君主立宪制。

③ 指内蒙古。根据1907年《俄日密约》，内蒙古属日本势力范围；北蒙古（喀尔喀）属沙俄势力范围。



面也在采取一些殖边和（使蒙古<sup>①</sup>）汉化的措施。英国所处的环境比俄国好得多，当然，英国在西藏不会袖手旁观。所有这些情况汇聚起来，使我深感不安。

必须使俄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正确提出亚洲大陆的政策方面，必须根据新的力量对比和各地的现实需要，采取相应步骤，加强对蒙、藏的影响。应当在文化、经济方面和平征服蒙、藏。只有当蒙、藏感到文化、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使他们紧密联结在一起，才能得到持久和平，俄国将在蒙、藏生活中发挥早应发挥的作用。因俄国在【西起】突厥斯坦的异族，【东】至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的整个漫长中国边境地区，拥有民族习俗、物质经济和宗教文化方面的中间环节，故俄国在文化、经济方面进行征服并不特别困难。俄国应当利用这些环节达到其政治目的。为了和平征服蒙、藏，俄国应采取的最正确、最有效的措施可能有两类。

一类：在蒙、藏发展俄国和当地（民族）工商业。

另一类：在蒙古人、藏人中推行健康的文化教育，切勿强行压制他们民族、宗教和生活方式的特点，俄国应在各方面作蒙古人、藏人永久的好朋友、老师和庇护者，保护他们免遭中国、日本和英国的剥削和奴役。

照我们的看法，俄国在蒙、藏的活动实际上应大致归纳如下：

政府应鼓励工商界人士个人的主动性，其活动方式应符合最高领导的政策意图。鼓励可以是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

政府应当协助建立这种私人的商工商行，其经营活动可通过牢固的网络将整个蒙、藏囊括进来。恰克图或库伦可作为这种商行的中心。在蒙、藏、中、俄<sup>②</sup>各地还应建立商行的分行。

在蒙、藏的分行应分散建在各地，彼此密切联系，按地区联合，使其组成紧密的网络。在喀尔喀（Халха）可建立 15 个分行，在苏尼特、乌珠穆沁、阿巴哈纳尔、科尔沁<sup>③</sup>等部可建立 10 个分行，在阿拉善、塔尔寺、

① 1902~1910年，汉人加紧开垦内蒙古土地，有数十万汉人迁往内蒙古。

② 蒙古和西藏本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之一部分，而阿旺·德尔智却把蒙古和西藏与中国和俄国等同起来，充分反映了沙俄扩张主义者的观点和兼并我国领土蒙古、西藏的图谋。——编译者

③ 乌珠穆沁部（удземчины [уцземчины]）、阿巴哈纳尔部（абганары）、科尔沁部（харачины）属内蒙古的蒙古族部落。



拉卜楞、拉萨、扎什伦布、那曲以及柴达木和青海各建一个分行。在俄国应在莫斯科、华沙<sup>①</sup>、伊尔库茨克（Иркутск）建立分行，在中国应在北京、上海、汉口建立分行。

蒙古人、藏人、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及其公司、寺院、兀鲁思、旗和其他法人，不论股份多少，均可以股东身份加入商行。每个股东可按投资金额享用贷款，并按投资比例分红。

商行应把所有商人、企业主和在蒙古及中国工作的俄国臣民团结起来，倘若他们只是愿意沿着预定的路线前进，倘若他们的行为危害最高领导的政策利益，则通过竞争把他们排挤出去。

并非任何工商活动都能使藏人和蒙古人对俄国产生好感。对居民过分剥削，“榨尽血汗”，而不给当地带来任何益处，只能使居民拿起武器。故应采取措施，提高当地人经营管理方式和精神文化水平。与中国、英国和日本实行的残酷“榨尽”当地人“血汗”的政策相反，（俄国通过）商行应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为蒙古、藏民大众谋利益。

不容许鄙视当地人，尤其不容许恣意妄为欺负当地人。很遗憾，收购蒙古牲畜和原料的俄国人有时竟这么干。不容许工商业者为追逐利润而出售劣质商品，不容许他们利用当地人的信任蒙骗他们；不容许他们在饥荒、瘟疫流行的困难时期，像中国人在蒙古那样，向穷人放高利贷。

政府应当特别支持当地人发展工业，促使百姓致富，比如，帮助他们开办皮革厂、毛纺厂、矿业等。政府应当给予经常、有计划的援助，抵御贫困、饥荒和疾病等。为此目的，可发放小额贷款，修建粮草仓库；改善畜牧业、种植业和手工业经营方式，改良黄油、牛奶等加工；设立医生、医士医疗点，组织种痘员、医生和兽医到各地巡诊。

政府还应当保护当地居民免遭抢劫，比如在青海地区，为此目的，应在盗匪出没之地设立异族哥萨克潜伏哨。

工商企业与文化教育当务之急应当并举。

首先应当开办普通教育的学校（或与现有的学校相适应的学校），蒙古人、藏人的孩子和俄罗斯人、布里亚特人的孩子可在一起学习。在边界

<sup>①</sup> 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重新瓜分了波兰，在华沙公国大部分疆土上成立了波兰王国，划归了俄国，因此，华沙当年属于俄国。——编译者



附近的任何地方，比如在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开办这种学校最方便。在学生熟练掌握俄语之前，可用蒙古语教学。俄语、蒙古语、藏语、汉语和英语均应列入教学大纲。根据学生的选择，可开设他们所属民族的历史和文学课，以及学佛【教经典】（учение Будды）。普通教育的大纲应相当广泛。与设立普通教育的学校之同时，还应开办矿业、工业、师范等专科学校。要及时培训俄国臣民中可在蒙、藏办学的师资，这一点尤为重要。为此目的，可在赤塔、伊尔库茨克开办教师进修班，扩大招生计划，使布里亚特、蒙、藏等异族人进入进修班学习。在库伦、在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等地，开办短期或长期普通教育和师范专修班。

在办学之同时，还应广泛地提出蒙古文、藏文出版问题。出版物应价格低廉，内容有趣。日本人在这方面已开始工作，出版了蒙古文算术课本、文选等。

通过这些文化教育措施，可逐渐使蒙古人和藏人把俄国看作健康文化教育的源泉，看作自己思想的源泉。

不过，为贯彻拟定的政策，必须有计划、有意识地工作。政府的意图可通过鼓励个人进取精神和发挥政府本身的主动性贯彻执行。

顺便指出，要使预定实行的措施取得成效，其实取决于对当地生活条件、文化水平、社会制度等作很好的、切实的研究。故政府应当鼓励和关心研究有关蒙、藏的一切详细情况，尤其要注意当地人经济、法制和文化方面的情况。为了同当地建立联系和随时了解情况，政府应在各地雇用精明强干、绝对忠于俄国的代理人，并要他们宣誓效忠。这些代理人应统一在政府指定的人员周围，总之，要遵守政府的一般和特殊训令。<sup>①</sup>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北京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364，第254～第256张及其背面，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70 [《俄国与西藏》，第70号文件]）

<sup>①</sup> 阿·德尔智的报告引起沙皇政府极大关注。沙皇政府在北蒙古（喀尔喀）实施了阿·德尔智的部分建议，但他关于西藏的任何一项建议未能实施，因为根据1907年《英俄协定》，在西藏的任何举措唯有经俄英双方同意方可实施。



## 十四 俄国大臣会议关于向达赖喇嘛提供借款事特别议事录

1908年12月15日 [2日]

机密

皇帝陛下亲笔批示：“同意。”1909年1月4日 [1908年12月22日]，于皇村。

大臣会议主席，御前大臣斯托雷平（Столыпин）签字证明本文件有效无误，大臣会议办公室副主任确认本特别议事录准确无误。

### 大臣会议特别议事录

帝国政府关于由华俄道胜银行<sup>①</sup>向达赖喇嘛提供追加贷款的担保。

1908年8月23日 [10日] 皇上批准了大臣会议决定，该决定责令财政大臣以俄国政府名义担保全额支付贷款白银11万两，由华俄道胜银行交付达赖喇嘛，供他前往北京之用。现今，佛教最高教主又提出由俄国政府担保，由上述银行向他追加贷款白银14万两，或哪怕至少4万两也好。外交大臣认为最好满足达赖喇嘛这最后一次请求，同财政大臣洽商后，业将此事提交大臣会议审议；当时皇室侍从长伊兹沃尔斯基说明，达赖喇嘛收到11万两白银后，已于【俄历】9月抵达北京。达赖喇嘛始终遵照我国驻华公使之忠告，同中国【清朝】政府进行商谈，这再次证明他同俄国政府之友好关系，并期望在必要时俄国在道义上将给予支持。上述情况以及达赖喇嘛按照我国驻华代表<sup>②</sup>之坚决要求表示愿返回西藏，促使我们按照外交大臣之意见向达赖喇嘛提供其所请贷款，以供他在离开北京前和返回拉萨途中发放布施之用。

① 华俄道胜银行（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й банк）：帝俄和法国资本对旧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1895年成立。次年迫使清政府从俄、法借款中拨500万两作投资，以便在中俄合办名义下，进行侵略。总行设在彼得堡，在华分行设在北京、上海、营口、哈尔滨、吉林等地。该行在旧中国发行纸币，参加对华贷款的帝国主义银行团，并取得中东铁路修筑权。1900年和沙俄另一家有法国资本投资的北方银行合并，改称“Русско - Азиатский Банк”（俄亚银行），中文名称未改。十月革命后，在俄总行为苏维埃政府收归国有，该行即以巴黎分行为总行。1926年巴黎总行因外汇投机清理，在华分行跟着倒闭。——编者

② 俄国驻华代表：指驻华公使廓索维慈。



大臣会议讨论了上述呈文，同意外交大臣对此事所做上述解释，在担保由华俄道胜银行向达赖喇嘛提供追加贷款方面，也未遇到阻碍，但追加贷款金额不得超过白银4万两。

故此，大臣会议认为：

应责令财政大臣以俄国政府名义担保全额支付追加贷款白银4万两，由华俄道胜银行交付达赖喇嘛，拨付此项贷款条件按照财政大臣最近指示确定。

大臣会议谨将这一意见恭呈皇帝陛下圣鉴。

议事录原件由大臣会议主席和成员签署，大臣会议办公室副主任副署。

大臣会议办公厅处长确认：此件与原本对照无误。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10，第317~318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72 [《俄国与西藏》，第72号文件])

## 十五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就达赖喇嘛将离开北京请求给予他金钱帮助、达赖喇嘛在北京之活动、清廷拟在西藏进行改革事等致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秘密报告

1908年12月23日 [10日]

达赖喇嘛关心与北京新政府<sup>①</sup>交好，这对他至关重要。他表示愿为北京新政府举行隆重的祈祷。祈祷在雍和宫举行，在北京的所有喇嘛都参加了。为了对他们表示感谢，按照达赖喇嘛旨意，向他们送了哈达、丝绸和募集的钱；给他的亲信西藏堪布喇嘛和沙弥们发了2000两白银，给常驻京城的蒙古喇嘛每人发了3个月生活费。

看来达赖喇嘛在拖延从北京起程，他给我的亲笔信中说，他未能起程

<sup>①</sup> 似指光绪和慈禧太后于1908年11月驾崩后，3岁的溥仪即位，其父醇亲王载沣出任摄政王，代为处理清政府政务。——编译者



是因为缺钱。他在蒙古和塔尔寺<sup>①</sup>募集的相当多的钱已运往西藏，现已运到离拉萨不远的那曲。虽说日本人似乎愿给予他金钱上的帮助，但他并不想向任何别人借钱，他担心把银子汇到北京，会激起他周围的汉人的贪欲，这些汉人对最高教主的吝啬感到气愤，最高教主在努力张罗新贷款。我于11月28日[15日]、12月5日[11月22日]和12月10日[11月27日]曾就此事致电烦劳阁下。达赖喇嘛根据自己估算，请求给他贷款白银25万两，拟以其中的11万两清偿迄今尚未偿还的8月贷款本息，拟将5万两汇往彼得堡，用于修建佛教寺院，其余8万~9万两拟用作前往北京的盘缠和购买告别时送的礼品。我建议将这笔贷款作为华俄道胜银行纯商业贷款，华俄道胜银行却想以西藏国库进款作担保，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种担保违反1907年英俄协定，还考虑到北京不止一次请求未经【中国】同意不得向中国藩王（вассальные князья）贷款。鉴于外贝加尔喇嘛庙的担保不能保障贷款，达赖喇嘛向我提交了他亲笔保证书，以他个人财产作为此项贷款担保，并郑重表示，他将无条件履行自己的承诺。

摄政王<sup>②</sup>正忙于祭祀和准备把博格达汗遗体<sup>③</sup>运往安放的庙宇，但在大臣张之洞（Чжан - чжи - дун）<sup>④</sup>和世续（Ши - суюй）<sup>⑤</sup>的影响下，对达赖喇嘛的奏折做出回应（该奏折已随我11月26日[13日]第108号报告呈报阁下）。达赖喇嘛援引先例，请求按照旧制赋予【直接】呈奏藏事之权，已授命理藩部查明上述先例。北京冬天空气干燥，对达赖喇嘛及其亲信健康有害。最高教主决定不再推迟起程。他毫不迟疑地请求向皇上和摄政王辞行，但因宫廷正在治丧，拒绝了他的请求。政府也认为不便为他们饯行，但责令向达赖喇嘛提供6万两，购买礼品和用作盘缠。

① 1908年9月，达赖喇嘛奉清政府之命自塔尔寺前往北京。

② 摄政王：指醇亲王（载沣）。1908年11月，被废黜的光绪帝（Гуансюй）（载湉 [Цай Тянь]）和中国实际统治者慈禧（Цыси）几乎同时驾崩。醇亲王之子3岁的溥仪（Пу И）[帝号宣统（Сюаньтун）]即位。皇帝年幼，由其父醇亲王摄政。

③ 博格达汗的遗体，即载湉 [光绪帝] 的遗体。

④ 张之洞（1837~1909）：中国清朝封疆大吏。1888~1909年任两广总督，1889~1907年任湖广总督，1907年任军机大臣，在两广总督任内曾进行适度的资本主义改革。

⑤ 世续：军机大臣。



12月初，御令领侍卫内大臣蒙古王爷博迪苏（Бодису）<sup>①</sup>护送达赖喇嘛到保定府，并责令各省督抚及都统，在达赖喇嘛途经各省时，派高级军政官员护送并予以协助。

关于直接呈奏一事，达赖喇嘛虽未取得任何重大结果，但已获准将堪布喇嘛派往北京作为常驻代表，并重申有权认为黄寺及所属全部建筑为他的个人财产。此项权力早在五世达赖喇嘛<sup>②</sup>出访北京时就属于达赖喇嘛，但久而久之，已被完全忘却。达赖喇嘛打算在寺内办一所传习所，自己回拉萨后，派5名藏族少年前往学习汉语。西藏地方政府有一名藏族官员留下，他手下还有一位蒙古喇嘛罗布藏巴利珠尔（Лубсан Бальчжур），他生于土谢图<sup>③</sup>，曾长期住在西藏，汉语功底深厚。将来要从拉萨派一位经验丰富、有功绩的堪布喇嘛，并将上述藏族少年随身带往北京。达赖喇嘛责成其驻京代表注意与西藏相关的一切事务，并努力与政府中枢建立一些联系。达赖喇嘛从一开始就期望把数名藏人派往俄国，但因没有余钱，近来这一打算已暂行搁置。

达赖喇嘛于12月19日[6日]这一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派两位堪布喇嘛前来公使馆，献了哈达，并交我一封致皇帝陛下的贺信，此事我已荣幸电告。

12月21日[8日]上午8时，达赖喇嘛在隆重气氛中从北京起程。京汉路火车站装点得同来北京时一样，这里聚集着欢送达赖喇嘛的理藩部右侍郎达寿（Да-шуо）、外务部左参议张荫棠（Чжан-инь-тан）和护送至保定府的博迪苏王爷。现在达赖喇嘛出发直奔塔尔寺，等候北京为他刻制的金印送到那里，并接受近来赏赐的追加封号。由于大批随员行动，要花许多时间，大概只求明年5月抵达拉萨。在这里达赖喇嘛约有200人，在塔尔寺他身边的亲信也几乎有200人。

几乎与达赖喇嘛出发同时，禁卫军军官也出发前往西藏，派他们颁布皇帝登基诏书，分配赏赐的款项，用于为死者举行安魂祈祷仪式、举行“熬茶”仪式，请拉萨周边地区最主要寺庙的喇嘛喝茶。

① 博迪苏：内蒙古王公，常驻北京，担任国家各种要职。

②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Агьян Лубсан Чжанцо）（1617-1682）。

③ “生于土谢图”，即生于喀尔喀土谢图汗部。



在至尊身边供职的大参宁堪布拉然巴阿旺·德尔智，由于对俄国利益的忠诚，并在我们【俄国】与达赖喇嘛之间斡旋，自然难以避开中国人的注意，有理由担心中国人追捕，在达赖喇嘛动身那天，他也急忙离开北京前往俄国。顺便指出，德尔智在北京逗留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监视其一举一动，东京各报详细报道了他拜访俄国公使馆的情况。德尔智向我报告说，总之，达赖喇嘛对在北京逗留不满意，他期望的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和另一种接待。德尔智随身带来了达赖喇嘛给皇帝陛下的珍贵礼物。一位年轻的喇嘛藏医也随同德尔智去了俄国，他打算在圣彼得堡研究医学。

关于给达赖喇嘛的最后一笔贷款4万两，我已荣幸地报告阁下，因至今未接到财政部指示，尚未支付，给非常期望我们财政支持的最高教主留下不快印象。因此，达赖喇嘛的债务为11万两加上利息，他允诺1年内以部分捐款如数偿清，这部分捐款在蒙古王公捐款数目之中，将经加尔各答汇去。

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和在蒙古居留，自然引起了清廷对西藏地方的密切关注，其表现为已在西藏采取一些措施，诸如，理藩部和陆军部已着手对蒙古、西藏和青海进行认真拍摄以便绘制地图；对连接西藏的铁路线和与西藏通邮问题进行了最认真的讨论。根据御令已着手在四川省组建军队两镇，并将强大的驻防军调往巴塘（Батанг）和理塘（Литан）<sup>①</sup>，再次提出了任命张荫棠为外务部左参议问题，讨论了驻藏大臣下设交涉局问题。最后，对西藏而言，任命温宗尧（Вень - цзаун - яо）为【驻藏】帮办大臣，证明中国治藏已进入新阶段……（省略处字迹不清——原编者）。他于11月中旬经加尔各答和大吉岭前往西藏，在春丕谷北部离班禅额尔德尼（Баньчэнь Эрдэни）<sup>②</sup>驻锡地日喀则不太远的江孜为英商开埠。

虽说达赖喇嘛有一定生活阅历，但在4年漂泊期间依然不开化，他要同日益迫近的中、英影响进行斗争，看来，他无助，又力所不及，大概不久的未来将决定他的命运。

① 巴塘和理塘是西藏东部（康区）的城市。

②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Панчен）喇嘛。

谨表深深的敬意和赤诚。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10，第299~301张及其背面。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73 [《俄国与西藏》，第73号文件])

十六 俄驻华代办世清就达赖喇嘛使者带给其驻京代表（喇嘛）的信件并请将该信内容转告俄公使馆事致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紧急报告、使者口头告知世清达赖喇嘛现在英属印度，他不信任英国人，请求沙皇政府将一位代理人派往他的身边，以及清朝在西藏进行改革之情况

1910年7月18日 [5日]

数日前达赖喇嘛的使者从大吉岭来到北京，给达赖喇嘛驻京代表堪布喇嘛嘉仓（Цзян - цань）和洛桑（Лосан）带来一封信，责令他们将该信内容转告俄国公使馆；此外，还责令使者口头告知公使馆，达赖喇嘛现住英国人提供的住所，受到英国人极严密的监视，与外界一切联系几乎断绝。同时，英国人对达赖喇嘛极为客气，他们表示，他若希望同清政府（原文为：中国 Китай）联系，愿予协助。达赖喇嘛对英国人这一表示并不相信，而希望得到俄国的建议，帝国政府若有何指示，他请求把可信赖之人派往大吉岭。

我对上述转告既未做形式上，也未做实质性，即未做任何答复。

我认为有责任把公使馆收到的达赖喇嘛信件内容转述的中译文，随本紧急报告呈最尊敬的阁下裁决。该文件历数了最高教主出逃前发生的事件，目前只有引起人们回顾往事的兴趣。对清朝官员和入藏清军的责难是否属实，当然，难以查证。无论如何，事件证明，有才干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发起在这一边疆地区开始实行强力政策，始终以中国人所掌握的经费为转移。当地所有举措均按上述官员直接指示，值得特别注意。

近来北京传播消息说，似乎政府拟在西藏进行各种改革，经查，原来因缺乏经费来源，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或本应采取的措施也已推迟。更为





严重者，日内有消息说，陆军部下令将驻扎成都府<sup>①</sup>的第33混成协改编为陆军<sup>②</sup>一个镇，从其他来源可以判明，赵尔巽从盐茶税务款中征集到改编军队所需经费。

至于清军在西藏的部署情况，据近来所得情报，无论军队人数（约3000人），还是部署地点（察木多至拉萨一线），均无变化。

谨表深深的敬意和赤诚！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109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3 [《俄国与西藏》，第93号文件]）

## 十七 谢尔巴茨科依（Щербатской Ф. И.）教授就俄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有必要建立直接关系事致俄国外交部呈文

1911年3月<sup>③</sup>

目前达赖喇嘛驻蹕英国领土大吉岭。倘有关国家不做任何努力使他返回拉萨，则很难预料这种情况短期内会发生变化。清政府从西藏完全脱身和以其他人士取代达赖喇嘛的企图受挫。故现在清政府正通过自己的代表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允诺，他的地位将不会有任何改变，即西藏自治（автономия）将受到尊重。达赖提出了自己的返回条件：在他的身边有俄、英两国派驻的代表，可把他们称作领事、宗教事务代表、旅行者、学者，或别的称谓。他公正地认为，在他身边只要有俄、英两国派驻的代表，清政府就不会对他采取明显的控制手段，这样，他本人的人身安全将得到某种程度的保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达赖喇嘛未曾接到印度政府任何明确答复，于是表示希望前往伦敦，并从伦敦前往圣彼得堡，亲自请求援助。很遗憾，我们与达赖喇嘛并无任何直接联系，邮电和电信也受到严格检查，不可能通过

① 成都府：即成都，当时四川省行政中心。

② 陆军：中国按照外国模式重新组建的军队。

③ 系俄历。



这一途径同他建立任何联系。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Арсеньев Б. К.）未接到任何训令，避讳与达赖喇嘛进行任何联系。他在接到训令之前，甚至不愿接见前来谈判的官员。然而我在大吉岭的一个月内，我本人同他的联系是完全自由的。我的这一事例证明：在目前英、俄关系的状况下，英国人并未给俄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建立正常关系（правильные сношения）设置任何难以克服的障碍。

是的，像荣赫鹏（Янгхазбенд Ф.）将军这样有声望的政治家公然要求英、俄两国联合起来共同支持达赖喇嘛，他的这种意见在英国政府内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由于种种原因，俄国在这方面未能完全尽职，这并非所愿。首先，英国人以此为由，在同达赖喇嘛的谈判中表示，他们之所以不可能为达赖喇嘛做任何事情，似乎是因为俄国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援引了英俄协定的一个条款。根据该条款，双方应相互承诺不向西藏派遣任何考察团。对此，达赖喇嘛答称，他知道有这样一个条款，但去年8月已到有效期。<sup>①</sup>

其次，近年来发生的事件证明，达赖喇嘛不仅在西藏，而且在蒙古，尤其在和外贝加尔毗邻的喀尔喀，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而我国方面却完全忽视达赖喇嘛，或只是偶尔从旅行者那里获取情报也未必被允许。

最后，事件无疑证明，像东蒙古一样，达赖喇嘛也是我们的追随者。他在那里的威信特别高，迄今东蒙古依然向往俄国，近来发生的事件也未使这种向往有丝毫削弱，而西蒙古和西南蒙古则不然。鉴于我们与中华帝国之间日后很可能发生冲突<sup>②</sup>，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种情感。倘达赖喇嘛真的来到彼得堡，在精神方面得到我们支持，从俄国返回西藏，则必将加强我们在这一地方的威信。

鉴于上述情形，显然应尽快结束我们对达赖喇嘛的命运和意图毫无所知的情况。

目前各方面都在组建赴西藏科学考察团。

① 当时达赖喇嘛犯了一个错误，对1907年《英俄协定》的任何一个条款均未做任何时间限制。要修改协定的某一条款，或以新的条款加以补充，只有经英俄双方同意才行。

② 在辛亥革命前夕，在中国社会和政府人士中有这样一种意见：由于实行了新政（建立新军、加紧铁路建设等），中国的力量加强了，随着时间之推移，中国可能对俄国构成军事威胁。



完全赞同组建途经大吉岭的俄国科学考察团，并期望在英国政府协助下，该考察团能为与达赖喇嘛建立正常关系打下基础。

谢尔巴茨科伊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230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9 [《俄国与西藏》，第99号文件]）

## 第三部分 关于英军第二次侵藏

1895年英、俄瓜分中国帕米尔之后，英国一些人士鼓吹吞并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这种形势，采纳了德尔智的投俄拒英路线，派他频频前往沙俄求援，沙俄欲借此机会同西藏当局建立“正常关系”，向西藏伸张势力。这令以英印总督寇松为首的强硬派万分担忧。他主张，阻止俄国的唯一方式是英国要提前行动，于是，英军自1903年5月开始紧锣密鼓备战，同年12月，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意在迫使中国西藏当局开放边界、正常通商、接受英国在西藏设立常驻马团。战争中英军血腥屠杀西藏同胞，犯下滔天罪行。

### 一 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就俄国政府无意对西藏采取任何侵略行动事致驻华公使雷萨尔（Лессар П. М.）电

1902年9月17日 [4日]

您可向清政府做最明确的保证，除去年接待过以达赖喇嘛名义来彼得堡向皇上致意的藏人代表团外，俄、藏并未建立任何关系。

故英国人所言俄国人对西藏有侵略意图，纯属捏造。已飭克列姆（Клемм В. О.）<sup>①</sup> 核实您所得情报。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6张。系原件。

<sup>①</sup> 克列姆：1900~1906年，任俄国驻孟买领事。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4 [《俄国与西藏》，第4号文件])

## 二 俄国驻孟买领事克列姆就英印政府目下无意对西藏采取断然行动事致外交部第一司司长加尔特维格 (Гартви́г Н.) 秘密报告

1903年5月1日 [4月18日]

我在加尔各答的代理人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 报称，近来加尔各答一直传说，印度政府打算对西藏采取断然行动，以对抗俄国占领满洲<sup>①</sup>，为此，军队正向锡金推进。我认为，这是一场虚惊，派兵，特别是派工兵，只是为了修筑从大吉岭到西藏边界的车道，以弥补工人之不足，官方报道了此事。

不过，应当指出，印度政府严禁将适于制造武器枪弹的铁、钢和一切金属运入西藏，并禁止外国人进入锡金。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27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5 [《俄国与西藏》，第5号文件])

## 三 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就驳斥俄国人出现在西藏的传闻事致驻华公使雷萨尔密电

1903年7月16日 [3日]

(密码电报)

俄国人出现在西藏的传闻在周期性传播，这一传闻毫无根据，显然来源于英国。您应坚决、断然向庆 (Цин)<sup>②</sup> 亲王澄清这一问题，并向他指出，【英国人】施用这一诡计，是要把中国人的注意力从他们在西藏暗中

① 俄国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盛行时期出兵满洲，1905年撤出。

② 庆亲王 (奕劻)：时任中国外务部总理大臣。

实施的计划引开，我们已从孟买获得有关此项计划的可靠情报。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402，第30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6 [《俄国与西藏》，第6号文件])

#### 四 俄国驻孟买领事克列姆就英国人准备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事致俄国外交部密电

1903年10月30日 [17日]

看来，同西藏谈判的英国使团迄今尚未就任何解决办法达成一致，已被召回西姆拉（Симла）述职并接受新的指示。看来，印度政府打算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正向西藏边境加紧运送给养和弹药，且已开始并在加紧修筑一条铁路，以孟加拉—杜阿尔铁路终点站巴格拉（Багра）为起点，通向锡金帕东（Падонг）、沿梯斯塔（Тиста）河谷通向路面不坚实的弯道处。除边境原有驻军外，目前尚未听说向边境调兵。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402，第35张a。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7 [《俄国与西藏》，第7号文件])

#### 五 俄国驻孟买领事克列姆就英印政府打算出兵西藏事致外交部第一司司长加尔特维格秘密报告

1903年11月2日 [10月20日]

据我掌握的情报，今年6月英国使团奉命前往西藏边境，就建立印藏正常商务关系并解决某些问题同中国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举行谈判，但因西藏【地方】当局方面无休止地拖延，迄今使团尚未能着手履行所肩负之使命。但使团完全没有虚度时光，利用这几个月时间对边境地区和毗邻的西藏领土进行了详细测绘，这是可能的。同时，军队在加紧修筑沿梯斯塔河谷通向西藏边境的车道，因部分地段的车道不断被滂沱大雨大段大



段地冲毁，尚未完全竣工。

据最新消息，使团团团长荣赫鹏（Иенгхезбэнд）少校已从甘坝宗（Камба - Джонг）被召回西姆拉向副总督报告事态，并接受新的指令。倘不久前我私下得知的消息可信，则新的指示将是决定性的。据说，倘需要动武，将饬荣赫鹏占领边境上一切有争议的地方，继而以足够强大的兵力向西藏腹地挺进，他在未遇到白白等待的达赖喇嘛的代表以前，将直指拉萨。

若不是报界几乎同时刊登两条重要消息：军需部门正沿梯斯塔河谷加紧向西藏边境运送给养和弹药；业已开始并在加紧修筑一条铁路，以孟加拉—杜阿尔铁路（Бенгало - Дуар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终点站巴格拉科特（Багракот）为起点，通向锡金帕东，通向上面提到的路面不坚实的弯道处，我会怀疑上述最新消息是否可靠。

孟加拉—杜阿尔铁路几乎与大吉岭铁路并行，位于大吉岭铁路东边（附地图一张<sup>①</sup>）。至于帕东，在我手边任何一张地图，甚至在尼泊尔、锡金和不丹（Бутан）地图上，均未找到这个地方。它不可能是蓬东（Понтонг），因为后者位于梯斯塔河西边的一条支流上，显然，有条路由此河向东行。这个小地方很可能就是锡金北部的亚东（Ятонг）。像查明新线路总的方向一样，我已采取措施查明这一问题。

无论如何，加紧修筑铁路花了不少时间，这条铁路日后定将发挥一定作用。况且远征西藏的规模不大，无须调动大批军队、调运给养等。但修筑铁路表明，印度政府不顾困难，要着重研究通过军事商务铁路把印藏连接起来的问题。的确，我还获悉，由于种种原因，认为阿萨姆邦路线（从萨地亚 [Седия] 沿布拉马普特拉河 [Брамапутра]）不适当。将来在阿萨姆邦只能着手修筑从萨地亚沿布拉马洪德（Брамахунд）支流河谷经利马 [Рима] 至西藏东部巴塘（Батан）的商路。

谨向您报告上述情况，以补充我 10 月 30 日 [17 日] 密电，我认为有责任补充说明一点，迄今尚无军队调往西藏边境的任何消息。不过，调兵也许在秘密进行，无论如何，这不需很多时间，为补充英国使团卫队中步兵之不足，大概只派骑兵中队，或许派一个山炮连。

① 编者未见到这张地图。



谨表深深的敬意和赤诚。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35张及其背面、第36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8 [《俄国与西藏》，第8号文件])

## 六 俄国驻孟买领事克列姆就英印政府决定进军西藏事致外交部第一司司长加尔特维格秘密报告

1903年11月6日 [10月24日]

尊敬的司长：

11月2日 [10月20日] 我第38号秘密报告已随最近的法兰西邮班寄出，我有幸在该秘密报告中所提行将远征西藏的传闻已立即得到证实。公历11月3日西姆拉来电十分明确地表示，只要伦敦内阁同意，英印政府决定远征西藏。在远征西藏的部队中有工兵第23团、第32团和一个工兵连。该工兵连不久前修筑的沿梯斯塔河谷经锡金甚至西藏部分领土直至甘坝宗的车道刚刚竣工。迄今英国使团仍在甘坝宗白白等候中国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的到来。晚些时候又获悉，在远征部队中还包括一个山炮团、一个紧急组建的野战医院，可能还有一个步兵团。责令麦克唐纳(Макдональд)指挥全部军队，为便于同使团联系，还架设了到甘坝宗的电报线。

评论上述电报的文章说，之所以必须进军【西藏】，是因西藏地方当局顽固不化，还因早就向达赖喇嘛政府示好的俄国向西藏扩展影响之危险性。

虽未言明进军之最终目的，但印度政府显然打算迫使西藏接受在拉萨设常驻英国驻扎官。印度政府决定在困难的冬季进军【西藏】，说明事态之紧迫性，但在沿梯斯塔河的道路竣工以前，可能还未下定决心发动进攻。今天西姆拉来电证实，尚有待英国政府的同意。这表明荣赫鹏还在西姆拉，下星期以前不会前往边界。谨报告上述情况，以补充我11月5日 [10月23日] 电。



很荣幸成为阁下卑贱的奴仆，谨向司长先生，致以崇高敬意！<sup>①</sup>

克列姆（签字）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37张及其背面。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 [《俄国与西藏》，第9号文件]）

### 七 俄国驻孟买领事克列姆就英印总督寇松（Керзон Дж）<sup>②</sup>打算以英印军队占领春丕谷（Чумби）继而进军江孜（Цзянцзы）和拉萨事致外交部第一司司长加尔特维格秘密报告

1903年11月27日 [14日]

看来，来自西藏边境的最新消息表明，寇松对西藏黩武的意图并未得到伦敦特别嘉许。现在风闻英印军队开进西藏之时间已推迟到12月底，目下只占领春丕谷，下一步将进军江孜。如有必要，再从江孜进军拉萨，但无论如何不会早于明年春天。还有消息说，受命指挥远征军的麦克唐纳上校还在大吉岭。不过，在北京的压力下，尼泊尔又拒绝给予帮助，很可能藏人已同英国委员开议，并将同意做出让步。

英印政府向西藏提出的正式要求依然可归结为：要西藏履行1890年【藏印】条约<sup>③</sup>，开放边界，正常通商，但根据一些指令，可有把握地说，这些要求实已大大超出条约范围。

看来，【英印政府】原则上已决定在西藏地方设立常驻使团，若不设在拉萨，则设在离拉萨144英里的大商埠江孜。使团卫队自然由强大的护

① 此句据法文“J'ai l'honneur d'être Monsieur le Directeur avec le plus profond respect. De Votre Excellence le très humble serviteur.”译出。——编者

② 寇松（1859~1925）：英国国务活动家。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1919~1924年，英国外交大臣。

③ 《藏印条约》：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公历1890年3月17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印度总督兰斯敦（Henry Charles Keith Lansdowne）在加尔各答签订。共八款。主要内容为：（1）规定哲孟雄（今锡金）归英国保护；（2）规定中国和哲孟雄的边界；（3）对于游牧问题、通商问题、交涉问题留待后议。英国借此条约侵占了哲孟雄，并向中国西藏地方伸展了侵略势力。——编者



送队组成。鉴于从锡金到西藏的各山口冬天有时被【大雪】完全封闭，使团会遇到危险，因此，最好把强大的军队派往位于春丕谷的边境集镇春丕，春丕距锡金北部格纳东（Гнатонг）要塞 20 英里，要途经高达 14389 英尺的只列普（Джелеп）山口。从春丕到江孜约 110 英里，要途经帕克里（或帕里宗）〔Пакри 或 Пари - Джонг〕要塞和唐古（Танг）山口，该山口虽高达 15700 英尺，据说不难通行。沿山口方向直至江孜一路比较平坦。至于集镇甘坝宗，离江孜虽比春丕近，但通向春丕的东基亚（Донкия）山口（高 19100 英尺）、坎格拉亚莫（Кангра - Ямо）山口（高 16000 英尺）、纳库（Наку）山口（高约 20000 英尺）和其他山口早已封闭，总之，有诸多不便，因此，不能充分保障驻扎那里的军队与锡金基地的联系。上述设想若能实现，当然，将立即着手修路，还可能经春丕与江孜通邮。

关于正在修筑的从孟加拉—杜阿尔铁路终点站巴格拉科特（Багракот）站起通往锡金的铁路，我在 11 月 2 日〔10 月 20 日〕第 38 号报告中业已谈及，但现在尚无更详细的消息。从本报告所附北孟加拉和锡金地图（比例尺为 1 厘米：8 英里）可以看出，以帕东命名的镇子位于锡金边界附近，将修一条新路到帕东镇（Педонг）。帕东镇有条十分方便的路直达格纳东，继而可达只列普山口、梯斯塔河谷路面不坚实的弯道处。

此外，现在所说的正在修筑的还有一条通向锡金，即从东孟加拉铁路西里古里（Силли - гури）车站至梯斯塔河西沃克峡谷（Ущелье Сивок）的铁路。

为了把铁路逐渐修到锡金，或许，继续修到西藏，是匆匆忙忙修筑军用窄轨铁路，或是修筑通常的宽轨铁路，政府尚未拿定主意。

尽管这两条铁路不长（如果我关于帕东的后一设想是正确的），但此间报界认为，它们毕竟可以缓解和加快军队调动，并将军队的储备食品运到拉萨，军队决不能指望在这个贫穷、人烟稀少的国家找到任何东西。

谨表深深的敬意和忠诚！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 37 张 a 至第 37 张 6。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0 [《俄国与西藏》，第10号文件])

## 八 中国驻英公使张德彝 (Чжан Дэси) 就英政府声明似乎俄正在西藏各要地构筑工事致【中国】外务部电<sup>①</sup>

1903年12月12日 [11月29日]

顷英政府向本公使发表声明称，目前俄正在西藏各要地构筑工事，意在阻止英向西藏渗透。鉴于此等消息尚未查明，已向英驻华代表查询。倘消息属实，要请外务部同俄公使在公正基础上会商，以免妄为。

兹将上述消息禀报大部。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43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1 [《俄国与西藏》，第11号文件])

## 九 俄国驻孟买领事克列姆就英印军队入侵西藏事致俄国外交部密电

1903年12月20日 [7日]

英印军队于【公历】12月13日进入西藏境内，未遇到抵抗。地方当局只提出了抗议。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52张a。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2 [《俄国与西藏》，第12号文件])

<sup>①</sup> 尚未查到中文原件，仅据俄文译出。——编者



十 俄国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 (Алексеев Е. И.)<sup>①</sup> 海军上将就建议对英国在中亚领地中某一要地施加影响以阻止英国占据西藏事致驻华公使雷萨尔密电

1903年12月24日 [11日]

(密码电报)

我不能同意12月15日 [2日] 来电援引的“英国之活动是对我们占领满洲之回应 (отголоск)”的观点。远在满洲问题产生之前,英国已开始试图将西藏纳入其政治势力范围,并试图继续奉行印度政府进攻性政策,故此英国将尼泊尔、不丹、缅甸、锡金和中亚领地接二连三置于其统治之下。根据【公历】1890年3月17日同中国签订的《锡金条约》<sup>②</sup>,英国已获取印、藏官员因公交涉和通商之权。倘我们不表示反对,如同把其他领地置于自己统治之下,英国亦将采取进一步行动,把西藏置于自己统治之下,是十分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与满洲问题毫无关系。毋庸置疑,倘当年我们不占领满洲,中国对侵占西藏就可能像现在这样消极,在恢复西藏现状 (Status quo) 方面,我们也许不会得到中国协助<sup>③</sup>,您在电报中谈及这一情况。只能在中亚领地<sup>④</sup>中某一较为敏感之地直接对英国施加影响,方可阻止英国侵占西藏——西伯利亚和宗主国信奉佛教的所有百姓在宗教方面所依附的地方。

该电已抄送彼得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402,第54~55张。系原件。

① 阿列克谢耶夫 (1843~1918): 1901年任侍从将军,1903年任海军上将。自1892年起,任海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自1899年起,任关东省总督兼太平洋海军司令;1900年参加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自1903年起,任尼古拉二世驻远东总督;日俄战争爆发后,自1904年2月至10月任远东陆海军总司令;1905年6月被解除了总督职务,被任命为俄罗斯帝国国务会议议员。

② 即指1890年3月17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的《藏印条约》。——编者

③ “毋庸置疑……得到中国协助。”一句据“Не подлежит сомнению, что и Китай отнесся бы к захвату Тибету так же пассивно, как теперь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бы мы не занимали Маньчжурии, и что тогда не встретили бы с его стороны этого содействия к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Status quo в Тибете”译出。——编者

④ 看来是指阿富汗和波斯。阿富汗在英国控制下,而波斯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3 [《俄国与西藏》，第13号文件])

## 十一 中国外务部就饬令同入侵西藏之英人举行谈判事致驻藏大臣有泰（Ю Тай）电<sup>①</sup>

1904年2月11日 [1月29日]

俄、英在西藏问题上之争执，应和平解决。所有情况尊处可向（前驻藏大臣）裕<sup>②</sup>大人了解。

目下我等已暂时阻止英人进军意图。

请选派争端伊始便了解情况之藏方代表（старшина），会同前往英人处妥商。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69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4 [《俄国与西藏》，第14号文件])

## 十二 俄国驻汉口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Островерхов А. Н.）就西藏人准备同英国人开战事致驻华公使雷萨尔密电

1904年2月14日 [1日]

拉布达诺夫（Рабданов Б.）<sup>③</sup>报称，翻译罗布藏（Лубсан）死在了打箭炉。尚未从拉萨德尔智那里得到任何消息。藏人仇视一切洋人，只对不欺压本国佛教臣民的俄国有好感。从西藏传来消息说，那里正在备战，购

① 尚未查到中文原件，仅据俄文译出。——编译者

② 指裕纲。——编译者

③ 在德尔智（1901年）第三次彼得堡之行后，俄国外交部讨论了同达赖喇嘛建立经常联系（постоянная связь）的问题。沙皇政府打算在拉萨设立代表机构，但必将招致中、英两国抗议。因此，外交部研究了将布里亚特人拉布达诺夫扮成香客派往（西藏与四川交界处的）打箭炉的办法：他再从打箭炉秘密通过其他人士与达赖喇嘛保持联系，并获取英国人在西藏活动的情报。拉布达诺夫在打箭炉住了几年。他通过驻汉口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与驻华公使保持着密切联系。



买马匹、军粮；达赖喇嘛撤了与英国人秘密来往的四名高官的职。夏天清朝官员（原文为：Китайцы）在理塘（Литан）处决了三位著名的喇嘛，激起藏人不满。驻在打箭炉的清军很少，拉布达诺夫的信使碰上了前往打箭炉的清军300人。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402，第70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5 [《俄国与西藏》，第15号文件]）

### 十三 俄国驻汉口（Ханькоу）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就报告清军为进军西藏正向打箭炉集结事致驻华公使雷萨尔密电

1904年3月21日 [8日]

（密码电报）

1月16日 [3日]，拉布达诺夫函告，来到打箭炉的清军，【去年】12月15日 [2日]，为200人，【今年】1月16日 [1日]，为300人，预计从川、滇正在前往西藏的还有数千人。据说，英国人施展阴谋，竭尽全力化除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纷争，目的是获取西藏黄金开采让与权。藏人准备以武力加以阻止。尚无拉萨的消息。

已报告彼得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402，第71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6 [《俄国与西藏》，第16号文件]）

### 十四 中国驻藏大臣有泰就报告俄国拉拢达赖喇嘛事致外务部电<sup>①</sup>

1904年3月24日 [11日]

俄、英在西藏之角逐已继续很久了。

<sup>①</sup> 尚未查到中文原件，仅据俄文译出。——编译者





据最近消息，俄国暗中已将达赖喇嘛拉到自己一边，达赖喇嘛准备抗击英人。

目下俄日战争爆发，俄国未必有时间关注西藏，采取某种更坚决之行动。为防患于未然，本大臣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故请大部立即与驻京公使联络，洽商当前问题，以消弭日后有害后果。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402，第72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7 [《俄国与西藏》，第17号文件]）

### 十五 中国外务部就饬令驳斥英侵藏传闻事致驻俄公使电<sup>①</sup>

1904年3月29日 [16日]

兹通知我公使，尊电收悉。俄、英均为中国友邦，我等不能偏袒某一方。因藏事意义重大，必须公正对待。我等认为，俄国官场上只是谣传，我等尚无确切消息。望我公使予以驳斥，并请知照俄国，中俄友谊甚为牢固，中国不会听信别国挑唆。

此事至关重要。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402，第73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8 [《俄国与西藏》，第18号文件]）

### 十六 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就谴责英印武装干涉西藏事致驻英大使本肯多夫密电

1904年4月11日 [3月29日]

根据您在上封信中所述结论性意见，您可借与兰斯敦（Ленсдоун П.）勋爵首次会晤之机向他表示，帝国政府对西藏发生流血事件感到遗憾，毫

<sup>①</sup> 尚未查到中文原件，仅据俄文译出。——编者

无疑问，这一事件可能导致危险后果。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对问题之态度任何时候均将取决于英国远征【西藏】之最终后果，特别鉴于伦敦内阁已向您做出保证，明确表示：英国政府根本无意占领或兼并西藏领土任何一部分，只希望恢复受到侵害之权利（从您 1903 年 11 月 13 日 [10 月 31 日] 和 11 月 18 日 [5 日] 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您务必提请外交大臣（兰斯敦）严重注意，不久前寇松勋爵发表之言论与上述保证相悖。

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将向您下达进一步指示。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 76 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9 [《俄国与西藏》，第 19 号文件]）

## 十七 阿旺·德尔智就英人在西藏之暴行致布里亚特官员比姆巴耶夫（Бимбаев Р.）函

1904 年 5 月 11 日 [4 月 28 日]

拉萨 藏历龙年三月二十四日（公历 1904 年 5 月 11 日 [俄历 1904 年 4 月 28 日]）

此间局势已完全改变，原因不明。经仔细观察发现，使团（指 1901 年西藏赴圣彼得堡使团）曾详细报告说，起初使团如何受到俄国政府热情接待，之后又如何困难地返回【西藏】。很遗憾，当时不可能与拉布达诺夫（Рабданов）通信详谈。

现在西方的披楞<sup>①</sup>（英国人）已越过边界，抵达【西藏】内地。他们和强盗一样极为残酷。起初他们宣称：“你们通过派遣德尔智与俄国结盟，但现在听不到此事的声息了。”藏历三月（俄历 4 月）初，英国人从帕里（Парри）出发，佯装愿意在堆纳（Дунэ）地方会面，进行和谈。那里有英军、藏军各 500 人。【英军】背信弃义，打死【藏军】两名代本、两名

<sup>①</sup> 系藏语词音译。18 世纪晚期以来，有关西藏的汉文史籍中经常称南亚的英国人为“披楞”。——编译者



如本、数名甲本和定本<sup>①</sup>，以及 500 名士兵。现在英军来到江孜（Чжин - цзы），大肆抢劫：掠走、奸淫官员和富人家的妻子，并抢掠、运走数万普特<sup>②</sup>谷物去喂马，等等。所有居民和家庭都登记为英国臣民，并颁令三年内不纳税，三年后纳少量的税，任何人毫无例外。我想尽快返回【俄国】，但不能请准假。不知战争结果如何，我将详细讲述不堪忍受的暴虐，我希望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最高长官，尤其是外交大臣先生。

此致敬礼！

阿旺·德尔智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北京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 143 张及其背面，系抄件。译自布里亚特文，系当时的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20 [《俄国与西藏》，第 20 号文件]）

## 十八 俄国外交部第一司司长加尔特维格就通报英国政府向俄国驻英大使本肯多夫书面保证英国政策中并无侵略西藏意图事致驻华公使雷萨尔函

1904 年 7 月 18 日 [5 日]

帕维尔阁下：

阁下从以前来往文书中业已知悉近来俄、英两国有关西藏问题之谈判情况。其谈判实质在于：帝国政府要求英国提交书面文件，正式承认在其政策中对西藏并无任何侵略意图，以代替英国同意颁布“赫底威敕令”<sup>③</sup>。

① 此句俄文原文为 убили 2 генералов, 2 полковников, несколько офицеров, 意为打死两名将军、两名团长、数名军官。藏军总共为 500 人，故推断，其指挥官应为两名代本和两名如本，以及数名甲本和定本。——编译者

② 俄国重量单位，等于 16.38 公斤。——编译者

③ 赫底威敕令：英法两国关于在埃及和摩洛哥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的一部分。该敕令承认英国在埃及享有特权，但不得建立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关系。该敕令于 1905 年 1 月 1 日颁布。

“赫底威”系土耳其语的音译，“伟大的埃米尔”，即“总督”之意。自 1860 年起，土耳其驻埃及总督被称作“赫底威”，他的敕令被称为“赫底威敕令”。——编译者



现在本肯多夫伯爵业将上述兰斯敦侯爵（маркиз）之信件抄送外交部，兰斯敦应我们要求在信中以本国政府名义做了保证。

兹通报上述情况，并随函附上述兰斯敦侯爵信件抄件以及前四周内的外交往来文书，以供阁下知悉，并借此机会谨向您，阁下表示我崇高的敬意和忠诚。

Н. 加尔特维格（签字）

页面上标注的符号表明，此件业经沙皇尼古拉二世御览。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96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21 [《俄国与西藏》，第21号文件]）

十九 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就通报英军深入西藏腹地饬就此事同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举行会晤提醒他曾保证在西藏不为自己寻特权事致驻英大使本肯多夫密电

1904年8月7日 [7月25日]

圣彼得堡

据我们所得情报，英国人已派驻军占领拉萨以南江孜、春丕和帕里，沿春丕谷修筑铁路，架设电报、电话线，且将江孜和大吉岭连接起来，这里正在修建永久性建筑、粮食仓库，教练当地士兵军事技术，并将其臣民分别迁往上述地区。

所有这一切不完全符合英国人所承担之义务，引起西藏极大恐慌。

遇有机会，请就此问题同兰斯敦开诚布公举行会晤，提醒他，去年9月他曾向您表示，英国不为自己寻求任何特权，并认为：“西藏应属于西藏人。”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2，第163。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22 [《俄国与西藏》，第22号文件]）

## 第四部分 达赖喇嘛出逃“外蒙古”和 沙俄所采取之对策以及 达赖喇嘛在“外蒙古”之活动

在英军占领拉萨前8天，即1904年7月26日，达赖喇嘛率德尔智等仓皇出逃，同年12月2日抵达库伦，其唯一目的是寻求俄国庇护，希望移居俄国并请求沙皇政府保证俄国承担保护西藏抵抗英国和中国，然而却遭到意想不到的冷遇。在日俄交战、俄国战败之情况下，沙皇政府根本不可能向达赖喇嘛做什么担保，给予西藏什么帮助。而日俄战后沙俄调整了远东政策，把侵略重点转向了“外蒙古”。至于达赖喇嘛是移居俄国，还是留在“外蒙古”，是返回西藏，还是驻锡青海，沙俄政府所考虑的只是俄国的利益，如何安排最符合俄国的宗旨，如何更好地利用达赖喇嘛为俄国向“外蒙古”扩张效力。与此同时，沙俄政府还在考虑，如何通过谈判，签订协定，维护其在西藏的利益，并以“西藏问题”为筹码，在波斯问题和阿富汗问题上同英国进行交易。达赖喇嘛在“外蒙古”期间还接见蒙古王公及各种代表团，密商脱离中国，建立独立的联盟国家等背叛祖国的活动。

### 一 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就达赖喇嘛蒙古之行可能造成后果事致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电

1904年11月6日 [10月24日]

11月3日 [10月21日] 来电敬悉。因不掌握西藏问题目前状况，这里不可能就达赖喇嘛居留库伦对他以前所控制的地区以及他来到蒙

古之意义发表什么看法。因不涉及信奉佛教的俄国臣民，主要是鉴于当前远东军政形势和宗教领袖自身的作用，只能从这一地区事务之观点出发进行研究。众所周知，佛教徒的虔诚主要表现在对寺院圣像的朝拜，达赖喇嘛本人对所有佛教徒的意义，远不如上帝对天主教徒的意义那么大。尽管我们的报纸说，近来西藏发生的事件并未对蒙古和我们边境地区产生明显影响，为使这种影响显现出来，需要外力推动，我们可视情况在某一方面给予大力推动。谈到我们在蒙古之任务，其执行办法取决于军事行动<sup>①</sup>进程，该进程应分作两个阶段：现阶段和行将到来的阶段，当我们的力量胜过日本时，清算目前清朝背信弃义行为<sup>②</sup>之时刻就到来。毫无疑问，在现阶段我们需要蒙古绝对安宁，故对可能导致骚动的一切必须加以阻止。相反，在第二阶段，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也许需要在蒙古建立自己的派别，到时候达赖喇嘛自然会成为有用的工具。第一阶段只能为第二阶段之行动做好准备。首先必须研究实际情况。达赖喇嘛是否被公认为宗教领袖，当地的宗教上层对他是否持敌视态度。达赖喇嘛的到来将招来许多香客，随之也将为库伦带来许多钱财，但另一方面，也将招来西藏的许多喇嘛，要修建新的寺院，会与现有的寺院发生竞争，无论如何，库伦<sup>③</sup>呼图克图<sup>④</sup>的地位将会下降。知道下述情况也很重要，他认为化身有多大意义，是否相信迷信传说：当今的达赖喇嘛是佛陀第十三世化身，也是最后一位化身。他来到库伦后，也许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不加以研究，我们可能犯难以挽回的错误和做出错误的判断。研究情况，必须注意，在现阶段为将来的行动做准备时，切勿使其具有挑衅性。无论采取何种措施，既然会招致清朝怀疑，就不会带来好处，只能给完成任务造成困难。赋予波格丹诺夫（Богданов）中校之行官方性质，且不谈其悲惨结局，其后果已导致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我们难以在蒙古

① 指 1904 ~ 1905 年俄日战争。

② 雷萨尔把中国不打算对英军武装侵略西藏予以回击一事视为“中国背信弃义”。

③ 库伦（今乌兰巴托）：是当时喀尔喀的宗教和行政中心。

④ 呼图克图：指蒙古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Джебцун - Дамба）呼图克图八世（1870 ~ 1924）。关于他的情况，见别洛夫（Белов Е. А.）《最后一位（蒙古）活佛》，载《今日亚非》杂志 1996 年第 3 期（Последний живой бог [монголов] . —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1996, №3）。



活动。中国人发现我们在竭力利用达赖效力，对达赖本人是极其危险的，近百年的西藏史证明了这一点。

未完待续。

电文前标注的符号表明，此件业经沙皇尼古拉二世御览。电文某些处画了着重线。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4，第18~19张及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23 [《俄国与西藏》，第23号文件])

## 二 续第23号文件

1904年11月6日 [10月24日]

倘因我方某种不慎或因达赖喇嘛固执己见，招致清朝对达赖喇嘛不满，可以预料将对达赖喇嘛有某种危险，则可拯救他，向他表示俄国愿殷勤接待。倘坚信所有蒙古人和清朝、西藏【地方】、印度的佛教徒将公认他为宗教领袖，则最好在我国境内建立共同的强大宗教中心，尽管随之而来会带来巨额开支，尤其在初期。佛教不是好战的宗教，任何时候对我们都不会有危险。但目前尚无情报使人确信可发生这种转变。如上所述，拉萨事件并未对蒙古产生影响，如我们驻库伦领事所说，甚至上层喇嘛都不知道此事。故邀请达赖喇嘛可能引起直接的对立行动，即可能引起我们新的寺院与库伦的竞争，造成分裂并招致蒙古百姓反对，无论如何目前要加以避免。故在查明达赖喇嘛来到库伦的后果，或他不会有危险以前，最好切勿采取任何行动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到时候我们才能十分理智地解决作为宗教领袖他能否为我所用，或作为不幸的流亡者向他提供栖身之地的地的问题。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4，第23张及其背面，第24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24 [《俄国与西藏》，第24号文件])





### 三 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就推测俄国若在蒙古采取积极政策， 达赖喇嘛居留蒙古可能有好处事致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电

1904年12月26日 [13日]

12月26日 [13日] 来电敬悉。

我在第1203号、第1204号电中曾详细阐述，希什马廖夫（Шишмарев Я. П.）<sup>①</sup> 发表意见说，达赖喇嘛必须避免其一言一行可能引起清政府的怀疑，是完全有根据的。【我】已就此问题向吕巴（Люба В. Ф.）<sup>②</sup> 发出最明确的指示。德尔智像在西藏那样继续提心吊胆地活动，希什马廖夫若能提醒他就好了。早在【德尔智】来到库伦以前，希什马廖夫要求召回拉布达诺夫<sup>③</sup>和伊罗尔图耶夫（Иролтуев）<sup>④</sup>，看来，正是为了同达赖喇嘛建立密切关系。如我在第1205号电中所述，倘达赖喇嘛生命受到威胁，允许他进入我国境内极非所愿。此事难以拒绝，由于德尔智的缘故，英国人才会说，达赖喇嘛像被战败的俄国的同盟者逃离了拉萨。当然只能按清政府的命令让达赖喇嘛离开库伦前往中国内地，但这并不困难，因为此间认为，达赖喇嘛住在我国边境附近地区，从而在我们的势力之下或许会有危险。鉴于我们行事心平气和，清政府至少容忍达赖喇嘛在库伦再暂住一段时间。不久的将来会查明：在当前危机中达赖喇嘛对我们的重要性，倘我们需要在蒙古采取积极政策，他能否为我所用。达赖喇嘛任何时候都不会同清政府真心诚意的和解，但他对国内大部分居民至少还有影响，且永远存在。德尔智及其心腹的任务是要我们参与西藏事务并得到我们资助。倘现在迁往与西藏毗邻的某个地方，就会在我们无力采取任何行动之时，开始施展阴谋，加剧西藏同英国的关系。提供资助，数额不大，未必用作生产费用。达赖喇嘛对蒙古边远地区之影响对我们未必有什么好处，也未必能实现，因为我们不可能隐瞒向他提供资助一事，德尔智又和他住在一起，德尔智的角色众所周知，与他住在库伦相比，会引起更多的怀疑。前往西宁<sup>⑤</sup>就是流放。

① 希什马廖夫：1900～1904年，任俄国驻库伦总领事。

② 吕巴：1904～1906年，任俄国驻库伦领事。

③ 指从打箭炉召回拉布达诺夫。

④ 伊罗尔图耶夫：俄国外贝加尔佛教徒领袖。

⑤ 西宁：青海省行政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处理西藏事务，根本不能通过达赖喇嘛同中国进行任何联系，且不说达赖喇嘛的解释使清政府十分不满，他被革职，在国内他将在清政府掌控之中，切勿指望赋予他充分的自由，起某种作用。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4，第85~86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25 [《俄国与西藏》，第25号文件])

#### 四 续第25号文件

1904年12月26日 [13日]

另一方面，情况并不要求匆匆忙忙做出决定。清政府业已同意达赖喇嘛在库伦住到来年春天，只要德尔智和伊罗尔图耶夫不把事情搞糟，就不会对我们同达赖喇嘛的关系产生不好影响。伊罗尔图耶夫来信说，他有俄国当局关于达赖喇嘛的秘密指示，他同意通知他的事情。达赖喇嘛表示愿在库伦再住一段时间。吕巴说，这种居留当时已显现出某些不便，需要一些时间查明这种不便是否确实存在，或具有实际意义。鉴于上述情况，最好推迟一段不长的时间再做最后决定，何况当时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安排达赖喇嘛前往中国内地，这比目前我们所能做得更符合我们的宗旨。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3，第87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26 [《俄国与西藏》，第26号文件])

#### 五 俄国外贝加尔省督军纳达罗夫 (Надаров И. П.) 中就将就通报色楞格县县长巴尔卡申 (Балкашин) 在库伦会见达赖喇嘛和最高教主希望特派一名俄国官员驻在他的身边事致沙皇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密电

1905年1月20日 [7日]

1905年1月24日 [11日]，皇帝陛下驻远东总督致电拉姆兹多夫：



色楞格县县长巴尔卡申出行归来报告称，他在库伦会见了达赖喇嘛，根据同俄国的老关系，他打算前往俄国，并希望受到接待。现在他请俄国政府就同英国谈判一事给予指示和出谋划策。达赖喇嘛抱怨，在库伦期间领事不接见他，只是领事馆秘书出面接见，在随后与领事的来往也是通过秘书。他请求【俄国】政府可否向他——达赖喇嘛特派一名俄国官员，他可通过这位官员洽商。他问势力范围是否已经划定，是否把西藏和蒙古南部划给了英国，而把蒙古北部划给了俄国。布里亚特人加尔萨诺夫（Галсанов）把达赖喇嘛的愿望转告给我。加尔萨诺夫以前在西藏待过，现在和我们的堪布喇嘛<sup>①</sup>都是达赖喇嘛的代表。清政府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把达赖喇嘛留在中国，并派老练的官员西宁办事大臣延祉（Янь - Чжи）携带着要 [达赖喇嘛] 前往西宁的御令。达赖喇嘛表示拒绝。办事大臣将此事电告了北京，他接到的答复是责令他留在达赖喇嘛身边，并授以库伦办事大臣之权。皇上<sup>②</sup>通过办事大臣赐达赖喇嘛白银 8000 两，皇【太】后<sup>③</sup>赐白银 2000 两。佛教徒从四面八方前来朝拜达赖喇嘛。库伦呼图克图的影响力已下降。我们唯一的联系人阿旺·德尔智处境危险。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5，第 37~38 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27 [《俄国与西藏》，第 27 号文件]）

## 六 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就达赖喇嘛最好返回西藏事致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电

1905 年 1 月 28 日 [15 日]

皇帝陛下在原件上亲笔批示：“必须进行讨论。”于皇村。

吕巴报告称，到来的西藏人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转告一项决

① 堪布喇嘛：指阿旺·德尔智。

② 指清朝皇帝载湉（1871~1908）。在历史文献中多半称作光绪（1875~1908 年在位）。1898 年因试图进行国内改革，被自己的姨母慈禧皇【太】后解除了权力。

③ 指慈禧皇【太】后（1865~1908）。1861~1873 年、1875~1889 年垂帘听政。于 1898 年发动宫廷政变，解除了载湉（光绪）皇帝的权力，实已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定：倘俄国拒绝帮助，则向法、德求援。倘大人赞成，吕巴之意，达赖喇嘛若确实想回西藏，鉴于我们同德、法之友谊，无论如何，向德、法呼吁只有好处。显然，此种转变将对我们有利益。倘法、德拒绝调处，这是完全可能的，则达赖喇嘛会更加坚信：他的一切希望均在俄国。倘德、法进行调处，则将按我们的建议进行，会使英国处境十分困难。西藏人的到来，使我有可能再次在此举行商谈。我指出，我们只希望蒙古安宁，而宗教领袖去西宁，将视为被流放，甚至会在西伯利亚引起动荡。另外，达赖喇嘛不在，拉萨将很难应付，不幸使他接受教训，在清朝皇帝开恩让他返藏后，作为执政者不能像以前那样刚愎自用了，并使他明白了，为使西藏摆脱英国，他必须依附清朝。这一计谋获得成功将免去我们在俄国对达赖喇嘛十分复杂而困难的盛情接待。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5，第34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28 [《俄国与西藏》，第28号文件]）

## 七 沙皇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就建议将达赖喇嘛移居俄国事致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函

1905年1月30日 [17日]

为答复1月30日 [17日] 第115号函，谨告知大人，我赞成三等文官雷萨尔的意见：切勿把达赖喇嘛撵到西宁去，因为这等于我们彻底放弃利用他为我们效力，并承认清朝阴谋得逞。为避免这种结果，倘大人考虑到总的政治形势，认为这一办法不会引起俄中、俄英纠葛，倘能使移居俄国境内一事是出于达赖喇嘛本人决定，则最好促使他移居俄国境内。

为避免声张，看来最好饬令驻当地领事六等文官吕巴执行这一任务，我对他以前在满洲供职的情况有些了解，不管他个人品质如何，他曾任俄国政府驻满洲代表，按照他本人的地位，他具有一切条件可根据情况把事情安排得最好且不声张。为此目的，把三等文官希什马廖夫这样的官员派往库伦，可能惊动清政府，并给整个事情带来强烈的、对我们不利的影

至于希什马廖夫在报告中提出的为研究蒙古鲜为人知地区的形势，将他派往蒙古的问题，我以前曾说过，虽然我原则上承认此行有好处，但认为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应与我们的战局联系起来，无论如何要推迟到局势变得对我们更加有利之时。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5，第43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29 [《俄国与西藏》，第29号文件])

#### 八 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就报告抵达库伦的藏人代表请求达赖喇嘛返藏事致外交部密电

1905年1月31日 [18日]

西藏僧侣、寺院和百姓代表已抵达这里，请求达赖喇嘛返藏，并转告一项决定：倘俄国拒绝帮助，将向德国或法国求援。达赖喇嘛答称，延祉现已将西藏情势呈报北京，待接到答复后，行将起程，且只期望俄国给予援助。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5，第18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30 [《俄国与西藏》，第30号文件])

#### 九 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就向达赖喇嘛派一名俄国官员将激起清政府对他更大的恶感事致外交部密电

1905年2月1日 [1月19日]

达赖喇嘛解释说，在方便的时机到来以前，我们方面之所以要克制，意在避免清政府方面对他不怀好意。达赖喇嘛显然明白，这种行为方式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应通过德尔智与领事联系。将一名俄国官员派往达赖喇嘛身边，可能给达赖喇嘛招来最严重的后果。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



卷：1455，第41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31 [《俄国与西藏》，第31号文件])

## 十 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建议使达赖喇嘛返藏事的奏章

1905年2月14日 [1日]

在审议达赖喇嘛今后命运问题时，应着重研究下述设想：

- 一、达赖喇嘛留在库伦。
- 二、按清政府的要求前往西宁。
- 三、移居俄国境内。
- 四、返回西藏。

关于第一点，应当指出，达赖喇嘛留在库伦会遭到清朝方面反对，倘俄国执意要他留在库伦，则不冒同毗邻帝国搞坏关系的风险，未必能实现。况且留在库伦并非达赖喇嘛本人之意愿，且在可能利用佛教领袖影响方面对我们并无多少好处，这样解决问题，其威望未必不受损害。至于前往西宁，必须指出，等于流放，达赖喇嘛将完全失去令人折服的强烈影响，当然不情愿。反之，达赖喇嘛移居我国境内确有实际好处，在有利情势下可促进建立我们的佛教中心，其影响日后可为我们服务。但另一方面，当然不得不指出，鉴于必将把移居视为逃亡，从威信的角度观之，这样解决问题甚为不妥，而离开西藏故土，远离神圣寺院（……）达赖喇嘛可轻易失去其在佛教界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正是其力量所在。

故从各方面看，最适当的办法是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本人想返回西藏，当地宗教界也希望他返回西藏；自然，这种情势使他更加坚信，事情能如此解决主要应归功于俄国的关切。显然，清政府不再坚持达赖喇嘛迁居西宁，准备让他返回拉萨。问题只是，迁居确有一定理由，不仅可保证达赖喇嘛人身安全，而且在符合其佛教界领袖地位的情况下可继续留在西藏。我们的所有努力，似乎应达到此一目的，在这方面可饬令驻华公使和驻库伦总领事向达赖喇嘛做出解释。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5，第38~39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33 [《俄国与西藏》，第33号文件])

### 十一 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就报告清政府已饬令达赖喇嘛返藏事致外交部密电

1905年3月11日 [2月26日]

鉴于国内安宁，【清政府】再次严令达赖喇嘛随同办事大臣延祉经西宁返回西藏。延祉坚决要求尽快起程，不许再上奏<sup>①</sup>，他说达赖喇嘛因倾心俄国而失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5，第77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34 [《俄国与西藏》，第34号文件])

### 十二 俄驻华公使雷萨尔就报告库伦办事大臣（满员）确定3月20日 [7日] 为达赖喇嘛动身前往西藏最后期限事致外交部密电

1905年3月13日 [2月28日]

吕巴电称，延祉规定3月20日 [7日] 为【达赖喇嘛】动身最后期限。会议<sup>②</sup>就向俄、德、法求援一事发表了看法，但尚未做出明确决定。德尔智回避与会。在未查明英藏问题的情况下，达赖喇嘛不想动身，鉴于北京再次严令，他请我国政府出谋划策，他应如何应对。他顺便询问，倘情势迫使他不得不动身，俄国能否接待他。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5，第78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35 [《俄国与西藏》，第35号文件])

① 达赖喇嘛无权向清朝皇帝直接上奏。在此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致光绪皇帝的文书只能通过库伦大臣延祉转呈。

② 指随同达赖喇嘛逃往蒙古的西藏喇嘛和官员们举行的会议。



### 十三 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关于达赖喇嘛就如何保卫西藏以防英国觊觎问题召开会议事致外交部报告摘要

1905年3月15日 [2日]

……根据御令<sup>①</sup>，达赖喇嘛召开了特别会议，他的最主要的谋士们均与会，他的心腹德尔智却有意缺席。会上多数西藏人不再指望俄国帮助，发表了转向欧洲国家联盟，请求保护西藏以抵御英国觊觎的天真想法。达赖喇嘛并未发表意见；他早已不隐讳，在当前情势下不可能返回西藏，他只期望俄国给予帮助。次日他派德尔智去领事馆就他该如何应对请求出谋划策。领事预先告知德尔智，我们军事上的困难不大利于按达赖喇嘛之意愿解决西藏问题。鉴于清政府当局和绝大多数西藏人对他极不友好，德尔智在谈话中对随同达赖喇嘛返藏表示担忧。五等文官吕巴报告称，德尔智只能尽力维持达赖喇嘛对他的好感，他是看着达赖喇嘛长大的，达赖喇嘛对他无比信任。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5，第120~121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36 [《俄国与西藏》，第36号文件])

### 十四 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就报告达赖喇嘛宁愿去俄国而不去西藏事致外交部密电

1905年3月19日 [6日]

吕巴电告：达赖喇嘛欲再次上奏北京。倘【北京】重申前一御旨，他宁愿去俄国。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5，第89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37 [《俄国与西藏》，第37号文件])

<sup>①</sup> 指清帝御令，著达赖喇嘛返藏。





## 十五 俄驻华公使雷萨尔就达赖喇嘛希望移居俄国并请求俄国承担保护西藏免遭英军和清军侵犯事致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电

1905年4月15日 [2日]

吕巴电告：“来到此处的布里亚特人散布说，伊罗尔图耶夫奉召到赤塔（Чита）安排达赖喇嘛俄国之行，经过蒙古人传到了办事大臣<sup>①</sup>那里，他们似乎已报告北京。达赖喇嘛为此感到不安，务请阁下请外务部要清政府放心，但他并未放弃去俄国的想法，故请求转告：他对委身沙皇陛下保护充满信心，他欲了解，面对各国俄国能否公开保护西藏抵御英军和清军。”

我对吕巴答称：“倘中国人问起俄国似乎已采取措施接纳达赖喇嘛一事，我会让他们放心。另一方面，达赖喇嘛请求保证：俄国面对各国将公开保护西藏抵御英军和清军，【我们】根本不可能作这种保证。”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5，第102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38 [《俄国与西藏》，第38号文件]）

## 十六 俄驻库伦领事吕巴就达赖喇嘛请他查明沙皇政府能否保证俄国将公开保护西藏抵御英军、清军事致俄外交部密电

1905年4月27日 [14日]

德尔智匆忙赶来，告诉我他行将起程。其隐秘的内情是：达赖喇嘛从西藏出走无疑受到德尔智影响，并对多数谋士【的反对】进行了抵制。确切地说，在就达赖喇嘛去俄国问题召开的会议上，明显分成对立的两派：达赖喇嘛本人相信只有前往俄国才有利，而他周围的多数人，包括有影响的年长堪布<sup>②</sup>均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在目前情势下俄国不可能给予西藏切实帮助。这一派甚至还郑重讨论了将西藏问题提交欧洲列强或海牙法庭的问题。在这一讨论中德尔智处于特殊地位，他认为达赖喇嘛去俄国可维

<sup>①</sup> 库伦有两位办事大臣，一位满员，一位蒙员。后者权限小，实听命于前者。

<sup>②</sup> 年长堪布（старик Хамбо）：指随同达赖喇嘛逃往蒙古的一位上层喇嘛。



持其首屈一指的影响力并可摆脱危境。在这里他不得不同西藏强势的一派斗争，他们把一切挫折都归咎于德尔智的主意和影响，他是显然不受欢迎的蒙古人，他毫不掩饰仇视汉人，随同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要冒生命危险。当时他同伊罗尔图耶夫、许多有影响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保持着经常联系。为自身利益计，他们希望把达赖喇嘛安置在俄国。为缓和西藏强势的一派，达赖喇嘛请我查明，面对各国我国政府能否保证俄国将公开保护西藏抵御英军、清军。这一派接到已故公使<sup>①</sup>否定的答复后，希望阻止达赖喇嘛【俄国】之行，并开始力求获得允许将全权代表派往俄国以查明保护方式问题。德尔智再次向我递交了请求书，说明达赖喇嘛欲向西藏人证明，委身俄国保护，不仅可挽救他本人，且可挽救西藏。得知将这一问题转告彼得堡之后，达赖喇嘛决定利用变得对我们有利的西藏人的情绪，责令德尔智立即前往外贝加尔，在那里等候对前往俄国问题做出的决定。同时，【他】又如此动摇不定，德尔智起程后1小时，即派信使要求他返回，德尔智对此答称，他前往恰克图（Кяхта），是要在那里等候指示。倘再次要求他返回，他将回国。达赖喇嘛对这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向德尔智发出指示：倘得到彼得堡允许，则继续前行。外交部拒绝了派全权代表的请求，我现将此事转告了达赖喇嘛，故他再次责令德尔智返回库伦。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66，第5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39 [《俄国与西藏》，第39号文件]）

十七 俄外贝加尔省督军霍尔谢夫尼科夫（Холщевников）中将就请求准许前往彼得堡的德尔智在赤塔逗留事致沙皇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外事办公室主任密电

1905年5月5日 [4月22日]

德尔智已抵达赤塔，我对他说，他前往【彼得堡】并无必要，而且有害。5月4日 [4月21日]，我接到恰克图【边界】委员转来的领事吕巴

<sup>①</sup> 已故公使：指雷萨尔。璞科第（Покотилов Д. Д.）被任命为新任驻华公使。



来电：“请立即电告德尔智：外交大臣请他返回库伦，向达赖喇嘛转达俄国政府之意见。”我私下得知，库伦已获悉，俄国政府不可能向达赖喇嘛作什么保证，不过他若来俄国，将受到尊敬。德尔智亲自向我报告称，他若未完成达赖喇嘛之使命，现在就返回库伦，将给达赖喇嘛留下不快的印象，他再也不会向俄国求助。在达赖喇嘛处境如此不明确之情况下，德尔智本人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回到外贝加尔永久住所。德尔智恳请允许他前往彼得堡。请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督，并请求对德尔智之行予以指示。为通知德尔智起见，速复为盼。

与原本无误。

代理秘书（签字）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66，第11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40 [《俄国与西藏》，第40号文件]）

十八 1905年5月8日 [4月25日] 阿·德尔智就说明他为何必须前往彼得堡事呈外贝加尔省督军霍尔谢夫尼科夫报告

（见本汇编第二部分第五号文件）

十九 1905年8月3日 [7月21日] 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为报告达赖喇嘛拟前往拉萨将其全权代表德尔智留在俄国事致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电

（见本汇编第二部分第六号文件）

二十 1905年10月8日 [9月25日] 俄国外交部就达赖喇嘛返藏事同阿旺·德尔智商谈之情况起草的简要报告

（见本汇编第二部分第七号文件）



## 二十一 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为说明英国对西藏的政策并将保证最高教主平安返藏事致达赖喇嘛函

1906年2月14日 [2月1日]

### 致西藏百姓最高领袖至善至美之宗教守护者达赖喇嘛函稿

鉴于贵教主之使者阿旺·德尔智表示想了解英国政府关于西藏向俄国所作承诺的准确内容，帝国外交部谨通知您，在1904年6月2日 [5月20日] 英国外交大臣致俄国驻英大使的信中，所做承诺表述如下：

“不久前会晤时，阁下问我，同1903年11月19日 [11月6日] 印度政府电报所述英国对藏政策相比，西藏对英国远征军的抵抗是否使英国对藏政策有所改变。

陛下政府在上述电报中表示，陛下政府同意荣赫鹏中校率远征军向江孜推进，并坚持十分明确的意见：该步骤不应导致占领西藏或长期干涉西藏事务。

陛下政府表示，向江孜推进之唯一目的是要获得补偿，在获得补偿后，远征军将撤离。陛下政府补充说，不打算在西藏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我现在可以宣布，陛下政府将继续坚持上述政策，尽管其行动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西藏人的行为；陛下政府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目前所采取的政策。不过，陛下政府欲断然重申，任何其他大国不力图干涉西藏事务，英国政府也不打算吞并西藏、确立对西藏的保护关系和干涉西藏内政。”<sup>①</sup>

从上述文件的内容，您可以确信，英国政府之承诺完全可信、十分明确，在某种程度上可保障西藏维护政治独立。

至于您对行将返藏表示担心，正如您所知，已责令俄驻华公使就保障您旅途平安一事同清政府举行会谈。庆亲王在给四等文官璞科第的复信中坦率地表示，清政府希望您尽快返藏，并认为有责任派装备精良的军队护送，贵教主切勿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sup>①</sup> 不过英国政府并未履行这些承诺，而是粗暴干涉西藏内政，武装入侵，于1904年8月初，占领了拉萨。这次武装侵略的结果，将《拉萨条约》强加给了西藏，根据该约，西藏实已变成英国的“保护国”。



清政府对俄国代表的这种表示，表明清政府已承担道义上的义务，信守承诺，并按照【俄国】外交部的意见，确保您的安全。

尼古拉二世批准了信稿，并亲笔批示：“同意。”1906年2月14日[2月1日]，于皇村。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22~24张，系原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47 [《俄国与西藏》，第47号文件])

## 二十二 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就达赖喇嘛拒绝前往北京事致驻华公使璞科第密电文稿

1906年2月21日[8日]

(密码电报)

据堪布德尔智所接电报，达赖喇嘛拒不前往中国京城北京，给聚在北京的蒙古王公留下不良印象<sup>①</sup>，他们认为最高教主拒绝来京是您的主意，并指责他过于屈从俄国的影响。

而从德尔智的报告可以看出，目前达赖喇嘛健康状况不佳，有充分理由拒绝北京之行，更重要的是，据您2月13日[1月31日]来电，庆亲王对蒙古王公转告他的关于此行的情况作了否定的答复。

最好您通过最合适的途径向蒙古王公说明事情实情。

页边标注的符号表明，此件业经尼古拉二世御览，并批示：“同意。”1906年2月21日[8日]于皇村。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2711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48 [《俄国与西藏》，第48号文件])

<sup>①</sup> 一些蒙古王公常住北京，一些蒙古王公来北京办事，购物偶尔住一住。看来这些王公聚在北京是为了对达赖喇嘛不想去北京表示不满。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北京历届政府，无论君主政府，或是民国政府，从无好感。



## 二十三 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关于德尔智希望向尼古拉二世面交达赖喇嘛礼品的奏章

1906年2月23日 [10日]

达赖喇嘛使者堪布阿旺·德尔智已抵达这里，向我请求觐见皇帝陛下，呈递西藏最高教主亲笔信<sup>①</sup>、哈达和佛像。

兹呈上阿旺·德尔智向我递交的书面请求，皇帝陛下是否接见上述使者，或责令我接收礼品转呈圣鉴，冒昧恭请陛下降旨<sup>②</sup>。

至于达赖喇嘛所说请列强共同保护西藏之想法，因无任何实际根据，看来不会引起关注，故应予拒绝，目前向西藏派俄国考察队的计划如同前者亦应予拒绝。

陛下若赞同此等意见，我可向阿旺·德尔智做相应的解释。

拉姆兹多夫伯爵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85张及其背面。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32 [《俄国与西藏》，第32号文件])

## 二十四 拉姆兹多夫奏章所附达赖喇嘛致尼古拉二世函

1906年2月23日 [10日]

伟大国君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Николай Адександрович）：

值此新年之际，我，达赖喇嘛谨向陛下表示衷心祝贺，并敬祈相信我衷心的爱戴和忠诚；请接受我的薄礼：哈达1方、佛像1尊、经书数卷、西藏金沙5包（每包5两）和各色绸缎15匹。

伟大国君，往日慈悲为怀护佑西藏，今后请勿丢弃恭顺的西藏不管。

达赖喇嘛印

木蛇年十月二十七日 于喀尔喀

① 编者未找到达赖喇嘛这封亲笔信。

② 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了阿旺·德尔智并接受了达赖喇嘛的礼品。



文件页边标注的符号表明：此件业经沙皇尼古拉二世御览。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36张。系原件。译自藏文，系当时的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49 [《俄国与西藏》，第49号文件]）

## 二十五 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就达赖喇嘛同意返藏事致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电

1906年3月8日 [2月23日]

在得悉来自北京和彼得堡的最新消息后，达赖喇嘛同意返回拉萨，将于3月初从王库伦（Ванкурень）<sup>①</sup>起程。起程前他想知道，俄国政府能否通过斡旋查明英国人对西藏事务的影响程度和限制英国人在西藏的特权，在与英国不横生枝节之情况下，能否将一名俄国外交官和卫队<sup>②</sup>（已在王库伦）派往拉萨最高教主身边，此事是许诺德尔智的。此外，有消息说，延祉再次接到飭令，著陪同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文件开头页边标注的符号表明，此件业经沙皇尼古拉二世御览。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37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52 [《俄国与西藏》，第52号文件]）

## 二十六 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关于达赖喇嘛命运问题即返藏或驻锡青海问题会议情况报告

1906年6月19日 [6日]

### 西藏问题会议报告

除外交部官员外，以下有关人士与会：

① 王库伦：蒙古王公杭达多尔济王府所在地。

② 达赖喇嘛在王库伦的卫队由俄国布里亚特人组成，人数不详。



二等文官谢苗诺夫（Семенов П. П.），俄国皇家地理协会副会长。

三等文官希什马廖夫（Шишмарев Я. П.），前俄国驻库伦总领事。

三等文官波兹德涅耶夫（Позднеев А. М.）<sup>①</sup>，人民教育部委员会委员。

齐恰戈夫（Чичагов Н. М.）中将，外阿穆尔军区<sup>②</sup>边防军独立军军长。

纳达罗夫（Надаров И. П.）中将，前外贝加尔省总督、前后方军队司令。

乌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 Э. Э.），公爵。

四等文官奥尔登堡（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

四等文官弗拉基米罗夫（Владимиров В. В.），外来宗教事务司司长。

科兹洛夫（Козлов Г. А.）<sup>③</sup>，旅行家。

会议首先确定了达赖喇嘛在佛教界的地位。

从意见交换中业已弄清楚，西藏最高权力起初集中在扎什喇嘛一人手中，后来他把行政权留给了自己，而把宗教领导权交给了达赖喇嘛，自那时起达赖喇嘛在喇嘛教职位等级中居首要地位。当然，当时不应忽视西藏是中国之组成部分，中国通过两位驻藏大臣<sup>④</sup>实现对西藏的统治。驻藏大臣掌握一定的军队，不过数量十分有限。

谈到当今转世的【达赖喇嘛】十三世，由于他个人非凡的品格和清心寡欲的生活，在全世界佛教徒心目中享有特殊的荣誉和尊敬。他们从各地前来朝拜达赖喇嘛。但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最高教主已与故乡失去联系，又远离西藏神圣的寺院，可轻易失去其目前的影响。

在谈及西藏对俄国之意义时，与会者发表意见说，俄国在西藏并无直接利益。故在诸多问题中西藏问题是同英国人最容易达成协议的问题之

① 波兹德涅耶夫：俄国蒙古学家。自1884年起，为彼得堡大学教授；1899～1903年，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教授、院长；1903～1917年，任人民教育部委员会委员。1876～1878年和1892～1893年，曾在蒙古游历。他撰写了蒙古人历史、民族和宗教方面有重大价值的著作。

② 外阿穆尔军区包括中东铁路在满洲的附属地。

③ 科兹洛夫（1863～1935）：俄国和苏联的中央亚细亚研究者。1899～1901年曾率蒙藏考察队前往黄河、长江和湄公河上游考察，其间收集到西藏高原地理、气候、动植物方面和鲜为人知的藏东部族的重要资料。1907～1909年，率蒙古—四川考察队，在戈壁滩发现了哈拉浩特古城遗址；1923～1926年，完成了蒙藏考察，考察期间在肯特山区发现了一座匈奴贵族古坟的坟丘——诺彦乌拉，并对其进行了考察。

④ 一位大臣驻拉萨，另一位大臣驻日喀则。





一。在这方面应利用这一问题做可做出的让步，使我们有可能在对我们更为重要的其他问题上从英国人那里得到好处。我们关注西藏，首先关注在我国臣民中为数不少的佛教徒，故利用他们心悦诚服和景仰的宗教领袖倾心于【俄国】自然对我们有利。随后谈到只涉及俄国的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我国在西藏科学考察中占有领先地位方面。我国旅行家和学者在这方面的功绩为世人所承认，顺便说，也为英国人所承认。无论如何，我们应尽可能为俄国科学捍卫沿着其所开辟之路自由前进的权利。

关于当今的达赖喇嘛，【与会者】随后发表看法说，他是俄国的朋友，由于他在西藏南部实行的政策所造成的形势，英国政府认为他敌视英国，故不希望他主宰西藏。按照全体【与会者】的看法，甚至可以预料，倘达赖喇嘛返回拉萨，英国人将再次干预西藏事务。达赖喇嘛本人虽然渴望返回西藏，且已认识到他将失去在西藏境外的影响，但他也完全清楚，在当前这对他是何等危险。

谈及英国对西藏之态度，因西藏是印度近邻，不言而喻，西藏对英国比对我国重要得多；英国人在西藏拥有历史上形成的商务和政治利益，毋庸置疑，此等利益至关重要。此外，英国人还拥有对西藏施加影响的十分有效的手段，而我们没有。由此得出结论，俄国应通过同英国政府缔结外交协定竭力保障自己为数不多的利益，因为并无别的行动手段，我们已失去采取无论什么行动与英国相对抗的机会。

与此同时，切勿忘记，我们对达赖喇嘛承担了某些道义上的责任，无论如何，我们还受到此种责任的制约，故不能不采取全靠我们的措施，以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尽可能维护他目前的地位和威望。恰是这一点决定了当前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

会议指出，根据外交部所掌握的情报，有理由期望通过外交谈判，换言之通过签订外交上称之为“清偿议定书”（《un protocole de désintéressement》）的这样一种协定，可使西藏免遭英国人任何蓄意侵犯。

通过交换意见业已清楚，对俄国而言，签订这种协定可以接受，甚至还有好处。

随后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我们如何履行对达赖喇嘛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即如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维护他的地位。与会者就此发表意见说，不久的将来达赖喇嘛若遭遇任何不幸，佛教徒无疑会说这是俄国不信



守承诺造成的，他们会猜测我国软弱，这样一来，在广大佛教界心目中，俄国强烈的影响将被动摇，他们将不再相信俄国的能力和力量。鉴于英国人对达赖喇嘛持敌视态度，而我们又未采取任何手段积极支持达赖喇嘛，故根本不可能同英国人达成协议，考虑到此等情况，摆脱困境之唯一办法，是让达赖喇嘛住在西藏中心附近地区，好处是，即使他不返回拉萨，依然对西藏人和蒙古人有影响，且也不会遭受任何危险。

精通西藏事务的专家们指出，青海高原上一座寺院是最方便的驻地，它在西藏势力范围内，和蒙古很相像，控制在半自主的王公手中。青海高原亦最方便，俄国与其来往并不特别困难。虽说印度可从东南方面渗入青海高原，但十分困难。无论如何，达赖喇嘛住在青海，英国不可能像在拉萨那样轻易对达赖喇嘛的全部行动进行监督，英国监督者到拉萨自然要【比青海】容易得多。

与会者一致认为，摆脱困境的这种办法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据科兹洛夫说，达赖喇嘛本人也同意这样解决问题，达赖喇嘛曾亲口对他说，虽然他渴望返回西藏，但大概不会越过青海的范围，他打算在那里观察事态进一步发展。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北京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409，第288~290张及背面、第291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58 [《俄国与西藏》，第58号文件]）

## 二十七 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奏章，建议让达赖喇嘛暂时迁往离西藏不远的中国境内事

1906年6月24日 [11日]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问题，与俄英关于西藏的谈判密切相关。遵照皇陛下在驻华公使关于这一问题的6月18日 [5日] 电报上的批示，我毫不耽搁地对这一问题做了最精心的考虑，对全部事态做了全面考虑。

兹冒昧谨将下述看法恭呈大仁至圣的陛下圣鉴。

关注达赖喇嘛今后之命运，首先要注意到，他若返回拉萨，完全可能遭遇非命，随后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希望他返回，且促使他



返回。

毫无疑问，因达赖喇嘛未曾停止利用我们在道义上的支持，并同我们保持着经常来往，倘最高教主返藏后遭遇其前辈那种命运，则对俄国之名声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

另外，必须注意到，英国政府对最高教主持反对态度，倘让最高教主住在拉萨，则英国人可能再次远征西藏。事态的这种转变将把【我们】同英国人缔结协定的全部努力化为乌有。当然，应采取一切措施及时防止这种结果。

为此目的，最好暗示达赖喇嘛：英国人是如何看待他的，他若返回拉萨，西藏将面临什么。采取这一步骤证明我们始终同情最高教主的命运，也证明最高教主倾心于俄国。倘他随后决定返回，当然，我们对他今后之命运不再负有任何责任。尤其从达赖喇嘛期望我们援助的观点观之，由于早在查明英国人对当今佛教领袖不怀好意以前很久，我们已用条约义务约束英国人对西藏的行动，我们认为自己可免受指责。

但安排最高教主返回拉萨和对待英国政府的问题至关重要。

为此目的，最好吁请英国人就此问题举行谈判，正如所料，若能查明英国人对达赖喇嘛本人持反对态度，我们便可声明，我们丝毫不坚持他返回，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的不是我们，而是中国人，我们甚至准备尝试对最高教主施加必要的影响，当然，不能担保取得成功。

倘此项计划得以实现，达赖喇嘛留在西藏附近或西藏边境某一地方，则摆脱困境的这种办法最符合我们的利益，可完全保障俄英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经久不变。

伊兹沃尔斯基

1906年6月24日 [11日]

于圣彼得堡

尼古拉二世在奏折上批示：“同意。”1906年6月25日 [12日]，于彼得戈夫。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129~131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59 [《俄国与西藏》，第59号文件])



## 二十八 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sup>①</sup>就沙皇政府关注达赖喇嘛对蒙古人之影响和对清政府要达赖喇嘛返藏之意图不会予以协助事致驻英大使本肯多夫密函

1906年10月29日 [16日]

我们同英国谈判西藏问题之进展情况，促使我就我们与达赖喇嘛之关系向驻华公使发出必要训令。根据已有实际经验，应从两种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其实，对我们而言，除处于次要地位的纯西藏利益外，最高教主在其拥有广泛影响的蒙古长期居留，提出了俄国在中国这一地区拥有直接利益的想法。

本函所附九等文官库兹明斯基（Кузьминский М. Н.）<sup>②</sup> 报告抄件，详细叙述了达赖喇嘛动身前往塔尔寺前的情况，这是最近我们同最高教主来往中就西藏问题纯政治方面的来往情况；随后【我】责令四等文官璞科第采取措施终止日后这种官方或半官方来往。然而注意到蒙古事件最近整个进程和【达赖喇嘛】在达塔尔寺之居留情况，根本不排除他对蒙古王公有直接影响，我认为有必要在今年9月21日 [8日] 致驻华公使的信中较为详细地讲述这方面的事情。

上述信中预先确定之任务在于，日后要将西藏事务和蒙古事务切实区分开，倘在蒙古事务范围内未能做到，由于达赖喇嘛在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中令人折服之强烈影响力，至少切勿拒绝他可能为我们效力。此种方针是适宜的，由于清政府在蒙古开始坚持十分积极的政策，日本人的活动在向毗邻俄国的中国长城地区纵深渗透，这势必促使我们严重关注这种事态潜在的对我们直接的危险，并采取一切手段维护我国的利益。

倘清政府千方百计促使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以达让他抵制英国在西藏影响之政治目的，则今后我们对此事之任何参与只得严加控制。另外，最高教主将驻锡塔尔寺，其活动在颇大程度上将针对蒙古，其所需物质支持将完全依靠蒙古；对于这一情况帝国政府有更充分之理由予以考虑，其理

① 伊兹沃尔斯基此时在柏林访问。

② 库兹明斯基：1904-1905年，任俄国驻库伦领事馆秘书，1906年任俄国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秘书。



由是：达赖喇嘛住在西藏境外对纯西藏事务不享有政权机关所拥有的任何特权，这种特权是结束俄英最近谈判所面临的问题。

在向大人转告上述意见和资料之同时，为避免曲解和误解起见，我认为您最好切勿特意吁请英国外交大臣举行会谈，而在同他晤谈时借机暗示圣詹姆斯内阁：最高教主驻锡西藏境外，同蒙古王公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不对达赖喇嘛进行任何监督，我们碍难让他留在蒙古活动和让他同我国信奉佛教的臣民在其宗教需求方面进行来往。尤其要注意到，达赖喇嘛清楚地意识到蒙古、我们邻国与蒙古之影响已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未必会不接受达赖喇嘛在纯蒙古事务方面的通报。最后，您可开诚布公地保证，我们对清政府要最高教主返回拉萨之意图不会给予任何协助，对西藏事务也绝不会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干涉，根本就谈不到此事。

尼古拉二世在密函上批示：“完全正确。”1906年12月17日[5日]，于皇村。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166~167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62 [《俄国与西藏》，第62号文件])

## 二十九 恰克图边界委员希特罗沃（Хитрово А. Д.）关于达赖喇嘛于1904~1905年居留蒙古情况的报告

### 总参谋部希特罗沃上校关于达赖喇嘛及其1906年活动的报告

下述情报主要来源于蒙古、达赖喇嘛的心腹和喇嘛教徒的主宰者本人。

众所周知，1904年11月，达赖喇嘛来到库伦。从西藏出走前往蒙古之动因，是英国远征军恣意入侵【西藏】和对藏军背信弃义，赶尽杀绝，根本无法为其野蛮行径辩解。根据预先达成的协议，敌对双方军队迎面走近以便进行和谈。装备火绳枪的藏军点燃了火绳，英国远征军长官指出，藏军此举不符合和平会议惯例，点燃的火绳应灭掉。感到难为情的藏军完全相信了他，熄灭了火绳。随后英军把藏军包围并将其完全消灭。藏军长



官第一个被打倒，并遭到凌辱（他的一副大耳环连同耳裙被撕掉<sup>①</sup>）。

尽管达赖喇嘛提出抗议，清政府对这一悲惨事件却完全无动于衷。

起初达赖喇嘛推断并怀疑英国人和在西藏任职的清朝官员可能背信弃义要谋害自己而未遂，于是决定远走毗邻俄国的蒙古，即库伦，那里十分安全。他打算通过与清朝皇帝的关系，查明自己未来的地位和恢复被英国人践踏的权力，并期望在这方面得到以当地领事<sup>②</sup>为代表的俄国人非公开或公开的支持。

事态进一步发展的情况表明，清政府未料到达赖喇嘛会离开西藏的府邸，最初清政府就饬令库伦呼图克图不得给予到来的达赖喇嘛高的礼遇。

俄国领事馆对达赖喇嘛很客气，但非常拘谨，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他的心腹都坚信，驻库伦领事对与之交往感到累赘，以任何借口疏远他们，避免与最高教主及其代理人会见。

璞科第公使<sup>③</sup>途经库伦时，拜会了达赖喇嘛，向他面交了皇帝陛下的礼品（一只绘有君主肖像镶满宝石的钻戒），并许诺给予可能的支持，成为与俄国人交往中愉快的一页。

略去细节不提，下述情况可以证明是真实的，达赖喇嘛在库伦居留期间，他及其“小朝廷”同呼图克图及其“小朝廷”以及同俄国领事馆之间，不断发生齟齬，暗中关系紧张，最后失去了对他的任何信任。这两方面原因促使达赖喇嘛决定将自己的驻锡地迁往位于库伦西北、恰克图东南，距库伦均为350俄里的王库伦。

为了同俄国政府直接交往，达赖喇嘛把其代理人堪布德尔智派往了彼得堡。

此前，8月26日[13日]，俄国领事吕巴起程继续旅行，12月3日[11月20日]回到【库伦】。

同领事馆的来往中断后，达赖喇嘛选择通过恰克图边界委员，确切说通过边界委员的翻译俄国官员比姆巴耶夫（Бимбаев Р.）与彼得堡来往。

① 1905年4月（应是自1904年3月31日开始——编译者），英印军队在春丕谷骨鲁（Гуру）温泉附近的狭窄地带进行了这次大屠杀，约500（应是近千人——编译者）藏人被打死。

② 指时任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

③ 当时璞科第（Покотилев Д. Д.）被任命为驻华公使，1905年6月初上任，途经库伦。



比姆巴耶夫的作用很明确，他很盛情，热心为达赖喇嘛收发指定人的信函。

清朝库伦办事大臣说，达赖喇嘛迁往王库伦证明他无力对抗清政府竭力要他返藏的要求，9月底，清朝皇帝在【蒙古】办事大臣奏折上批示：饬清朝地方当局和蒙古王公立即使达赖喇嘛返藏，阻止他恣意留在蒙古，违令者严惩不贷，云云。

如此粗暴无礼使达赖喇嘛感到愤怒，他当即派信使通过恰克图致电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支持他及其追随者蒙古王公和呼图克图格根们。请求有了结果。俄国公使坚决要求不要妨碍达赖喇嘛在王库伦过冬，关于保护王公和格根问题，答应另行告知。

我借外出履行公务之机把哲里木盟<sup>①</sup>蒙古代表团送达赖喇嘛处，清帝国外务部对此提出了坚决抗议，有鉴于此，我只好留在恰克图，派自己考察队中的5名下级军官作为护卫，派自己的1名助手军官科斯特里茨基（Кострицкий）作为路线测量员和摄影师（均着布里亚特人服装）与代表团随行，责令他们切勿找机会会见达赖喇嘛，而以化名查明清帝国监督机构的监督办法、手段和人员组成情况。到处传说建立该机构是为了监视达赖喇嘛和侦察王库伦地区是否有日本间谍。（科斯特里茨基熟练掌握并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的到来对达赖喇嘛已不是秘密，达赖喇嘛把他叫到了身边。早在5月份，达赖喇嘛从由哲里木盟来到他身边的蒙古代表团那里得悉我负责的考察队以及内中军官相互关系情况，并为我留在恰克图而感到遗憾，在长时间的接见中向科斯特里茨基详细讲述了他在蒙古居留的情况、他不得不经受的困难以及他的打算和目的，并请求转告我，以便报告上级。

达赖喇嘛说，清政府在践踏他的和蒙古的权力，他有根据地向领事馆证明他的世俗当局对西藏的权力，清王朝已有名无实，中国一个势力强大的政党在日本人庇护下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推翻名存实亡的清王朝，恢复明朝<sup>②</sup>。鉴于西藏和蒙古从未受中国统治，而蒙古还统治过中国<sup>③</sup>，随着清王

① 哲里木盟：内蒙古地区之一。

② 1368～1644年期间，明朝统治中国。

③ 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中国。1271～1368年期间，元朝统治中国。





朝的覆亡，显然，蒙古和西藏应该独立自主，像清王朝以前（作为满族人的支柱反对可恨的中国）那样，臣服于谁听其自便，与被统治的其他各族人民相比，拥有更近似于盟国所享有的权利，蒙古人若意识到这一点，会更加憎恨汉人，是汉人使清王朝衰弱并在践踏他们对自己的土地世代相传的权力和自主。

从西藏到库伦，包括往西往北直至俄国边境，达赖喇嘛所到之处，有的人都站在他一边。以人烟稠密的哲里木盟和鄂尔多斯盟为代表的内蒙古热烈希望在自己的家乡会见达赖喇嘛并追随于他。出于正义和为满足广大喇嘛教徒的需要和夙愿，达赖喇嘛与志同道合的蒙古王公和呼图克图格根们已在原则上坚定不移地决定脱离清王朝，建立“独立”的联盟国家，此举将在俄国保护和帮助下完成，并避免流血。

倘俄国表示拒绝，[达赖喇嘛]也不会改变脱离清王朝的决定，而万不得已时，甚至在另一大国，即英国保护下完成此举，英国业已表示愿向达赖喇嘛提供各种帮助。

因俄国政府机构、领事馆、大使馆、军事当局和彼得堡各部在行动上缺乏一致，使达赖喇嘛陷入了非常困难和不确定的境地，他不知请谁出谋划策，向谁述说自己特别私密的想法等，以达到上述主要目的，对此，他极为审慎、委婉地表示了遗憾。藏人的某些派别表示，鉴于俄国表示拒绝，也许应该向与俄国友好的另一大国求助，但达赖喇嘛始终坚持只向俄国求助，他知道俄国国内目前在发生混乱和风潮<sup>①</sup>，但他认为来年春天应该平息，之后他希望允许【他】越过俄国边界，乘火车前往满洲里，再从那里前往哲里木盟，在当地判定该盟和附近的昭乌达盟（Чжоудаский сейм）和扎萨克图盟（Чжасотоуский сейм）<sup>②</sup>之蒙古人在追随他的政治理想和目的方面之准备情况。随后沿原路返回，在外贝加尔古辛湖寺（Гусиноозерский дацан），或靠近俄国的蒙古某个地方住下。

照达赖喇嘛之看法，俄国的支持和保护应表现在俄国承认蒙、藏之要求是正义的，接受达赖喇嘛关于这一问题的观念，将其提交欧洲列强讨论并做出决定，达赖喇嘛坚信欧洲列强不可能不同意此等要求是合法的。

① 指 1905 年俄国革命。

② 昭乌达盟和扎萨克图盟属内蒙古地区。





蒙古人和藏人既不知国际政治关系准则和惯例，亦不相信任何其他大国和民族，自然会转向其历来的强邻俄国（关系密切的蒙古部落已依附俄国），并认为任何其他途径均违背其民族道德，即便有别的途径可以利用，也必定征得俄国允许。

最后达赖喇嘛责令把一尊不大的佛像（释迦牟尼<sup>①</sup>像）和一方白哈达交给我，由我转给总司令<sup>②</sup>阁下，以便他转呈皇帝陛下。当时蒙古代表团因不懂礼仪，或因次日要离开，以及达赖喇嘛当时因患轻微感冒或偶然失误，上述礼品未附任何信件。我无权不接受佛像和哈达，尤其是将其退回，我对达赖喇嘛的一位心腹德雷科夫（Дылыков）说，信件是必要的，很可能将由我负责的考察队的翻译官齐德波夫（Цыдыпов）送去，在我离开恰克图之后，他去拜会达赖喇嘛，因运送普通旅客的铁路罢工，现在可能滞留在途中。

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达赖喇嘛的一些个性。据我掌握的有关达赖喇嘛的广泛的各种来源的情报，毫无例外的共同的想法是：当今的达赖喇嘛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杰出人物。自13世纪，达赖喇嘛的第一位化身转世以来，在所有最高教主中只有17世纪初在位的阿旺·洛桑（Нован Лобсан）是有进取心的杰出政治家，他把达赖喇嘛的府邸迁往拉萨，建成迄今依然存在且闻名于世的金顶宫殿。阿旺·洛桑前后的所有其他主宰者意志薄弱，是他们周围的老师（воспитатель）、经师（наставник）和驻藏大臣盲目的工具。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位活到18岁，多数英年早逝。蒙古人坚信，转世的达赖喇嘛横死于清政府的阴谋。当今的达赖喇嘛32岁，知识渊博、天资聪颖、体魄健壮。他骑马用4个月走完了从拉萨到库伦的全程。他的轿舆因未乘坐而留了下来。蒙古人把达赖喇嘛视为万古流芳的成吉思汗（Чингисхан）和闻名于世的忽必烈汗（Хубилай - хан）<sup>③</sup>那样天才的再生。从达赖喇嘛的日常生活看，持续不断、坚持不懈的政治活动耗去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他把自己在宗教界的精神力量用作完成政治任务的手段，他非常关注欧洲文化，想从铁路入手了解欧洲文化。任何小事、任何

① 释迦牟尼（Шакья - Муни）：佛教创始人。

② 总司令：似指【俄国】远东武装力量总司令利涅维奇（Линевич Н. П.）将军。

③ 忽必烈汗：蒙古大汗，他征服了中国，建立了元朝，于1271~1294年在位。



玩物、任何欧洲工业品都吸引他的好奇心和认真注意力。他坚信速射武器比火绳枪优越。他没有偏见，竭诚崇拜喇嘛教，关心为自己的卫队购置现代化武器，甚至责令堪布德尔智在彼得堡为他购买最好的左轮手枪。为了过冬，达赖喇嘛要在王库伦建造一座俄式木屋，为此在恰克图雇了俄罗斯和布里亚特木匠，购买了必要的建筑材料。他日常的事务是：早上用1~2个小时同小喇嘛交谈并进行训诫，随后乘轿舆去为每天连续不断从四面八方前来的成百上千的香客祈祷。香客们预先夹道列队跪在道路两旁。达赖喇嘛手执长哈达，哈达两端系着用金属球串成的圆环。教主用圆环触香客的头，祈祷佛陀保佑他们。<sup>①</sup>

达赖喇嘛在单独接见中，只接见王公及其使者们以及各种代表团代表等。这种接见具有纯政治会议的性质。达赖喇嘛通过这种办法详细了解蒙古广大边远偏僻地区的种种事情。每天晚上达赖喇嘛用1个半小时至2个小时，同其心腹举行会议（如果可以这样描述的话），做出结论，并责令将一些香客留下，邀请其他人和其心腹一起参加特别会议。会议间歇备有粗茶淡饭。对此要补充一点，每周内来自西藏的邮件和来自北京自己代理人的报告不少于一两次。对这些邮件和报告要进行讨论、研究并做出一些决定。自拉萨出走以来，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度过的。

达赖喇嘛特别关注满洲边境附近地区的蒙古人，在喀尔喀人中对这些蒙古人有一种看法：他们已经完全汉化。达赖喇嘛对接受他们邀请前往哲里木盟极为审慎。5月份，他提出要向他提供每旗一位王公个人盖有该旗大印的邀请函。虽然哲里木人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责令他们使昭乌达盟和扎萨克图盟站在他这一边，倘事先得到的不是全部，至少也要得到一些王公盖有大印的书面邀请函。其实因俄国发生风潮和难于获准乘火车前往以及同清政府曾发生尖锐的纠葛，达赖喇嘛已推迟出行。

从达赖喇嘛对英国人和对清政府之态度，可以判断他何等坚强、何等始终不渝、何等独立自主。英国人不止一次写信给达赖喇嘛，迄今他都原

<sup>①</sup> 此句据俄文 Далай - Ламы , имея в руках длинный шелковый ходак с прикрепленными к его концам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ми шарами обносится по шпалерам , причем шары касаются голов паломников , и тем самым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 владыки снисходит на молящихся. 译出。——编译者



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当驻藏大臣把清朝皇帝关于要达赖喇嘛返藏的御令抄送给他后，他下令今后不得接受驻藏大臣和将军的任何公文，并告诉他们，他只认盖有皇帝玉玺的信函。尽管【达赖喇嘛】同全体蒙古人的宗教主宰者库伦呼图克图发生过龃龉，王公们对呼图克图不以为然，却站在了达赖喇嘛一边，据此可以判断，达赖喇嘛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在蒙古统治者中何等有权威，何等受欢迎。

只要说达赖喇嘛在蒙古人和藏人 8 个世纪的历史生活中是他们第三位最伟大的人物就足够了。在达赖喇嘛不被毒死和打死的情况下，蒙、藏随后发生的事件显然对每个人会何等重要。这位达赖喇嘛能否为我们俄国人所用，我不敢做出判断，但我了解并可有根据地证实我所知道的事情，多亏达赖喇嘛，战争期间所有蒙古人才无视清政府关于不得把牲畜和马匹卖给俄国人的命令，令人奇怪的是，战争结束后，昭乌达盟（扎鲁特旗<sup>①</sup>）许多王公才开始不出售牲畜，理由是本国政府已有禁令。

日本人亦信奉佛教，他们曾寻求喇嘛教同情，但并无所获。倘达赖喇嘛对同一信仰的日本人有好感，【不知】我们军队之处境将会如何。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09，第 310~315 张 a 及其背面。系抄件。

载《东方》杂志 1996 年第 4 期第 136~141 页。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65 [《俄国与西藏》，第 65 号文件]）

<sup>①</sup> 扎鲁特（Джарод）旗：昭乌达盟的一个旗。

## 第五部分 关于1907年英俄《西藏协定》

为侵占中国领土西藏而激烈争夺的英俄两国，在1907年国际大背景下，背着中国，就西藏达成妥协，签订了《西藏协定》，英国借此使俄国承认了英国在西藏之优势地位；俄国借此限制了英国人在西藏的行动自由，防止英国独吞西藏。英、俄还通过签订该协定确认了彼此在西藏的侵略权益，并以“西藏问题”为筹码，在波斯问题和阿富汗问题上进行了交易。英俄《西藏协定》的签订充分反映了英、俄为各自利益，既相互争夺，又彼此妥协让步和相互勾结的本性。

此外，英、俄还合谋在《西藏协定》中首次提出了所谓“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以否定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不仅为1912年英国政府提出“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自治”，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提供了所谓依据，而且为俄国把“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外蒙古自治”载入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和1915年《中俄蒙协约》，妄图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提供了先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一 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Извольский А. П.）关于英国政府通过其驻俄大使尼科尔森（Никольсон А.）向俄国政府递交西藏问题提案的奏章

1906年6月12日 [5月30日]

英国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协议提案，经认真研究后确信，应予充分



关注。

其实，我们在西藏问题上所致力最主要目的正在于此。目的似乎也只能有一个，即在可能范围内防止西藏与外界隔绝，防止英国吞并西藏。

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出于下述考虑。英国早已将其注意力集中在西藏，并逐渐向喜马拉雅山北麓扩展其统治权。这自然会产生一个想法：当然，首先要同西藏建立商务关系。为此，早在1890年，英中两国签订了条约<sup>①</sup>，于1893年又签订了商务特别章程<sup>②</sup>，以补充条约之不足。该章程最重要之一条应为开亚东为商埠，准许印度政府派员驻寓，并对交易进行监督。随后，英国始终沿着既定方针前进。由于我们同达赖喇嘛之来往日益频繁，当西藏的行动方式和中国当局在西藏的行动方式妨碍英国达到其所提目标时，英国便毫不犹豫地利用有利政治时机向拉萨派出远征军，在签订新条约，获取新特权之后才结束远征。新条约是荣赫鹏（Юнгхезбанд）上校代表印度政府签署的，荣赫鹏上校所规定的新特权如下所述：“我们签订的协定准确规定了我们的边界，把我们同西藏的商务关系置于了十分满意的基础之上，并赋予我们权力从西藏排除一切外国影响，如果我们想排除的话。”最后，最近英国同中国签订了条约<sup>③</sup>，其第一

① 指《藏印条约》，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90年3月17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英国总督兰斯敦（Henry Charles Keith Lasdowne）在加尔各答签订。共八款。主要内容为：（1）规定哲孟雄（今锡金）归英国保护；（2）规定中国和哲孟雄的边界；（3）对于游牧问题、通商问题、交涉问题留待以后谈判。英国借此条约侵占了哲孟雄，并向中国西藏地方伸展侵略势力（引自《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编者

② 商务特别章程，即《藏印条款》，或称藏印议订附约、《藏印续约》。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93年12月5日，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参将何长荣和英国政务司保尔（Alfred Wallis Paul）在大吉岭签订，作为1890年《藏印条约》的附加条款，共十二款。主要内容为：开放亚东为商埠，准许英国派员在此驻扎；亚东自开放日起五年内贸易互不收税；限制中国西藏人民在哲孟雄（今锡金）的传统游牧。——编者

③ 指1906年4月27日，英、中两国在北京签订的关于西藏的条约，即中国全权代表唐绍仪和英国全权代表萨道义在北京签订的《续订藏印条约》。——编者 该条约的内容是矛盾的。一方面，条约承认1904年《拉萨条约》有效，根据该条约，西藏受英国监督；另一方面，条约又规定：英国政府“不占并藏境，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



款就确认了1904年9月7日荣赫鹏条约<sup>①</sup>。

事实就是如此。这些事实显然使人们信服，英国在西藏享有这种权利和优势地位，对其不可忽视，且不说西藏与印度领地毗邻。英国政府提案第二款令人信服地谈及这一点，指出，英国所享优势利益恰是以地理位置为根据的。

俄国提不出与其相当的条款。宗教利益是我们唯一的理由，因此，我们并没有对西藏施加影响的任何手段，如果近来谈及我们对上述国家可能施加影响的话，则我们的全部计划只是建立在当今达赖喇嘛的亲俄倾向，他幻想在我们的支持下使西藏获得完全独立，他当时并未注意到近来发生的事件<sup>②</sup>。鉴于这种情况，切勿对未来抱以希望：政治依赖个人太靠不住，尤其在西藏问题上，如果只考虑到佛教最高教主永远不会自然死亡，又总是很快退出舞台，他只能是实际统治国家的地方最高僧侣手中的玩偶。前辈的命运十分可能落到当今佛教世界领袖的头上，到那时完全反对我们的另一派可能在拉萨占据优势。在这种情势下，一项限制英国人行动自由的协定将十分重要，这正是西藏问题上可能建造俄英相互关系大厦之基础。

其次，不言而喻，对伦敦内阁所提协定各款提案可以修改和补充，切勿留下争议之处，在如此严肃的事情上不容许留下争议之处。

从此点观之，首先应该注意到英国提案第二款。不清楚该款所言“对外来往”，是怎样的“对外来往”，最后一个词“disturbed”（不安的）应如何理解。

如从某些迹象和情报判断，应该想到，在目前情况下，英国人能理解达赖喇嘛同俄国的来往。这种来往最初始于1898年，是通过堪布阿旺·德

① 即《英藏条约》或《拉萨条约》。1904年9月7日，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国边务大臣荣赫鹏与噶尔丹寺长罗生夏尔曾暨噶布伦并色拉、别蚌、噶尔丹寺之胡图克图，兼与西藏民教诸首领签订此约。共十款。主要内容为：开放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赔款英国兵费50万英镑（合750万卢比，分75年付清，在赔款偿清前英驻兵春丕）；拆毁自印度边境至江孜、拉萨的防御工事；西藏非经英国同意，不得向任何外国出让土地，不得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事务或派员入藏，不得以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其他权力给予任何外国或外国人，不得以西藏各项税收（钱币或实物）给予或抵押予任何外国或外国人。该约是荣赫鹏率英军攻陷拉萨后，逼迫西藏地方当局非法签订的条约。——编者

② 俄国“近来发生的事件”，指1904~1905年俄日战争和1905年革命。



尔智进行的，自那时起一直没有间断过。似乎是对上述负有官方使命的西藏使者 1900 年的来访做出回应，帝国政府忙着在打箭炉设立领事馆，并派布里亚特人布达·拉布达诺夫（Буда Рабданов）管理馆务，其目的是保持与达赖喇嘛的来往。虽然赋予拉布达诺夫的任务是十分秘密的，但他并未设立领事馆，而以普通香客身份在西藏住了下来。不过，他的到来还是走漏了风声，并传到了英国报界，激起英国社会舆论反对我们。

我们同达赖喇嘛之来往使英国政府感到不安，这很自然。英国政府竭力把这种来往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符合所拟协定规定的有关各方不得干涉西藏事务这一实质。

提案第二款还谈及英国之优势利益以所处地理位置为根据。当然，我们承认这些利益对英国人至关重要，我们或许可以借此为自己谋取某种好处，即使在别的我们行动的范围内也好。

关于提案第二款，无论如何，必须同英国驻此间大使进行更详细的会谈，以消除误解，并敦促他对提案各款的意义做更明确的说明。

还要注意对五款提案的补充条款：任何俄国官员不得在西藏居留。特别若考虑到，根据荣赫鹏条约<sup>①</sup>第 5 条，已赋予英国人向商埠派驻代理人之权，并准许派驻江孜的代理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访问拉萨，这种单方面的义务未必能获准。

学术研究是为崇高之目的服务的，拟订的限制似乎不应针对学术考察。

预先同英国驻此间大使进行下一步谈判，与征询我驻华公使对亚瑟·尼科尔森爵士提案实质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从当地的观点观之，对这些提案加以阐述可能为做最后决断提供有益的材料。

为寻找圆满解决问题的可靠根据，最好了解我国西藏问题的学者和专家之意见，我认为应就此问题召开学者、专家特别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着手充分掌握知识，当清楚、明确地认识到我们之目的和追求，我们便可毫不动摇地进行谈判，故可保障谈判取得圆满成功。

英国政府开始同我们谈判西藏问题的一揽子协定，并向我们提出了实

<sup>①</sup> 指《拉萨条约》。——编译者





际上完全符合我们利益的明确提案，此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这一事实应该看出，英国确实希望取得某些实际成果，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利用。

西藏问题恰好具有最容易同英国达成协议的基础，特别是因为英国对我们在埃及问题上<sup>①</sup>所做让步，于早些时候曾承担过义务。因此，从该问题开始，伦敦内阁显然打算立即赋予谈判善意的色彩，这对进一步谈判很难调和双方利益的提案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当然不能忽视英国在西藏问题上所提协定的要点，这些要点全面地提出问题，迎合了我们的要求。其实，英国失去的很少，因为英国对西藏的优势地位总会向英国提供利用这种影响的机会，而我们不可能有这种影响。最后，应该指出，如果不能就更复杂的其他问题达成协议，伦敦内阁总有机会建议我们把将要做出的有关西藏的约定固定下来，倘我们表示同意，终将取得一定结果。

目前英国采取的步骤，清楚、明确地表明英国完全同意协定，无论如何，对此切勿表示怀疑。

我们应该坦率地、开诚布公地对待此事，把意义不大的政治打算搁置一旁，全面看待同英国交好的问题，认清这一问题对头等重要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从这一观点观之，西藏问题是可能发现双方意图是否真诚的试金石。

因此，在明确拟订所追求的目标之后，必须消除只能使英国产生不信任，以致彻底破坏同英国缔结协定一事的一切附带因素。

从这一观点出发，必须着重分析我们同西藏交往的问题。近来这些交往在颇大程度上脱离了外交部的直接管理，自然，就赋予了其双重性，对我们的意图可能产生不信任<sup>②</sup>。

在目前情势下，这样提出问题，无疑必将遭到谴责。既然我们将接受英国决定作为协定基础的原则，就必须坚定地、始终不渝地予以坚持，以证明我们是完全忠诚的，这是任何接近的必要条件。

① 指俄国政府同意《英法协约》所附《赫底威敕令》。《赫底威敕令》系英法关于在埃及和摩洛哥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的一部分。该敕令承认英国在埃及享有特权，但并未规定英国正式保护埃及。

② 根据文件这一段内容，有理由得出结论：1906年以前，俄藏关系并非由俄国外交部主管，而由陆军部主管。





只有这样对待问题，才能指望我们竭力实现的艰巨政治任务取得成功，即在互利基础上同英国缔结协定。

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陛下圣鉴。

伊兹沃尔斯基

于圣彼得堡

尼古拉二世在奏折上亲笔批示：“赞同您陈述的意见，授予您全权同英国大使进行谈判。”

1906年6月12日[5月30日]，于彼得戈夫。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103~109张及背面、第110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54 [《俄国与西藏》，第54号文件]）

## 二 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关于向英国驻俄大使尼科尔森声明俄国政府愿就西藏问题同他谈判的奏章

1906年6月3日[5月31日]

经皇帝陛下俯允，昨天我向前来拜访的英国大使表示，帝国政府同意在他所提书面提案基础上，就西藏问题同他谈判。我说：“我们完全认为这些提案具有广泛性及和解性，我们准备以广泛及和解的方式对待这些提案。不过，只有在双方未留下任何未商定、未查明之处的情况下，才可能就所提问题签订永久性协定。因此，首先必须说明提案第二款的准确含义，第二款内称，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英国特别关注西藏对外交往不受其他大国的干扰（disturb）。这里所说的是怎样的西藏对外交往，其他大国怎样的行动（在目前情况下，显然指俄国的行动）可能干扰西藏的对外交往。倘若英国因其所处地理位置而在西藏享有特殊利益，则应该承认俄国因其信奉佛教的大多数俄国臣民在宗教方面对西藏领袖的依存性，在西藏也应享有相应的利益。这种宗教上的依存性使我们有理由同达赖喇嘛交往。这种交往绝无政治性质，对西藏内政也不构成干涉。按照上述意见修改第二款条文是公允的，还要求对提案各款加以解释和补充。根据补充条款，俄国任何官员不得入藏境。为了对西藏进行学术研究，俄国地理学会



时而派出考察队，其功绩举世皆知。参加考察队的常有俄国公职人员。必须预先说明，上述补充条款所言并非要妨碍我国学术考察活动。”

尼科尔森爵士认真听了我的声明，向我允诺将把我的声明报告本国政府。用敢将上述情形恭折具陈，伏乞皇帝陛下圣鉴。

伊兹沃尔斯基

于圣彼得堡

在第111张上标有御览符号，证明该文件业经沙皇尼古拉二世御览。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 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Д. 85 第111~112张及其背面。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55 [《俄国与西藏》，第55号文件]）

### 三 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就英国政府向俄国政府递交西藏问题提案事致驻华公使璞科第（Покотилов Д. Д.）密函

1906年6月15日 [6月2日]

抵达圣彼得堡的新任英国大使向我表示，他奉命就俄英两国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达成一揽子协定事同我们谈判。

他从西藏问题谈起，并向我递交了【公历】4月27日英中条约<sup>①</sup>本文（条约的实质业以第2号电告知）和一封简要文书，内中载有英国向我们提出的下述五款提案：

一、俄英两国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并应允不侵犯西藏领土和不干涉西藏内政。

二、俄国承认，由于地理位置之关系，英国关注西藏对外交往不受任何其他大国干扰。

三、两国政府应允不向拉萨派驻代表。

四、两国政府同意不为本国或本国臣民在西藏谋求道路、电报、矿业

<sup>①</sup> 指1906年4月27日，英、中两国在北京签订的关于西藏的条约（即中国全权代表唐绍仪和英国全权代表萨道义在北京签订的《续订藏印条约》）。——编者注 系原编者注。圆括号内（即中国全权代表唐绍仪和英国全权代表萨道义在北京签订的《续订藏印条约》）系编者所加，故应予保持原样。——陈



让与权或其他权利。

五、两国政府同意西藏的任何收入不得让与本国或本国臣民。

补充条款规定：俄国官员不得以任何身份在西藏居留。

总之，上述提案无疑具有广泛性和和解性。因此，我对尼科尔森答称，经皇上恩准，我们准备以上述提案为基础，同他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我对他说，首先必须说明提案第二款之真正含义。倘英国因其地理位置在西藏享有特殊利益，则应该承认俄国因其信奉佛教的臣民在宗教方面对西藏领袖之依存性，也应享有相应的利益。这种依存性使我们有理由同达赖喇嘛交往，这种交往不具有任何政治性质，对西藏内政也不构成干涉。因此，对第二款之措辞作适当修改是公允的。此外，补充条款不应妨碍俄国向西藏派遣学术考察队。英国大使允诺将我的意见报告本国政府。在等候回复和下一步谈判开始之前，我想了解您对英中条约、对英国向我们提出的提案有何看法。问题总提法的实质在于：将西藏重新置于中国宗主权之下、英俄两国彼此应允不侵犯西藏领土完整、不干涉西藏内政，您对问题的总提法持何态度？您是否认为英国提出的保障已足矣？显然，目前的第二款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请您指出，该款应如何修改。

尼古拉二世在电报稿上批示：“同意。”1906年6月15日[6月2日]，于彼得戈夫。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 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114张及反面，第115张。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56 [《俄国与西藏》，第56号文件])

#### 四 俄国外交大臣就通报俄国政府同意在英国政府提案基础上同英驻俄大使尼科尔森谈判西藏问题事致驻英大使本肯多夫密函

1906年6月13日[6月3日]

今年6月8日[5月26日]，我荣幸地电告大人，抵达这里的新任英国大使向我表示，他受命同帝国政府进行谈判之目的，是就俄英两国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达成正式协议。当时亚瑟·尼科尔森（Артур Никольсон）爵士表示，为了进行这次谈判，愿意采取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当时已促



使《英法协约》<sup>①</sup>的签订)，即对上述问题一一进行审议，力求对每一个问题达成共识，但不会对每个问题单独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后，当查明有可能取得意见完全一致时，可以就所有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

我对大使答称，在他指出的基础上开始谈判，我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当时尼科尔森爵士表示愿就西藏问题开始磋商，还简要地讲述了最近英国同西藏之关系，并把随函所附的，不久前英中两国就西藏问题所签条约文本交给我。他附带说，文本可能不十分准确，因为伦敦尚未得到条约正本，因此，他将及时通报文本的修正情况。

接着亚瑟·尼科尔森爵士开始陈述拟议的俄英西藏协定的条款，次日他通过备忘录将条款送交给我，我认为应随函附上备忘录抄件。

随后我们用相当长的时间就达赖喇嘛返藏，用部分时间就蒙古局势进行了交谈。当时我始终把交谈保持在4月份拉姆兹多夫伯爵向英国代办所做解释的范围内，我向我的交谈者完全重申了我的前任令人放心的保证：我们根本无意干涉西藏内政，并补充说，我们已采取一切措施，让自愿护送达赖喇嘛的布里亚特人无论如何不得越过西藏边界。我最后说，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尽快恢复西藏的正常秩序，这是我们许多万布里亚特臣民的宗教利益所要求的。

我对英国政府的提案做了最仔细的研究，并随奏章将提案抄呈皇帝陛下圣鉴。皇帝陛下在奏章上批示：“赞同您所陈述之意见，兹全权委任您同英国大使开始谈判。”

经皇上俯允，我于下一次会见尼科尔森爵士时，表示，帝国政府同意在他所提书面提案基础上，同他开始谈判西藏问题。我说：“我们完全认为这些提案具有广泛性及和解性，我们方面也准备以广泛及和解的方式对待这些提案。但只有在双方未留下任何未商定、未查明之处的情况下，才可能就所提问题签订永久性协定。因此，首先必须说明英国提案第二款之准确含义。此款内称，由于地理位置之关系，英国关注西藏对外交往不受其他大国干扰。这里所指西藏怎样的对外交往，别国怎样的行动？这里显然指俄国的行动可能干扰西藏的对外交往。倘英国因其地理位置在西藏享有特殊利益，则应该承认俄国因其大多数信奉佛教的臣民与西藏领袖之宗教联系，也应享有相应的利益。这种联系使我们有理由同达赖喇嘛交往，

<sup>①</sup> 1904年《英法协约》为协约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种交往绝无政治性质，对西藏内政也不构成威胁。按上述意见修改第二款条文是公允的。也完全要求对所提条文加以说明和补充。根据补充条款，俄国任何官员不得入藏境。为了对西藏进行学术研究，俄国地理学会时而派出考察队，其功绩举世皆知。参加这些考察队的常有国家公职人员。必须预先说明，补充条款所言并非要妨碍我们的学术考察活动。”

亚瑟·尼科尔森爵士认真聆听了我的声明，向我允诺将把我的声明报告本国政府。

大人了解所有上述情况后，同我一样，无疑会得出结论，英国政府确实以最广泛、最和解的方式提出了西藏问题。英国政府意图的实质在于：将西藏重新置于中国宗主权之下，俄英两国在某种程度上确定“补偿议定书”（《un protocolo de desiteresement》）。我们原则上承认这样提出问题是我们所期望的，对我们有好处。我还认为提案第一、第三、第四、第五款基本上可以接受，至于第二款和补充条款，或完全删除，或按照我向亚瑟·尼科尔森爵士表示的意见加以修改和说明。

达赖喇嘛返藏问题与目前谈判密切相关。我们从十分秘密的来源获悉，英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返藏完全持反对态度，认为达赖喇嘛曾公开与己为敌，预感到，倘让他返回拉萨，会产生误解，因此，有可能把远征军再次派往西藏。显然，事情发生这种转变将立刻终止同英国达成一揽子协定的一切尝试。因此，必须仔细阐明我们竭力使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清廷对西藏最高教主返藏持何态度<sup>①</sup>，达赖喇嘛本人究竟有何打算和愿望，他现在何处。

最后，关于英国向我们提出的提案，关于西藏问题下一步谈判您认为最好采取怎样的方针，我有责任恳请大人告知您的意见。

尼古拉二世在信稿上批示：“同意。”1906年6月16日[6月3日]，于彼得戈夫。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85，第117~121张及反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57 [《俄国与西藏》，第57号文件]）

<sup>①</sup> 当时清政府反对达赖喇嘛返藏。



## 五 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关于应在提案基础上同英驻俄大使尼科尔森谈判西藏问题的奏章

1906年6月25日 [6月12日]

关于驻华公使对英国人所提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各款提案发表的见解，由于6月19日 [6月6日] 在我这里举行会商，并提出了意见，现在可以做出最后的结论了。

从总的观点观之，必须注意到，在该问题上未必可以说我们的让步已达到驻华公使所达到的程度。当然，可以承认某种让步的性质，我们准备承担英国向中国承担的那种义务，此事必须加以利用；不过，无论如何，应该承认伦敦内阁已表示愿意放弃一切特权，倘我们能把各方权利平等的原则贯穿在协定各款之中，则我们的权利将得到保障。

在把这些总的原则运用到具体事情时，可以认为，英国人所提协定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款，可无条件接受，但第二款应加以修改。不过四等文官璞科第报告的第二款措辞并不十分合适。看来该款条文按下述表述更为适当：

“按照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原则，俄英两国应允有关西藏事务的来往只通过中国政府。根据1904年《英藏条约》，这种应允与英国商务委员同西藏地方当局的来往无关。不言而喻，要为信奉佛教的俄英两国臣民在宗教需求方面保留同达赖喇嘛和其他西藏佛教寺院代表直接来往之权。”

至于补充条款，我们感到十分不便，应努力设法完全删除，或赋予补充条款双方承担义务之性质。

最后，必须保障我们学术考察之权，我已向英国大使谈过此事，但尚未接到他的任何答复。

因此，如何更好地安排此事，目前尚难确定，问题之解决只好留待日后同亚瑟·尼科尔森爵士再议。兹将此事报告皇帝陛下，恭请恩准在前述基础上同英国大使继续谈判。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北京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409，第298张及反面、第299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60 [《俄国与西藏》，第60号文件])



## 六 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为英俄关于西藏问题之谈判已有转机应停止同达赖喇嘛官方关系事致驻华公使璞科第密函

1906年10月11日 [9月28日]

秘密

近来蒙古事态的发展促使阁下发回一系列报告，说明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竭力巩固其在蒙古之势力，并说明因达赖喇嘛在蒙古人中居留，在部分当地居民中已引发独特的某种程度的民族运动。您主张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维护俄国在蒙古的经济势力，顺便指出，帝国政府表示完全赞同，且已将所需资金拨给您支配，并责成您主持实施上述措施。您在“外蒙古”筹划和采取的部分行动，诸如建立希特罗沃（Хитрово А. Д.）先生间谍机关<sup>①</sup>、派遣布拉文斯（Браунс）先生，等等，外交部亦表示完全赞同；当然，我们对您在9月8日、9月9日 [8月26日、27日] 电报中就乌泰（Удай）郡王<sup>②</sup>的请求所陈述的普遍性意见也只能表示赞成。从书信来往中可以看出，虽然并不期望借款乌泰问题带来特殊政治利益，但根据军事部门有关乌泰曾为其效力的可靠证据，该问题可按您的正确意见予以解决，乌泰将同财政大臣以及当年就借款问题曾有书信联系的总参谋长保持来往。本部在坚持上述观点之同时，已认识到，我们在蒙古的利益至关重要，且有必要以允许我们采取的一切手段保护在蒙古的利益；这种认识促使我更加仔细地研究了您关于停止同达赖喇嘛来往的第743号电。阁下从我的电令中可以看

- 
- ① 希特罗沃（Хитрово А. Д.）（1860～1924）：自1906年起，任恰克图边务官，总参谋部中校，沙皇政府驻蒙古情报机关的直接组织者。1906年以前，在设在哈尔滨的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情报处任职。1920年秋，恩琴率亚洲骑兵师侵入“外蒙古”。1921年恩琴伯爵下令在库伦枪杀了希特罗沃。1921年，恩琴率亚洲骑兵师从“外蒙古”袭扰苏俄边境地区，被判处枪决。
- ② 乌泰：内蒙古哲里木盟扎萨克图旗世袭郡王。1900～1905年，同驻在哈尔滨的沙皇军队司令部，以及后来驻在哈尔滨的管理和保护东省铁路的俄国军事官员均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1912年8月，他在内蒙古发动反华举事，同年9月，被中国军队镇压下去。1902年，乌泰向沙皇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 Е. И.）中将请求借款20万卢布，以赎回汉人在旗内的垦地。因乌泰在日俄战争期间帮助过俄军（以希特罗沃为首的军事情报机关设在乌泰旗内，乌泰不许日本人进入自己的旗境），1904年，沙皇政府责令华俄道胜银行向乌泰提供请求的借款。1906年，乌泰再次向东省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Хорват Д. Л.）少将求借32万卢布。1907年7月9日 [6月26日]，斯托雷平（Столыпин П. А.）主持召开大臣会议特别会议决定免去乌泰以前所欠债务20万卢布，并再次向他提供借款85000卢布。





出，在俄英两国开始谈判西藏问题，特别在最高教主已经来到塔尔寺的情况下，同达赖喇嘛直接的官方来往，甚至通过俄国国家公职人员，打着俄国旗号的来往，显然是不适当的。最高教主来到塔尔寺后，同拉萨的来往大概将有颇大程度的恢复。当然，鉴于博格达汗政府<sup>①</sup>力图把达赖喇嘛牢牢地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以这种行动方式对待中国人是十分合适的。毫无疑问，上述情况必将导致帝国政府向俄国代表和西藏最高教主之间的官方和非官方中间人声明，我们不再承认他们担当这种角色，不再利用他们在上述方面效劳。但不能把这一事实视为禁止俄国臣民同达赖喇嘛的一切来往，这种禁止也未必被遵行，也不能取消最高教主出于需要通过某种途径，向我们做某种通报的权利。特别在目前最高教主尚未回到拉萨，依然驻锡对蒙古事态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地方，完全放弃同达赖喇嘛的任何来往，似无必要。我们同最高教主的关系实际上在削弱，我们应该把这种来往集中在蒙古事务方面，进而为我们的直接利益，利用上述关系。考虑到已责成您全面领导我们在这方面的活动，我有责任恳请阁下务必告知您对本函内容的看法。

此时我有责任附带恳请您以某种方式，直接向比姆巴耶夫（Бимбаев）、加尔萨诺夫（Галсанов）、达布达诺夫（Дабданов）<sup>②</sup>表明本函上述意思，因为，依我之见，外贝加尔边疆省长不便参与此事。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北京公使馆，目录：  
761，案卷：409，第371~372张及背面、第373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61 [《俄国与西藏》，第61号文件]）

## 七 《俄英西藏协定》<sup>③</sup>

1907年8月31日 [8月18日]

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并考虑到英国因其地

① 博格达汗（蒙语）“神圣的汗”之意，指中国清朝皇帝，博格达汗政府，指清政府。——编者

② 比姆巴耶夫、加尔萨诺夫、达布达诺夫：布里亚特人，沙皇情报人员。达赖喇嘛居留王库伦期间，他们也驻在那里。

③ 该协约的签订实已表明，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抗的英、法、俄军事集团——协约国业已成立。



理位置，完全维持西藏对外交往之现状具有特殊利益，兹订立协定如下：

### 第一款

两高级缔约方应允尊重西藏领土完整，对西藏内政不进行任何干涉。

### 第二款

俄国和英国遵照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原则，应允与西藏之来往只通过中国政府。但此项应允不排除英国商务委员同西藏当局直接来往，此为【公历】1904年9月7日《英藏条约》<sup>①</sup>第五款所规定，并为【公历】1906年4月27日《英中条约》<sup>②</sup>所确认，此项应允也不更改英中两国在上述1906年条约第一款中所做承诺。

当然，还约定，无论是信奉佛教的俄国臣民，还是英国臣民，仅仅出于宗教原因，均可同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佛教其他代表人物直接来往。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应允：他们将决定不容许此种来往违反本协定所做有关规定。

### 第三款

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各自应允不向拉萨派驻代表。

### 第四款

两高级缔约方应允在西藏不为本国或本国臣民谋求或获取铁路、道路、电报及矿山任何让与权或别项权利。

### 第五款

两国政府同意，西藏任何收入，无论是实物，还是现款，均不得抵押或让与俄国或英国，或其臣民<sup>③</sup>。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条约，目录：3，案卷：363，第6张及其背面，至第8张。系原件。

载《俄国同他国所订条约汇编（1856～1917）》，莫斯科，1952年版，第391～392页；《俄中关系官方文件集（1689～1916）》，莫斯科，1958年版，第120页。

（经查，本协定原件系用法文写成，存于俄罗斯帝国对外政

① 或称作《拉萨条约》。——编译者

② 或称作《续订藏印条约》。——编译者

③ 1907年西藏协定是英国实现独自控制西藏的图谋和行动的严重障碍。根据协定，有关西藏的所有问题，应由英、俄两国共同解决。



策档案馆，全宗：条约，目录：3-1907，案卷：363/340，第8张及其背面；本协定英文副本存于上述档案馆，全宗：北京公使馆，目录：761-1907，案卷：450，第35张背面至第37张；本协定英译藏文本也存上述档案馆，全宗：北京公使馆，目录：761-1907，案卷：450，第62~63张，系原件。——编译者)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66 [《俄国与西藏》，第66号文件])

## 八 《俄英西藏协定》

1907年8月31日 [8月18日]

英国再次重申了由印度总督阁下签署，附于【公历】1904年9月7日【英中】条约批准书后的声明，内中规定：赔款250万卢比按年支付，三年付清后，上述条约第2款所指商场确已开放三年，在此期间西藏当局在所有方面均严格按照上述1904年条约行事之情况下，英军将终止对春丕谷的占领。当然，还约定，无论何种原因，到上述声明所定时间时，倘英军不终止对春丕谷的占领，则俄英两国政府将就此问题友好地交换意见。

本协定将予以批准，其批准书将在圣彼得堡互换。

全权代表签字、盖印于本协定，以资证明。

本协定订于圣彼得堡，缮就两份，俄历1907年8月18日、公历1907年8月31日。

伊兹沃尔斯基 签字      尼科尔森 签字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条约，目录：3，案卷：363，第8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载《俄国同别国所订条约汇编（1856~1917）》，莫斯科，1952年版，第392~393页；《俄中关系官方文件集（1689~1916）》，莫斯科，1958年版，第121页。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67 [《俄国与西藏》，第67号文件])



## 九 俄国外交部致英国照会（递交英国驻俄大使尼科尔森）

1907年8月31日 [18日]

大使先生：

为答复阁下今日照会，谨声明如下，俄罗斯帝国政府认为由其做出下述决定是为有益：自本照会交换之日起，任何学术考察队不得入藏，而同英国政府预先达成协议者除外。

同英国政府一样，帝国政府拟呼吁中国政府在相应期限内承担同样义务。

还约定，三年期限届满时，根据彼此达成之协议，如有必要，两国政府将就向西藏派遣学术考察队方面需要采取下一步措施之问题进行磋商。

请接受我的敬意！

伊兹沃尔斯基（签字）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便览，清册目录（Инвон）：<sup>①</sup>，案卷：13，第11~12张及其背面。系抄件。

载《俄国同别国所订条约汇编（1856~1917）》，莫斯科，1952年版，第394页；《俄中关系官方文件集（1689~1916）》，莫斯科，1958年版，第122页。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68 [《俄国与西藏》，第68号文件]）

## 十 英国致俄国外交部照会

1907年8月31日 [8月18日]

大臣先生：

谨就今日签署的《西藏协定》向阁下声明如下：

英国政府认为由其做出下述决定是为有益：自本照会互换之日起三年内，任何学术考察队不得入藏，而预先与俄国政府达成协议者除外，而其

<sup>①</sup> 原文未注明编号。——编译者



条件是：俄罗斯帝国政府方面亦应做出同样的保证。

此外，英国政府方面拟呼吁中国政府在相应期限内承担同样义务。不言而喻，俄国政府亦将采取同一步骤。

上述三年期限届满时，如有必要，根据彼此达成之协议，英国政府将就向西藏派考察队方面需要采取下一步措施之问题同俄国政府进行磋商。

大臣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尼科尔森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条约，目录：3，案卷：363，第9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载《俄国同别国所订条约汇编（1856～1917）》，莫斯科，1952年版，第393～394页；《俄中关系官方文件集（1689～1916）》，莫斯科，1958年版，第121～122页。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69 [《俄国与西藏》，第69号文件]）

十一 沙皇驻孟买领事奇尔金（Чиркин С. В.）就英属印度统治集团认为1907年《英俄协定》大大削弱英国在西藏之影响实已加强中国在西藏之地位事致俄国外交部秘密报告摘要

1909年12月22日 [9日]

（前略）

关于西藏，此间认为，（1907年）【英俄】协定彻底葬送了荣赫鹏中校远征所取得的成果，将实已独立、英国武装所征服的西藏让给了中国。最糟的是，给半独立的锡金、尼泊尔、不丹以及许多掸邦国家，造就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同种的邻国，复兴的中国立即开始向上述国家宣传自由。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24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74 [《俄国与西藏》，第74号文件]）

## 第六部分 沙俄密切关注中国政府 在西藏实行改革

英军入侵西藏和迫签《拉萨条约》，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软弱无能和治藏方面存在种种弊端。清政府认识到必须对中央管理西藏的机构、官制和对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进行改革并开始进行改革，以巩固清廷对西藏地方之主权和统治地位，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这激起沙俄密切关注。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和驻华代办世清就西藏改革情况不时向俄国外交大臣发出紧急报告。

一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就达赖喇嘛将离开北京请求给他金钱帮助、达赖喇嘛在北京之活动、清廷拟在西藏进行改革事等致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秘密报告

1908年12月23日 [10日]

(见本汇编第二部分第十五号文件)

二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就清政府拟在西藏实行改革巩固中国在西藏之政权事致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紧急报告

1910年2月12日 [1月30日]

1908年，英、中签订《修订藏印通商章程》<sup>①</sup>后，清政府开始坚定不

---

<sup>①</sup> 为发展1906年续订《藏印条约》，中、英两国于1908年签订了《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内载：“中国允在各商埠及往各商埠道中，筹办巡警善法。”



移地致力于逐步取消达赖喇嘛和西藏僧侣在西藏内政问题上迄今所享广泛独立性，并研究在西藏逐渐推行全帝国普遍实行行政制度之办法。去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清政府接连收到驻藏大臣和川督令人惊慌的电报，略谓，西藏最高教主同列强秘密来往，他好像请求列强，藏人若试图宣布“西藏独立”，脱离中国，望给予援助，于是花很大精力研究了上述问题。清朝驻藏大臣在报告西藏当今危险情势时，恳请中央政府在最短时间内制订详细计划，采取有力措施，务必制止西藏僧侣之阴谋，以保证维护中国在西藏之主权。

鉴于上述情况，军机处接连召开西藏问题紧急会议，最后做出决定，尽可能在西藏推行全帝国所实行之行政制度。

但清政府明白执行这一任务之环境是何等艰难，认为目前在西藏行事必须极其审慎，在中国与西藏地方毗邻各地之地位巩固之前，尽量隐秘其最终目的，使中国有可能在西藏着手公开、有效地进行政治、经济重大改革。最近清政府已决定只对西藏采取一系列准备性措施，首先对达赖喇嘛之活动进行严密、秘密监视；通过派新军入藏和在西藏筹办巡警善法，以维护中国在最高教主心目中的威信。为此目的，拟裁撤驻藏大臣，在西藏设总司令一职，赋予总督之权，并将军事参赞、外交参赞暂时调往他的身边，责令前者直接指挥入藏军队，责令后者监督达赖喇嘛与外国人之来往。<sup>①</sup>川督特意派往拉萨的经验丰富的专员应协助执行某些任务。

去年秋天，清政府借口藏人人心浮动，决定立即派锺颖（Чжун Ин）率清军第一梯队 5000 人进藏，年底该梯队已开拔，随后拟将其他军队也调往西藏，之后清政府凭借颇大军力，希望毫不拖延地剥夺喇嘛教僧侣参与行政管理之权，最后着手教育和财政改革、修筑铁路、架设电话线、通邮等，这必将促进目前尚未开发的西藏迅速发展，促进中国对西藏的

<sup>①</sup> 原文如此，经查有误。1909 年驻藏大臣联豫与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电奏添设参赞一人，驻扎后藏，管理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埠事务。1910 年底（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联豫又奏请裁撤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左参赞驻前藏，不设机构官员，与驻藏大臣同署办公，筹划全藏一切要政；右参赞驻后藏，设有专门衙署及办事人员，职司监督管理三埠商务。参见冯明珠著《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 - 1925）》第 249 页。——编者





巩固。

但据即将执掌西藏事务的大臣正式报告，以及当地报界消息十分灵通的机关报的报道（援引清政府治藏政策纲领），可以判断，尽管清政府已尽全部努力，但现在依然遇到巨大困难。清政府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西藏离中央太遥远，又根本没有交通线，妨碍 5000 进藏军队【按预定时间】抵达指定地点，因冬季根本不可能进军，根据川督请求，以西藏已恢复平静为由，进藏军队已返回原地。

因此，最近政府各机构决定竭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实现修筑从汉口至四川，进而至西藏的铁路计划。铁路竣工前，清政府很难向西藏派大量驻军，而无军队支持，清政府未必能下决心进行大规模政治改革，也许会满足于在不久的将来加强中国在西藏影响的微末的任务。

根据清朝驻藏大臣的倡议，去年清政府对西藏采取的一些措施就属于这类任务。应当指出，中国铜币在西藏通用成功取代了此前在西藏流通的印度纸币，在新开埠的亚东、葛大克和江孜设立中国海关，必将抵制英国驻上述商埠委员竭力在城市管理方面起主宰作用。

谨表深深的敬意和赤诚。

廓索维慈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 28~29 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77 [《俄国与西藏》，第 77 号文件]）

### 三 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就中国驻藏大臣联豫（Лянь Юй）控制西藏管理忽视土著喇嘛政府事致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紧急报告

1910 年 2 月 24 日 [11 日]

达赖喇嘛的使者藏人顿珠旺结（Дун - чжу - ван - цзя）从拉萨经大吉岭和加尔各答来到此地，日内前来拜访，转交了最高教主给我的一封信和一方哈达。这位使者告知说，去年 10 月底，他应召来到达赖喇嘛当时的驻锡地，距拉萨有 3 日路程的热振寺（Жа - чжэнь），受命前往北京，向我



转达最高教主的祝愿。

据使者证实，最高教主十分关注西藏局势和清朝驻藏大臣联豫所采取的措施，联豫已将【西藏】全部管理事务控制在自己手里，根本无视西藏喇嘛的建议。

我在2月12日[1月30日]第13号紧急报告中荣幸报告，从顿珠旺结随后言谈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开始对西藏予以最密切的关注，比如，在拉萨设立了汉文和藏文传习所，增派驻藏军队，由驻藏大臣亲自统率。他要求藏人改穿汉人服装，强迫喇嘛还俗，选择某种职业。藏人对这种新措施提出抗议也徒劳无益，为防止清政府干涉其内部制度，在行政管理、财政等方面也开始进行各种改革，不过是按照中国模式。前查办藏事大臣，今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张荫棠在这方面有相当大影响，他善于同藏人搞好关系，未采取激进措施。

达赖喇嘛的使者还证实，早些时候此间有消息说，清朝官员在巴塘和理塘独断专行，下令烧毁佛堂，打死数名转世灵童<sup>①</sup>。当地的夷情章京为清朝官员所取代。看来自顿珠旺结动身以来，【西藏】局势更加恶化，此间得到消息说，清军同西藏僧侣发生了武装冲突，而后者迄今仍占上风。

使者几乎未谈及英国人的活动。

据使者说，达赖喇嘛好像同英国代理人有来往，并得到相当可观的贷款。兹谨将去年11月12日[10月30日]达赖喇嘛在离拉萨不远的热振寺写给我的信随紧急报告译呈。

谨表深深的敬意和赤诚。

廓索维慈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33~34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78 [《俄国与西藏》，第78号文件])

<sup>①</sup> 按照喇嘛教【教规】，上层喇嘛是永生的，据说不会死，能转世：特别受尊敬的喇嘛圆寂后，他的灵魂转世给灵童，为此要专门寻访灵童，并将其培养成“圣者”，因袭圆寂者的名字。



#### 四 达赖喇嘛就联豫和赵尔巽（Чжао Эрсюнь）在西藏作恶请求俄国庇护西藏事致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的信

【俄历】1909年10月<sup>①</sup>

达赖喇嘛致俄驻华公使四等文官廓索维慈信的译文。

谨向您致以诚挚问候，并为伟大俄国幸福与繁荣衷心祈祷。

在北京与您分手后，我们经长途跋涉，终于平安进入西藏境内。

目前清朝【驻藏】大臣赵尔丰会同联豫在我们这里轻率地进行各种改革，使全藏笼罩在极端恐惧之中。

两位大臣轻举妄动，我们无力保护自己不受侵害，我们不知如何结束他们罪恶之意图。

清朝大皇帝完全信任上述两位大臣，他们在执行有益之诏令时却辜负了皇帝。我和我的西藏如何摆脱这种状况，请您提出忠告，并提供给我的代表。

当初，西藏与清朝和睦相处，是因为俄国大皇帝和您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支持，并为我们说好话。

现在我们再次请求庇护西藏地方（Тибетская страна），劝告清朝放弃轻率的改革，并指出有权有影响的清朝【驻藏】大臣给我们造成的灾难。

当年俄、英两国为保护西藏，签订了《西藏协定》，期望别国也能遵行，期望西藏边界受到保护，哪怕20年也好，在此期间西藏地方靠自己的能力将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发展。

我们非常希望您经常给予我们忠告，保护和庇护阿旺·德尔智和土登晋美（Тубден Цучим）<sup>②</sup>。

如您获悉有何威胁西藏的情况，请告知我们。

祝您幸福安康，并献给您哈达一方、金沙2两。

藏历九月三十日（俄历1909年10月10日）于热振寺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34张及其背面。译自藏文，系当时的原件。

<sup>①</sup> 俄历为1909年10月10日，公历为1909年10月23日。

<sup>②</sup> 土登晋美：藏人，达赖喇嘛驻北京代理人。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79 [《俄国与西藏》，第79号文件])

五 俄驻华代办世清就达赖喇嘛使者带给其驻京代表（喇嘛）的信件并请求将该信内容转告俄公使馆事致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紧急报告、使者口头告知世清达赖喇嘛现在英属印度，他不信任英国人，请求沙皇政府将一位代理人派往他的身边，以及中国在西藏进行改革之情况

1910年7月18日 [5日]

数日前达赖喇嘛的使者从大吉岭来到北京，给达赖喇嘛驻京代表堪布喇嘛嘉仓（Цзян - цань）和洛桑（Лосан）带来一封信，责令他们将该信内容转告俄国公使馆；此外，还责令使者口头告知公使馆，达赖喇嘛现住在英国人提供的住所，受到英国人极严密的监视，与外界一切联系几乎中断。同时，英国人对达赖喇嘛极为客气，他们表示，他若希望同清朝联系，愿予协助。达赖喇嘛并不相信英国人的建议，而希望得到俄国忠告，帝国政府若有何指示，他请求把可信赖之人派往大吉岭。

我对上述转告既未做形式上，也未做实质性，即未做任何答复。

我认为有责任把公使馆收到的达赖喇嘛信件内容转述的中译文，随本紧急报告呈最尊敬的阁下裁决。该文件历数了最高教主出逃前发生的事件，目前只有引起人们回顾往事的兴趣。对清朝官员和入藏军队的责难是否属实，当然，难于查证。无论如何，事件证明，有才干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发起在这一边疆地区开始实行强力政策，始终以所掌握的经费为转移。当地所有举措均按上述官员直接指示施行，值得特别注意。

近来北京传播消息说，似乎【清】政府拟在西藏进行各种改革，经查，原来因缺乏经费来源，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或本应采取的措施也已推迟。更为严重者，日内有消息说，陆军部下令将驻扎成都府<sup>①</sup>的第33混成协改编为陆军<sup>②</sup>一个镇，从其他来源可以判明，赵尔巽从盐茶税余款中征

① 成都府：即成都，当时四川省行政中心。

② 陆军：中国按照外国模式重新组建的军队。



集到改编军队所需经费。

至于清军在西藏部署情况，据近来所得情报，无论是军队人数（约3000人），还是部署地点（察木多至拉萨一线），均无变化。

谨表深深的敬意和赤诚！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109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3 [《俄国与西藏》，第93号文件]）

## 六 世清紧急报告所附达赖喇嘛信件内容书面转述

1910年7月18日 [5日]

一、去年联豫人等奏请在西藏推行新政，已拨付彼等白银100万两，用于设立汉藏文传习所、办报、设立医院和印书局，迄今为止，花费不过20万两。至于修建兵营，所需全部材料、劳力等项，均责令百姓提供，据官方估算，应支付百姓共1万两。此外，联豫将处以百姓的巨额罚金，所征酒、盐消费税等，全部攫为己有。

二、四川省派兵两千，在西藏各商埠执行警务。官员和其他百姓担心米等粮食涨价，给最贫困的百姓造成困难，又因彼此语言不通，预料可能发生冲突。故认为由藏人充任巡警比较妥当，也曾不止一次吁请联豫由藏籍巡警代替汉人巡警。但联豫不仅对所提请求不满，还强行收走存在国库的武器。从现在起凡涉及当地需求之事，由他亲自决定，汉、藏官员不得与闻。此外，多次要求增派修路差役，提供马匹、马倌等。此等措施使百姓走投无路，开始四散奔逃。

三、川军入藏，在康巴（местечке Кан - ба）打死途中相遇的百姓，烧毁私人住所。他们抵达西藏后，无缘无故打死数名藏籍巡警。护送联豫的官员也无缘无故逮捕了公【总管】彭康台吉（князь Пын кан тай - цзы），对其严刑拷打，并打死他的仆人；他们还打死仔卓<sup>①</sup>尼嘉样坚赞（Чу - ань - гуань - цзя - муян），打死他的仆人和马匹，并强占了噶伦的

<sup>①</sup> 仔卓，藏语“司库”之意。——编译者



官署，捣毁了全部陈设。当时发生的这一切激怒了百姓，情势不堪忍受，若不是达赖喇嘛采取措施压制百姓怒火，一场骚乱将不可避免。达赖喇嘛劝西藏百姓：“自古以来西藏即是佛国，以慈悲、怜悯为怀，切勿肇乱。”百姓不止一次向联豫呈递集体请愿书，他根本不予置理。

四、联豫采取这种暴力行动和担心由此引发骚乱，促使达赖喇嘛把金库交给噶尔丹墀巴（Га - лэ - дань - чи - ба）主管，他本人决定走海路前往北京觐见皇帝，奏报西藏情势。华历一月初十（俄历 1910 年 2 月 6 日），达赖喇嘛来到帕克里（местечко Па - кэ - ли）。靖西（Цзин - си）统领（Командир）和专员（комиссар）劝他，在藏人和清政府达成协议以前，留在靖西，然后返回西藏。此外，他们还说，路途遥远，北京之行实无必要，达赖喇嘛对此表示同意，于是暂住靖西的住处。当时，联豫派兵追赶达赖一行，追兵在途中打死了百姓，焚毁了寺庙。

达赖喇嘛听到此事后，未改初衷，依然打算前往北京，但到达英国边境时，得知联豫在奏折中罗织罪状，妄加指责。据此，已将其革职，降为庶人。于是他向外务部一连发出 7 封电报，但未接到任何回复，他认为已不大适宜前往北京，便在大吉岭住下。

五、达赖喇嘛离开后，联豫率兵来到罗布林卡（Лош - бу - лин - ган）<sup>①</sup> 和金库，检查并查封了存放在那里的一切。此外，他还把 50 名士兵派往那曲，清点并查封达赖喇嘛存在那里的物品，收缴火枪 10 支和马刀 8 把。

六、赵尔丰和军队长官锺颖<sup>②</sup>在康巴（Кан - ба）抢掠财物、打死百姓、焚毁寺庙、处死宗教人士；他们把铜佛融化铸成铜钱和弹头，还把佛教徒的经书抛在污泥和牲口粪里。从打箭炉到西藏他们焚毁寺庙和私人建筑 1000 多座，打死僧俗人士 1100 多人，抢掠现钱合白银 142200 两、抢走大麦 3500 担。各处受难的百姓向上天哭诉，他们各方面状况悲惨，值得同情。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 110~111 张及其背面。译自中文，系当时的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4 [《俄国与西藏》，第 94 号文件]）

① 罗布林卡：武器弹药库。

② 锺颖时任统领。——编译者

## 第七部分 沙俄政府对清政府革去 达赖喇嘛名号横加干涉

川军入藏，达赖喇嘛擅离职守，逃亡印度，清政府革除了其名号。英国以维护英、俄在西藏之利益为名，借机责令其驻华代办于1910年2月26日向清政府提出了抗议，并将此事通报给俄国，意在使俄国与其配合。俄国随即责令驻华公使于2月28日向清外务部提出抗议。当时俄国已注意到，英、中在西藏问题上之争执对自己有利，可转移中国对满洲之注意力，俄国在西藏问题上支持英国，可指望英国在满洲事务方面支持俄国。在达赖喇嘛名号问题上，充分反映了俄、英两国在彼此勾结、相互利用。

### 一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就博格达汗（Богдыхан）谕令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事致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电

1910年2月25日 [12日]

今日颁布第一号谕令，革去达赖喇嘛名号，著驻藏办事大臣访寻西藏幼子数人。缘以最高教主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起衅端，并于1904年擅离职守，当时被废黜，随后被宽恕。最后，【今年】2月12日 [1月30日] 川军入拉萨后，达赖喇嘛随即再次潜逃。严令略谓，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毋庸疑虑。

廓索维慈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42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80 [《俄国与西藏》，第80号文件]）



## 二 清博格达汗罢黜（низложение）达赖喇嘛之谕令

1910年2月25日 [12日]

【华历一月十六日】1910年2月25日 [12日] 谕令：

“西藏达赖喇嘛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夙荷先朝恩遇至优极渥，该达赖具有天良，应如何虔修经典，恪守前规，以期传衍黄教，乃自执掌商上事务以来，骄奢淫逸，暴戾恣睢，为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为，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起衅端。光绪三十年六月间，乘乱潜逃，经驻藏大臣以该达赖喇嘛声名狼藉，据实纠参，奉旨暂行革去名号。迨该达赖行抵库伦，折回西宁<sup>①</sup>，朝廷念其远道驰驱，冀其自新悔改，飭由地方官随时存文照料。前年来京展觐，赐加封号锡赉骈蕃，并于起程回藏时，派员护送。该达赖虽沿途逗留，富索骚扰，无不量予优容，曲示体恤，宽既往而策将来，用意至为深厚。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sup>②</sup>，藏人本毋庸疑虑，詎该达赖回藏后，布散流言，借端抗阻，诬诋大臣，停止供给，迭经割切开导，置若罔闻。前据联豫等电奏，川兵甫抵拉萨，该达赖未经报明，即于正月初三日夜潜出，不知何往。当经谕令该大臣设法追回，妥为安置，迄今尚无下落。掌管教务，何可迭次擅离，且查该达赖反复狡诈，自外生成，实属上负国恩，下辜众望，不足为各呼图克图之领袖。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著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著驻藏大臣迅即访寻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拈定作为。前代达赖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朝廷彰善瘅恶，一秉大公。凡尔藏中僧俗，皆我赤子，自此次降谕之后，其名号，遵法度，毋负朕绥靖边疆维持黄教之至意，钦此。”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52~53张。译自中文，系当时的原件。

① 西宁：当时指西宁地区，历史文献中另一个名称为库库诺尔（Кукунор）。

② 开埠：主要指西藏为英国人开的各商埠。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81 [《俄国与西藏》，第81号文件])

### 三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询问他是否要请清政府说明将达赖喇嘛革职之原因事致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密电

1910年2月26日 [13日]

英国公使在指出西藏事件可能影响印度边境地区安宁，影响当地佛教徒之后，请清政府对西藏事件做出解释。清政府答称，因达赖喇嘛施阴谋诡计，才革去名号，这不会改变清政府之政策，清政府不打算改变西藏内部制度。我有理由关心我们的佛教徒和香客，是否也应提出同样的质问？

沙皇在原件上亲笔批示：“应该。”1910年2月27日 [14日]，于皇村。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41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82 [《俄国与西藏》，第82号文件])

### 四 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就废黜达赖喇嘛责令向清政府提出警告事致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密电摘要

1910年2月28日 [15日]

(前略)

我们丝毫不想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对信奉佛教的众多俄国臣民之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命运不能无动于衷。

请向清政府指出这一点，并询问清政府导致达赖喇嘛从西藏出逃和采取非常措施的情况，谕令将其废黜和访寻继承人，可能在我国佛教徒中引起骚动。故我们认为，必须警告清政府切勿对此事做出仓促决定。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44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83 [《俄国与西藏》，第83号文件])

## 五 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就废黜达赖喇嘛同外务部官员联芳谈话事致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密电

1910年3月3日 [2月18日]

因大臣不在，会见了联芳<sup>①</sup>，向他通报了帝国政府对废黜达赖喇嘛一事之看法，并指出此举可能给我国佛教徒留下不良印象。联芳答称，因达赖喇嘛施展阴谋，始终反对根据条约义务应进行之改革，才革去其名号。清政府此举，仅是对违背藩属关系、不承认清朝当局、干预政务、不追求宗教目的之不驯服臣民行使惩治之权。达赖喇嘛擅自秘密离开西藏，蔑视曾宽恕他第一次从拉萨出逃的清廷，使清廷有理由采取这一断然措施。大批军队入藏的情报不准确，进入拉萨维持治安的士兵不超过两千。据私下所得情报，发现中国驻藏大臣同英国官员已达成某种谅解，似乎使清政府感到不安。在得到有关此事真正原因的更准确情报后，再向清政府提出这一问题。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48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84 [《俄国与西藏》，第84号文件])

## 六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就清政府废黜达赖喇嘛事致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紧急报告

1910年3月3日 [2月18日]

为补充2月25日 [12日] 我的第112号密电，谨将清廷将达赖喇嘛废黜，访寻继承人之谕令，随本紧急报告译呈阁下。

谕令对最高教主自从拉萨出逃，英军占领拉萨、在北京逗留时对清廷

<sup>①</sup> 时任清政府外务部右侍郎。——编者注



之态度，至他抗拒清廷于近来在西藏采取之全部措施，清军迫近拉萨再次出逃整个期间所作所为予以谴责。

清廷采取这一步骤，看来，业经预先周密考虑。秉公而论，达赖喇嘛经常向清朝当局挑衅以示愤怒，使清廷有种种理由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总之，废黜达赖喇嘛，是中国最广泛地利用《英俄协定》和《英中通商条约》<sup>①</sup>（前者规定俄、英不干涉西藏内政，后者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所造成之局势，实行对藏政策之结果。

我在2月24日[11日]第18号报告中，荣幸地报告中国在西藏采取措施，加强驻藏大臣权力、派兵【入藏】，以及达赖喇嘛特别在寄给别国驻华公使的信件（译文）中对所有这些措施表明之态度。除上述措施外，据私下所得情报，清廷还打算让汉人垦殖寺庙之土地，据闻，此乃达赖喇嘛与清朝当局产生隔阂主要原因之一，因这部分土地是达赖喇嘛本人封地。清朝当局提出坚决要求，并以进兵为后援，促使最高教主离开拉萨。他的先辈不到30岁全都横死，很可能担心遭到先辈的命运，促使他做出这一极端决定。大臣联芳同我交谈时暗示了这一情况，他指出，达赖喇嘛癫狂、轻率，不善于利用清政府对他表示的好意，没有意义地败坏自己的名声。至于清军入藏，并非蓄意侵犯西藏，而在各商埠充任巡警。据清军追捕达赖喇嘛判断，显然，中国人打算逮捕最高教主。但英国业已表示将给予达赖喇嘛殷勤接待和尊重<sup>②</sup>，且可任意居留，使清廷不能不感到担心。

总之，清廷对废黜达赖喇嘛一事之想法是，自古以来西藏世俗政权由驻藏大臣掌管，弘扬佛法由达赖喇嘛负责，不问行政事务。这种关系在中国报界已有披露，有一家报纸甚至把中国采取之措施与政教分离相提并论。当时北京报界千方百计为采取之措施辩解，说近年来达赖喇嘛已成为一切动乱之源，为证实这一点，一些报纸暗示，俄国对中国施展阴谋，达赖喇嘛则充当工具。顺便指出，一家报纸报道说，驻藏大臣事先不通知当地政府，未获相应全权，便与英国人签订了《西藏协定》。另据消息说，

① 英藏通商条约：即中、英两国代表于【公历】1908年4月20日在加尔各答签订的《修订藏印通商章程》（Правила торговли в Тибете）。

② 英国人殷勤接待逃往印度的达赖喇嘛纯属表象，其实已将他软禁在那里。



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签订了协定，但北京未予承认。

在着手查阅历史资料时，应当指出，中国采取措施已有先例，比如，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1683~1706）因不守清规，蒙古毕林吉尔汗（Билингир-Хан）<sup>①</sup>【请求将其】废黜；七世达赖喇嘛格桑（Галсан）[洛桑（Лобсан）]因参与谋害毕林吉尔汗，清廷将其暂行废黜，最后，当今的达赖喇嘛因从拉萨出走，于【公历】1904年9月13日被废黜。可见，清廷以前竭力显示对达赖喇嘛的控制，而迄今很少采取此等措施，显然，现在也在采取，这并非清廷某些治藏计划之一部分，至于列强对清廷这一步骤之态度，我在2月26日[13日]第116号密电中荣幸地向阁下报告，英国驻华公使馆要求外务部对废黜达赖喇嘛一事做出解释。对此清廷保证说，清廷决无改变西藏内部制度之意。无论如何，据某些迹象判断，看来，英国并不打算对西藏发生之事件持消极态度。我的其余同僚<sup>②</sup>对发生之事件相当冷漠，只表示意见说，清廷采取步骤证明，清廷打算加强对西藏之宗主权。

谨表深深的敬意和赤诚。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50~51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85 [《俄国与西藏》，第85号文件]）

七 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就询问沙皇政府是否应当设法使清博格达汗1910年2月25日[2月12日]废黜达赖喇嘛之谕令撤销事致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密电

1910年3月3日[2月18日]

英国政府以俄、英在西藏有共同利益为由，告知我们已责令驻华公使就清政府在西藏之行为方式同其进行交涉，现在又向我们介绍了清朝大臣们所做答复。

① 毕林吉尔汗：统治青海的蒙古汗，曾帮助清朝在西藏取得牢固地位，并率军队暂驻西藏。

② 同僚，指各国驻华公使。



为此，我们已责令我驻伦敦大使，将第 259 号电所述您的指示内容告知英国外交大臣，并补充说明，我们亦承认俄、英在西藏有共同利益，并准备支持英国认为需要对清政府采取之步骤，保护此等共同利益；我们还表示，为达最终目标，准备就应采取之立场同英国政府交换意见。

当时我们已注意到，英、中在西藏问题上之争执对我们有利，在某种程度上可转移中国对满洲之注意力，另外，我们在西藏问题上支持英国人，可指望他们在满洲事务方面支持我们。<sup>①</sup>

然而切不可忽视西藏最近事件可能造成之后果，而上述意见对此未做详细阐述。

此等事件对俄、中两国佛教徒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对蒙人同清政府之关系可能产生何种影响，鉴于此等问题，我们是否应设法使清政府撤销废黜达赖喇嘛之谕令，让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很想了解您对上述问题之看法。

请电告您对此等问题之详细意见，如您认为有必要，请责令希什马廖夫和希特罗沃将其对此等问题之意见寄呈。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 54 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86 [《俄国与西藏》，第 86 号文件]）

八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关于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同外务部官员联芳就清政府废黜达赖喇嘛问题之谈话内容致驻英大使本肯多夫（БенкендорвА. К.）密电

1910 年 3 月 6 日 [2 月 21 日]

鉴于尼科尔森已将中国对英国关于达赖喇嘛之备忘录之复照告知我

<sup>①</sup> 1910 年，沙皇政府决定在满洲加紧推行自己的政策，建议日本占领南满，而将北满并入俄国。详见 E. A. 别洛夫著《20 世纪初的俄国与中国——1911 至 1915 年间的中俄矛盾》，莫斯科，1997 年版，第 56～60 页（Белов Е. А.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в 1911-1915 гг. М., 1997, с. 56-60）。



们，请通知英国政府，廓索维慈已按给他的电令采取步骤。因大臣不在，联芳答称，因达赖喇嘛施展阴谋，始终反对根据条约义务应进行之改革，才将其废黜。清政府此举，仅仅对违反藩属关系、不承认清朝当局、干预政务，不追求宗教目的之不驯服臣民行使惩治权。达赖喇嘛擅自从西藏潜逃，表明他蔑视曾宽恕他第一次从拉萨出逃的清廷，使清廷有理由采取这一断然措施。

兹通知您，廓索维慈私下听说，发现驻藏大臣同英国当局签订了某种协定，似乎使清廷感到不安。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57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87 [《俄国与西藏》，第87号文件]）

## 九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为使清政府切勿对达赖喇嘛采取仓促行动事致【清】外务部书面照会

1910年3月11日 [2月26日]

本公使奉俄罗斯帝国政府之命，于3月1日 [2月16日] 拜访贵部，口头通知，俄国丝毫不想干涉中国内政，然对众多俄国佛教徒之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命运不能默然视之，如此侵犯喇嘛教规可能招致我国佛教徒骚动。贵部大臣在复照中告知废黜达赖喇嘛之原因，并向本大臣声明，中国不打算改变西藏内部制度和对喇嘛教采取任何限制措施。

本大臣立即将本声明转告俄政府，俄政府已查照备案，并责令本公使向贵国政府声明，俄国政府希望中国切勿对达赖喇嘛和佛教徒采取过于仓促之措施，以防我国众多黄教信徒发表不利言论。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72张及其背面。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88 [《俄国与西藏》，第88号文件]）



十 【清】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对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 1910年3月11日 [2月26日] 照会之复照<sup>①</sup>

1910年3月14日 [1日]

今年3月11日 [2月26日]，阁下照称，因达赖喇嘛是众多俄国佛教臣民宗教领袖，俄国政府希望中国切勿对达赖喇嘛和佛教采取过于仓促之措施，以防俄国黄教信徒发表不利言论。

据上述情由，本大臣有责任声明，中国政府已注意到，达赖喇嘛屡次违背宗教约言，再次擅离藏境，无能力履行赋予其管理黄教之责，按照从前先例，只得将其革职，访寻转世灵童，此乃维护、保持黄教之法。废黜达赖喇嘛后，中国信奉黄教各地方依然太平。褫夺达赖喇嘛名号，只涉及他本人，与佛教及俄国佛教臣民无涉，无任何理由发表不利言论。

谨请阁下将上述情形告知俄国政府。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73张。系抄件。庆亲王1910年3月14日 [1日] 致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复照俄译文，系当时的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89 [《俄国与西藏》，第89号文件])

<sup>①</sup> 未查到本复照中文原件，按俄译文译成中文。——编译者

## 第八部分 达赖喇嘛出亡英属印度， 欲出访英、俄，乞求帮助 恢复他在西藏的权力

在清军（川军）抵达拉萨的当天夜里，达赖喇嘛在亲英分子夏扎等人挑唆下逃往印度。在印度期间，他通过代理人转告英国，打算前往伦敦，请求英国帮助解决西藏与清廷之间的问题。而英国明确表示，不能接待他，不能做西藏与清廷之间的调停人。达赖喇嘛无奈只好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请俄国会同英国，或独自提请清政府恢复他的权力。因当时达赖喇嘛在印度，受到英印严密监督，俄国不可能单独给予他任何援助，故期望俄、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能共同采取行动，而英国表示，不愿干涉西藏事务。当时的国际形势迫使俄国在亚洲的行动只能同保持一致，故尼古拉二世在给达赖喇嘛的复信中只空泛的表示关心、关切、同情和应对英国奉行亲睦政策外，未表示给予任何帮助。

### 一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Арсеньев Б. К.） 就达赖喇嘛抵达英属印度事致俄外交部紧急报告摘要

1910年4月1日 [3月18日]

（前略）

3月1日 [2月16日]，达赖喇嘛在23名亲信和60名侍役护送下，骑马进入锡金边境附近的避暑地大吉岭，下榻在地方当局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住所，受到几个邻村聚集起来的众多佛教徒热烈欢迎。次日，他接见了印度政府驻锡金行政长官贝尔（Белль Ч.）先生。达赖喇嘛向他诉说了清驻





藏大臣联豫在拉萨之所作所为，表示希望英国政府答应他的请求，迫使博格达汗政府以其他官员替换联豫，并从拉萨撤军，归还被抢走的圣物，并允许他——达赖喇嘛，按照符合佛教精神领袖，亚洲最高教主身份之全套礼仪返回西藏。我不确切知道，英国驻扎官<sup>①</sup>是如何答复至尊的。大概，按照加尔各答指令，他从一开始就急于预先告知达赖喇嘛，因他身居神圣高位，印度政府准备以与之相应的规格接待，尽管十分同情他，但鉴于现行条约，中国对西藏之最高权力无可怀疑，不可能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86张及其背面。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0 [《俄国与西藏》，第90号文件]）

## 二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就清军入藏英印政府采取措施事致俄国外交部紧急报告

1910年4月24日 [11日]

去年年底，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清军准备入藏，有可能将该藩属变成帝国一个普通行省之传闻，第一次传到印度政府那里。该政府匆忙预先采取措施，防止博格达汗政府对毗邻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南坡】独立国继续实行侵略政策，该政府对此等国家不止一次试图提出主权要求。

当地政府首先注意到，喜马拉雅山【南坡】两个独立国之一的不丹，很快就会成为中国梦寐以求的对象，于是开始同有世袭统治权的不丹国王乌颜·旺楚克（Угийн Вангчук）谈判，结果印度政府同不丹政府于1909年12月26日签订了条约（于今年3月19日公布），其内容可大体归结如下：

第一，根据1865年《英不条约》，每年英国发给上述国王的补贴由5万卢比增至10万卢比；

第二，英国政府承诺不干涉不丹内政；

第三，不丹政府同意在对外关系方面按英国建议行事。

<sup>①</sup> 指贝尔。旧译柏尔。——编译者



可见，在当时情势下，印度政府以很少的金钱为代价，控制了不丹王国对外政策，这对印度政府至关重要。今后除非通过英国，不丹王国不得与中国来往。中国是否想通过英国同不丹来往？是否将放弃觊觎对不丹的最高占有权，不久的将来将得到证明。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上述条约无疑是有预见性的英国政策所取得的成功，它及时防止了中国可能以印度帝国的近邻出现【在不丹】。

据各种情报判断，印度政府并不欢迎这样的邻国。不是虚构而是切实存在的中国统治权，已从天朝帝国中心扩展到印度边界，使印度政府感到惶恐不安，其证据之一是，鉴于西藏最近发生的事件，印度政府已决定采取某些军事性措施，比如，在孟加拉省北部、拉萨至加尔各答沿线、大吉岭，迄今仅驻军一个团（полк），为保卫西藏战线，印度打算立即增派驻军。与此同时，印军司令正拟订计划装备大吉岭和周边附近地区防御据点。为研究当地这一问题，不久前阿穆尔·克利格（О'Мур Криг）爵士曾前往大吉岭进行调查。

此间军事部门之所以关注加强印度东北边防，据说其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拉萨和大吉岭间的道路迄今依然很难通行，且要花很多时间，与大家的预料相反，达赖喇嘛和护送他的队伍已轻易通过这段道路且异常迅速，仅用12天时间。

尽管中国已回到西藏，印度政府在采取措施保护印藏交通线之同时，还竭力维护其在西藏的一定影响。正如法国驻此间总领事从秘密来源获悉，为此目的，印度政府可能以上月同中国签订的协定，代之以同意承认废黜达赖喇嘛这一既成事实。根据这一协定，为扩展近来签订的关于西藏事务的《英中条约》，应赋予英国在下述地段正常通邮之权：第一，从坐落在锡金边境小镇列诺克（Ренок）至江孜和拉萨（521公里）；第二，从边境地区（旁遮普省境内）的波（Поо）至西藏的噶大克（223公里）。据隆森（Ронссон）<sup>①</sup>先生说，英国决定在上述条约列举的两条邮路途经西藏境内的居民点设立邮局。隆森先生担保他的情报是可靠的。

倘查明我的法国同僚所述情况的确完全属实，毫无疑问，在此种情况

<sup>①</sup> 隆森：法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



下，英印政府将不再认真履行英俄《西藏协定》<sup>①</sup>中关于“两缔约方应允在西藏不为本国或本国臣民谋求或获取任何铁路、电报及别项让与权”的第四款。

综上所述，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强调指出，不久前的西藏事件对我们只有好的影响，只能促使英、俄进一步接近。此前此间军事部门之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度西北边境，而后其部分注意力转向了东面的西藏边境，这一次不是意外的，而是实在的危险开始从西藏边界威胁英国，虽说这种危险或许离得还远。

乍一看来，会觉得奇怪，人数不多、远非一流，尚处初级发展阶段的清军在西藏行动会如此顺利，可能引起除拥有土著军队外，还拥有7万精锐英军的印度政府感到不安。然而当进一步了解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情况，不能不得出结论，这种不安有充足的理由。其实，无论如何，此间的英军无疑能完全保障3亿人口大帝国的治安。然而帝国各地不满情绪在暗中酝酿，有时会突然爆发，英军的力量远不敷用，何况还要守卫印度全部漫长的陆地边界。据历史上的实例和当前印度百姓的情绪，虽说当地军队由英国军官教练，但他们是否忠心耿耿毫无把握。当地军政集团代表完全意识到所有这些情况，偶尔甚至还发表些意见，他们还意识到，印度北部边界某一端遇到任何重大麻烦，必将把大批军队派往那里，从而削弱国内各省警备，可能立即导致暂时藏匿的激进分子进行破坏。第一次人民大起义，自然立即为想望大莫卧儿<sup>②</sup>王位的阿富汗埃米尔<sup>③</sup>所利用。这次起义将表明，若不是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终结，无论如何，也是这种统治终结的开始。对此很少有人怀疑。自然英国并不担心中国在西藏【地方】取得成功，在印度边界附近巩固其政权，所担心者，为应对中国可能采取的此种行动，只得把印度帝国中心地区有革命情绪的诸邦的军队调往荒无人烟的印度北部边境地带。

谨表深深的敬意和忠诚。

阿尔谢尼耶夫

在第36张上标注的符号表明，此件业经沙皇尼古拉二世御览。

① 指1907年《英俄协定》（Англо-рус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907г.）。

② 大莫卧儿（Великие Моголы）：1526~1858年期间，蒙古帝国统治者在印度建立的王朝。

③ 阿富汗埃米尔：指哈比布拉（Хабибула），1901~1919年在位。



沙查诺夫（Саонов）在该文件上批示：“写信询问世清（Щекин М. С）<sup>①</sup> 和本肯多夫，邮政协定是否确已签订。”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亚科，案卷：960，第36~42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1 [《俄国与西藏》，第91号文件]）

### 三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就达赖喇嘛自西藏出逃英印更加关注清廷对西藏之政策事致俄国外交部紧急报告

1910年5月21日 [8日]

中华帝国前禁卫军长官钱锡宝（Тсиен - Ши - Пао），刚刚被任命为新改设的清朝驻藏大臣【右】参赞，途经印度来到西藏，再次引起此间对西藏事务的关注，在达赖喇嘛来到大吉岭，生活安定下来，这种关注才有所减弱。清朝政府在中华帝国军官中选中地位显赫并参与清军改革<sup>②</sup>之人，取代拉萨新上任的显要行政官员，尤为引人注目。由此可得出结论，看来清政府打算从现在起着手以最郑重的方式将藩属西藏变成帝国坚决实行清朝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行省，变成清朝统治的前哨之一，变成清朝的军事力量。

钱锡宝在加尔各答向当地报界一位代表发表的谈话，也成了此间热议的话题，上述清朝官员与当地一家报纸的代表谈话时断然表示，照博格达汗之看法，西藏最高教主自出逃和被废黜以后，不过是一普通喇嘛，西藏世俗统治者和喇嘛教精神领袖之地位已永逝不返。

英印报界对清朝在西藏内政方面之主权并未提出质疑，却随意提出了一纯理论问题：清朝政府剥夺达赖喇嘛宗教特权是否超出权限，视至尊为佛陀在人世间活的化身的数百万佛教徒对清朝当局这一步骤持何态度？顺便指出，当地报界还对令人非常关注的达赖喇嘛是否在印度境内居留问题感兴趣，他是否在印度境内居留，完全取决于英国，是英国手中的一张王牌。无论如何，英国可在某种情势下利用这张王牌，印度政府现在热情接

① 时任俄国驻华代办。——编译者

② 指1904~1905年俄日战后，中国按德、日模式组建、装备和训练新军。



待至尊，不过是出于对被废黜，对失去一切权力和影响感到绝望的国君起码的礼貌和责任。

我认为，俄国对目前难以做明确答复的后几个问题有某种兴趣。尽管我们的命运遇到种种波折<sup>①</sup>，俄国忠实、真诚、热忱的朋友达赖喇嘛却依然如此不隐讳而坚定地倾心于我们，他被废黜对我们有何意义？同我们毗邻的整个蒙古曾虔敬地倾听他的呼声，世俗和宗教统治者是否永远退出了政治舞台？

此间并不相信此事，认为，倘不能恢复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则至少应保留他以前对百万佛教徒宗教方面的全部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佛教徒对废黜达赖喇嘛持何态度。看来，在目前情况下，印度政府决定在行动上持观望态度。

我曾荣幸地向阁下报告，印度政府按照符合至尊高位的全套礼仪接待了他，向他提供了在大吉岭的住所。他可在那里安静地生活，费用由英国国库负担，并受到地方当局的关照，享用可能提供的一切便利。而印度政府暂时回避就政治问题同他进行任何谈判，把他留作目前不用的备用工具，随着时间之推移也许会更有用。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105~106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2 [《俄国与西藏》，第92号文件]）

四 俄驻华代办世清就达赖喇嘛使者带给其驻京代表（喇嘛）的信件并请求将该信内容转告俄公使馆事致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紧急报告、使者口头告知世清达赖喇嘛现在英属印度他不信任英国人，请求沙皇政府将一位代理人派往他的身边，以及清朝在西藏【地方】进行改革之情况

1910年7月18日 [5日]

数日前达赖喇嘛的使者从大吉岭来到北京，给达赖喇嘛驻京代表堪布

<sup>①</sup> “我们的命运遭遇波折”——显然是指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战败和1905年革命。



喇嘛嘉仓（Цзян - цань）和洛桑（Лосан）带来一封信，责令他们将该内容转告俄国公使馆：此外，还责令使者口头告知公使馆，达赖喇嘛现住在英国人提供的住所，受到英国人极严密的监视，与外界一切联系几乎中断。同时，英国人对达赖喇嘛极为客气，表示，他若希望同清政府联系，愿予协助。达赖喇嘛并不相信英国人的建议，而希望得到俄国忠告，帝国政府若有何指示，他请求把可信赖之人派往大吉岭。

我对上述转告既未做形式上，也未做实质性，即未做任何答复。

我认为有责任把公使馆收到的达赖喇嘛信件内容转述的中译文，随本紧急报告呈最尊敬的阁下裁决。该文件历数了最高教主出逃前发生的事件，目前只有引起人们回顾往事的兴趣。对清朝官员和入藏清军的责难是否属实，当然，难以查证。无论如何，事件证明，有才干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发起在这一边疆地区开始实行强力政策，始终以所掌握的经费为转移。当地所有举措均按上述官员直接指示，值得特别注意。

近来北京传播消息说，似乎清政府拟在西藏进行各种改革，经查，原来因缺乏经费来源，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或本应采取的措施也已推迟。更为严重者，日内有消息说，陆军部下令将驻扎成都府<sup>①</sup>的第33混成协改编为陆军<sup>②</sup>一个镇，从其他来源可以判明，赵尔巽从盐茶税务款中征集到改编军队所需经费。

至于清军在西藏的部署情况，据近来所得情报，无论是军队人数（约3000人），还是部署地点（察木多至拉萨一线），均无变化。

谨表深深的敬意和赤诚！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109张及其背面。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3 [《俄国与西藏》，第93号文件]）

① 成都府：即成都，当时四川省行政中心。

② 陆军：中国按照外国模式重新组建的军队。



## 五 世清紧急报告所附达赖喇嘛信件内容书面转述

1910年7月18日 [5日]

(见本汇编第六部分第六号文件)

## 六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就达赖喇嘛希望出访伦敦和彼得堡事致俄国外交部密电

1911年1月4日 [1910年12月22日]

达赖喇嘛打算不久就前往伦敦，再从伦敦前往俄国，或将自己的噶伦派往圣彼得堡。他通过其代理人秘密请我尽快通知他，他能否指望帝国政府之支持，帝国政府对此事持何态度。他还关心一无所知的西藏事态和英、俄、中三国就西藏事务谈判之进展情况<sup>①</sup>。请电复。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153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5 [《俄国与西藏》，第95号文件])

## 七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就达赖喇嘛在英属印度处境困难和希望住在俄国事致外交部紧急报告

1911年1月5日 [1910年12月23日]

【12月】16日 [3日]，帝国外交部熟识的藏人南堪（Намхай<sup>②</sup>）奉达赖喇嘛之命，小心谨慎地前来拜访，代表至尊告知我下述情况：

住在大吉岭的西藏最高教主，对英国人令人不快的态度不能抱怨。英国人对他殷勤有礼，关心他的生活是否方便，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他的周围是英国人，所处环境似同监狱，精神受到压抑。未经监视他的【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贝尔先生特别批准，任何一个外国人不得与达赖喇嘛接

<sup>①</sup> 此时英、俄、中并未进行三方谈判。

<sup>②</sup> 俄文原文如此，有误，似应为 Намхан，译作南堪。达赖喇嘛的代理人，曾随同达赖喇嘛逃往印度。——编者





近。不允许他同西藏联系。他收发信件，均由英国当局经办。他与整个外界中断了联系，根本不了解故乡发生的事情，英、中就他未来的命运进行的谈判处于什么阶段。他试图请求准许他前往加尔各答会见总督，期望从他那里了解他未来的命运。而他被告知，今冬哈丁（Хардинг）勋爵<sup>①</sup>公务繁忙，没有机会接见他。于是他想前往欧洲，期望在那里获得结果。但他却遇到了阻碍。贝尔先生并未直截了当不许他前往欧洲，而推说走海路会遇到困难和危险，坚决劝他切勿远涉重洋。至尊感到困惑，他是否应把这种劝告视为英国官员给他预先下达的指示：印度政府不放他离开印度，他或许抱着这样一种希望，无论英国人如何恼火，也不敢违反法律，将既非囚徒，亦非罪犯，而是自己的贵宾，扣押在本国领土上。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走访不丹一些寺院和印度佛教圣地之一——孟加拉省古老闻名的佛教庙宇。倘有可能，他想从那里前往英国，下一步想去彼得堡。他并不特别指望伦敦比加尔各答更同情他苦难的命运。迄今帝国政府始终保护着他，他把自己的全部期望寄予帝国政府的庇护。他期望正义终将取得胜利之时刻行将到来，他合法的宗教和世俗权力将全部恢复，他希望生活的地方，不是一切均感陌生的英国，而是时刻能感到真挚友情和厚爱的俄国，其实俄国已不止一次向他们证实了这种友情与厚爱。他坚信，在目前困难时刻，俄国不会拒绝殷勤接待和帮助他。

倘出于某种考虑，认为达赖喇嘛不便来俄国，他打算至少可向彼得堡派一名亲信的官员。

至于道台罗长禔（То Чанчи<sup>②</sup>）来到大吉岭，我于今年10月10日[9月27日]，谨以第24号报告向皇室侍从长沙查诺夫报称，南堪说，达赖喇嘛曾同这位清朝官员谈判，但未取得任何结果。至尊倚仗住在清朝境内的蒙古人和其他喇嘛教徒对他始终不渝的忠诚，提出以恢复自拉萨出逃前所拥有的全部权力，作为返回拉萨的条件，目前清政府认为不可能答应这一条件。不久前还千方百计诋毁达赖喇嘛的清政府认为，有必要向达赖喇嘛特派一位官员，同他进行心平气和的谈判，达赖喇嘛从这一事实得出结论，大清政府对他的态度已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他推测，是俄

① 哈丁勋爵：英属印度总督。

② 俄文原文如此，有误，似应为 Ро Чанчи。——编者





国坚决维护他的利益促成了这种变化。他非常感谢帝国政府告诉他，他的推测是正确的。他还希望知道，他得知的清朝治藏政策受挫消息之真实程度。尽管大吉岭离他亲近的西藏近在咫尺，他却无法得到任何可靠消息。

达赖喇嘛的使者在通报上述情况后，奉最高教主之命，请我将至尊的计划、意见和希望最迅速地报告帝国政府，故今天我就有关内容向阁下发出密电。

望予指示。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155张及其背面、第156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6 [《俄国与西藏》，第96号文件]）

八 1910年达赖喇嘛就伦敦拒绝接待最高教主请求俄皇关心解决西藏问题事致尼古拉二世函（俄历1911年3月谢尔巴茨科伊 [Щербатской Ф. И.]<sup>①</sup> 教授从大吉岭将该函带到彼得堡）

皇帝陛下：

我从内心深处向您报告，自俄、藏建立友好关系以来，我们牢记您的教诲，对清廷一直极为和顺。尽管如此，清廷还是剥夺了西藏的所有权力，并搞得我，西藏之主，连同我的亲信无法在西藏安身。当时我本应把这一切异常情况告知陛下政府。但迫于既成局势，我只好进入英属领地。我已将清军在西藏的全部暴行详细告知英国政府。结果英国就清朝违背了向英国承担的条约义务，向清朝提出了抗议，并提醒，按照条约，清朝不得在尼泊尔和不丹附近驻军。随后俄、英又联名就此提出了

① 谢尔巴茨科伊教授（1866～1942）：俄国（苏联）的印度学家、藏学家和佛学家。自1900年起，任彼得堡大学教授，自1918年起，为俄罗斯（苏联）科学院院士。1897年与奥尔登堡（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合编了一套丛书《佛教书库》（Bibliotheca Buddhica）。内中收录了许多世界东方学大家公布的印度、西藏、蒙古古代文献原文、译文和学术著作。1900年他在蒙古研究了佛教寺院图书馆馆藏的（藏文）手稿。同年他带回了本文件汇编公布的达赖喇嘛的信件原件。德尔智翻译了该信及其附件，于（俄历）1911年3月将译文呈交俄国外交部。



抗议。

随后，事态似乎有了好转，清朝驻藏大臣突然变得非常客气，请我返回我们的首府，并答应恢复原来的秩序。这只不过是他的骗术而已。此时英国政府已决定将两千名士兵派往西藏，保护英国臣民，即保护江孜英商的利益。显然，这是英国人在炫示武力，其目的在于迫使清朝进行有利于英国人的谈判。也许当时他们正在举行什么谈判，因英国人的决定已暂缓执行，而清朝驻藏大臣之举止也显得轻松了一些。

在事态出现这种新的转机之时，我通过印度政府询问英国政府，倘我今冬正式出访伦敦，请求英国协助解决西藏与清朝之间的问题，英国将持何态度？英国政府答称，英国政府今冬不能在伦敦接待我，随后又断然答称，英国政府不能做清朝与西藏之间的调停人。印度政府证实了这一点。我对这种答复并不满意，再次提出了请求，给我的答复是，一方面，英、俄之间，另一方面英、中之间，订有现行条约，英国政府碍难对西藏内政进行干涉。

也许中国人已使英国人相信，西藏人的真诚愿望是永远倾心（тяготеть）于俄国。

从这一切可得出结论，英国不可能承担责任解决西藏问题。故我打算在少数人员陪同下经伦敦前往彼得堡。但不清楚：第一，英国人对此持何态度。第二，此行之结果如何。第三，在此地居留的（由堪布、贵族和色拉、哲蚌、噶丹三大寺院住持组成的）西藏政府代表团代表百姓，坚决请求返回西藏。代表团还一致恳求不要去海外，不要撇下百姓，使他们失去保护和希望，不要损害自己的健康和冒生命危险。他们说，到那时整个边疆将陷入黑暗，宗教和西藏必将灭亡。第四，我不知道此刻陛下政府对我拟取道伦敦前往彼得堡持何看法。

由于上述情形，当时我们根本不明情况：一方面，由于上述原因，我尚未下决心前往彼得堡；另一方面，汉人每天都在西藏建造房舍、修筑道路、架设电报线，等等。对此我们不能消极观望。倘若向参宁堪布详细讲述的那些事情，然后告知谢尔巴茨科伊先生的近来事件，以后继续发生，则宗教也好，我的故土（отечество）也好，必将不复存在。

故我们请陛下在细心分析情况之后，或根据《俄英协定》，恩准同英国政府取得联系，以两国政府名义，或以贵国政府单独名义，向清政府提



出相应交涉；或认为可把问题提交国际审理。倘上述任何一种办法均不可行，或许您认为需要向与您友好的另一国政府指出，到时候我们将按照您的指示，将向该国政府提出请求。总之，有何可行、有利于解决问题的途径，敬请陛下像父亲一样指给我们。有何有利于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敬请陛下赐予真诚的教诲并尽快予以答复。从一开始陛下就是希望的源泉和支柱，故恳请陛下一定承担责任密切关注赐予我们全体人民和平与幸福，保护我们的宗教。

陛下，为感谢和永远牢记您的庇护，敬请明确、具体指出我应做些什么。无论陛下有何要求，我愿认真执行。

我经常为陛下安康长寿、为贵国繁荣昌盛祈祷。谨呈信件一封，哈达一方。

【藏历】第十五饶迥铁狗年（1910）闰十月二十二日

#### 达赖喇嘛致俄皇信函所附另件

西藏伊始即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西藏同唐朝来往始于（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Сронцзан Гампо）娶唐朝公主为妻。晚些时候（11世纪），即藏王第穆仁波切（Ти Рибачжания）执政时期，西藏曾与中国交战。两国君主在签订和约时，彼此发誓彼此永不为敌。两国君主在各自京城建造一座石碑，刻上相关碑文，以资纪念。

在我的五世转世在位时期（17世纪），应清帝顺治（Шунь - чжи）之邀前往北京，封为国师（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духовник），同时清帝和我的五世转世建立了日后始终不渝的友谊，并在行动上彼此保持一致。

从这时起，西藏对清朝特别友好、忠诚，这种相互关系后来逐渐转变为西藏对清朝的藩属关系。

在当今我的转世期间，我的西藏遭到外族入侵<sup>①</sup>，我向清政府求援，却遭到拒绝。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北京，以证明我对清王朝的忠诚。皇太后和皇上正式接见了，我向皇上报告了清王朝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状况不正常，诸如清军如何在喀木（Кам）胡作非为，如何焚毁许多寺

<sup>①</sup> 外族入侵，指1904年英国人入侵。



庙、杀戮僧侣和居士、褻渎圣物，报告了如何占领察木多、察雅（Брагяб<sup>①</sup>）等县。对此皇上向我保证：将恢复清王朝与西藏地方原来的良好关系。

尽管皇上做出保证，清政府还是派川军入藏，似乎为保卫西藏，其实川军入藏后，在前往拉萨途中胡作非为，在拉萨开枪打死我的喇嘛庙仲尼<sup>②</sup>嘉米样（Жамьян），打伤彭康公（князь Пункан），用步枪齐射我的布达拉宫，此等情况迫使我离开拉萨，进入邻国印度境内。清政府颁布御令指责我谎报实情，使我，达赖喇嘛失去尊严，这有失公正，我迫不得已才采取这种行动，其实这种尊严过去和将来任何时候均无任何力量。在印度我通过殷勤接待、尊重我的印度总督，请英国政府在我与清政府之间进行调停。现在英国政府答复我说，它不能做西藏与清政府的调停人。

此外，清朝驻藏大臣在拉萨宣布，剥夺我在西藏的世俗权力，将其交给清朝官员。

现在清军在修建兵营，架设电报线，残忍地抢夺百姓的粮食充作军粮，同时放纵恣意妄为、施暴。他们残酷迫害所有忠实于西藏的人。清军以这种办法千方百计破坏我们寺庙的神圣基础。但我看到，在英国，尤其在俄国，佛教是不被禁止，而受到保护的。我知道陛下对我们的宗教有好感，我请求您保护我们的西藏摆脱清王朝成为自由的国家。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222~224张及其背面，第225张。译自藏文，系当时的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7 [《俄国与西藏》，第97号文件]）

① 俄文有误，应为 Драгяб，译作察雅或扎雅、乍丫。——编者

② 仲尼据俄文 донир 译出，донир 系藏文的俄文音译，藏文意为：喇嘛庙的管家、秘书。——编者



## 九 达赖喇嘛来信内容简述<sup>①</sup>

(1911年3月外交部收到的达赖喇嘛来函译文打字件)

达赖喇嘛在致以通常的问候，说明从西藏出走之原因和情况后，说，他曾通过印度政府询问英国：他打算正式出访伦敦，请求英国帮助调解西藏【地方】同清朝之间的事端，英国会持何种态度？对此英国答复说：今冬不能接待他，英国不能充任清朝同西藏【地方】之间的调解人。再次询问，答复如下：一方面英、俄之间订有条约，另一方面英、中之间订有现行条约，英国政府碍难干预西藏【地方】事务。故达赖喇嘛很想知道，他若经伦敦来彼得堡，俄国将持何看法；他同时指出，他知道，西藏人对他不顾自己健康，冒着生命危险，置百姓于无人保护和失却希望之地感到担心。

故达赖喇嘛请求俄国政府会同英国政府，或独自提请清廷恢复他的

<sup>①</sup> 系原件标题，原件由尤金草拟，未注明日期。

尼拉托夫（Нератов А. А.）将此文件随6月15日〔2日〕第680号函寄给本肯多夫（Бенкендов А. К.）。尼拉托夫在函中要求：“敦促伦敦议会就达赖喇嘛的地位和他今后的命运交换意见。以必须回复至尊向我们提出的请求为由，举行会谈。”尼拉托夫还写道：我们认为将达赖喇嘛来函置之不理不妥，并且希望，根据俄英协定的精神，预先同伦敦内阁进行磋商，作何回复才不致同印度政府代表近来对达赖喇嘛所作各项声明发生重大分歧。尼拉托夫还指出：“不宜把达赖喇嘛来函的译文全文出示给英国人，因该函对他们有某些责难。”

对外政策档案馆藏有1911年3月外交部收到的达赖喇嘛来信译文的打字件。达赖喇嘛在函中指出，自从俄国同西藏建立友好关系以来，西藏对清廷一直“极为和顺”。然而，尽管如此，清朝廷还是剥夺了西藏的所有权力，搞得我西藏之主连同我的亲信无法在西藏安身。当时，我本应将所有这些异常情况告知陛下政府，但迫于既成形势，我只得踏入英国属地。我们已将清军在西藏的全部暴行详细告知英国政府。结果，英国就中国违背了向英国承担的条约义务，向中国提出了抗议，并提醒，按照条约，中国驻军不得靠近尼泊尔和不丹。继而俄英又联名就此提出了抗议（1910年2月25日因达赖喇嘛出走，清政府下令革除其名号，英国于次日就此事照会中国外务部，提出抗议，俄国于2月28日亦曾就此事向中国外务部递交照会。——译者）。随后，事态看来有了好转，清朝驻藏大臣突然变得非常客气，请我回我们的首府，并答应恢复原有秩序。这只不过是他的骗术而已。在此之前，英国政府曾决定派兵两千去西藏保护江孜英国商人的利益。显然，这是英国人在炫示武力，其目的在于迫使中国人进行有利于英国人的谈判。也许当时他们正在举行什么谈判，因英国人已决定暂缓派兵，而中国驻藏大臣之举止也开始显得更轻松。”



权力。倘不能采取这一步骤，达赖喇嘛请求把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审理。此外，至尊指出，俄英两国有必要向拉萨派驻领事，监督清朝【在西藏】的行动，或至少要派遣科学考察队，它能证实清朝压迫西藏人<sup>①</sup>。

此信最后请求对所提一切问题出谋划策，并致以通常的问候。

引自王远大先生编译的《沙俄侵略西藏——外交文件选译》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杂志总第48号（以下简称《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60~61页。所载《俄英在西藏的交易——外交文件选译》。译自 Комиссия при ЦИК СССР по изданию документов эпох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царского и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1878 - 1917》（《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Т. 18，ч. 1，№106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帝国主义时期文献出版委员会编，1938~1940年，苏联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列宁格勒）出版的《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档案文件汇编（1878~1917）》（以下简称《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18卷上册，第106号文件]

十 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Нератов А. А.）<sup>②</sup> 就请求试探英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真正态度，以便为俄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共同采取行动奠定基础事致前外交大臣现任俄国驻法大使伊兹沃尔斯基十分秘密的信件

1911年5月4日 [4月21日]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阁下：

今年4月25日 [12日] 来信敬悉。尊敬的阁下随信寄来了您接到的

① 达赖喇嘛来函并未涉及俄英两国有必要在拉萨设立领事以及派遣科学考察队问题。

② 在【外交】大臣休假、长期公出或生病期间，由副大臣代行部务。沙皇在报纸上颁布特殊命令：由副大臣代理外交部部务。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既已卸任，就任命尼拉托夫代理外交大臣。他在1911年9月以前，即新任外交大臣沙查诺夫（Саонов с. Д.）上任以前，担任此职。

达赖喇嘛的信件，信中请求您协助恢复他的权力。谨通知您，近来至尊一再请求帝国政府给予帮助。达赖喇嘛在给皇帝陛下的信中，以及经一位在印度的俄国旅行者转来的报告中，提出了种种建议，看来，他尚未制订出明确的行动计划。他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欧洲之行，即伦敦和圣彼得堡之行，指望俄、英两国在中国面前进行调停。但英国政府却以婉转的方式坚决拒绝达赖喇嘛起程前往欧洲。佛教最高教主认为，在西藏设立俄、英两国代表机构、派遣俄国科学考察团意义重大，最后，倘若所有这些措施不能实施，佛教最高教主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事业提交列强审理。

达赖喇嘛已从拉萨出逃，目前实已处在英印政府监督之下。不言而喻，帝国政府不可能单独给予达赖喇嘛任何援助。然而，西藏在我们政治关系链条中的某种作用，迄今达赖喇嘛在西藏所起的作用，特别鉴于我国信奉喇嘛教的臣民与西藏的联系，以及前一时期我们对最高教主的态度，使我们对达赖喇嘛的命运不能漠不关心。

我认为，现在还不是就此事向英国政府做正式解释以消除误解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可利用达赖喇嘛向您提出请求之机，就伦敦内阁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进行试探。虽然达赖喇嘛在给您的信中说，有必要在对英国严格保密情况下保持彼此的关系，但很难设想，与达赖喇嘛信函来往这件事本身，且不说其内容，不为印度当局所知，而对英国政府保密未必可能和有必要。故我认为，您可把达赖喇嘛向您提出请求一事告诉您的英国同僚，且勿对您的解释赋予官方性质，要设法了解的，并非 Ф. 伯蒂 (Берти)<sup>①</sup> 爵士个人的意见，而是英国政府领导人对达赖喇嘛的处境、对中国政府吞并 (поглощение) 西藏的活动，以及协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的可能性持何看法。毫无疑问，伦敦对俄英协定倡议者的这一步骤的意义将给予应有的评价，也许可借此机会为两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打下基础。

我认为应补充下述情况，供您个人知悉。近来四等文官廓索维慈发表意见说，在西藏给予英国某些补偿之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在向往我国势力范围的中国地区，首先在蒙古，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阁下若能告知对

<sup>①</sup> Ф. 伯蒂爵士：系英国驻法大使。





此事的看法，我将不胜感谢。

阁下，请接受我的敬意和绝对的忠诚。

[尼拉托夫]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180张及其背面，第181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00（《俄国与西藏》，第100号文件）

### 十一 俄国驻英大使就达赖喇嘛问题及俄国参加新银行团等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函<sup>①</sup>

（节译）1911年6月21日 [8日]

敬爱的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Анатолий Анатолиевич）：

[前略]

我希望于下星期一，主要根据我国所提参加新银行团的建议，竭尽一切努力在满洲借款问题上采取指示我采取的行动，这可使伦敦内阁同美国政府保持关系，此种关系正是该问题之困难所在。

我借机谈起达赖喇嘛问题<sup>②</sup>。该问题很微妙，此间尤其估计到，我们尚未给予答复。从另一种观点看，该问题也很微妙，我确信，印度政府知道信的原文和传递人。故在伦敦拿出修改过的文本，必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印象。

[下略]

本肯多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62~63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Т.18，ч.1，№122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18卷，上册，第122号文件]）

① 载 Siebert, II, S. 103, N406（西伯特：《本肯多夫伯爵外交往来文书》第2集，第103页，第406号文件，经过删节 [原件系用法文写成，中译文据俄译文转译。——编者]）。

② 见专题资料第九号文件。——编者





## 十二 俄国驻英大使就英国政府对现阶段西藏问题所持观点事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函<sup>①</sup>

1911年6月29日 [16日]

代理外交大臣先生：

阁下6月15日 [2日] 第680号函敬悉<sup>②</sup>，该函谈及应对达赖喇嘛做何答复的问题。

在执行函中所述指示之前，我认为应向您陈述一些想法，以说明英国政府对现阶段西藏问题的看法。

当然，英国正不满地注视着中国人在西藏取得的进展。英国重视【西藏】保持某种自治。不过，英国认为达赖喇嘛在这方面并非有用之人。原因很多，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缺乏毅力和勇气，这对巩固他的地位将始终是一种障碍。大多数人认为，人们对他的声望有不同看法，而他对印度帝国信奉喇嘛教的臣民只有很小的影响。

达赖居留英国领地之后，可以留在那里。人们绝不会反对他离去，不过也绝不会鼓励他访问伦敦的任何计划，相反，会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加以阻止。因

① 原件系用法文写成，中译文据俄译文转译。——编译者

② 见本专题资料第九号文件的注释。

尼拉托夫在7月1日 [6月18日] 第805号电中通知本肯多夫，地理学会打算在最近装备以科兹洛夫上校为首的西藏科学考察队，并询问本肯多夫：“鉴于我们已开始就达赖喇嘛来信进行交涉，派遣考察队将给英国统治集团留下何种印象？”

本肯多夫7月1日 [6月18日] 以第132号电答复说：“鉴于达赖喇嘛在信中表示希望在未设领之情况下派遣科学考察队，此间会把派科学考察队看成实现这一希望的结果。认为考察队具有政治性质。”本肯多夫继称：“预计英国政府将请我们此时不要派遣考察队，我看我是不会错的。”本肯多夫报告说：“总之，我认为，同达赖喇嘛的书信来往和前不久同他的来往使得此时派遣考察队不合时宜，甚至对波斯事务的进程也可能产生不良影响。”

尼拉托夫7月27日 [6月14日] 以第827号函中通知本肯多夫：“由于目前我们并未感到迫切需要组织考察队，当然，我们可以向英国政府做出让步，不过，让英国认识到我们放弃自己的打算正是一种让步，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这也可以在类似情况下约束英国的行动自由。”关于给达赖喇嘛的回信，尼拉托夫同意本肯多夫的意见，这一回信应写得“亲切而婉转”。按尼拉托夫的意见，不排除就达赖喇嘛来信中涉及的问题同英国政府进行交涉。尼拉托夫写道：“这样，我们对英国在现阶段西藏事务中的态度就可以得到更加明确的概念，此外，还可以表明，我们准备向达赖喇嘛提出适当的建议，正是对英国政府的一种友好表示。”本肯多夫在8月2日 [7月20日] 函中答称，他打算“一旦波斯和其他国家的局势恢复正常”，便就西藏科学考察队问题同英国政府进行交涉。



为人们认为，允许他来伦敦，就意味着要承担某种义务同他直接谈判关于他返回拉萨之问题，而英国政府既不愿直接，甚至也不愿间接介入这一问题。

我想，帝国政府的处境也是如此，如果他（达赖喇嘛）去不了伦敦，而获准来彼得堡，处境更是如此。特别是，如果注意到最高教主打算提出的问题（他在信中曾谈及此事），则承担义务更是毫无疑问的。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均与协定精神相抵触，且在前言和前三款中多半已做规定。

无论在俄国同他谈判，还是在当他留居英国领地期间以通信方式同他谈判，只要伦敦内阁不同意他谈判，我认为谈判便不可能进行，且不可能取得实际结果。伦敦内阁的拒绝及其拒绝的理由，在英国给西藏的复信中已经指明。复信特别强调同俄、中两国订立的协定，这些协定将使伦敦之行徒劳无益。

我认为，我国至圣国君之回信其实只能遵循同样原则，只能非常慎重地劝告：请勿来彼得堡。

自然，我完全同意阁下在来信中所述看法，最重要者，在该问题上继续同伦敦内阁保持友好接触。我甚至认为，协定已明文规定我们在这方面负有义务。

但就达赖喇嘛未来命运进行谈判有可能直接干涉西藏事务，伦敦内阁拒绝这样做，我认为这种尝试注定要失败，故也非常有害。达赖喇嘛从中不会得到好处，而我们同英国之关系却可能受到损害。

我认为，伦敦内阁的答复十分明确。他们向我们声称：一旦拉萨局势允许达赖喇嘛恢复他的地位，英国政府绝不会加以阻挠，但也不打算直接对西藏施加影响，或者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促成此事。换言之，倘我们独自采取这种行动，我们就会给伦敦内阁造成严重困难，自然这是违背协定精神的。

根据上述情由，我认为，倘若同伦敦内阁讨论我国回信的要旨，而不讨论回信的本文，是说不过去的。

我看比较恰当、简单的办法是，只通知英国政府：同印度政府一样，皇上不能对西藏最高教主来信置之不理，但鉴于西藏最高教主已在英国领地避难，而且问题又涉及西藏内部事务，帝国内阁有责任将达赖喇嘛来信的要旨和我国的答复通知伦敦内阁。至于这一答复的要旨，我曾荣幸地说过，我认为完全要由客观形势决定。



我认为，我冒昧建议的办法甚为恰当。阁下知道，我确信印度政府对达赖喇嘛之行动了如指掌，故不经印度政府同意，便不能行动。我认为，倘试图在英国领地上行动，则伦敦内阁有理由抱怨和担心。

请接受我的敬意！

本肯多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63～65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Т.18，ч.1，№140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18卷，上册，第140号文件]）

### 十三 俄国驻英大使就英国对西藏等问题之看法事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函<sup>①</sup>

÷ [节译] 1911年7月2日 [6月19日]

敬爱的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Анатол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在收到邮件之前，请允许我对您近来交我办理的事务陈述某些想法，并从全局观点出发对此等事务进行分析，据本人浅见，此种观点终将占据优势。

我先从西藏、从同达赖喇嘛的书信往来和科学考察队计划谈起。我不怀疑，除俄国外，在所有地方，即在英国、德国和东方，均认为这两件事是俄国在西藏恢复政治活动的开端。

我探询尼科尔森爵士<sup>②</sup>对于拟派一位大公去印度向国王致贺有何看法，并指出，这一设想的用意在于表示俄、英两国东方政策的一致性。尼科尔森爵士赞赏这一设想，他对我说，在做出任何答复之前，他应当请示国王的旨意。

不过，倘我国对西藏的立场稍有变化的迹象，则这一表示就另当别论了，我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和那种设想之间总会有某种表面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丝毫也不会加强相互间的信任，而目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信任。

不言而喻，对英国而言，西藏事务不会使这一问题简单化，甚至可能

① 原件注明：“如果此信石印，请删去谈到大公印度之行一处。1911年7月15日 [2日]。B. 克列姆。”此件原件系用法文写成，中译文据俄译文转译。——编者

② 尼科尔森：时任英国外交副大臣。——编者



造成新的困难，尽管如此，西藏事务仍然主要是一种先兆。

领海边界问题之情形则不同。因在本国领海方面并未出现严重困难之危险，不论是英国，或是我国，在原则上均不会让步，不过两国公认的通过会议解决问题之途径仍对两国敞开着。但不排除发生偶然事件之危险性。故我认为拒绝英国最近为此提出的就临时协议<sup>①</sup>进行谈判的建议，就意味着使该问题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这样就会像我们在西藏事务上的立场一样，甚至对整个局势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

我认为这一情况非常复杂和微妙。

我个人认为，德国巨大的扩张力量是这一切的根源。这一力量会带来德国的影响而且必将导致德国国旗的出现。如果报刊报道属实，则目前我们在摩洛哥得到了对于这一点的新证据。这种扩张力量丝毫不表明柏林内阁蓄意推行侵略政策，但这种力量会促使其他大国采取对抗措施，而这随时都可能导致冲突发生。

鉴于此种情势，我认为，在亚洲我国除同英国保持团结一致外，别无他途。

我认为，指望德国扩张力量做出任何让步，只会使人失望。

英国的观点也是如此。因而当我国允许用铁路将哈纳金同德黑兰连接起来时，伦敦曾显得不安，这一点您是了解的。由此可见，对德国利益有利的东西，不仅对俄国经济利益有害，而且对共同的政治利益和对英国更为特殊的利益也有害。英国的这些利益在南方和在幼发拉底河谷地受排挤的程度比人们所知道的要严重得多。因此，英国不能冒险将波斯南部依旧向德国开放，应该设法保障自己得到可能得到的租让权，而不让德国得到租让权。我们对此事的兴趣可能不如英国对哈纳金—德黑兰铁路的兴趣那样大，这种结果对德国政策无害处。

当时有某种疑云仿佛掠过《英俄协定》，但并未触及该协定的实质和牢固性。

但是，倘若领海边界问题尚未找到解决的办法，又因摩洛哥问题引起新的怀疑，其结果将会使俄英两国的政治关系恶化。此种情况一旦为社会舆论所知，便可能在与我们有利害关系的一切问题上给我们造成严重困难。

<sup>①</sup> 原文为《modus vivendi》。——译者



应当这样看待英德两国关系。从政治上看，确实毫无变化，任何一个着手谈判的尝试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这种如此明显、如此巨大的扩张力量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且正是这一力量通过各种形式直接在英国本国起着和解作用，结果使国家间的对抗无疑有所缓和。

[中略]

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了十分强硬的立场。不过我只能坚定地向您指出，倘若我们提出一些总的说来对我们不那么十分重要的问题，例如西藏问题，或者使一些经济问题，例如捕鱼问题和领海边界问题尖锐化，而不打算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则我们会对这一立场的坚定性造成确实有害的影响。我认为，这些问题应根据我们的利益得到妥善解决，切勿给我们的政治地位造成损失。

此信写得这样冗长，但问题远未讲完，我想特别指出，政治形势是何等微妙，是何等容易受任何突发事件的影响。

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我尽可能明确地向您陈述伦敦对这些事件的看法。

敬爱的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请您相信我的真诚。

本肯多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66~69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Т.18，ч.1，№147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18卷，上册，第147号文件])

十四 1910年达赖喇嘛就英国不愿帮助西藏同清政府抗争希望俄国给予援助事致阿·德尔智的信<sup>①</sup>（该信谢尔巴茨科伊教授自大吉岭带往彼得堡）

1911年3月中旬

致我们仁慈的首席参宁堪布的信

清政府之行为由罪恶的意图、错误的动机所导致，与法律、风俗习

<sup>①</sup> 达赖喇嘛致阿旺·德尔智的信，于1911年3月中旬送交【俄国】外交部。



惯、正义的准则相悖。

您从我们以前的信函中可了解到，不幸发生后，我们如何打算前往俄国，但因路途遥远，途中有清军阻截，不得不前往邻国印度，如何向英国政府讲述我们的情况。在谢尔巴茨科伊先生带去以及寄去的信中又如何详细地讲述我们遵照《俄英协定》条款的规定行事，保持友好关系。藏历九月，英国确实给予我们很高的荣誉，政府也关心我们的事业，甚至还询问需要多少军队帮助西藏。但据报界报道，随后英国以俄国不希望英国出兵西藏为由，不再提此事了；也许清政府的什么行动促使英国发生了这种转变。清政府使英国人相信，无论英国给予西藏什么帮助，西藏人依然把内心的希望寄予俄国。故我们通过贝尔大人<sup>①</sup>得到英国政府答复说，根据《英俄协定》，英国政府不能干涉西藏【地方】与清政府之间的事务。至于我们在此间（印度）居留一事，英国方面将给予我们适当的尊重和关照，随后还以电报和书信重申了这一答复。因当时英、中两国正就锡金和不丹<sup>②</sup>问题所发生的争执进行交涉，故我们推测，或许英国出于外交考虑而拒绝帮助我们，我们再次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求，像以前一样，我们收到的信件依然表示拒绝。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英国不可能帮助我们。驻藏大臣向全藏会议（Великое Собрание）和汉官们表示，倘若我们返回西藏，我们有可能像以前一样掌权。这种保证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加之擦绒（Царун）噶伦和其他几位官员、闻思院（дацана Лосойлин）<sup>③</sup>的原任和新任两位住持和第穆（Дему）呼图克图的追随者等已投向清政府，而我们西藏政府的追随者因告密被逮捕并遭到严惩。倘若返藏，我本人也许不会遭受危险，但毫无疑问我不得不失去亲信，他们的生命和自由将受到威胁，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等等。在此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返藏。而在寺庙、社稷如此艰难之时刻，不可能安宁（……）。我们把那么多的期望寄予俄国那么久，当我们的寺庙、社稷处于如此艰难之时刻，倘若俄国不来救援，不带来和平，一则，往坏处说，前往俄国和英国求援的人会受到惩处，二则，我们不能向任何人

① 贝尔大人，指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贝尔（Ч. Бель）。

② 1910年，英国为了将不丹、锡金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对其加大了压力。同年，不丹对外政策领导人投向了英国人。北京认为锡金和不丹是中国的藩属。

③ цацан Лосойлин 的意译为闻思院，音译为洛赛林扎仓或罗色林扎仓。——编者



表露我们无处可去。

故曾将两封信件（抄件随该信附送给您）送交皇帝陛下，内中谈及，我们的宗教和社稷“如同罗雀”，处在生死存亡关头。

即使俄国政府十分愿意帮助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如同泄洪坝泄出的洪水难于阻止，已难于挽救。为了正义和善行，您内心深处应当牢记：您应当像从前一样，竭尽全力和智慧寻求明智的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请把我们奉献的佛像和哈达转给新任外交大臣<sup>①</sup>。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228~228张及其背面，译自藏文，系当时的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98 [《俄国与西藏》，第98号文件]）

## 十五 谢尔巴茨科依教授就俄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有必要建立直接关系事致俄国外交部呈文

1911年3月

（见本汇编第二部分第十七号文件）

## 十六 俄国驻英大使馆就沙皇复函达赖喇嘛事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Грей）备忘录

1911年12月17日 [4日]<sup>②</sup>

达赖喇嘛致函俄国皇帝，请求帝国政府支持他恢复对西藏之权力，皇帝陛下已赐复函<sup>③</sup>，帝国外交部拟通过驻孟买总领事将复函递到达赖，复函内容如下：

① 新任外交大臣，指接任伊兹沃尔斯基的沙查诺夫（С. Д. Сазонов），1910年9月19日 [9月6日] 被任命为俄国外交大臣。

② 打字件，未注明日期。本肯多夫在12月17日 [4日] 函中报称：他于是日递交了本备忘录。

③ 见本专题资料第十七号文件。——编者





皇帝陛下在通常的问候之后，表示，他得知至尊近来多遭厄运，深为痛心。但他希望这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帝国政府严密关注西藏事变的进程，并将以同情的心情注视着西藏为捍卫其以各项现行条约为依据的权利而可能进行的尝试。

最后，皇帝陛下提请达赖喇嘛特别注意 1907 年《英俄协定》，并表示：倘至尊重视俄英两国已经建立的友好关系，则他将顺利克服目前的困难<sup>①</sup>。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 48 号，第 70 ~ 71 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Т. 19，ч. 1，№219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 19 卷，上册，第 219 号文件]）

## 十七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就西藏最高教主身处困境向其表示同情并劝告在西藏问题上奉行同英国政府亲睦政策事致达赖喇嘛函<sup>②</sup>

1911 年 11 月 23 日 [10 日] 里瓦几亚

至尊：

至尊闰十月二十二日来函敬悉。谨告知您，来函对我表示的良好感情令我深受感动。为此，并为所赐哈达，谨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

请阁下确信，我对您的友好之情将始终不渝。尊函谈及阁下近况，我一直怀着真挚的同情予以关注，我确信，这是暂时的，您的命运将会好转。

请您相信，我对至尊遭受如此困厄深感不安。我国政府对西藏的发展

① 本肯多夫业将格雷 12 月 28 日 [15 日] 复函抄件同 1912 年 1 月 3 日 [1911 年 12 月 21 日] 函一并寄呈。格雷在复照中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把尼古拉二世致达赖喇嘛函的内容告诉了他。

② 本函草稿已随尼拉托夫 10 月 31 日 [18 日] 奏章呈交尼古拉二世。尼拉托夫在奏章中谈及本肯多夫本应就达赖喇嘛来信同伦敦内阁接洽时，写道：“但本肯多夫尚未找到机会在达赖喇嘛向我们发出的呼吁中所提出的范围内就西藏问题同英国政府举行会谈。实际上不能不承认，最近发生的使两国极为重视的一系列极重大的政治事件，并未给西藏谈判创造良好条件。不过，我敢于认为，在尚未查明情况以前，对西藏最高教主来函不予答复是不妥的，因为这可能使他产生俄国对西藏命运漠不关心的想法，这对我们不利。因此，外交部草拟了陛下给达赖喇嘛的安抚性的复函，不过复函要尽可能作一般性表示，以免为提出过高的期望造成口实。”



尤为关切，对西藏在各项现行条约范围内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意图十分同情。我认为，在西藏事务上奉行与英国政府亲睦的政策，是达此目的之重要条件之一。我还认为，倘若至尊在行动中不忽视这一意见，则将有助于您尽快而顺利地摆脱目前的困境。

祝至尊身体安康，祝愿您开创之事业取得成功，我对您始终怀有善意。

尼古拉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69~70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Т.19，ч.1，№219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19卷，上册，第69号文件]）

## 第九部分 辛亥革命时期英、俄阴谋分离中国西藏地方，中华民国政府和海外华侨团体为维护中国统一所做的努力

辛亥革命爆发后，达赖喇嘛欲借机恢复其失去的权力。英国则借机策动藏人、藏军驱逐驻藏清军和官员，并宣布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阴谋制造“西藏独立”，而达赖喇嘛并不相信英国人，于是写信给当时在彼得堡的德尔智，要他立即前来拉萨“共商大计”。行前德尔智请俄国外交部就其在西藏的行动方式及使命做了指示。达赖喇嘛在印度领土接见了德尔智，并为他的到来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了既成局势和对中国中央政府、对俄国和英国的态度。最后达赖喇嘛重申了赋予他的全权，要他宣布“西藏独立”、缔结《蒙藏协约》、就英、俄共同保护西藏、让英、俄在西藏享有各种权利同俄国谈判。此前，鉴于俄、英的侵略行径和蒙、藏上层的分裂阴谋，中华民国大总统曾颁令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国领土，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团要求与外交总长和陆军总长共商维护中国在西藏和外蒙古主权的措施，华侨团体通电要求出兵“外蒙古”和西藏保卫边疆。

### 一 俄国驻加尔各答副领事列韦利奥季（Ревелиоти Л. X.）就报告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发生骚乱事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报告

1911年12月23日 [10日]

为补充今年12月1日 [18日] 我第38号密电，谨向阁下报告，据传到此间的消息说，在拉萨的清朝驻军暴动引发西藏严重骚乱，本报告所附



加尔各答《政治家报》(Statesman) 的报道证实了此事。

一方面，不按时支付薪饷，另一方面，近来中国革命事件<sup>①</sup>爆发，导致拉萨清朝驻军公开兵变，把驻藏大臣赶下台以及行抢和胡作非为。

起义从拉萨蔓延到春丕、江孜和亚东。拉萨居民希望安抚暴动者，愿提供 11 万两作为给他们的补偿。但看来暴动者对此并不满足，继续横行无忌，激起藏人采取军事行动，抢劫政府机构。

在春丕和亚东也发生了抢劫和暴力事件，随后清军官兵越过西藏边境躲到印度，从那里返国。据英属印度机关报称，一些西藏当局的官员逃往大吉岭和锡金，亚东海关委员前往加尔各答，从那里乘轮船前往香港。

但藏人和藏军很快聚集起来，坚决抵抗起义者。起义者首领哥老会(Колао - Чжуй) 成员被擒和处死。被动员起来的藏军承担了恢复治安之责，西藏宣布处于军事状态。暴动者只好屈服和让步。双方在解除武器之条件下拟订了和解协议。记者在结束报道时称，在签订停战协定时，英印和尼泊尔当局作为担保人公开表态，倘消息属实，英国担保不干涉西藏内政。一有机会我定将私下查明该报道之可靠程度，另行报告阁下。

至于达赖喇嘛对西藏内讧之态度，据我掌握的情报，看来，至尊在关注，隐居生活使他有可能毫不掩饰地予以关注。至尊表示，一有可能，便打算返回拉萨。根据初步的看法，我可以判断，在情势对他有利之情况下，当然，英国人未必阻挠至尊实现其计划。

随着西藏恢复平静，达赖喇嘛欲离开大吉岭的传闻不再传了，目下尚不清楚西藏最高教主下一步打算。

谨表深深的敬意和赤诚。

列韦利奥季

又及：本报告随这班【外交】公文包发往（交我负责的）总领馆时，来了两位布里亚特人，请求从西藏前往西伯利亚。我试图向他们详细询问西藏发生的事情，但从他们用蹩脚的俄语所做的勉强能懂的解释中，我可以得出结论，《政治家报》的报道绝对可信，西藏确实发生了

<sup>①</sup> 中国革命事件：指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举义，即辛亥革命。



严重骚乱。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286张及其背面、第287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02 [《俄国与西藏》，第102号文件])

## 二 阿旺·德尔智<sup>①</sup>就他希望前往西藏并认为因辛亥革命爆发西藏之地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事致俄国外交部报告

1911年12月23日 [10日]

毫无疑问，目前中国发生的事件必将对政治上业已“自治”的西藏形势，特别对藏俄、藏英关系产生强烈影响。

英国直接接触西藏，目前达赖喇嘛又驻跸英国领地，毫无疑问，英国所处地位比俄国更加有利。故没有理由认为，英国会不利用这种地位的各有利方面，以某种方式加强其对西藏的影响。

采取何种措施才能使这种结果符合俄国之利益？当然，这不是我解决的问题，但我不能不指出，在1907年同英国签署《西藏协定》时，除那些纯粹以英国所处地理位置为条件的、范围不大的优惠外，俄国根本打算承认英国有权在西藏占有优势地位。

但另外，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请注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百姓对英国人可能进行的侵略，或死乞白赖的另一些要求，将竭力予以回击。俄国对西藏百姓和他们的领袖一向持公正、公平的态度。西藏人坚信，西藏今后的命运取决于俄国的庇护。俄、藏多年来的交往令人信服地证明，西藏已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白沙皇的协助上了。

很遗憾，1907年【西藏】协定为排除同西藏自由来往之可能性创造了条件。故西藏百姓不了解俄国之真实意图，仍在耐心地等候对自己请求庇

① 阿旺·德尔智：俄国布里亚特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心腹和所倚重的政治智囊，西藏首席噶伦夏扎·边觉多吉的私人外事秘书。受达赖喇嘛派遣，曾多次率西藏使团赴俄。1901年沙皇政府向他颁发了“使者证书”，委任他为俄国在拉萨的政治密使。1909年3月，达赖喇嘛派阿旺·德尔智第六次前往俄国求援，因在彼得堡兴建喇嘛教寺院事而留在了那里，没有立即返回西藏。——编译者



护一事做出答复。

然而，据我所得情报，鉴于中华帝国内部体制必将发生重大改变，达赖喇嘛现已决定恢复其至圣之地位。他在近来的一些信件中请我立即前往拉萨。我坚信，目前我的西藏之行非常及时，多少总会有些收获，故我现已决定前往。

倘政府同意最好保持西藏百姓对俄国的信任和友好之感情这样一种意见，我在西藏应遵循何种行动方式，请予指示。

我认为此行最好途经蒙古，即前往西藏朝圣的喇嘛教徒通常途经的路线。但我已注意到，在目前情况下，沿途居民像土匪一样，特别危险。像给其他前往中亚的旅行者派卫队一样，我请求也给我派一支由信奉喇嘛教的哥萨克、顿河的卡尔梅克人，以及布里亚特人组成的十人卫队。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277张及其背面，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03（《俄国与西藏》，第103号文件）

### 三 俄国驻华代办就在查明西藏局势前暂缓给达赖书面答复、 暂缓向现在北京的达赖使者提任何忠告事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 第116号 1911年12月29日 [16日]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先生阁下：

日前从大吉岭来的一位西藏人将达赖喇嘛致帝国公使的一封信<sup>①</sup>交给了我，信上注明为八月三十日<sup>②</sup>，即旧历十月八日<sup>③</sup>。现将此件译呈钧览。

从使者谈话中可以断定，他从大吉岭动身时，达赖喇嘛尚未得到关于中国南方开始革命运动，尤其是西藏最近发生事变<sup>④</sup>的任何消息。不过，

① 参见第219号文件（即本汇编第八部分第十六号文件。——编者）达赖喇嘛在此信中向廓索维慈指出，中国人控制了西藏一切事务，“欺骗所有的人”。“西藏事务历来与俄国事务密切相关，俄国人历来是可以依靠的，务请一如既往，对西藏事务予以协助”。

② 应指藏历。

③ 这里的10月8日，为俄历，公历应为10月21日。——编者

④ 关于西藏事变，沙查诺夫曾（于12月30日 [17日] 以第2174号电）询问伦敦有何消息，1912年1月2日 [1911年12月20日] 本肯多夫以第338号电答称，藏人同清军发生了冲突，但印度政府认为：“此次冲突并无重大意义，不要惊慌不安。”



此间除报刊上关于西藏人业已逮捕清朝【驻藏】官员并驱除部分驻藏清军这些简要消息外，并无关于拉萨政变详尽而准确的情报。我同英国公使谈过西藏局势，他大体上证实了上述消息，他只补充说，据英国驻成都府领事报告，随着四川全省转到革命者手中，新任川督给赵尔丰派了大约三千军队，要他恢复中国在西藏的政权<sup>①</sup>。这是11月27日[14日]得到的消息，但一般确信赵氏未必到达西藏，而像端方那样，很可能在途中已为所部士兵杀害。最后，朱尔典爵士发表了纯属他个人的意见：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或许对建立西藏秩序有利。

目下尚未得到关于局势的可靠情报，我认为在得到阁下原则性批示之前，一般说，最好暂缓给达赖书面答复，暂缓向现住在北京的达赖的使者提任何忠告。况且，达赖喇嘛在得知库伦发生事变后，大概迟早会竭力同呼图克图取得联系，这种联系对我们会有某种好处。

顺致崇高的敬意！

世清（Щекий）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71~73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 Т. 19, ч. 1, №284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19卷，上册，第284号文件]）

#### 四 阿旺·德尔智就建议俄英两国共同保护西藏事致俄国外交大臣的报告

1912年1月2日 [1911年12月20日]

##### 致最尊敬的外交大臣先生阁下的报告

我谨向最尊敬的阁下报告，应至尊达赖喇嘛的召唤，我行将前往西藏。故我已请求帝国政府做指示，关于西藏的对外政策，我也已询问帝国政府对西藏问题总的看法。

由尊敬的阁下阐述帝国政府对某一方面的看法是合适的。

<sup>①</sup> 1911年11月27日，成都宣告独立，脱离清廷，推蒲殿俊为都督。1911年12月22日，赵尔丰为民军所杀。——译者



鉴于西藏地处远方，帝国政府认为，俄国在那里并无重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纯属宗教性质的现实利益也只涉及信奉喇嘛教的俄国臣民。英国在西藏的利益，主要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这一情况出发，西藏的对外政策应建立在与英国友好、亲善基础上。西藏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可达成各种协议。

俄国对西藏依然保持着友善态度。在宗教事务方面西藏将得到俄国积极支持。

很清楚，帝国政府的看法符合当下西藏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我有长期同西藏人接触的丰富经验，了解他们的观点和政治意图，我只提请尊敬的阁下注意一些补充材料和想法。

有着宗法生活方式的西藏百姓，其传统思维方式影响极大。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和好恶以及与人疏远，使他们很难屈从于外人的影响。自很早以来俄国对西藏就怀有善意，这业经屡次事实所证明，且经皇帝诏书的批准，使不论什么阶层的西藏人都相信：俄国将保护西藏免遭贪得无厌的邻国的侵扰，这种信念深深扎根于全体西藏百姓心中，并罩上神秘的光环。

另外，布尔战争<sup>①</sup>、荣赫鹏上校的远征<sup>②</sup>、邻国印度的动乱，过去和现在均对文化素养高的西藏人以及下层人民产生强烈影响。英国人的偏见带有历史色彩，这种偏见在群众意识中根深蒂固。

看来，我在西藏的使命是：会同至圣达赖喇嘛共同消除西藏人毫不掩饰地对立意图和情绪，使他们相信对英国人必须彬彬有礼，清除过去所形成的观念。这是十分艰难的使命。至尊虽有极高的威望，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人民群众对立的意图和情绪。个别冲突、个别事件仍有可能发生。

然而西藏人的目光一向注视着北方，将来也将如此。但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俄国在西藏的生活中扮演着次要而消极的角色。

这可能使西藏人产生危险的想法：似乎俄国让西藏完全按照英国的意愿做出某种让步。从此【使西藏】不断地、激烈地反对英国，或采取比这更坏的步骤。正在复兴的中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当然，像西藏遇到的所

① 布尔战争，即1899~1902年的英国布尔战争，即英国对南非的布尔共和国，即奥兰治自由共和国和德兰士瓦的战争。

② 荣赫鹏当年系英国侵略军头目，1902~1904年曾率英国侵略军入侵中国领土西藏。



有麻烦一样，此事根本不在其他有关各方考虑之中。

我深信，根据某个条约，俄、英两国共同保护西藏，能使上述十分可能发生的麻烦顺利得到缓和，以便有关各方代表共同解决任何比较重大的争执。这种措施有可能使西藏社会舆论平复下来，并取得所期望的结果。

俄、英两国代表驻在拉萨会使西藏人确信，他们不要怕任何暴力措施，在两个大国的保护下，西藏人终于可把全部精力用于安排自己的内部事务和利用西藏的自然资源了。

堪布阿旺·德尔智

1912年1月2日 [1911年12月20日]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290张及其背面，第291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104 [《俄国与西藏》，第104号文件]。

## 五 俄国驻加尔各答代理总领事就会见达赖喇嘛之经过情形致外交副大臣紧急报告

÷ 第7号 1912年2月27日 [14日]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先生阁下：

我接到帝国外交部今年2月5日 [1月23日]<sup>①</sup> 第142号关于前往大吉岭将皇上的书信面交达赖喇嘛的密令后，立即通知印度政府外务秘书<sup>②</sup> 亨利·麦克马洪（МакмагонА. Г）爵士：我打算拜访达赖喇嘛，并将随皇上致至尊的信寄给我的备忘录的内容告知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亨利爵士答应我，立即将我的大吉岭之行通知驻锡金行政长官贝尔（БелльЧ.）先生，看来，他毫不反对我会见达赖喇嘛。

① 原件日期有误。第142号电的日期应为：2月6日 [1月24日]。科扎科夫在该电中飭令列维利奥季前往大吉岭，把尼古拉二世的信件（见本汇编第八部分，第十七号文件——编者）面交达赖喇嘛。科扎科夫指示：“您同达赖喇嘛会见时，我们不反对英国官员在场。”

② 俄文原文为：секретарь инди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делам，译作印度政府外务秘书。——编者





但在我起程赴大吉岭前半小时，我收到副外务秘书伍德（Вуд）先生的急信，他请我将我的旅行推迟数日，因为不知（？）<sup>①</sup>达赖喇嘛现在何处，而且贝尔先生也不在，他已去甘托克，从那里去大吉岭骑骡要走三天。

我清楚地知道，达赖喇嘛并未离开他的府邸，我对伍德先生说，我宁愿在大吉岭等贝尔先生回来，这样便可利用这一凉爽的山地休息，避开加尔各答的炎热。

我关于达赖喇嘛所在地点的情报是准确的。我抵达大吉岭后，得知达赖喇嘛尚未离去，至尊打算三天后去噶伦堡，对锡金边境做一次旅行。对此我已于2月12日[1月30日]以第8号密电<sup>②</sup>荣幸报告阁下。

这样一来，我若按照伍德先生的请求将我的行期推延数日，则我未必能顺利完成给我的指令，将皇上的书信面交达赖喇嘛。显然，这正是当地政府所期望的。

我还不得不提到，我受到了最严密的监视。我想验证一下我的这一推测。中午12时我由旅馆向导陪同朝达赖喇嘛住所漫步走去，当时有一名警察一直尾随在我的后面。半路上，我似乎又偶然遇到从达赖喇嘛那里骑马出来的大吉岭行政长官助理。在离至尊府邸大门半俄里处，我被一位信喇嘛教的巡官拦住，他很客气地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并且通知我：锡金行政长官贝尔先生已匆匆离开甘托克，贝尔先生电告他：明晨10时将抵达大吉岭。

当天我收到副行政长官莱登拉（Леденла）先生的通知，我同达赖喇嘛的会见定于星期六（即次日）早晨，我将在至尊府邸大门口同贝尔先生会面，他将参加会见。

我认为不便等候骑骡来的行政长官，因为在达赖喇嘛住所围墙附近的“十字街头”容易耽误约定的时间，我婉言谢绝了莱登拉先生的建议，请将贝尔先生到达约定地点的时间通知我，以便我及时到达那里。

如在印度常有的那种情形，很快就看出“大门口会面”的建议是一个误会。星期六清晨，贝尔先生带着警卫来到我下榻的旅馆。他对未能早些

① 原件有问号。

② 此电内容以本文件为限。



时候来到大吉岭深感抱歉，并且说，他在其辖区内完全听从我的吩咐。经过如此寒暄之后，“大门口会面”的问题自然就不了了之。由于他非常客气，我们进一步的交谈完全消除了起初给我留下的不愉快印象。

我们当即骑马往见达赖喇嘛。贝尔先生和我受到至尊的噶伦的迎迓，在通常的致意和互献哈达之后，我们被引进达赖喇嘛的内室。我对印度政府提供给西藏最高教主的住室极其简陋感到震惊。一间小屋，简朴甚至寒酸的陈设，毫无东方住室内陈设所必有的那种豪华。这一切表明习惯于布达拉宫的雄伟气势的西藏百姓的精神统治者处境不佳。

我以为达赖喇嘛内室的陈设如此简陋是因为他即将起程，但经我询问得知，原来西藏最高教主从在大吉岭生活的第一天起就住得如此简陋。

达赖喇嘛待我极为客气。当通报了的本意时，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在通常礼节性的一再相互致意问候之后，我告诉至尊，我带来了皇上敬送给他的亲笔信和哈达。

达赖喇嘛和所有在场的人立即起立，我把皇上的信交给至尊。因西藏最高教主除懂藏语和汉语外，不懂任何其他语言，我们通过会说藏语的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进行谈话。

达赖喇嘛请我把皇上的信译成英语，我照办了。原来一开始读信时，就将该信的藏文译文给了他。尽管如此，达赖喇嘛仍希望我把皇上的信译成英语，并由贝尔先生译成藏语。他本人紧张地注视着藏文信文。信读完了，我的翻译也用藏文校正过了，当时好像俄英两国正在进行西藏事务谈判。

紧接着我又极为仔细地逐字逐句地将皇上的信翻译了一遍，并向至尊和贝尔先生解释藏文译得不确切，是因为圣彼得堡几乎没人懂藏语，显然，这份译文是喇嘛教寺院某个不太懂俄语的僧人翻译的，帝国外交部无法对译文进行审核。我不知道，我是否已使达赖喇嘛相信这是偶然的误会。不过行政长官显然相信我的解释，故事就这样过去了。

读过信之后，达赖喇嘛向贝尔先生讲了一大段话，贝尔先生将其翻译如下：“至尊向皇帝陛下表示他本人和全西藏百姓深深感激和忠诚之情，他请您向皇帝陛下转达这种感情。皇上的关怀使他深受感动。在厄运中想到俄国沙皇同情他悲惨的命运，他极为高兴。他将始终不渝地在其一切行动中遵循皇上的意志。”

我问，至尊最近有什么计划？达赖喇嘛回答说，他决定离开大吉岭，移居噶伦堡，因大吉岭的潮湿气候对他及其噶伦的健康有害。有两位噶伦长期住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一潮湿地带，因不适应环境而死去。噶伦堡的气候要干燥得多，与拉萨的气候相似。达赖喇嘛还说：“况且，噶伦堡位于春丕谷的入口处，春丕就在去西藏的路上，我在噶伦堡离拉萨也就更近了。”

我问贝尔先生，他是否反对我详细询问达赖喇嘛的计划，他回答说，相反，他乐意听听他的计划，一般说，达赖喇嘛很少谈及。我问西藏最高教主，他是否能很快返回拉萨？

达赖喇嘛说：“此事如果取决于我，自然，我会毫不延迟地立刻起程返回我的城市。但是，如果我的百姓目前还不能保证我在拉萨不受侵犯，又如何谈得上此事呢？尽管目前西藏未必集结有上千汉兵，而且中国对西藏地方的统治仅空有虚名，不过没有外援，我很难返回拉萨。一旦我的百姓有了武器，在俄英两国支持下，难道他们不值得大力捍卫自己的‘独立’吗？”

眼看我同达赖喇嘛的谈话将要进入阁下未曾授权的政治性问题的范畴，我请贝尔先生告诉至尊，我的拜访绝不负有政治使命，只是向他递交皇上的书信。故我不便对俄英两国共同的西藏政策发表什么见解。我强调交给我的任务并没有任何政治性质，贝尔先生显然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印度政府常常担心外国领事充当其政府政治代理人的角色。我敢于认为，这种担心正是地方当局起初不愿安排我会见达赖喇嘛的主要原因。我们谈话结束时，至尊对我说，他深深感谢皇帝陛下在亲笔信中对他的命运表示同情，他将请求俄国政府会同英国政府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使北京政府放弃其对西藏的要求，允许至尊返回拉萨。

辞别达赖喇嘛之后，按照惯例和越来越信任我的贝尔先生的建议，我同至尊的噶伦沙克（Ша）公和沙甘公谈了话。他们饶有兴趣地探问了俄国的情况。由于我不懂藏语，如果对方大谈中国对西藏地方如何的不义和残暴，不合我的意愿，我也不能改变话题，只好听完。看来贝尔先生已得到指示，许可噶伦发表意见。但是，为避免我向达赖喇嘛做的我没有任何政治使命的表示同我下一步策略的矛盾，我让贝尔先生主持谈话，我只讲了一些通常的客套话。临别时噶伦们问到英俄两国关于西藏谈判的进展情



况，我再次表示，我对此毫无所知，所有谈判通常是在圣彼得堡和伦敦由帝国政府同王国政府直接进行。

综上所述，我不能不得出结论：我同达赖喇嘛的会见给至尊和印度政府留下了最良好的印象。如果说英印当局对我的大吉岭之行起初有所怀疑，甚至不惜以漂亮的借口加以阻挠，则帝国外交部指示我采取完全公开、直率的策略，以及我强调我担负的任务不具政治性质，终于消除了当地政府对我国是否一贯遵守英俄西藏协定的怀疑。我会见达赖喇嘛时，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在座，我同西藏最高教主交谈，他不仅是译员，而且是平等的参加者，再没有比这更符合我国驻印度总领事的政治任务的主旨了。

俄罗斯帝国居民中有数百万喇嘛教徒，因此，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同达赖喇嘛的宗教联系完全是自然的、可理解的，同许多英印官员一样，贝尔先生对此感到难以理解，这真是咄咄怪事！离开大吉岭前夕，我在他那里用午餐，我向他详细说明了我国同西藏最高教主关系之实质。我敢于认为，贝尔先生同在该问题上不如他消息灵通的印度外交部一样，今后不大会怀疑我们同达赖喇嘛的来往。

我已荣幸地提到，倘若我的大吉岭之行有助于巩固我们与当地政府间的良好关系，则通过俄国驻印度领事代表而不通过英国政治专员将皇上书信递交至尊一事，给达赖喇嘛留下了印象对我们最为有利。

近来，我们同达赖喇嘛的联系显然开始削弱了。虽然西藏最高教主对英国人从无好感，但他仍不得不顾及他们。一方面，他接受他们的津贴，是他们的客人，如果说不是俘虏的话；另一方面，他们又许诺支持他，虽然这种许诺是非常含糊的，但他仍受其影响。

皇上的书信对至尊是一线希望，无疑使他受到了鼓舞，给了他进一步同厄运做斗争的勇气。西藏百姓很了解我国西藏政策的诚意，同时英国人迟早要将西藏纳入缓冲国体系的企图，对西藏百姓也不是秘密。荣赫鹏上校不久前远征拉萨，迫使达赖喇嘛从拉萨出逃，足以使西藏百姓认清英国人对西藏的策略。

倘若至尊不久之后能回到拉萨，依靠西藏人的一致支持（他们不难从纪律松弛的中国军队那里买到武器并把中国人赶出西藏，只要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西藏未来的国际地位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那些对我们远非陌生的百姓希望我们保护他们，我敢于认为，支持他



们的希望，预计日后对我国将非常有利。我国在西藏的威望很高。然而，靠近印度，有可能亲眼看到英国是用多么微不足道的金钱维持它在一个有3亿胆怯、无力自卫的印度人的帝国的统治，自然所有这些无助于在西藏人中间树立英国伟大的观念。

对西藏百姓而言，同印度政府每月给废黜的西藏精神统治者上千卢比的津贴相比，意识到俄国沙皇并未忘怀西藏百姓的命运，是比前者大得多的道义上的支持。

最后，我要提到，我在大吉岭期间，住在该城的西藏人聚集在我下榻的旅馆附近，他们要见我国领事，并向他敬献哈达。

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们这种请求，我接见了他们所有的人，并向他们回赠了哈达，西藏人认为，这是莫大的荣幸。

2月11日[1月29日]黎明，达赖喇嘛前往噶伦堡，有喇嘛、卫队和一群百姓送行，百姓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英印报刊每天都在专栏中对达赖喇嘛的生活细节作详细报道，而对我同达赖的会见只字不提。

有关至尊在噶伦堡的情况和西藏今后的事态，我将另行报告阁下。  
请接受我的敬意！

列维奇奥季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73~79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 Т. 19, ч. 2, №544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19卷，下册，第544号文件])

## 六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sup>①</sup>令：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国领土各地方其行政管理同内地各省划一

1912年4月21日[8日]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华民国领土，则

<sup>①</sup> 袁世凯(1859~1916)：中国军事家、政治家，北洋军缔造者。1899~1901年任山东巡抚，1901~1908年任直隶总督，1909年被解职。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1月2日)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他依靠北洋军，在西方列强支持下，于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退位后，迫使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与他。他于1913年在中国建立了军事独裁。1915年12月，他宣布决定称帝，引发国内反袁运动。反袁运动高潮中，袁世凯突然死去(有消息说，他服毒身亡)。



蒙、藏、回、疆各民族，即为我中华民国之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现在统一政府<sup>①</sup>业已成立，其理藩部事务，著即归并内务部接管，其隶于各部之事，仍划归各部管理。在地方制度未经划一规定以前，所有蒙、藏、回、疆应办事宜，均各仍照向例<sup>②</sup>办理。

译文准确：科列索夫（Колесов Н.）（俄驻华公使馆翻译官）。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491，案卷：341，第280~281张。译自中文，系当时的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06 [《俄国与西藏》，第106号文件]）

## 七 俄国驻加尔各答副领事列韦利奥季就宣布“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决定从英属印度返回拉萨事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的报告

1912年6月14日 [1日]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阁下：

从西藏传到此间的消息依然自相矛盾，且很贫乏，很难搞清楚拉萨及其周边地区藏军与汉军之交战还能持续多久。但当地记者最近报道称，有理由认为，藏人争取宣布“西藏独立”之斗争将很快进入新阶段。推测达赖喇嘛将于7月7~8日 [6月24~25日] 出发，噶伦堡正做出发准备。从噶伦堡到拉萨，途中要在江孜、东噶（Донгце）和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加查（Галауза）[Halavooso<sup>③</sup>] 停留，一路很可能走得很慢，在各地停留时间长短，取决于拉萨事变进展情况。应当认为，当最高教主决定结束流亡生活的消息传到拉萨，传到藏军与汉军交战似乎停息的地方，会重新激

① 统一政府：指1912年3~4月期间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袁世凯的代表中有许多人拥护孙中山。

② 向例：指清王朝统治期间（1644~1912）的法律，根据此等法律，蒙、藏、回、疆均系中国藩属。

③ 原文如此，译作喀拉乌苏，蒙语，意为黑河，似指那曲。——编译者



化。倘相信西藏来源的消息，正值中国发生危机，汉军不大可能占上风。

然而目前西藏的“觉醒”，促使达赖喇嘛必须立即采取断然行动。作为宗教领袖和公认的领导人，他只得冒生命危险，领导运动。只要冒险行动能取得成功，也许会提高他在藏人心目中的威信，看来目下达赖喇嘛已决定冒险。达赖喇嘛优柔寡断，起初要逃往中国【内地】，后来逃往了印度，在他周围不仅聚集着不够理智的狂热者，而且还聚集着一些可能成为恢复他的威信的可信力量。

倘7月7日[6月24日]达赖喇嘛真的从噶伦堡起程，则不可能明确预言他何时抵达拉萨。除战事多变外，那里海拔高，雨时下时停，加上暴风雪，此时此行困难重重，达赖喇嘛还要渡布拉马普特拉河，而渡河实在危险。

虽然我未接到直接指示，但我目睹，此间政府代表将警惕地注视着达赖喇嘛的举动，不大鼓励他从江孜前往拉萨禁人的寺庙，在那里对他进行监视要困难得多。

此地一家报纸在评论达赖喇嘛从噶伦堡起程的消息时，指出，1904年《拉萨条约》现已失去任何意义，签署条约的不是达赖喇嘛，而是清朝官员<sup>①</sup>，签署条约的唯一藏人是当时的【代理西藏】摄政<sup>②</sup>，他为此而丧了命。西藏现已宣布“独立”，显然中国没有能力取消“独立”。签署条约之目的是结束俄国在西藏的影响和开商埠。条约保留了两名英国代表在噶大克和江孜的居住权。报纸继而评论说：“我们认为有必要现在让达赖喇嘛代表西藏百姓签署上述意思的新约。印度政府方面一个严重错误是容许导致最近远征西藏的情况再次发生。阴谋家德尔智（the mischief maker）依然在活动。最近有消息说，他在彼得堡继续宣称自己是达赖喇嘛的代表，俄国外交官相当聪明，即使他们在西藏并无直接意图，也要利用藏人的错误，迫使英国在其他地方做出让步。”

① 原文如此，经查，《拉萨条约》是1904年9月7日在英军大炮对准布达拉宫的情势下，由驻藏大臣有泰主持，在布达拉宫大厅里签订的。英方由荣赫鹏签字，藏方由代理西藏摄政在条约上盖上达赖喇嘛之印，其余噶伦、三大寺院代表及僧俗大众分别签字。——编译者

② 指签署1904年《拉萨条约》的第穆仁波切（Ти ринпоче），时任西藏代理摄政。——编译者





我援引报纸上一长段引文，从内容和语气看，决不表明当地政府之观点，看来，报纸完全忽视我们1907年的协定。但我之所以指出该报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或许因为政府对这一估计特别重视。

我不大相信英国人会容许事件顺势发展，为自己利益计，在北京不利用中国在西藏的明显弱点，恢复达赖喇嘛在拉萨世俗和宗教方面的威信，如能恢复的话。因中国不履行【公历】1911年5月8日【中英】《禁烟条件》<sup>①</sup>中所承担的义务，目前印、中之间可能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阁下知道，中国人在印度东北边境地区的行动，经常使人对中国产生愤怒。故我以为，倘提出承认西藏“独立”问题，英国人有种种理由站在西藏一边。英国承认西藏“独立”脱离中国，必将改变1907年【英俄】协定所明确的俄、英在该问题上的相互关系。因中国革命已取得成功，近几个月来西藏事变已发生转变，协定并未预见这种转变，也未必有谁能预见中国革命会取得成功。

阁下，谨表深深敬意和赤诚，愿做阁下忠实仆人。

Л. 列韦利奥季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332~334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07 [《俄国与西藏》，第107号文件])

## 八 俄国驻加尔各答副领事列韦利奥季就西藏人同中国驻军的斗争已取得成效事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报告

1912年6月17日 [4日]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阁下：

此地报界以旁观者 (impartial observer) 口述形式报道了西藏事变，为补充今年6月14日 [1日] 我第20号报告，谨将还有点兴趣的这一口述呈报阁下。自公历1911年秋至今年5月中旬，这位英国旁观者在拉萨及其

<sup>①</sup> 指公历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中国政府代表邹家嘉来和英国政府代表朱尔典在北京签订的《禁烟条件》。——编译者





周边地区住了数月，应该没有理由怀疑他蓄意歪曲事实。

拉萨行政由驻藏大臣联【豫】和帮办大臣温【宗尧】掌管，他们对藏人很亲切，受到藏人欢迎。1911年10月，旧派的满员联【豫】打发温【宗尧】返回内地，他一个人留了下来。起初一切还顺利。但到11月，中国革命的消息传到拉萨，拉萨驻军约800人起来造反。原因是拖欠军饷，毫无疑问，这促使造反者把驻藏大臣满员联【豫】赶下台，12月讨伐波沃【人】（Пообо）受挫刚刚返回的陆军统领<sup>①</sup>被推举为驻藏大臣，他因同情革命而博得好感。

当时中国【驻藏】当局显然很虚弱。800名士兵中只有60名未造反，保护着联【豫】。统领把100名卫兵留在身边，其余卫兵驻在离城市有两俄里的新营房。预计那里能驻1500名士兵。但因不多的驻军很快被分派到各个岗位，那里驻兵很少。藏官中有摄政在驻藏大臣监督下管理政务；作为策墨林寺（Тсомолинг）主持，他对僧侣，对拉萨有很大影响；【西藏】僧俗官员会议主持人（президент Совета）相信中国人，该会议一位官员敌视中国人；藏军玛基并无有组织纪律性的军队；从一开始一些大寺院数万僧侣就分裂了，比如，最大的寺院之一哲蚌寺和不大的丹吉林寺（Тенгалинг）均站在中国一边。

12月，中国驻军内发生混乱。士兵们期望他们推举的驻藏大臣<sup>②</sup>立即给他们发饷，200名士兵来到他的衙门要求发饷。可能因没有钱，他们遭到拒绝，于是抢了位于西藏一位噶伦官署内的武器库，抢走了武器、金钱和军粮。由于当时士兵与居民关系融洽，城内根本没有施暴。这第一次造反取得了成功，显然促使今后不服从命令。驻军找到摄政，要求他发饷，他把从在拉萨尼泊尔商人那里征集的28000卢比发给了他们。但过了几天，他们要求发给25万卢比，否则可能进行大洗劫，甚至捣毁布达拉宫。他们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是：民国政府召他们回北京，他们需要调往四川的费用。【他们】抢了几次，很快武装起来的当地僧侣开始骚动；开始向百姓分发武器。征讨波密（Помед）的900名士兵返回增援中国驻军。当再次抵达的军队得知军饷被他们的同伴弄走了，他们要求归还他们的那一

① 看来指统领钟颖（Чжун Ин）。

② 起事的拉萨中国驻军推举的不是驻藏大臣，而是统领钟颖。



份军饷。他们毫无纪律性，立即开始抢劫衙属和店铺；藏人进行抵抗，城里开始巷战。西藏僧侣拿起武器，包围了中国驻军，断了他们的军粮。当时只有不多的驻军留在营房，他们在一些衙属加强了防御。一些驻军攻打色拉寺，但并未攻下，僧侣截断了他们的退路，全部被杀。4月1日前，在拉萨拥有现代化枪支的中国驻军约1500人，1个营配备火炮6门，其中5门早在1月份已被造反者毁坏。起初弹药还很充足，但中国驻军白白耗费了弹药，不久便开始感到匮乏。5月，中国驻军锐减到800人，他们驻守在拉萨南部和东南部地带。然而藏人约有远射程枪1000支，他们精神振奋、有进取心，对胜利有信心。在拉萨有两座造弹药的工厂，武装僧侣的人数在增加。谁也不相信中国援军会到来。拉萨深深陷入苦难之中，尼泊尔和拉达克商人也丧了命。中国【驻藏】当局威信扫地，实已不复存在。

“客观公正的旁观者”在结束上面援引的绘声绘色的叙述时，得出结论说，不久事情必将收场，达赖喇嘛将再次被召回拉萨。西藏的未来将取决于达赖喇嘛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谈判成功与否。因中国正处在动乱中，达赖喇嘛也许能获得让步，使西藏暂时得到满足。“然而解决中国同意承认西藏‘独立’问题还为时尚早。”

此间所有报纸头版刊登一则消息称，中国在西藏的邮政已完全瘫痪，达赖喇嘛打算发行西藏邮票。当然，这是件小事，但鉴于对最近西藏事变评论共同的口气，我觉得这件小事表明一种倾向，其目的是为北京采取有利于藏人的积极行动制造社会舆论。倘我对这一倾向的理解是正确的，则可认为英国人所利用的论据将包含在下述一段话中：“显然北京没有能力‘恢复秩序’。故应将这一使命赋予藏人。随后……印度政府参加恢复秩序有裨益，而是否参加，取决于北京是否好商量，是否有能力抵御‘情势使然’。”

谨向阁下表示深深敬意和忠诚，并做最恭顺的仆人。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58，第338~340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08 [《俄国与西藏》，第108号文件]）



## 九 英国外交部就西藏局势和达赖喇嘛打算离开印度返回拉萨事致俄驻英大使本肯多夫备忘录<sup>①</sup>

第 25530 号 1912 年 6 月 25 日 [12 日]

俄国政府无疑知道，近来西藏局势令人十分焦虑。驻藏办事大臣和近千名中国驻军在拉萨被西藏人围困，并据报告，他们将弹尽粮绝，看来他们不缴械，即灭亡。

西藏其他地方小股中国驻军已经缴械，且已获准取道印度返国；看来西藏人实已重新控制全藏。拉萨中国当局和西藏【地方】当局请求印度政府派一名官员去拉萨安排该处中国驻军缴械，并办理他们去印度的护照。陛下政府至今未同意这一要求，虽然在印度政府供职的一名土著警察正在西藏，但陛下政府尚未批准他前往拉萨。

达赖喇嘛打算本月 24 日离开印度<sup>②</sup>返回拉萨，陛下政府授权印度政府将以下送别文告交给他：

印度政府祝愿达赖喇嘛一路平安，希望他在印度居留期间感到愉快。印度政府希望看到：条约义务得到充分履行，藏印之间的亲切关系得以保持，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保持内部自治，不受中国干预。人们期待达赖喇嘛竭尽全力去达到这些目标。停止内讧和恢复秩序至关重要。<sup>③</sup>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 48 号，第 79～80 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Т. 20，ч. 1，№228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 20 卷，上册，第 228 号文件]，原件用英文写成，中文译文据英文译出）

① 打字副本。备忘录由本肯多夫随 7 月 2 日 [6 月 19 日] 信寄往外交部，补充 6 月 26 日 [13 日] 第 179 号电（内中有备忘录内容摘要）。

② 见第 19 卷第 544 号文件，即本专题资料第五号文件。——编者注

③ 纳博科夫（Набоков К. Д.）在 6 月 14 日 [1 日] 第 20 号紧急报告中顺便向沙查诺夫谈及：“虽然我未获关于此事的直接指令，但我清楚，当地政府专员将严密监视达赖喇嘛之所作所为，而且不大可能会鼓励他从江孜前往……拉萨寺院禁地，在那里他们更难以对他进行监视。”



## 十 俄国驻英大使就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谈话之内容致俄国外交大臣（Саонов С. Д.）函<sup>①</sup>

1912年7月28日 [15日]

敬爱的谢尔盖·德米特利耶维奇：

昨日我向格雷辞行，预计星期一<sup>②</sup>早晨动身。前天我觐见了国王。关于您出使问题已顺利解决，他二人均向我表示非常满意。由于我没有任何问题需要讨论，同格雷的整个谈话集中在这次出使上。

格雷认为，这次出使意义非常重大。他告诉我，他打算同您全面讨论整个政治局势，不向您隐瞒他对任何问题的观点。如您愿意，巴尔干、地中海、海峡等问题均可讨论。我对他说：“还有中国，我认为，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彼此丝毫不矛盾，但若干问题的性质过于含混。”他同意这一点。我告诉他：“我认为，在西藏并非一切都很顺利，另一方面，我们还有蒙古问题。”格雷对我答称，有一伙人想怂恿英国以触犯了英国的声望和利益为由，对西藏和南部波斯进行强有力的干涉；然而政府决定，不让自己卷入任何轻率、不计后果的行动。他对我说，所有这些问题之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应同您共同探讨。

（下略）

本肯多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80～81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 Т. 20, ч. 1, №377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20卷，上册，第377号文件]）

## 十一 俄国驻英大使就中国驻军问题致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函<sup>③</sup>

1912年7月 [6月]

敬爱的谢尔盖·德米特利耶维奇：

① 原件用法文写成，中译文据俄译文译出。——编者

② 即7月29日 [16日]。

③ 原件用法文写成，中译文据俄译文译出。——编者

(前略)

还有驻军问题。中国显然需要驻军；重要的是驻军的规模。我看彼此有连带关系。此间对中国企图使西藏直接归自己管辖极为不安。蒙古是等价物。对法国说来，东京<sup>①</sup>也许是等价物。诚然，关于西藏有一个协定，还有一个《英中条约》。我看这些条约规定了行动方式，值得遵行。

(后略)

本肯多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82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 Т. 20, ч. 1, Приложения №1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20卷，上册，附录，第1号文件])

## 十二 俄国驻英代办就英国承认中国宗主权不承认中国有权独自干预西藏内政反对扩大中国在拉萨和西藏驻军现有编制事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

÷ 第211号<sup>②</sup> 1912年8月19日 [6日]

关于第179号<sup>③</sup>。

格雷照会说，业已决定，以正式文书明确英国政府对西藏之态度：授命驻华公使通知中国政府：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сюзеренные права），不承认中国有独自、主动干预西藏管理之权，因为这与1906年条约<sup>④</sup>第一款相悖。因此，即使袁世凯发表主张将西藏与中国内地省份同等看待<sup>⑤</sup>，英国也不能允许中国人在西藏担任行政职务。英国正式反对对西藏之地位作这种规定，反对扩大中国在拉萨和西藏驻军现有

① 东京是越南城市河内的旧称，法国人控制越南北部后，遂以东京统指越南北方地区。——译者

② 电报编码重复 [见第505号文件]，第505号文件电报编码亦为211号。该文件不涉及西藏问题，从略。——译者

③ 打字副本。备忘录由本肯多夫随7月2日 [6月19日] 信寄往外交部，补充6月26日 [13日] 第179号电（内中有备忘录内容摘要）。

④ 指1906年4月27日英中西藏条约，即《续订藏印条约》。——编译者 该条约第一款确认了1904年《英藏条约》，双方保证：“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办理。”

⑤ 见袁世凯1912年4月22日关于“五族共和”的命令，参见《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中国大事记第3页。——译者



编制。伦敦内阁坚持必须在上述基础上同中国达成书面协议，并预先通知，尔后终止中国与西藏【地方】经由印度之交通，撤军返国除外。<sup>①</sup>

照会原件到此为止。<sup>②</sup>

埃捷尔

就蒙古而论，此事可能对我国有利。

1912年8月21日[8日]于彼得戈夫。<sup>③</sup>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82~83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 Т. 20, ч. 2, №506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20卷，下册，第506号文件])

十三 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就英国政府不承认中国有权独自干预西藏内政并认为西藏与中国普通行省不能同等看待事致驻华公使库朋斯齐(Крупенский А. Н.) 密电

1912年8月22日[9日]

埃捷尔(Эггер)<sup>④</sup>(密码)电称，格雷<sup>⑤</sup>照会称，决定以正式文件明确英国政府对西藏之态度，已责令驻华公使知照中国政府，英国承认中国主权<sup>⑥</sup>，而不承认中国有独自、主动干预西藏内政之权，这与1906年条约<sup>⑦</sup>第一款相悖。故英国不能容许以中国人充任西藏行政职务，不能容许袁世凯发表的西藏与中国内地各省平等之主张。英国正式反对以此种方式确定西藏地位，反对扩大中国在拉萨和西藏驻军编制。伦敦内阁坚持必须在上述基础上达成书面协议，并预先告知，尔后终止中国与西藏【地方】经由印度之交通，撤兵返国除外。

① 8月22日[9日]，尼拉托夫以第1603号电报将此电内容通知了驻加尔各答总领事。

② 见本专题第九号文件。——编译者

③ 此为沙皇尼古拉二世亲笔批示。彼得戈夫是沙皇的夏宫，在彼得堡郊区，离彼得堡29公里。——译者

④ 埃捷尔：俄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

⑤ 格雷(Грей Э.)：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⑥ 原文如此(суверенные права)。似有误，请见本专题第十二号文件。——编译者

⑦ 指1906年4月27日《英中条约》，即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由清帝国全权代表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和英国全权代表驻华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签订的《续订藏印条约》。——编译者

照会原件第一份。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412，第54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11 [《俄国与西藏》，第111号文件]）

#### 十四 俄国驻英代办就伦敦内阁认为中国人之行动方式违背各项协定事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 第31号 1912年8月27日 [14日]

谢尔盖·德米特利耶维奇阁下（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谨随本紧急报告将英国外交部8月17日（公历）备忘录抄件<sup>①</sup>寄呈阁下，以补充今年8月19日 [6日] 第211号电。<sup>②</sup> 我认为应补充一点：外交部有人对我说，决定将这份照会递交中国政府，并未引起任何特殊事件。

伦敦内阁认为，因中国人总的行动方式违背各项协定的条款，意在逐渐扩大其对西藏的宗主权，需要采取措施提出劝告，或毋宁说提出警告。

如备忘录所说，递交照会的部分理由是：中国政府显然企图逐渐扩大其在西藏护卫队的编制，留在那里的中国官员恣意妄为，最后，明显企图将西藏降为中国内地那样的行省。

昨日《泰晤士报》所发社论显然符合英国政府之观点，无论如何，事情已涉及中国的行动方式，谨随紧急报告寄呈上述社论。<sup>③</sup>

请接受我的敬意！

埃捷尔（Эттер Н.）

① 附件没有抄录。备忘录内容在埃捷尔第211号电报中已基本叙及。电报只是未曾提到英国坚持把同中国达成书面协议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之一。

② 见本专题资料第十二号文件。——编者

③ 本文件所附8月27日 [14日] 《泰晤士报》题为“西藏之未来”的社论。社论指出，数周来西藏出现了新的局势，迫使英国紧急重新考虑“同这个不安宁的西藏（国）的相互关系”。社论进而指出，“无论我国采取何种方针政策，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我国现在应坚持：将来中国只能在严格规定的一定范围内进行干预。我国有一切理由使西藏曾两次争得的‘自治’永远不再被剥夺”。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84~85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 Т. 20, ч. 2, №567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20卷，下册，第567号文件])

## 十五 俄国驻加尔各答领事就中国驻军近日将离开拉萨事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 第33号 1912年8月27日 [14日]

第1603号<sup>①</sup>电收悉。

据来自江孜的可靠情报，藏军同驻藏办事长官已达成协议。中国驻军近日将离开拉萨，取道印度回国。<sup>②</sup>

纳博科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85~86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 Т. 20, ч. 2, №568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20卷，下册，第568号文件])

## 十六 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团就拟采取何种措施维护中国对西藏和“外蒙古”主权事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

1912年8月

1912年8月30日《北京日报》<sup>③</sup>。

<sup>①</sup> 8月22日 [9日] 尼拉托夫以1603号电报内容通知了驻加尔各答总领事。

<sup>②</sup> 纳博科夫8月30日 [17日] 以第34号电报报告：“在拉萨的中国驻军已放下武器，取道印度回国。驻藏办事长官徒具虚名，随带一支小卫队留在拉萨。”纳博科夫在9月8日 [8月21日] 第32号紧急报告中向沙查诺夫报称：驻藏办事长官同西藏人“已达成协议，其主要各点如下：一、办事长官及其少数僚属仍驻拉萨。二、他身边保留200名中国士兵，借资卫护；三、所有余下的中国驻军自应弃其兵器弹药返国；四、兵器弹药封存拉萨，由中国办事长官、西藏行政总机关和尼泊尔驻扎官会同加印封固；五、允诺豁免左袒中国之藏人。其中某些点已付诸实行：近500名中国士兵在统领带领下不带兵器取道印度返回内地。中方和藏方的兵器交尼泊尔驻扎官，在三方签封后收藏于专门的武器库。”

<sup>③</sup> 经查北京各大图书馆，尚未查到1912年8月30日的《北京日报》，金鼎勋的质问据俄译文译成中文。——编者



据闻，以金鼎勋（Цзинь Дин - сюнь）为首的议员团业将向政府提出的下述质问提交众议院审议：

自蒙、藏发生动乱以来，来自某些大国之外部危险开始威胁国家，国家岌岌可危。依我等之见，政府对人民负有维护国家安全之责，蒙、藏问题至关重要，如何解决，关系中国存亡，目下政府本应及时拟订、执行明确行动计划，以恢复国内秩序，摆脱外部麻烦，把国家引上繁荣幸福之路。然国内动乱依然继续，数月前<sup>①</sup>蒙、藏宣布之‘独立’尚未撤销，中央政府之命令未能下达此等地方，故叛乱日益蔓延，且愈来愈广。须注意者，倘容许在某一方面破坏临时约法，则整个国家制度必将崩溃；倘失去边地藩属，则内地诸省亦将陷入危境。据我等所知，从满洲、四川以及毗邻地区正派西征军平叛，然中央政府最后决定以何种方式对待肇乱之边疆地区，采取何种可行措施恢复法制，迄今我等不得而知，因我等既未见到政府方面作任何准备，亦未听到政府在蒙、藏问题上阐述行动纲领。故在此种情形下，我等要求政府做出相应解释。另一方面，我等须要指出，英、俄向我国肇乱地区百姓秘密提供武器、违背所订现行条约向中国领土增派驻军、不顾国际法规定和维持友好关系准则接连向中国提出要求，竭力要像日本对待朝鲜<sup>②</sup>那样，对待中国。此外，为占领满、蒙起见，俄、日签订专约<sup>③</sup>，破坏列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原则。在此种情势下，我等难以保卫满洲，倘洋人占领满洲，则难以防止整个中国灭亡。

至于蒙、藏骚动，应属中国内政。倘我等容许列强干涉，则我等将不能捍卫我国主权。其次，蒙、藏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倘我等容许洋人要求割让我国这部分领土，则我等不能捍卫国土。政府是否在拟订某种明确计划，以抵抗列强此种图谋，我等不得而知，但据政府未采取任何行动抵制洋人非法要求判断，应当认为，政府并无任何明

① 1911年12月1日，库伦宣布蒙古“独立”，脱离中国。在1915年以前，“外蒙古”（喀尔喀和科布多地方）实已“独立”。

② 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将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③ 因1907年和1910年俄日协议是秘密协议，故中国国会议员只能猜想彼得堡和东京将满、蒙划入各自势力范围。1917年以后，苏联首次公布了这两个协议。



确计划。无论如何，人民应当了解此事，因洋人之要求已引起百姓极度恐慌和各地混乱，不容许政府对洋人之要求消极对待、无动于衷。此乃迫使我等向政府提出质问之第二个原因。

我等应把上述情形归并如下，因本质问题涉及军事措施和外交政策问题，不便以书面形式做详细解释，故我等请外交总长和陆军总长<sup>①</sup>在我等约定之时间莅临众议院秘密会议，就既成局势作个人必要解释并与议员会商。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341，第103~106张。译自中文。系当时的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08 [《俄国与西藏》，第108号文件]）

## 十七 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Крупенский В. Н.）关于英国驻华公使就西藏问题向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事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 第78号 1912年9月7日 [8月25日]

谢尔盖·德米特利耶维奇（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阁下：

此间英国公使就西藏问题向中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提出一些要求，我国驻英代办在密电中列举了这些要求。阁下8月22日 [9日] 以第1599号电<sup>②</sup>将该密电通报给我。英国公使的声明在北京已产生巨大影响。声明很快公之于世，因出人意料，口吻强硬，已引起普遍关注；声明引起各方面议论，比我们对蒙古问题多次发表的全部意见所引起的议论多得多。

中国政府人士毫不掩饰对英国要求的愤慨，各党派报刊对这些要求均表示盛怒。英国曾对中国建立共和制深表同情，英国领导人曾口头声明，英国希望看到中国统一、强盛。无论如何，此间也未料到，英国竟然采取如此不友好的步骤。无论约翰·朱尔典爵士如何竭力向中国官员解释说，

① 陆徵祥（Лу Чжэн-сян）时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段祺瑞（Дуан Цижуй）将军时任中华民国陆军总长。

② 以此号码将埃捷尔8月19日 [6日] 第211号电发往В. 库朋斯齐。



英国之要求不过根据英中两国各项条约维持迄今的西藏现状；中国政府虽被迫停止向西藏进军，但对约翰·朱尔典所言却置若罔闻。

我的英国同僚送往外交部的备忘录提出，英国承认中国现政府，以中国同意英国对西藏的要求为条件<sup>①</sup>。但约翰·朱尔典爵士亲自对我说，他不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中国人满意的答复。

请接受我的敬意！

库朋斯齐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86～87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 Т. 20, ч. 2, №646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20卷，下册，第646号文件]）

## 十八 海外华人团体就出兵西藏和“外蒙古”保卫中国边疆以防列强侵略事通电北京政府

1912年9月

1912年9月10日《民视报》<sup>②</sup>。

日前接到海外华人关于蒙、藏问题的一封长电，内容如下：

在中国巩固共和制度，自然会遇到很大困难，且必定引起惶恐，但并非因国内事态所引起，在国内建立完好之行政制度较为容易，而因列强利用有利时机，竭力占领中国边地藩属，侵害我国主权。目前日、俄、英在蒙、藏制造混乱，意欲占领此等地方。在此种情况下，倘中国政府不显示出权威和力量，则我们所面临之危险：首先失去边疆地区，继而失去内地诸省。目前国外在密切注视中国政府是否就派兵讨伐蒙古问题做出决定。在此危险时刻，切不可示弱，顺从做出让步。我们闻悉，日、俄要求中国撤走驻蒙官员和驻军。我们还闻悉，英国要求中国撤走入藏西征军、今后中国不得在西藏驻军、不得在西

① 附件没有抄录。备忘录内容在埃捷尔第211号电报中已基本叙及。电报只是未曾提到英国坚持把同中国达成书面协议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之一。

② 经查北京各大图书馆，尚未查到1912年9月10日的《民视报》，海外华人关于蒙、藏问题的长电仅据俄译文译出。——编译者



藏推行普通行省之行政管理体制。政府是否答应此等要求，是否容许呼图克图和达赖喇嘛借外债，保卫蒙、藏领土，我们极为关注。蒙、藏地方对我们至关重要，大清王朝统治时期未曾失去，在共和制下有可能失去，不仅我们海外华人不可想象，甚至日、俄、英也未料到时机对他们如此有利。不能容许授命主持外交之陆徵祥以生病为由，不关心蒙、藏问题，必须让政府立即就蒙、藏问题同日、俄、英举行最郑重的谈判，并依靠实力，不容许日、俄、英干涉蒙、藏事务。另一方面，必须着手组建一支精锐部队，可将其派往蒙、藏地方，由经验丰富之军事长官，如黄兴<sup>①</sup>或胡瑛<sup>②</sup>指挥。在此种情势下，遏制日、俄、英侵略图谋。

政府不必为军队供给问题担心，我们海外华人愿捐出仅有的金钱。故此，倘政府制订出应对蒙、藏之明确行动计划，请告知我们，随后我们将立即将所需金钱寄去，供政府支配。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华公使馆，目录：761，案卷：341，第125~127张。译自中文。系当时的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10 [《俄国与西藏》，第110号文件]）

## 十九 俄国外交大臣就出使英国呈沙皇尼古拉二世奏章<sup>③</sup>

÷ 1912年10月15日 [2日]

今将我出使的书面报告<sup>④</sup>恭呈皇上圣鉴，我同时准备了奏章，恳请对我本人的报告赐下谕旨。

正当信使出发之时，我接到皇帝陛下对此事所降谕旨；10月20日 [7日]，我将有幸来斯巴拉。

沙查诺夫

① 黄兴（Хуан Син）：1911年辛亥革命领导者之一。

② 胡瑛（Ху И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参加者，武昌革命政府首任外交总长。

③ 原载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т. III，стр. 14（《红档》杂志第3卷，第14页）。

④ 见本文件的附件。



附件<sup>①</sup>

## 出使报告

(前略)

关于西藏，格雷向我保证，英国对西藏并无任何图谋，也不力图改变我们两国有关西藏的各项现行条约。但格雷在援引他今年夏天给中国的照会<sup>②</sup>后，对我说，英国人认为，不能允许中国武装力量向西藏渗透。该照会已及时通知我国。倘中国不顾英国警告，依然试图把军队派往西藏，则英国不得不派远征军前往春丕谷加以阻止。但在未向我国通报此事之前，伦敦内阁将不会做出这种决定。

为此格雷提及我国在蒙古之活动，竭力把我国在蒙古之活动同英国在西藏之地位相提并论。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毫无相似之处，指出，关于西藏，因英、俄签订了众所周知的协定，英国受到我国制约；关于蒙古，我国并未向英国承担任何类似义务，而英国在蒙古既无政治利益，甚至也无经济利益。

显然爱德华·格雷爵士理解这些理由，且不反对这些理由。我个人认为，为保持我国同英国已有的友好关系，将赋予四等文官廓索维慈使命<sup>③</sup>之性质秘密地、最概括地通报格雷爵士，供他个人知悉有好处。

(后略)

沙查诺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第87~88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вторая, Т. 20, ч. 2, №1034 [《国际关系文件》，第二编，第20卷，下册，第1034号文件])

① 原载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 III, стр. 14 (《红档》杂志第3卷，第14页)，标题出访报告系编译者所加。——编译者

② 见本专题资料第九号文件。——编译者

③ 指沙俄政府秘密派遣廓索维慈前往库伦同“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译者



## 二十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纳博科夫就英属印度报界对阿旺·德尔智关于俄英两国保护西藏之可能性发表声明事的反应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的密信

1913年1月9日 [1912年12月27日]

1913年1月4日 [1912年12月22日]，我打电报谨向尊敬的阁下报告，《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报道说：“德尔智现在库伦，他已宣布西藏‘独立’、已授予他全权缔结《藏蒙协约》，他打算就英、俄两国共同保护西藏，让两国在西藏开采自然资源、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路等项，同我们进行谈判”<sup>①</sup>，此间的英国报界对这一报道立刻做出反应。此间还转载了《今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自北京发来的报道，略谓：中国政府消息非常灵通，坚信近几个月来达赖喇嘛之全部行动都是同俄国驻库伦代表商定后采取的。另据来自噶伦堡的消息说：华兵残部已向西藏人缴械，行将在统领锺<sup>②</sup>率领下取道印度返回内地；有一名英国军官被派往边境，在那里等候华兵，将其押送出境，华兵不会在那里滞留，因士兵闹事会给警察带来麻烦。

虽说《新时报》的报道是捏造的<sup>③</sup>，但我有充分理由认为，《先驱者报》（Пионер）的评论反映了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的观点。故我认为应全文援引这篇评论：“在达赖喇嘛赋予德尔智全权以前，我觉得像数年前对达赖喇嘛造成危害的那些人一样，德尔智目前的使命似乎是他自己宣称的。英国政府不能容许俄、英两国共同保护西藏。俄国在西藏之利益微不足道。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为贸易利益，漫长的边界使英国非常关注西藏命运。西藏的未来取决于伦敦和北京。近来发生的事件表明，该问题将很难得到圆满解决。德尔智想把蒙古拉进来，该想法很巧妙，因为英国和中国不会容许吸收俄国外交当局参加谈判。英、中两国政府认为，最好在

① 1912年12月31日 [18日]《新时报》发表了该报记者自库伦发回的报道：“阿旺·德尔智已抵达这里。他宣称，西藏已宣布‘独立’，脱离了中国，达赖喇嘛已登上君主宝座。德尔智已被授予全权就签订蒙藏协约事宜同库伦政府进行谈判。此外，已授命德尔智请求俄国政府就俄英两国保护西藏一事进行协商。如果英、俄接受上述建议，达赖喇嘛同意赋予两个保护国在西藏免税贸易、开采自然资源、修筑铁路等项权利。”

② 统领锺，指锺颖。——编者注

③ 《新时报》关于德尔智的声明并非捏造。



无别国干涉之情况下，就西藏有争议之问题进行磋商，不管这些问题多么难以解决。”

敌视俄国的《英国人报》（*Englisman*）表示，不容许对西藏实行保护，并补充说：“很遗憾，我们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使我们失去了同达赖喇嘛谈判的机会。但我们可以仿效俄国在蒙古的做法，声明说，中国人已被赶出西藏，西藏形势已发生变化。故我们应同西藏直接达成谅解。目前中国未必能使西藏重新归顺，故西藏有可能受到俄国影响。诚然我们签订的1907年协定现在依然有效，但有可能出现迫使俄国放弃该协定的情况。比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英国可能不加入两国联盟<sup>①</sup>，俄国不会放弃在这方面给我们制造困难的机会。”

今天此间转载了《泰晤士报》的报摘，内中鼓吹把驻扎官派往拉萨，当地一些报纸还发表长篇社论，表示完全同意伦敦机关报的意见，指出，此举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我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对当地报界、印度政府的行动以及行政当局的情绪进行了密切的观察，我认为我有责任向尊敬的阁下说明密切观察后得出的结论，在这里印藏边境发生的一切都严加保密。英国之所作所为使我坚信，《泰晤士报》所鼓吹的举措将要实施。倘不派正式驻扎官，也会派某位代表，将以政府名义直接同达赖喇嘛接洽。达赖喇嘛是住在拉萨，或住在现在所住的很远的地方，或在边界到拉萨的途中，反正都一样。问题的实质在于，达赖喇嘛不付出代价，英国人就不打算赶走中国军队、修筑铁路、扣留前往拉萨的任何可疑人员。最高教主因在印度驻蹕和随后的全部行为，已成为英国人手中的工具。在这场角逐中英国人稳操胜券。迄今很难指出哪些具体事例使我们有理由指责英国直接违反了俄英协定。没有任何机会探明边境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赋予驻江孜现任“商务代表”的政治全权到了什么程度。但我肯定英国不愿失去对西藏所发生的事情保持直接支配<sup>②</sup>的机会，形势对英国人十分有利。

倘若提出修改俄英协定问题，我们承认英国有权向西藏渗透，则其性

① 两国同盟系指法俄两国军事政治同盟。

② “直接支配”一语的原文为法文 *la hauff main*，疑 *hauff* 一词有误，应为 *haut* 一词。——编译者





质不是被迫承认事实，而是自愿让步。作为自愿让步的代价，我们有权要求在我们所需要之地方，即在阿富汗边境地区，给予相应的“补偿”。我有理由认为，这样提出问题很不符合英国人的心愿，因为这将使他们失去无视我们的协定而不受处罚的可能性。1907年协约阿富汗部分使我们感到不快，我们未必能长期容忍目前的这种形势。我认为，倘我们错过目前同时修改协约中有关《阿富汗条款》和《西藏条款》的有利时机，则我们在西藏将失势，在阿富汗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偿。当英国公然背离协定，或者当兰斯敦（Lansdowne, H. C.）或寇松（Curzon, G. N.）<sup>①</sup>将取代爱德华·格雷爵士时，将很难“友好地交换意见”。尊敬的阁下记得1904年荣赫鹏上校远征的情景。我想，迄今许多政要、在印度的大多数英国人自然不会忘记，由于俄国外交当局出面干涉，这次远征“未能给英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在鸦片贸易问题上英国在北京刚刚受挫。中国对西藏之主权现已成为死结，当然，英国并未为满足中国之要求，解开这一死结，尽一点力，相反，英国将力求同达赖喇嘛签订新约。

我的论据不完全正确，倘尊敬的阁下认为，我们在西藏至少还有些微不足道的现实利益，这些利益与我们现在通过外交途径在喀布尔仍无法捍卫的现实利益有相似之处。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势下修改协定，我们在西藏问题上做出让步可采取别的形式。倘我们的利益以模糊不清的保护达赖喇嘛对俄国布里亚特臣民的宗教统治地位的形式出现，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保卫边界和无可争议的巨大商业利益，而承认英国要对西藏进行政治监督，就可能动摇东方教主<sup>②</sup>在俄国喇嘛教徒心目中的威信。

致最崇高的敬意！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81，第8~10张及其背面，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12（《俄国与西藏》，第112号文件）

① 兰斯敦（1845-1927）：1895年任英国陆军大臣；1900年11月至1905年12月11日任外交大臣。1915-1916年任不管部大臣。寇松（1859-1925）：1891-1892年任英国印度事务副大臣；1895-1898年任外交副大臣；1899-1905年任英印总督。——编者著

② 东方教主指达赖喇嘛。





## 二十一 阿旺·德尔智就西藏已脱离中国，愿与俄、英两国建立友好关系事给总理大臣科弗采夫（Кокорцов В. Н.）的报告

1913年（月日不详）

清朝皇帝退位后，中国人来到西藏，他们洗劫国库和私人财产（牲畜、粮食和白银），把寺院和住所付之一炬，其价值达数百万卢布，并打死打伤数万人。一份中国人劫掠清单准确记载了中国人劫掠之地点、时间和情况。鉴于中国人异常残忍和压制，无论如何，西藏不可能与中国人联合成为一个国家，据此【西藏】已经采取下述一部分措施，并要采取下述另一部分措施：

一、西藏摆脱了清朝政权，脱离了中国，建立了不受任何人支配，且有权接受大使和向别国派驻大使的“独立国”。符合西藏人民福祉的新制度将取代不公正的旧制度。西藏保有军队是为捍卫自身安全，而不打算进攻别人。

二、任何国家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外交。

三、西藏将与俄、英两国达成友好协议，向英、俄两国提供优于别国的贸易权。运入西藏之英货数量很大，且离印度很近，不会遇到特殊困难，为西藏利益计，要适当征税。运入西藏之俄货数量不大，且离得很远，将免征税项。还打算准许别国前来贸易，对其货物要全额征税。

四、俄、英两国将给予共同帮助，勿使中国军队进驻西藏。

五、西藏政府将聘请军事教官以及其他教官和教员，或从某国聘请，或只从俄国聘请之问题，将会同俄国人予以解决。

六、西藏将从俄国购买各种武器弹药，并订立借款合同。

七、准许外国人开矿（金、银等矿），此项权利或可赋予各国，或只赋予俄国，或赋予俄、英两国，该问题可根据俄国之意愿决定。但不得向某个人提供让与权，承租人应遵守西藏国法。

八、俄、英两国有权在西藏设立各自国家银行分行，只赋予别国设立不大的信贷机构之权利。

九、西藏不得向任何人提供（工、商等方面之）任何垄断权。

十、为发展同西藏之贸易，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下述措施：

1. 改善途经青海湖之交通，保障商队免遭匪徒袭击，并筹划将匪徒肃清。



2. 在青海湖、柴达木、那曲<sup>①</sup>修建驮运队板棚。
  3. 促进俄国和西藏钱币在西藏流通，设立小型信贷机构、公司等。
  4. 向西藏派遣严肃认真、训练有素人员，研究当地市场和贸易环境。
- 准确无误：内阁办公厅处长绍利茨（Шольц Э.）。

内阁办公厅注明：达赖喇嘛的全权代表参宁堪钦阿旺·德尔智将本报告提交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1913年6月，科科弗采夫将本报告交给了外交大臣沙查诺夫。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80，第62~63张，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113（《俄国与西藏》，第113号文件）

## 二十二 达赖喇嘛关于派参宁堪钦阿旺·德尔智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请求出谋事划策致尼古拉二世亲笔信的内容

（此信附在阿旺·德尔智给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的报告之后，科氏于1913年4月19日〔6日〕将本报告交给了外交大臣沙查诺夫）

我于1901年收到了皇帝陛下愿给予西藏援助的书面通知。自那时起，我无时不在皇帝陛下庇护之下和友情之中：我在蒙古居留期间得到了军事上的保护，不止一次接到对各种国务问题英明的建议和指示，还签订了对西藏十分有利的俄英协定。除陛下表示的所有这些深情厚谊和给予的帮助外，帝国政府还就导致我出走印度的事件向中国发出了照会，对此我（达赖喇嘛）和全体西藏人民表示无比的崇敬和深深的谢意。西藏圣徒、贵族和官员举行最高会议讨论了陛下光明正大、无私的庇护和保护，决定将此事载入《国家纪事》<sup>②</sup>并决定建立俄藏人民牢不可破、永久亲睦的关系和联系。

虽然目前西藏人民之最大愿望是全面报道西藏宣布建立“独立”国和推举我为西藏君主一事，但鉴于英国人希望我们依然受中国统治，鉴于经

① 据俄文 Накчу 音译。——编者

② 据俄文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анналы 译出，未查到准确的中文译文。——编者



英国同意，面临中国、不丹和尼泊尔军队可能入侵我们边境的严重危险（这种危险是以我们掌握的情报为根据的），在我们准备武装抵抗之前，中国人可能已干涉我们的事务，并把我们通过流血斗争所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鉴于所有这一切，我派参宁堪钦阿旺·德尔智请求皇帝陛下为下述问题出谋，并提出解决办法：

一、关于通过俄国建立藏英友好关系问题和俄英两国庇护及承认西藏“独立”问题。

二、关于俄英两国向拉萨派驻外交代表问题。如果1907年《俄英协定》依然有效，不可能在拉萨设立外交代表机构，俄国可否通过与英国或其他列强谈判，以另一种方式解决与1907年协定不相符合的既成局势问题，使西藏之不可侵犯和中立得到新的保障。

三、关于出售武器和派遣军事教官问题。如由于某种原因，购买俄国武器问题未被批准，则应准许途经俄国领土、假道俄国运输武器。

四、关于将道胜银行北京分行贷款增至100万卢布问题。

五、关于我的全权代表参宁堪钦阿旺·德尔智之地位合法化问题。

我期望通过缔结专约，迅速解决这些刻不容缓的问题，永远保持俄藏间不可动摇的友好关系，建立俄、藏间生气勃勃的经贸联系，皇帝陛下以往的仁慈和庇护将牢记在心。

准确无误：内阁办公厅处长绍利茨（Шольц Э.）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80，第64~65张，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114（《俄国与西藏》，第114号文件）。

二十三 阿旺·德尔智就西藏已摆脱中国政权，建议俄国政府积极奉行西藏政策事致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的报告

1913年2月24日 [11日]

#### 关于西藏形势的备忘录

西藏之行业已结束，我已回【到俄】国，谨将我在当地收集的情报



呈报尊敬的阁下。我目睹了在西藏发生的流血事件、驻藏清军和驻藏官员被逐出后的西藏形势。达赖喇嘛在英国领土上接见了。在为我的到来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了既成局势和西藏对中国（Китай）、俄国和英国的态度。最后达赖喇嘛重申了赋予我的全权，因此，我成了20年来藏俄来往中唯一的实际中间人。我带来了给皇帝陛下的信件和礼品，以及同外交大臣进行谈判，以查明俄国是否已最后放弃同西藏的一切关系和1907年《英俄协定》所确认的权利，或者将来以某种形式保持这种关系和权利的训令。我认为，关于西藏形势的情报，不能不引起外交部某种程度的关注，特别是鉴于俄国在蒙古所处地位，中国对蒙、藏【地方】的政策是一致的，其结果也是相同的。中国在1907年已抱定目的清除西藏【地方】一切独立自主管理的痕迹，为此派出了配有机枪，装备精良的赵尔丰的军队。他们完全按照中国的方式开始在西藏东部地区行动，拆毁寺庙、辱骂圣灵、把珍宝洗劫一空。和平居民一半被打死，一半四处逃散。当军队逼近拉萨时，达赖喇嘛不得不寻求在印度的英国人的保护。中国西征军的恐怖行动不能不给俄、英两国政府留下印象。众所周知，他们向北京递交了文书，要求制止在西藏抢劫和杀戮，而中国政府对赵尔丰之所作所为感到满意，认为他的任务业已完成，已将他派往蒙古<sup>①</sup>，责令他以在西藏所使用的办法对付蒙古人。蒙古人很幸运，中国革命的爆发彻底终止了这一行动。显然，西藏的恐怖并未在俄国的近邻蒙古重演，俄国政府迫于形势进行了武装干涉。而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未得到中国内地任何支援。虽说当时藏民的武器几乎全被搜走，但仍同中国人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且以中国人（китайцы）的失败而告终。在整个斗争期间英国人袖手旁观，缄口不言，其实并未给西藏人什么帮助。然而当斗争的结果对西藏人有利时，英国外交当局向北京发出了十分重要的照会，坚决反对中国出兵西藏，准许中国代表仅以外交事务“顾问”的身份驻在拉萨。去年12月，中国复照英国，坚持中国现在有权，将来也有权把自己的军队派往西藏。当我来到拉萨时，那里已一片瓦砾。中国军队残部还守在坚固的营垒中。当时达赖喇嘛下令禁止屠杀中国军队残部，他们被分批送往印度边境，在那里向地方当局缴械，

① 不是把赵尔丰派往蒙古，而是派往满洲，充任高官。



地方当局护送他们，经加尔各答，走海路返国。这样一来，目前西藏实已完全脱离中国政权。英国政府对这种情况不仅表示同情，而且还给予了非常实际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表现在印度政府已做好充分准备让中国人全部撤离西藏，并不允许任何人前往西藏。中华民国政府派了一名官员，由八名科尔沁喇嘛<sup>①</sup>护送，授命这名官员说服达赖喇嘛归附中华民国，而英国人把这位官员扣押在加尔各答。谈到法律地位，从上述照会可以看出，英国政府的观点对西藏“独立”十分有利。只保留了中国主权的影子，大概是不想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在大吉岭达赖喇嘛身边的贝尔爵士对达赖喇嘛及其政府有很大影响。可以断言，不同贝尔商量，达赖喇嘛在对外政策方面不敢采取比较重大的步骤。早在1910~1911年，英国人增加了在大吉岭的驻军，并在那里修建了两座廓尔克<sup>②</sup>兵营。据最近得自中国报界的消息，目前拉萨正在建造营房，虽然我在拉萨逗留期间尚未开工。

我认为这一消息近乎事实，由于英国人不准许武器进入西藏，很清楚，他们决定把保护西藏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显然，只要英军驻在拉萨，中国绝不会把自己的军队派往那里。

谈到英国在西藏这样确立自己的影响，并不排除同俄国的来往自由。英属印度政府对我本人的态度就是最好的明证。以前我被视为俄国收买的煽动西藏与英国不和的俄国政府的密使。为了将我缉拿归案，曾出高价悬赏。我在尼泊尔边境险些落入印度警察手中。现在我在英属领地上是完全自由的，报界甚至认为：“德尔智现在并不危险。”故我认为，此时是调整俄、藏关系的最佳时机。这种关系为什么应当存在，对此未必有谁将表示怀疑，甚至也不会加以制止。于是这种关系从公开转向秘密。为俄英两国利益计，要寻求一种方式，使这种关系能够存在，且不引起英国人怀疑；从大吉岭至江孜的大道修通之后，甚至普通旅行者也很容易到西藏去了。对英国人致力于发展西藏与外界的关系，不能有丝毫怀疑，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贸易。如果由于某种误解，只是对俄国沙皇的一些臣民进入西藏造成困难，则令人极感

① 内蒙古的喇嘛，科尔沁人系蒙古的一个部落。

② 廓尔克人，居住在尼泊尔的一个民族。当时他们在英属印度军队中服役。



遗憾，简直不正常。

西藏至尊达赖喇嘛身边的参宁堪布

阿旺·德尔智

于圣彼得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80，第68~69、69a、696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15（《俄国与西藏》，第115号文件）

## 第十部分 关于《蒙藏协约》

我国学界曾有人认为《蒙藏协约》是“虚传”。然而档案史料证明并非如此。如日本外务省于昭和39年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一册中就收录了有关签订《蒙藏协约》的4通文件，反映了当年西藏代表与“外蒙古”代表缔结《蒙藏协约》的简要情况和协约内容。现将这些文件译出，供读者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蒙藏协约》是由十三世达赖喇嘛所派其政治智囊、俄国驻西藏政治密使德尔智等“缔约全权委员”与“外蒙古”当局“缔约全权委员”缔结的，反映了达赖喇嘛和德尔智搞“西藏独立”和“蒙藏联盟”的分裂主义阴谋。虽说当年西藏和“外蒙古”地方当局曾宣布“独立”，但未曾得到中国与包括俄、英在内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西藏和“外蒙古”地方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和外蒙古地方当局不具有签订国际条约的资格，故所缔结的《蒙藏协约》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达赖喇嘛和德尔智发起的缔结《蒙藏协约》活动不过是一场闹剧。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西方反华分子却借非法、无效的《蒙藏协约》签订百年之机，于同年春，在印度达兰萨拉出版《风马》（Lungta）杂志特刊，于同年7月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藏学会议上，鼓噪西藏“独立”，这不能不引起国人高度关注。



### 一 日本驻俄临时代理大使田付就报界报道缔结《蒙藏协约》事致兼任外务大臣桂【太郎】电<sup>①</sup>

第 10 号 1913 年（大正 2 年）1 月 17 日

据圣彼得堡电讯社买卖城电，西藏和蒙古双方全权代表在库伦缔结了包括九项条款的《藏蒙协约》，彼此相互承认独立，谋求发展通商，并决定为普及佛教齐心协力。

（经由符拉迪沃斯托克 1 月 19 日午前 11 时 25 分到，第 42 号）

### 二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本多就报界报道缔结《蒙藏协约》事致兼任外务大臣桂【太郎】电<sup>②</sup>

第 3 号 1913 年（大正 2 年）1 月 20 日

19 日，东省铁路机关报登载恰克图来电如下：

西藏和蒙古在库伦签署了协约。该协约相互承认西藏和蒙古自主（autonomy），决定在发展商业和传播佛教方面相互帮助。

### 三 日本驻华伊集院公使就缔结《蒙藏协约》事致外务大臣加藤电<sup>③</sup>

第 60 号公电 1913 年（大正 2 年）2 月 6 日（2 月 14 日收到）

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男爵阁下：

2 月 5 日法文报《北京新闻》（Journal de Pékin）发表了《蒙藏协约》，当天以第 135 号电做了报告。《北京新闻》在社论中以库伦来电报道了《蒙藏协约》的消息：宗教相同且同样遭受中国政府虐政的两国国民签订本协约是必然的。先前蒙古一宣告独立，达赖喇嘛就希望进一步巩固蒙、

① 蔡凤林译自《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2 年，第一册 [以下简称蔡凤林译自《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2 年，第一册]，第 458 号文件。编译者对本专题的中译文进行了审定和润色。——编译者

② 蔡凤林译自《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2 年，第一册，第 459 号文件。——编译者

③ 蔡凤林译自《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2 年，第一册，第 460 号文件。——编译者





藏两国间早已存在的精神链条，终于亲自要求缔结协约，于是看到了本协约的缔结。该报接着登载了协约九条全文，并对协约评论说，“无论如何，对最高教主达赖喇嘛承认蒙古独立，蒙古感到无上光荣。况且缔结协约首先由拉萨最高教主达赖喇嘛提出。毋庸赘言，蒙古人感到满意者，当然是协约之缔结对其全体教民的伟大感化。而对西藏而言，本协约明确宣布西藏业已独立，并且声明中国在西藏之主权已不复存在。从商业方面观之，过去每当蒙藏人民之间发生商业纷争，便会招致北京政府干涉，为此造成很多困难。此次缔结协约，可避免这些纷争了。于是，得出最后的结论：本协约将永保两国和平，云云。详情请查阅该报社送给外交部的原文。……”

谨此报闻，以供参考。

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 伊集院彦吉

#### 四 日本驻俄临时代理大使田付就《蒙藏协约》事致外务大臣加藤电<sup>①</sup>

第4号密电 1913年（大正2年）2月15日（3月4日收到）

加藤高明男爵殿下：

关于在库伦缔结的《蒙藏协约》大体内容，在第10号电中已做报告，谅您早已知悉。此次俄国外交当局根据本代理大使过去的委托，将该条约全部俄译文和与协约相关的俄国驻蒙全权代表廓索维慈致沙查诺夫的公函已抄送给我。廓索维慈在公函中对该问题所表达的意见，有助于窥知该问题的真相。上述内容已译成日文，并与俄文原文一并寄给您，以供参考。

驻俄临时代理大使 田付七太（印）

大正2年2月15日

<sup>①</sup> 蔡凤林译自《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一册，第461号文件。——编者



(附件一)

## 俄国驻库伦全权代表廓索维慈之公函

1913年1月19日(俄历1913年1月6日)第2号

关于蒙古政府全权委员和达赖喇嘛使节德尔智签订友好协约一事，1月15日(俄历1月3日)业已电告。德尔智将本协约之内容出示给本代理大使(原文如此——译者)时，解释称，此次签订《蒙藏协约》，系达赖喇嘛提议，将宗教信仰相同并同受中国当局压迫的蒙古和西藏，在宗教和政治上结为一体，是达赖喇嘛之夙愿。蒙古脱离中国，拥戴呼图克图为汗，更加坚定西藏最高教主之夙愿，并加强了签订他所筹划的蒙藏接近时相互承认独立的书面协约的意愿。达赖喇嘛之提议受到库伦同情和欢迎。于是，既作为德尔智之使命，又作为蒙古人之希望(即希望仿照11月3日[俄历10月21日]缔结的《俄蒙协约》，与西藏签订协约)，缔结了《蒙藏协约》。想起来，可以充分理解库伦政府采纳西藏最高教主之提议，佛教最高首领之嘉纳和赞同，在皈依佛教的人们心目中具有最大的宗教意义。不仅如此，还可巩固呼图克图在俗界所取得的尊严和地位，宗教地位次于达赖喇嘛的呼图克图不能不欢迎在宗教界享有最高绝对权威的达赖喇嘛的提议，而缔结彼此同等地位的协约。

对西藏，尤其对达赖喇嘛而言，与蒙古签订协约，既表明自己业已独立，又表明拉萨不愿容忍中国的宗主权。相反，这只能看作他希望同情蒙古的变革，尊重与蒙古新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手段。纵令因两当事者不具有权利和能力，《蒙藏协约》未发生政治效力，而这一协约不适合称作国际性法令，但无论如何未尝不可把这一协约看作对与西藏和蒙古相关的中国宗主权的抗议，以及两主权者之间存在协同一致的显著明证。协约近来恢复了达赖喇嘛之权力和地位。从这一方面观之，下面情况无疑使一味地求得达赖喇嘛欢心，努力把达赖拉到中国一边的民国政府激动不已。达赖喇嘛和呼图克图之间权势之争由来已久。有时两者之争执相当激烈，也发生过中国方面反而助长他们不睦的事情。此次蒙藏接近，北京政府深感不快。即蒙、藏两民族之竞争，因现时两者之联合及彼此相互援助反对中



国压迫这一更重大的共同目标而被排除。从俄国利益之角度观之，虽说蒙藏接近在法理上尚不完备，但通过接近可遏制中华民国政府过大的虚荣心和自尊心，使他们产生妥协的想法，可以断定，这对俄国有利。据德尔智说，为得到达赖喇嘛批准，《蒙藏协约》文本由他送到拉萨。达赖喇嘛已赋予他明确的使命和进行谈判、缔结协约之权，由此来看，达赖喇嘛无疑会批准该约。

协约译文附后。谨此报闻。

(附件二)

## 《蒙藏协约》

1913年1月11日 [俄历1912年12月29日] 在库伦缔结

蒙古和西藏已摆脱清朝廷羁绊，脱离中国，现已分别建立独立国。鉴于两国自古以来信奉同一宗教，为加强历史上相互友好之关系，根据蒙古国民的君主政府之委任，外务大臣心得尼克达毕里克图达喇嘛拉布坦及外务副大臣兼统领芒贲巴图尔贝子达木丁苏伦和根据西藏君主达赖喇嘛之委任，参宁堪布格吉尔<sup>①</sup>、洛桑阿旺楚臣、西藏银行理事益喜江错、书记员甘登格桑签订如下条文。

### 第一条

西藏君主达赖喇嘛赞同且承认蒙古建成独立国，承认亥岁十一月九日所宣布独立之黄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喇嘛为蒙古国君主。

### 第二条

蒙古国民之君主哲布尊丹巴喇嘛，赞同且承认西藏建成独立国，承认宣布“西藏独立”之达赖喇嘛为西藏国君主。

### 第三条

蒙、藏两国共同审议尽力弘扬佛教之法。

<sup>①</sup> 达赖喇嘛所派全权代表“参宁堪布格吉尔”据日文グチル、ツアンシブ、カンチュン音译；经查日本外交文书所载《俄蒙协约》法文本，达赖喇嘛所派全权代表为 Koutir Tsenchip Kantchen Loupsan Akvan，中文译作古嘉村晓堪钦洛桑阿旺。汉文史籍通称阿旺或德尔智，或阿旺·德尔智。——编译者



#### 第四条

两国将来若有内忧外患，互相援助，永矢不渝。

#### 第五条

两国对为教务和国务游历各自领土之公私臣民，互相设法保护。

#### 第六条

两国如从前一样交易其产物及家畜等，并开始设立工业设施。

#### 第七条

今后有关借贷事项，唯经官衙许可，方可借贷；未经官衙许可之借贷要求，政府不予审理。

倘借贷在本条约缔结前完成，或因借贷产生纷争，当事者不能进行交涉而蒙受极大损失时，其债务由官衙催促交还。无论如何，债务不得与赋役人和旗人有关。

#### 第八条

本协约有必要追加条项时，蒙古政府和西藏政府简派全权委员，根据当时情况，进行谈判。

#### 第九条

本协约自签押日生效。

蒙古政府缔约全权委员 外务大臣 达喇嘛喇布坦

外务副大臣 达木丁苏伦

西藏君主达赖喇嘛缔约全权委员

参宁堪布格吉尔

洛桑阿旺楚臣

西藏银行理事 益喜江错

书记员 甘登格桑

蒙古共戴二年十二月四日

西藏壬子年同月同日

## 第十一部分 关于“英中藏”西姆拉会议

沙俄借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将中国“外蒙古”地方分裂出去，英国也妄图借机将中国西藏地方分裂出去。为此，英国政府一方面胁迫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举行西姆拉会议，逼签（草签）由其炮制的所谓《西姆拉条约》，为分裂西藏制造“条约依据”；另一方面，因《西姆拉条约》违背了英俄《西藏协定》，为使《西姆拉条约》得以成立，英国政府要求俄国政府修订《西藏协定》，意在废除不利于英国的规定。俄国政府表示，倘英国欲修改《西藏协定》，则俄国要求英国承认北满洲、蒙古和中国西部为俄国独占的势力范围，要求修改《英俄协约》中的阿富汗部分，以保障俄国在阿富汗北部的经济利益。正当英俄两国商定互换照会、相互承认各自在西藏和阿富汗的某些权益之时，中国政府严正拒绝正式签署《西姆拉条约》，英俄两国围绕中国西藏的政治交易随之告吹。

一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纳博科夫（Набоков К. Д.）就英、中、藏三方西姆拉会议召开前夕西藏局势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Нератов А. А.）密函

1913年9月1日 [8月19日]

我荣幸地电告（该电已转圣彼得堡）帝国驻伦敦大使，莫利（Морлей）勋爵<sup>①</sup>宣称定于【公历】8月20日召开的西姆拉西藏问题会

<sup>①</sup> 莫利勋爵：1905～1908年，任英国政府印度事务大臣。



议，未必早于9月份召开。今天是公历9月1日，还根本没人提及西藏【地方】代表和中国代表能否抵达。前者现在江孜，后者尚在北京。考虑到中国人惯于拖延，特别在目前中国南方一片混乱之情况下<sup>①</sup>，此间认为，不要指望短时间内开议。此外，关于会议宗旨和预期结果，不管此间外交部门向报界透露得多么少，毕竟业已清楚，对中国而言，看不出从与印度政府“保护”下的西藏谈判中能得到什么特殊好处。故有理由认为，北京政府不太急于派全权代表。我曾向阁下报告，我直接从【印度政府】外务秘书<sup>②</sup>那里获取英国人在西藏活动的任何情报极为困难。作为私人关系，亨利·麦克马洪（Генри Мак - Магон）爵士对我非常殷勤、客气，但他从不放过机会强调我并无外交职权，回避【同我】讨论政治事件或印度政府开创的事业，他一直遵循的原则是：有关上述情况在伦敦直接通报。这样一来，我只能从报纸，或从一些人的谈话中判断西藏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根据所有这些情况，我敢于重申我六个月前发表的看法：自达赖喇嘛返藏和中国军队在英国军官“护送”下撤离拉萨后，印度政府拟坚决从既成局势中获取可能得到的好处。如阁下所知，“英国商务委员”驻在江孜。他有125人的“护送队”。日前此间一名军官被派往江孜指挥这支护送队。他在驻扎孟买辖区一个团里任职。孟买有一条路直达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可达大吉岭。但他接到特别命令到西姆拉执行“秘密指示”。从与这位军官的交谈中我查明的一些情况，与此间报纸报道的不尽相同。原来在江孜还有中国驻军500人，他们占据着一个要塞。其对面不太远处有座不大的工事，英军占据着。顺便说，为保障英军更加安全，已责令现已前往江孜的军官修筑一座新的要塞。此外，看来还命令他查明西藏还有多少中国驻军。据我了解，藏、中关系使英国人感到双重不安：一方面，西藏东部边界尚未划定和这段边界经常发生小战斗，表明中国人并未放弃再次从东面进兵西藏；另一方面，倘西藏南部仍有大量中国驻军，他们的存在可能在与印度毗邻的尼泊尔和不丹引起激烈动荡。目前混乱的局势可能给印度造成什么麻烦，尚难预料。骤然看来，责令一名军官和125名士兵驻在江孜（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江孜与印度的通信

① 指1913年夏，中国爆发“二次革命”（中国南方忠于民国的军队发动的反袁世凯起义）。

② 亨利·麦克马洪时任此职。——编者注



已断绝)，不仅隔断消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妨碍对中国驻军和藏人进行安抚，使人匪夷所思，并且十分危险。我认为，英国人甘冒风险是指望提高自己的威望，倘若这支人数不多的英军遭到中国驻军攻击并被击败，毫无疑问，英国人势必派遣规模更大的第二支远征军。

不知道帝国政府对5月28日[15日]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照会（已抄送给我，是随最近的公文包送来的石印件）是如何答复的，我只能根据莫利勋爵在议院发表的声明推断：帝国政府业已知悉英国官方意图。我竭尽可能把事件下一步进程告知阁下，偶尔获取的情报，只有对其真实性没有疑问时，才转告阁下。

谨向阁下表示深深的敬意和忠心并甘为阁下效力！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80，第113~114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16 [《俄国与西藏》，第116号文件]）

## 二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纳博科夫就西姆拉会议西藏【地方】代表首席噶伦夏札（лончен Шатра）<sup>①</sup> 答记者问时表示将坚决要求承认西藏“独立”事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紧急报告

1913年10月1日[9月18日]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阁下：

日内此地报纸刊登了特派记者同出席西姆拉会议的西藏【地方】全权代表首席噶伦夏札不无兴趣的谈话。此次访谈是（公历）9月12日在噶大克进行的，不过，据记者证实，夏札对会议发表看法十分审慎，但也透露出一些秘密，终于查明了西藏【地方】全权代表将要坚持的主要各点：

- 一、承认西藏【地方】内政“独立”，保证中国不干涉或入侵。
- 二、最后划定边界。

<sup>①</sup> 首席噶伦夏札据俄文 лончен Шатра 译出。лончен，音译伦钦，藏语。伦，噶伦之意，钦，大之意。伦钦，首席噶伦之意；Шатра，音译夏札，系首席噶伦的名字夏札边觉夺吉的一部分。故 лончен Шатра 为“首席噶伦夏札”之意。而此书编者把伦钦（лончен）误作为人名的一部分。——编者



三、有权不通过中国人直接同英国人，不通过英国人直接同中国人，进行商务和社会交往（trade and social——“社会”一词的词义不十分明确）。

四、有权聘请英国内行的官员开办制造业（manufactures）和开采西藏矿藏。

夏札继而告诉记者，汉兵撤离西藏【地方】时，约有 1000 人留在了那里，他们入乡随俗了（换言之，大概，同西藏妇女成了家，放下了武器，并以藏人的营生为生）。夏札说：“去年锡金传说，达赖喇嘛下令割去嫁给汉人的所有藏人妇女的鼻子。显然，这是谣传。因为当时我们在同汉兵打仗，有可能用这些妇女同汉兵进行交换。对这种可能性不得不以酷刑相威胁。不言而喻，我们根本不打算以此相威胁。”

据夏札说，大批的追随中国的人已不存在。无论谁也不会被处决，不过【留下的】汉人已被“分别安置”在各寺院里，“寺院希望他们好好修行，做个虔诚的喇嘛”。

扎什（Та-Ши）喇嘛<sup>①</sup>与达赖喇嘛重新交好，且不干政。关于藏军，夏札宣称，受过训练的士兵约有 2000 名；汉兵留下了很多武器，但准许他们带走枪栓。听说，他们回到内地而不带回枪栓，将被处死。武器装备一直封存到会议结束。夏札说：“当然啦，小股汉兵我们能对付。不过，如果他们把强大的军队集中起来攻打我们，我们无法抵抗。这就是我们希望英国政府保障我们免遭攻击之原因。”夏札反对英国向西藏派遣驻扎官，因为，英国向拉萨派遣驻扎官，俄国就会想向拉萨派驻领事，“这势必要为过多的主人效劳”。

西藏【地方】全权代表已来到西姆拉，元帅尼科尔森（Никольсон）勋爵去年住过的一座宽敞别墅的房间供他用。倘中国全权代表赶得上，拟于【公历】10月6日召开会议。应当认为，工作进展将很缓慢，显然，中国人将拖延时间，而出席会议的英国人没有懂汉语和藏语的翻译。显然，这会使谈判过于拖延。我认为，夏札在会议上不难实现四点纲领。依我之见，英国人的全部主要之点、全部好处和利益也即在于此。

谨向阁下表示深深的敬意和忠心并甘为阁下效力！

纳博科夫

① 指驻锡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班禅。——编译者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80，第113~114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17 [《俄国与西藏》，第117号文件])

### 三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纳博科夫就西姆拉会议将秘密进行事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紧急电报

1913年10月27日 [14日]

西藏问题会议开始时，报纸报道说，谈判将在严守秘密之情况下进行。看来，【英印】政府打算恪守外交秘密。倘把“深藏内心的希望、打算和担忧”告诉有影响且受到总督完全信任的官方报纸《先锋报》(Pioneer)驻当地记者，则以记者一直保持沉默为条件。因缺乏资料，故报纸迄今所报道的其实是任何人都不需要，也不感兴趣的情况，诸如会议在哪举行了，代表出示全权证书了，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主持会议了。总之，所报道的一切，是当地任何人不看报也都都知道的情况。我离开西姆拉以前，只见过西藏【地方】代表和中国代表一面，是在没有任何机会同他们进行交谈的，旁遮普省省长为欢迎他们所举行的盛大宴会上。中国外交官<sup>①</sup>在伦敦住过14年，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倘若不是黄皮肤和异常畸形，可能把他认作欧洲人。身着民族服装的西藏【地方】代表，除了母语，什么语都不会说，也听不懂，若不是参加会议的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贝尔(Белль)先生做向导和翻译，他寸步难行。

总督于【西藏问题】会议第一次工作会议的当天便离开了西姆拉，看来他已责成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对会议结果负全部责任。我想象得到：谈判将拖延很久，英国人担心中国人在会议上捣乱。传到我这里的零星消息给人总的印象是：英国全权代表竭尽全力要使西藏代表同意英国所关注的纲领，随后竭力(或者说装作竭力)解决他与黄皮肤同僚之间势必产生分歧的那些问题。

<sup>①</sup> 指代表中华民国出席西姆拉会议的陈贻范。



四等文官科扎科夫<sup>①</sup>在给我的密电中告知说，伦敦内阁不再通过我把会议进展情况通告帝国政府。据此，我认为我不可能像去年那样获准延长在西姆拉逗留的期限，明天我将前往加尔各答。

我斗胆认为，阁下将满意地赞同我的下述看法：在目前情势下，即在总督政府公开明确表示不愿把谈判进展情况向我通报之情况下，我继续留在西姆拉只能被理解为力图千方百计获取情报。我认为，我留在这里，只能白白失去从一开始我所取得的地位，而这种地位之尊严与无论怎样“千方百计”获取情报是不相称的。

谨向阁下表示深深的敬意和忠心并甘为阁下效力！

纳博科夫（签字）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80，第116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18 [《俄国与西藏》，第118号文件]）

#### 四 俄国驻英大使关于修改《英俄协定》事致俄国外交大臣函<sup>②</sup>

÷ 1914年2月25日 [12日]

敬爱的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前略）

……如果我们希望取得重大成果，我们势必要修改协定。普遍的有决定作用的舆论从来认定英国在波斯的势力范围远比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小，这一点很难否认。西藏的情况也有变化，变得日益对中国有利，而协定却束缚了英国人的手脚<sup>③</sup>。其实西藏问题对英国要比对我们重要得多。不言而喻，投桃报李。在英国利益显然占优势的地方，做一定程度的忍让，首

① 科扎科夫（Козаков Г. А.）：时任俄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② 本函原载 *Un Livre Noir Diplomatie d'avant-guerre d'après les document des archives russes. Novembre 1910—Juillet 1914, Librairie du travail, Paris 1923, II, pp. 308 - 311*（《黑皮书。俄国文献档案所披露的战前外交（1910年11月至1911年7月）》，1923年巴黎出版，第2卷，第308-311页。原件用法文写成，中译文据俄译文节译。——编译者

③ 原文如此。



先会给横贯波斯的铁路打下很好的基础。我认为，这是结盟的可靠途径。不过现在要求结盟，未免操之过急，而且不可能成功。我对您谈这一切，是因为我相信布坎南已经或者很快就会向您提出某种建议。我认为，这种协定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切实巩固我们的关系所必需的条件。

(下略)

本肯多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第59~60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 Т. 1, №328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1卷，第328号文件])

## 五 俄国外交部关于英国政府提出修改英俄《西藏协定》事的奏章<sup>①</sup>

1914年3月5日 [2月20日]

鉴于英国政府已提出修订1907年《英俄协约》中有关西藏部分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要求得到一定补偿；考虑到英国力图将西藏实际置于自己保护之下，对我们影响相当大，故我们可提出严正要求。

兹对可能提出的几点要求详述如下：

一、阿富汗继续【同我们】隔绝，给我们造成极大不便，一年甚之一年。同阿富汗没有有组织的直接关系对我国贸易产生了不良影响，我国在阿富汗的贸易正经受着严重困难。我国贸易具备在阿富汗找到良好销售市场的一切条件，倘若我国边境当局同阿富汗赫拉特（Герат）、马扎里沙里夫、（Мазар - и - Шериф）、安德胡伊（Анд - хой）和迈马纳（Меймене）诸省省长之间，能够建立哪怕与固定官方关系相类似的关系，则毫无疑问，我国贸易将立即兴隆起来。

【我们】或许能够征得英国同意，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包括赫拉特、迈马纳、马扎里沙里夫、安德胡伊、巴尔赫（Балх）、巴达赫尚（Бадахшан）诸省在内的固定地区，我们可向该地区最重要的城镇派驻我们的委员，绝不

<sup>①</sup> 本奏章附于沙查诺夫签字的通函底稿之后，通函用纸有“外交大臣用纸”印记，无日期及编号，且未标明发送何人，有“绝密，急”字样。通函底稿内容与沙查诺夫1914年3月9日 [2月24日] 第417号电相同。第417号电见本专题第六号文件。——编译者



赋予他们外交性质，同上述各省当局建立非政治事务的直接关系。派驻这类委员是1907年协定规定的。

故应使发源于阿富汗，然后流经俄国领土的诸河流河水的合理分配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我国。

二、在波斯事务中，我们也可以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某些补偿。比如，他们可以向我们承诺，对建立真正自治的阿塞拜疆不加以阻挠，将一度隶属俄国的吉兰省（Гилян）、马赞德兰省（Мазандеран）和阿斯塔腊巴德省（Астрабад）并入阿塞拜疆，由萨扎尔·多拉终身统治，受我国保护。

其次，英国人可以承诺，同意横贯波斯的铁路在根据1907年协定划给英国人的地区内保持正东方向。

三、英国人应当承担义务，协助我们将波斯的哥萨克旅编制扩大到必要的规模，以便逐渐用哥萨克旅取代瑞典人支配的宪兵队<sup>①</sup>。

四、或许可以向英国人要求得到通往波斯湾的商业通道。

沙查诺夫（Саонов. С. Д.）

（引自王远大先生编译的《俄英在西藏的交易——外交文件选译》一文，原载《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 [以下简称《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 第60~61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 Т. I., М - Л., 1931, № 384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第384号文件]）

## 六 俄国外交大臣就英国政府提出修订《西藏协定》事致驻华公使库朋斯齐电<sup>②</sup>

第417号<sup>③</sup> 1914年3月9日 [2月24日]

英国政府提出修订英俄《西藏协定》问题，意在废除协定中限制英国

① 下面删去了一段：“四、迅速签订两千万卢布波斯大借款可能是一要务。没有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担保，是实现该项借款的唯一障碍。”

② 系石印副本。载 Siebert, III, S. 265, №1042 (西伯特：《本肯多夫伯爵外交往来文书》第3集，第265页，第1042号文件)。

③ 电报、信函、奏折、紧急报告等标题下的编号，是指电报、信函、奏折、紧急报告等本身的编号。下同。——编译者



的规定，让英国在西藏自由行动。我答称，我同意研究这一问题。不过，英国若获得优势地位，则俄国方面自然可以提出应予满足的要求。

依您之见，在您管辖的利益范围内可以要求英国给予什么补偿，这些补偿可以列入何项要求之内，请电告。

请您注意，英国最初提出这一问题之前提是：相互承认俄国在蒙古之优势地位和英国在西藏之优势地位。我们不接受问题的这种提法。我们可以指出，俄国在蒙古享有行动自由，可英国在西藏却要受到1907年协定之约束。

沙查诺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61~62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 Т. I, №396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1卷，第396号文件])

七 俄国驻华公使就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享有行动自由和优势地位，英国应承认北满洲、蒙古和中国西部为俄国独占势力范围事致俄国外交大臣电<sup>①</sup>

÷第104号 1914年3月11日 [2月26日]

我认为，我们承认英国在西藏享有行动自由和优势地位<sup>②</sup>，我们便可指出，英国方面提供唯一的补偿是：英国要承认北满洲、蒙古和中国西部（喀什地区除外）为我们独占的势力范围，并承诺不妨碍我们在这些地区实施我们的计划，不在这些地区追求我们认为可能违背我们利益的目标。倘若英国人认为，此种补偿已大大超过我们对他们做出的让步，则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可在长江流域向英国承担相同的义务。

库朋斯齐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62~63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 Т. I, №430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1卷，第430号文件])

① 原载 Siebert, III, S. 265~266, №1043 (西伯特：《本肯多夫伯爵外交往来文书》第3集，第265~266页，第1043号文件。此处注明收到沙查诺夫第417号电)。

② 见本选译第六号文件。——编译者



## 八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纳博科夫就英国人参加西姆拉会议之目的是使自己在西藏不受拘束的看法事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紧急报告

1914年3月20日 [3月7日]

印度政府认为，在西藏问题会议期间，“为防止阴谋和谣传妨碍谈判顺利进行”，应对英国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关闭印藏边界，自然，报界也几乎不得对西藏发生的情况做任何报道。这样一来，报纸所刊登的贫乏资料只能来源于西藏商人（商人中只有少数人在冬天冒险越过喜马拉雅山）和私人信件。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此间有人会说这些消息最符合英国人之意图。近来一直保持的沉默被打破，不知谁发出的“拉萨来信”描述了相当凄惨的景象，给人的印象：拉萨一片惊慌，达赖喇嘛和他的谋士<sup>①</sup>张皇失措，首府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危险。据说，在西藏东部与从东面分四路进攻的华兵四个师发生了流血冲突。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恢复军事行动有以下原因：会议开始后，停战了；华兵军官与藏兵军官相互示好，开始彼此“宴请”。就在藏兵军官邀请华兵军官参加的一次酒宴上，主人对自己的客人突然发动攻击，并把他们全部杀死。留在军营的里的华兵军官得知这一情况后，电告了北京，【中国】中央政府决定立即采取镇压措施。两千人的讨伐队好像攻打了藏军，使其遭受惨败，现在正向拉萨进发。去年拉萨内讧给尼泊尔商人造成了损失，尼泊尔杜尔巴尔<sup>②</sup>好像打算以武力索赔，已把尼泊尔军队派往边界，西藏和尼泊尔边界正面临危险。

与此同时，拉萨当地一片混乱，哲蚌、色拉两大寺院正进行激烈的内争，相互猜疑同情汉人，而僧侣们道德败坏，酗酒、奸淫少女、抢劫。据说，关于1914年西藏命运的一本书记述所有这些灾难，任何西藏【地方】政府都无法防止或制止这些灾难。

然而德里会议<sup>③</sup>慢慢腾腾、翻来覆去地讨论，看来进展不大。同印度

① 指阿旺·德尔智。

② 尼泊尔杜尔巴尔（दुर्बार）：指尼泊尔贵族和上层官员会议。

③ 指不在西姆拉，而在德里举行的三方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



政府的任何来往已完全断绝，我不知道会议还要拖延多久。起初预计会议于4月以前结束。不过现在看来，我从偶而来的交谈者的话语中可以判断，【英国人】已决定“无休止地”纠缠中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sup>①</sup>，即把他们拘禁在德里（这里4月份已酷热难熬），直到他们签些什么为止。

也许我判断有误，但我能想象到，外交上所有这些拖延战术，其唯一目的是使英国人在西藏不受约束。中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在德里未签订什么，也没有什么“全权”，更未在条约上郑重地盖什么印信，很清楚，无论是充满神秘的西藏【地方】政府，还是在信守条约方面不大可靠的中国政府，不会遵守对他们不利的任何条约的条款。换言之，过些时候英国人只得采取“不得已的措施”，以维护被西藏破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际协定，他们只能这样做，也需要这样做。水越浑，英国人摸的鱼越大；过一两年，驻扎官将随同“应带的护卫队”进驻拉萨，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只要英国人确信值得这样做。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81，第28~29张及背面、第30张。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19 [《俄国与西藏》，第119号文件]）

## 九 俄国外交大臣就达赖喇嘛希望俄国政府参加西姆拉会议和英国政府打算修订1907年《西藏协定》事呈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奏章

÷1914年3月31日 [18日]

驻印度总领事送来西藏达赖喇嘛致陛下的函件<sup>②</sup>。

该函是一位不相识的西藏人送交五等文官纳博科夫的。此人自称是出席英、中、藏西姆拉会议的西藏【地方】全权代表的随员。此函附有欠佳的俄文译文，不过从译文可了解到，达赖喇嘛希望俄国政府参加上述会

① 这里指出席西藏问题会议的中国政府全权代表陈贻范和西藏地方全权代表夏札。——编者译

② 此函已随纳博科夫1月24日 [11日] 第1号报告送交圣彼得堡。本奏章已谈及该函的内容。



议。

英国大使已通知我，英国政府打算建议我们修订1907年《西藏协定》，意在废止内中限制英国的规定，并且让英国在西藏自由行动。自然，只有在比西藏问题更多涉及我国利益的问题上对我们做相应补偿，我们才会同意。

此外，如陛下所知，英国政府答应让我们随时了解西姆拉谈判进展情况。据我们所得情报，谈判至今尚未就绪。

在此种情况下，臣冒昧认为，随奏章恭呈陛下御览的达赖喇嘛来函可暂不予答复。

沙查诺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63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 Т. II., № 125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2卷，第125号文件])

## 十 俄国驻西姆拉总领事就西姆拉会议之情况致俄国外交副大臣的报告

第3号 1914年4月16日 [3日]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阁下：

为补充我今年4月14日 [1日] 密电<sup>①</sup>，我有责任报告阁下，我认为禁止我国布里亚特人经印度去拉萨朝圣，最好只是一项临时性措施。

自参加西藏会议的代表们返回西姆拉以来，不只我，还有我的任何一位同僚，都不清楚谈判还要迁延多久。英国人守密（他们也甚至授意其他代表守密）几乎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似乎不是在举行外交会议，而是在施展某种国际阴谋<sup>②</sup>。他们对于即使最“无关紧要的”（即与谈判实质毫不相干的）问题，也一律答称“无可奉告”。在此种情况下，我根本无法维护我国臣民之利益。

① 纳博科夫在该电中建议：“鉴于对去拉萨的俄国佛教徒拒绝放行……通知我国西伯利亚当局，在通过外交途径查明问题之前，关闭边界，以便及时防止再经印度朝圣。”

② 详见本专题第七号文件。——编译者





无论会议的结果如何，即英国人是否能完全实现其保护西藏的想法，有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即他们将严密监视西藏同锡金、尼泊尔和不丹的来往<sup>①</sup>，以及同中国和蒙古的来往。为进行这种监视起见，他们自然认真守护边界。正如我曾指出，现在他们对俄国的“种种阴谋”感到惶恐不安，几乎把每一个不学无术的布里亚特人都视为来自彼得堡的政治密使。当然，他们的这种看法和所采取的与之相应的行动方式依然没有改变，而将来会更加明确。会议必将把1907年《西藏协定》变为一纸空文。我不了解，我部是否打算把会议的结果“查照备案”，抑或打算修订协定中有关西藏的部分。我冒昧认为，我们并无任何理由放弃俄国信奉佛教的臣民仅仅出于宗教原因同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其他佛教代表直接自由往来的这一原则。我已荣幸地报告阁下，英国人对俄英《西藏协定》规定此项原则的第二款作完全随心所欲和狭隘的解释。故我认为，倘我们打算维护此项原则，则应使其措辞更恰当、更明确，应当规定：“俄国佛教徒出于纯属宗教方面之原因，有权畅通无阻地途经印度前往西藏，同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其他佛教代表直接来往，并经俄国领事代表向印度政府证明他们前往西藏纯属宗教目的。”当俄英《西藏协定》采用如此坚定而明确的措辞，日内此间就不会向我发表声明说，对俄国臣民关闭边界是“内部措施”；俄英《西藏协定》并未赋予俄国佛教徒途经印度前往西藏之权，俄国驻此地领事馆不应为我国去拉萨的布里亚特人“请求”恩准放行，恩准放行应由印度政府定夺，等等。

我还认为，我们不应同意英国人在我们同西藏交往中起中介作用。他们自然力求起中介作用。同独立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的这种办法显然极为不便，我们同阿富汗交往的经验十分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希望阁下不要认为我陈述见解越权。我陈述的见解是根据同印度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得出的。我认为修订过时的1907年《西藏协定》势在必行；我敢于说，在此种情况下，倘我们打算坚决维护上述原则，唯有与俄英《阿富汗协定》联系起来，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可指出俄国实际上有可能随时以自

<sup>①</sup> 据纳博科夫2月18日[5日]第3号报告（载外交人民委员部1918年出版的《蓝皮书》）：“英国政府向中国宣称，英国政府有意保护尼泊尔、锡金和不丹，使之不致遭受中国军队的任何侵略行为之害……现在英国自然会利用时机，充当接壤的那些王国的庇护者，并且保护他们使之不致遭受可能来自西藏的危险，使他们更加顺从地屈从于英国驻扎官‘好意的领导’，这样英国既可从中得到可能的的好处，同时又孤立了西藏。”



己的力量迫使阿富汗埃米尔尊重我们的权益，而无须印度外交事务秘书居间。对英国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指出这一点更令他们恐惧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以使英国人在我们的朝圣者自由进入西藏问题上易于达成谅解。

请接受我的敬意！

纳博科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63~66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 Т. II, №233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2卷，第233号文件]）

### 十一 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Джордж Вьюкенан）就通报三方谈判情况事致俄国外交大臣函<sup>①</sup>

1914年5月8日 [4月25日]

大臣先生：

根据今年1月31日 [18日] 我荣幸地同阁下就西藏问题举行的会谈，兹奉命通知您，德里三方谈判已进行到这样一个阶段，陛下政府认为，有必要将谈判进展情况通报俄国政府，并向俄国政府通报下列文件：

- 一、三方政府全权代表签署的会议<sup>②</sup>【条约】草约副本。
- 二、附有说明的地图<sup>③</sup>。
- 三、英、藏全权代表草签的调整通商<sup>④</sup>【通商章程】副本<sup>⑤</sup>。

① 此件为外交部抄件，原用法文写成，本文据俄译文转译。——译者

② 中文“会议”据俄译文 конференция（“会议”之意）译出。经查，俄译文据法文 conversation（“条约”之意）译出，俄文本应译作 конвенция（“条约”之意），却误译作为 конференция（“会议”之意），故“会议”，应改为“条约”。——译者

③ 原件附有经英、藏全权代表一致同意的标明印藏边界的地图两张（第一张西段，第二张东段），有标明西藏分界线的地图一张。

④ 中文“调整通商”据俄译文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торговли”（“调整通商”之意）译出。经查，俄译文据法文 règlement pour Le Commerce（“通商章程”之意）译出，误译作为俄文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торговли。故“调整通商”应改为“通商章程”。——译者

⑤ 该副本连同地图，均藏于【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案卷：中国科，第1481页（此处俄文原文为 в деле К. ст. 1481，经查，有误，应为 Ф. Китайский стол, д. 1481，译作全宗：中国科，第1481号案卷）。俄文原书还漏掉了原档页码，漏掉的页码应为第84~85张及其背面。——编者



四、【英、藏】双方全权代表就印藏边界问题互换照会副本<sup>①</sup>。

在将这些文件递交阁下时，我谨此说明，倘陛下政府迄今未向俄国政府通报前一阶段谈判情况，是因为在判明中国【中央】和西藏【地方】准备接受何种协议的时机到来之前，中国【中央】和西藏【地方】全权代表之态度有可能使所采取之步骤收不到效果。至于条约本身，自谈判之日起，陛下政府在不断寻求这样一项规定，既尽可能少损害现行各项协定，特别是1907年《英俄协定》，同时又是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不合理要求的一种合情合理的折中。这种规定可比较切实地保证条约可靠性。

直接涉及1907年陛下政府对俄国承担的义务仅有以下两点：

一、关于实业和金融让与权的决定（第六款）。

二、准许英国商务委员不时走访拉萨（第八款）。

关于第一点，阁下知道，金融和实业让与权问题，现按照1906年《英中条约》<sup>②</sup>第三款进行调整；至于俄国和英国，1907年《英俄协定》第四款规定在俄、英保证不牵涉此一问题之情况下进行调整。

这些条款赋予中国对这种让与权的独占权，这是中国从未享有，或无论如何很少享有的独占权。

但显而易见，西藏【地方】政府不允许现行制度使西藏陷入贫困，有意自行开发其自然资源。

同时，经过近三年来的事变，即使出于无奈，西藏【地方】政府也不愿仅仅向中国【中央政府】寻求实施每个经济方案所需资金。此外，即使中国能向西藏【地方】提供符合西藏所需足够资金，显然，这种做法也不符合不久前取得的自治的利益。

为排除这种困难，新条约<sup>③</sup>第六款宣布废止英中条约第三款，从而取消了中国独占权。根据对此款做出的补充，1904年《英藏条约》第九款第四节所指“外国”一词已不适用于中国，这一节的意思是允许中国臣民享

① 原件附有麦克马洪3月24日[11日]致西藏全权代表夏札的照会，以及夏札3月25日[12日]致麦克马洪的复照。

② 应指1906年4月27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清国全权代表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与英国全权代表萨道义在北京签订的《续订藏印条约》。——编译者

③ 指《西姆拉条约》。——编译者



有西藏地方政府可能提供给他们任何让与权。

陛下政府建议同时废止 1907 年《英俄协定》第四款，因自《英中条约》第三款废止之时起，《英藏条约》第九款第四节随即生效，而第四款所规定的俄英两国保证不牵涉让与权问题，使俄英两国在西藏让与权问题上较之其他国家处于了不利地位。

陛下政府知道，这一建议一经采纳并付诸实施，根据 1904 年《英藏条约》，陛下政府有权禁止向中国之外的任何别国臣民提供任何让与权。但陛下政府并不打算利用禁止权破坏西藏经济，况且那样做完全是徒劳的。陛下政府希望帝国政府对废除《英俄协定》第四款不提出任何异议。

陛下政府认识到，这种情况在将来可能带来巨大困难，并严重妨碍西藏管理、实业和贸易平稳、正常发展，为消除这种情况，必须废止第四款。英王陛下政府和帝国政府均认为废止第四款是圆满和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希望。

至于准许走访拉萨一事（见第二点），我奉命向阁下说明，英国驻江孜商务委员只是在绝对必要情况下才前往拉萨。只因实际工作性质需要，才强烈要求允准此款。经验表明，根据《英俄协定》第二款，赋予陛下政府就商务同西藏【地方】当局直接交往之权，只有在英国委员有可能不时亲自同比驻江孜的更高级的西藏官员讨论这类问题之情况下才有效。

阁下想必记得，正因为同西藏地方政府交往上的困难，才引发了英国派远征军进入拉萨的 1904 年事件。

至于第六款规定将西藏分为两部分，分属两种不同的制度，由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我奉命向阁下说明做此种规定的考虑。陛下政府仔细研究了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对边界和地域的要求，并将这些要求同所掌握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加以比较，确信要调解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过分的、相互矛盾的要求，其唯一希望在于采用第二款和第九款以及条约所附第三号照会和第四号照会所规定的方案。无论如何，陛下政府认为，藏人要求“外部地区”（即所谓“外藏”——译者）绝对自治是有充分理由的。



将上述情况通知阁下时，我有必要提请注意，近年来的事件使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关各方之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改变；倘若要以保证西藏未来长治久安之办法，来实现英、俄的政策目标，则必须修订现行各项协定。

陛下政府深信，我荣幸地提交阁下的各项建议，既尽可能少损害这些协定，又可保证所谈及的各种问题得以永久解决。陛下政府希望，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帝国政府将表现出近八年来两国政府相互关系所特有的达成协议的心愿和友情。

最后，我奉命向阁下指出，尽快取得帝国政府赞同至关重要。且不说西藏【地方】代表和中国【中央】代表无限期待在印度实际上会有诸多不便。任何拖延均可能再次引发藏兵同华兵间的军事行动，并立刻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非常希望尽可能立即签订条约。

请接受我的敬意！

乔治·弗·布坎南

(附件)

## 英、藏、中三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 所签三方草约（副本）<sup>①</sup>

(1914年4月27日各全权代表草签的文本)

国王陛下、中国总统暨达赖喇嘛，真诚希望共同协商解决涉及他们国家利益之各种问题，并且调整日后各政府间之相互关系，为此特各派全权代表……协定以下条款：

### 第一款

本约附表内所列各项条约，未经改动与本约内之任何条款相符，不相冲突，对各高级缔约方依然具有约束力。

### 第二款

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和外藏自治，承诺尊重外藏地区不可侵犯，不干涉应由拉萨西藏【地方】政府所掌管之外藏行政

<sup>①</sup> 原件系用法文写成，本文据俄译文转译。——译者



管理（包括达赖喇嘛之遴选和亲政）。

中国政府承诺不改西藏为中国行省。英国政府承诺不兼并西藏或西藏之任何一部分。

### 第三款

中国政府承认，由于西藏之地理位置，一个有效西藏【地方】政府之存在和保持印度和毗邻各国边境之和平与秩序，对英国有特殊利害关系，并承诺，除本约第四款所做规定外，不向外藏派驻军队、派驻文武官员，不在外藏办理殖民事宜。本约签订之日，倘外藏尚有该项驻军和官员，应于三个月内一律撤走。

英国政府承诺，不向西藏派驻文武官员（委员卫队除外），不在西藏【地方】办理殖民事宜。

### 第四款

按照上款，中国一名高级官员及所带适当卫队迄今一直驻在拉萨。上款无意停止条约继续有效，但兹特规定：在任何情况下该卫队不得逾三百人。

### 第五款

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承诺，彼此不就西藏【地方】事务与别国来往或议约，而1904年9月17日<sup>①</sup>《英藏条约》以及1906年4月27日《英藏条约》所规定之英藏彼此来往或议约除外。

### 第六款

1906年《英中条约》第三款今订定作废，不言而喻，1904年《英藏条约》第九款第四项中“外国”一词与中国无关。

应保证英国商务所享优惠待遇，不少于中国或最惠国商务所享优惠待遇。

### 第七款

甲、1893年和1908年《通商章程》今订明作废。

乙、为立即履行1904年条约第二、第四、第五各款起见，西藏【地方】政府承诺与英国政府共同议定外藏新通商章程，其必要条件是：《新

<sup>①</sup> 应为9月7日，参见《英国议会文书》第2370帙第61页第150号文件：“拉萨，9月7日，今日，条约于布达拉宫全部签字……”——译者



通商章程》不得对本约做任何更改，而中国政府方面有规定者除外。

#### 第八款

当英国驻江孜委员有必要同西藏【地方】政府磋商由1904年9月17日<sup>①</sup>《英藏条约》所产生之问题，而此等问题又不能在江孜以通信和其他办法解决时，英国委员可随带卫队前往拉萨。

#### 第九款

为订立本约，西藏边界以及外藏、内藏分界线应分别以红线和蓝线绘于所附地图上。

本约任何一条规定不得限制西藏【地方】政府在内藏之权力，包括选派寺院高僧以及对与宗教规章相关所有事务之完全监督权。

#### 第十款

倘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对本约有意见分歧，上述政府允诺提请英国政府予以公正解决。

#### 第十一款

（规定批准程序之条款）

（注释：1914年5月21日[8日]，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布坎南将该条约草案递交沙查诺夫。沙查诺夫提出，从草案中删去第十款，按照同俄国外交部达成之协议，修改第六款和第八款的内容。第十款实际上已把西藏置于了受英国支配的地位。）

#### 附表

- 一、1890年3月17日于加尔各答签订的有关哲藏的《英中条约》<sup>②</sup>。
- 二、1904年9月17日<sup>③</sup>于拉萨签订的《英藏条约》。
- 三、1906年4月27日于北京签订的有关西藏的《英中条约》。

#### 照会<sup>④</sup>

互换照会规定如下：

- 一、最高缔约各方订明，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① 应为9月7日。——译者

② 指1890年3月17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国和英国特派全权代表在印度加尔各答签订的《藏印条约》。——编译者

③ 应为9月7日。——译者

④ 原件系用法文写成，本照会据俄译文转译。——译者



二、西藏【地方】政府举行达赖喇嘛遴选和亲政后，达赖喇嘛将其亲政一事呈明中国政府。随后中国政府驻拉萨代表将正式通知至尊中国政府赐予他的相应封号。

三、今订明外藏所有官员之选派，属于西藏【地方】政府权限。

四、外藏不得在中国国会或其他类似机关派有代表。

五、今订明英国驻西藏商务委员之卫队人数不得超过中国驻拉萨代表卫队人数之75%。

六、兹起中国政府不再负有1890年《英中条约》第三款所载防止西藏方面犯越藏哲边界之责。

七、签署本约之三位全权代表有责任对第三款各节履行情况立即进行调查并提交报告，在证实业已履行之后，第四款所指中国高级官员有权立即入藏。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66~72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 Т. II, №381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2卷，第381号文件])

## 十二 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就修订《西藏协定》事致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Эдуард Грей)电<sup>①</sup>

÷第110号 1914年5月10日 [4月27日]

， 关于西藏事。

外交大臣正在里瓦几亚等候土耳其代表团的到来，所以不能期望他在下周末之前回到这里。故我认为最好在一项照会<sup>②</sup>中充分说明我们的情况，即解释您的第156号公告，特别讲述涉及俄国的两点和将西藏划分为两个地区，说明坚决要求修订现行协定和必须迅速答复的种种理由。我已将此项照会递交尼拉托夫先生，提请即刻对其进行研究；这样，外交大臣一经返回，便可给我答复。我解释说，我递交给他的有关西藏边界、

① 该密电由俄国外交部破译，原件系用英文写成，本文据英文译出。原件见《英国外交部档案》，全宗：第535号，第17卷，第116号文件。原件日期为5月8日。——译者

② 见本专题第十号文件。——编译者





西藏两个地区以及商务的文件对俄国并无实际意义，但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关系促使我们将最近谈判中发生的所有情况通报他们。我首次同沙查诺夫先生会谈时，我谈得更多。沙查诺夫先生阁下担心我们对西藏提出过分的要求。他对我说，切勿要求过多的让步。故我们已将我们的要求降到最低限度，这就无须为这种让步提任何请求了。故我坚信，只要协定之修订丝毫不触犯俄国利益，俄国政府就会同意修订。尼拉托夫先生阁下答称，在沙查诺夫先生回来之前，他不能发表什么意见，此外，为尽快做出答复，他将做所能做的一切，并以对我们最友善的态度研究所提修订意见。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72~73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Т. II，№399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2卷，第399号文件]）

### 十三 英国驻俄大使馆通报英、中、藏所签草约副本事致俄国外交大臣照会<sup>①</sup>

÷1914年5月21日 [8日]

陛下政府谨将英、中、藏所签草约副本<sup>②</sup>通报俄罗斯帝国政府。陛下政府承认，本草约第六款和第八款授予英国之某些权力实施起来，将同1907年英俄《西藏协定》之某些条款在某种程度上有抵触<sup>③</sup>。故在未同俄帝国政府就此问题达成谅解之前<sup>④</sup>，陛下政府保证不实行上述各款授予之权力。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73~74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Т. III，№48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3卷，第48号文件]）

① 原件系用英文写成，本文据英文译出。——译者

② 见本专题第十号文件。——编译者

③ 见本专题第十三号、第十四号文件。——编译者

④ 布坎南将按俄国意愿修改过的三方草约和照会草案随5月27日 [14日] 函递交尼拉托夫。此函通知，签署条约之后还将签署照会，建议在此之前继续进行关于阿富汗的谈判。



十四 英国驻俄大使馆就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同意修改1914年4月27日在西姆拉会议上所签三方草约第六款和第八款、删去第十款，并保证1907年《英俄协约》将继续完全有效事致俄国外交大臣备忘录<sup>①</sup>

1914年5月23日 [10日]

不久前沙查诺夫先生同乔治·布坎南爵士会谈时，对英、中、藏三方草约<sup>②</sup>提出各种问题，爱德华·格雷爵士和印度事务大臣仔细研究了这些问题。爱德华·格雷爵士请转达他对沙查诺夫磋商问题时本着友好、和解精神表示深深的谢意。不过，不能把答复立刻告知帝国政府，因为还须同印度政府洽商；另外，拖延数周签署三方草约，中国与西藏【地方】之间可能再次产生麻烦，经认真考虑，几乎不可能拖延签约。

故爱德华·格雷爵士建议采取下述步骤：

删除第十款，以宣布英文本为准的条款代之。

至于第六款和第八款，陛下政府准备正式照会帝国政府，在同帝国政府达成谅解之前，陛下政府不按上述各款规定行事。倘若公布三方条约，则陛下政府准备同时公布正式照会。

在就上述各款同帝国政府达成谅解之前，陛下政府不要求像沙查诺夫所提出的那样做任何秘密承诺。按照上述规定，陛下政府理解1907年协定依然具有全部约束力。

因此，鉴于俄国政府之权力将得到完全维护，两国政府在达成完全谅解之前，三方条约中凡与1907年协定有出入者，均属无效，爱德华·格雷爵士希望沙查诺夫先生不要反对陛下政府签署上述文件。

总之，根据三方条约，经中国和西藏【地方】同意，陛下政府可申请在西藏获得让与权，可从江孜派英国商务委员前往拉萨。不过，陛下政府认为，根据1907年【英俄】协定，还必须征得俄国同意，在得到俄国同

① 系石印副本。

② 见本专题第十号文件。——编译者



意之前，陛下政府承诺不行使这些特权<sup>①</sup>。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74~75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 Т. III, №67 [《国际关系文件汇编》，第三编，第3卷，第67号文件。原件用英文写成，藏于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81，第96~96张及反面])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21 [《俄国与西藏》，第121号文件])

## 十五 俄国外交副大臣就英、中、藏三方草约第十款将西藏置于英国保护之下，第六款、第八款与1907年俄英协定相抵触事呈尼古拉二世奏章

÷1914年5月30日 [17日]

英国大使向皇室侍从长沙查诺夫递交了英、中、藏三方草约<sup>②</sup>，本草约由出席德里会议的三方全权代表拟订且已草签，在英、中两国政府对本草约表示赞同之后，将正式签署。

皇室侍从长沙查诺夫审阅本草约时，曾提请英国大使注意其中第十款，该款授权英国政府在西藏【地方】政府同其宗主国中国发生争执时予以仲裁，从而将西藏置于英国单独保护之下。皇室侍从长沙查诺夫还向乔治·布坎南爵士指出，草约第六款和第八款同1907年《俄英协定》相抵触，随之产生了必须修订本协定的问题。1907年，我们同英国实已约定，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帝国政府，既不得向拉萨派驻代表，亦不得在西藏谋求让与权。然而草约第六款和第八款使得英国政府有权随时向拉萨派驻商务委员，并在西藏获取让与权。皇室侍从长沙查诺夫指出，倘若英国政

① 未曾发出的对该备忘录的答复（上有手书眉批：“作废。按此意作口头答复。”）略谓：“英国政府在该问题上向俄国政府表示了和解和友好精神，对此，帝国政府外交部表示谢意，并荣幸地知照：在英国大使馆今年5月23日 [10日] 备忘录所述条件下，帝国政府不反对正式签订英、中、藏代表已草签的条约。俄国政府认为，按照约定，英国政府在公布该条约之同时，还须公布关于不采用第六款和第八款的上述正式照会。”

② 见本专题第十号文件。——编者



府想要修订1907年协约中的西藏部分，则可同时修订该协约中的其他部分，比如阿富汗部分。

经过这番解释之后，英国大使递交了随本奏章附呈皇帝陛下圣裁的照会<sup>①</sup>。照会声言：“本国政府准备删去英、中、藏三方草约中的第十款，以英文文本为准的通常条款代之；在同贵皇帝陛下政府就此达成协议之前，不利用第六款和第八款所约定之权利。”

我对大使答称，我认为他就后一问题递交的照会本文令人满意。

尼拉托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75~76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Т. III，№123 [《国际关系文件汇编》，第三编，第3卷，第123号文件])

## 十六 英国驻俄大使就修改三方草约第十款、第六款、第八款事致俄国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函<sup>②</sup>

1914年6月8日 [5月26日]

敬爱的尼拉托夫先生：

我在5月27日 [14日] 信<sup>③</sup>中向您通报了三方草约本文，根据我同沙查诺夫先生就三方草约进行的会谈，兹奉命通知您，我国政府同意以下各款<sup>④</sup>：

第十款，现按帝国政府之意愿修改和表述。

第六款，陛下政府和帝国政府通过互换照会，承诺：照会将与条约同时公布；在就让与权问题达成协议之前，不为各自臣民谋求西藏的让与权。

帝国政府在秘密照会中承诺，不为俄国臣民谋求这种让与权，且不对陛下政府可以为英国臣民谋求让与权。

① 原文为“照会”(нога)。但从本奏章以下所述内容看，此处应指1914年5月23日 [10日] 英国驻彼得堡大使馆致俄国外交大臣的备忘录。——译者

② 原件系用法文写成，本文据俄译文转译。——译者

③ 见本专题第十号文件附件。——编译者

④ 参见本专题第十号文件的附件。——编译者



第八款，陛下政府通过互换照会，承诺：照会与条约同时公布；在与帝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前，不行使该款赋予陛下政府之权力。

帝国政府方面在秘密照会中承诺：不反对英国驻江孜商务委员在陛下政府认为必要时前往拉萨。

至于北阿富汗，陛下政府拟与帝国政府共同发表下述内容的声明，声明文本将同条约和其他照会同时公布：

俄帝国政府重申同意阿富汗不属于俄国政治势力范围这一原则。

陛下政府方面承诺不支持英国臣民在北阿富汗申请灌溉工程和铁路之让与权以及追求经营工商企业之优惠权，其条件是通过互换秘密照会，正式承认此声明中“北阿富汗”一词只适用于下述一线以北的阿富汗地区：

从伊什卡希姆（Ишккашим）<sup>①</sup> 向阿比皮扬季（Аб-и-Пяндж）到泽巴克（Зебак）；由此往蒙古（Мунджан）隘口；由此到纳瓦克（Навак）隘口；由此到穆尔格（Мург）隘口；由此到多希（Доши）；由此经辛吉塔克（Синджитак）隘口和巴德卡克（Бадкак）隘口到多阿季沙赫·帕桑德（Доад-и-Шах Пасанд；由此到班季阿米尔（Бандиамир）的塔尔库什（Таркуш）；由此到道列特·亚尔（Даулет Яр）。此线由此点起应沿以下山脉的山脊而行：班季巴巴山脉（Банд-и-Баба），西阿赫布布克山脉（Сиах-бубук）直到赫里河（Гери-руд）在祖尔菲卡尔（Зульфикар）流入俄国境内的地方。

除了应当做出的关于北阿富汗的声明的第一段，即仅为减少埃米尔对此声明的疑虑而补充的那一段，以及确切规定“北阿富汗”一词含义的秘密照会之外，草约完全符合沙查诺夫先生已经同意的那些条件。

因此，我希望阁下同意立即互换必要的照会。

您的真挚忠诚的乔治·弗·布坎南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76~78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 Т. III, №179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3卷，第179号文件]）

① 此段内阿富汗境内的地名均据俄文音译，尚无统一的汉译，故将俄文附后。下同。——译者



## 十七 英国驻俄大使就修改三方条约第十款、第六款、第八款事致俄国外交大臣备忘录<sup>①②</sup>

1914年6月8日 [5月26日]

从陛下政府外交大臣来电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草约所定西藏边界线。中国政府提出了西藏东部和北部的一条边界线，不要指望西藏【地方】政府会接受这条边界线，而会议上提出的根据并不能证明这条边界线是合理的。

此等意见已告知中国政府，坚决要求中国政府签署草约，同时暗示中国政府，倘若中国政府签署草约，则陛下政府将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将西藏北部边境的一片土地让中国【政府管辖】。

然而，中国政府仅对条约多数条款愿表同意，而对边界问题仍拒绝让步。7月3日 [6月20日] 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西藏【地方】代表和英国代表在会议上草签了包括第十和第十一两项新条款的条约新文本，根据帝国政府的请求删去了最初草案中的第十款。两项新条款分别规定：应以英文本为准，条约一经签署，立即生效。通商章程的最终文本也已签署。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会议结束前发表声明说，在草约中叙述了陛下政府对于西藏边界和西藏地位的看法，这些看法是有根据的。

陛下大使在向帝国政府通报上述情况时，奉命指出，陛下政府曾竭尽一切努力敦促中国政府签署三方条约；除有关边界条款外，条约其他条款中国政府易于接受；陛下政府希望中国经过深思熟虑，终将同意签署条约。<sup>③</sup>

陛下政府大使奉命补充说明，倘草约中任何一项规定违背1907年《英俄协定》，在未同俄国政府预先会商之前，陛下政府将不按照此项规定行事。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78~78页。译自

① 原件用英文写成，本文据英文译出。——译者

② 布坎南根据他“刚刚”收到的外交部电报，将备忘录随当日信件送交沙查诺夫。该信内容与备忘录结尾部分相同。布坎南在结束该信时通知说，“下一周”他从赫尔辛基回来后，拟同沙查诺夫磋商问题。

③ 格拉卫在7月16日 [3日] 第340号电中报称，据中国外交总长秘密告知说：“中国代表之所以草签条约，是因为英国人以不让中国人参加谈判，并直接同西藏人达成协议相威胁。”



《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Т. IV，№171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4卷，第171号文件])

## 十八 俄国驻华代办就中国政府拒绝批准其代表草签三方条约事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 第334号 1914年7月11日 [6月28日]

关于我的第240号电<sup>①</sup>。

英国公使通知我，中国政府以未授权代表草签西藏条约为由，拒绝批准草约。故谈判宣告破裂，麦克马洪获准去度假。

英国人愿意恢复谈判，但认为，现在中国人应采取主动。

格拉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79~80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Т. IV，№185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4卷，第185号文件])

## 十九 俄国驻华代办格拉卫 (Граве В. В.) 就中国政府保证对西藏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事致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密电

1914年7月16日 [3日]

中国外交总长通过自己的秘书请我转告阁下，中国政府获悉爱德华·格雷爵士发表讲话指责中国政府怀有入藏意图，认为有责任请帝国政府相信【中国政府】并无此种意图。谈判之所以中断，是因为英国人在昌都地区问题上支持藏人过分的要求。从民族尊严之观点出发，中国政府认为不可能做出让步<sup>②</sup>。中国公使必将向阁下发表同样声明。

秘书秘密告诉我，由于英国人以不让中国人再参加谈判，而同藏人直

① 5月22日 [9日]，格拉卫以第240号电转告了英国公使通知，略谓：根据业已达成的西藏条约，西藏被划分为外藏和内藏，且要中国承认外藏自治，而内藏（青海及西藏东部）仍属中国主权范围。

② 1914年7月3日，西姆拉会议结束。中国代表陈贻范未出席最后一次会议。中国政府不同意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在会议上提出的内、外藏在昌都地区的分界线。



接订约相威胁，中国代表才草签条约。

格拉卫（签字）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81，第112张。系原件。

（译自《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122 [《俄国与西藏》，第122号文件]）

## 二十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就西藏问题会议结束后英国外交大臣和印度报界之反应致俄国外交副大臣紧急报告

第15号 1914年7月29日 [16日] 西姆拉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阁下：

我在7月16日 [3日] 第6号密码报告中曾荣幸地报告阁下，西藏会议已告结束<sup>①</sup>。会议结果依然严加保密。不过可以猜想到，英国人并未完成所负一切使命。去年9月，我曾荣幸地报告阁下，据（当地报纸所载）西藏【地方】代表的口述，会议大致议程有四项：

- 一、承认西藏【地方】内政“独立”。
- 二、确定边界。
- 三、西藏【地方】同英国人、中国人直接交往之权。
- 四、西藏有权聘请（英国的）行家开办实业和开发西藏自然资源。

当时我推测，对英国人而言，全部主旨、全部好处和利益就在最后一项议程，此项议程很可能顺利完成。显然，我的推测是对的。因为已有指示：倘若英国人在准确划定边界方面对中国和西藏【地方】公正的调停未能取得成效，便“就其他问题”同西藏单独达成协议。

不过，英国同西藏昔日的“外交”往来十分清楚地证明，无论西藏承担什么义务，即使非常郑重地承担下来，其实际意义也不大。一个没有任何政府的国家，其实不可能认真履行任何国际义务。我坚信，英国人的全部图谋已经落空，因为他们从中未得到任何实际好处，可补偿随后付出的代价和遇到的麻烦。据噶伦堡电称：当地西藏人对会议结果大

<sup>①</sup> 参见本专题资料第十三号、第十四号文件。——编译者





失所望，据从东部边境传来的消息称，中国打算重新派兵入藏。爱德华·格雷爵士就西藏问题发表的声明已电达这里。我认为他的声明表明，英国无疑走上了在中国面前积极庇护西藏利益的道路，侵犯西藏利益将威胁印藏边界安全。为了极力阻挠中国再次试图在西藏【地方】恢复已失去的主权，自然，英国单靠威胁手段和外交照会是不够的。故我认为，英国人既然插手中国与西藏【地方】之间无休止的纷争，就给自己加上了难以完成的任务，而完成此项任务就要求他们付出势必无法弥补的代价。

此间曾一度禁止刊登评论西藏当前形势的文章，禁止报道近数月来西藏所发生的实际情况，禁止对英国与“三方协定”有关的最迫切的任务发表意见，英国仍然希望达成“三方协定”。看来，西藏会议刚一结束，便取消了这种禁令。于是各大报纸立即“广开言路”。说什么由于“中国固执”而使谈判中断，总之，所有这类评论的意思，无非要证实前述意见，即迄今英国从中未得到任何实际好处，英国外交当局将难以应付所招惹的麻烦。

我认为，《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的下述言论是完全正确的：“10年前，寇松勋爵假惺惺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为了同西藏建立直接关系和维护中国无法保证的英国利益，又派出荣赫鹏远征军。可是，后来英国政府放弃了这一政策，在1907年协定中重新承认了中国的主权。我们既然承认了这一主权，我们就应当允许中国运用其拥有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和确保自己的权利。然而，当中国为此采取措施时，爱德华·格雷爵士却声言：中国‘无权以武力竭力将西藏重新改为中国的行省’。”该报写道：“爱德华·格雷爵士希望中国起缓冲作用，但又不愿让中国真正起到这种缓冲作用。这种政策既不合理，又不公平，最后必将失败。”

请接受我的敬意！

纳博科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80~82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 5-й. Т. V, №229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5卷，第229号文件]）



## 二十一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就近几个月来【英印】不准报界报道西藏事务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sup>①</sup>

第 35 号 1914 年 12 月 29 [16] 日

12 月 8 日 [11 月 25 日]，我曾电告四等文官科扎科夫，出席西藏问题会议的代表从西姆拉到了德里，谈判在严格保密情况下继续进行，显然还将延续数周。据我私下所得消息判断，来年 3 月以前，中国和西藏【地方】代表未必离开德里，住房他们租了“一个季度”，即到来年 4 月以前。4 月，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将去英国休假。当然，中国代表可随时离开，但西藏【地方】代表只得在印度待到来年春天喜马拉雅山口可以通行的时候。至于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谈判有多大进展，毫无所知。但我从零星的材料中可得出结论，西藏【地方】代表完全站在英国人一边，不要指望西藏【地方】代表对英国人达到他们现时所追求之目标会做多少认真一点的抵制。

我认为有责任指出，各家报纸显然听从政府的授意，不仅对会议，而且对一般西藏事务都一直保持沉默。在会议代表到此之前，我在印度待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有机会从报纸资料，从各大报纸驻边境记者的报道中获取西藏内部情况的情报，而我完全相信这些报道。可近几个月来，这些记者对西藏却只字不提。人们不能不揣测，为了英国的利益，西藏发生的事情，英国商务委员渗入的程度，正在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保障英国贸易和英国边界安全，一概不准报道。

请接受我的敬意！

纳博科夫

（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六十四号，第 82～83 页。译自《МОЭИ》，Серия третья, Т. VI, ч. 2, №708 [《国际关系文件》，第三编，第 6 卷，下册，第 708 号文件]）

<sup>①</sup> 系石印副本。

# 附录一 未公布档案文件所反映 20 世纪 初叶的俄国与【中国】西藏

——《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  
(1900~1914)》\* 序言

[俄] E. A. 别洛夫、O. И. 斯维亚

捷茨卡娅、T. Л. 绍米扬著

序言简要介绍了自 20 世纪初以来俄国（沙俄、苏联、当今的俄罗斯）和英国等西方国家，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问题的研究情况；介绍了因英、俄在中国西藏地方竞争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序言继而介绍了本档案汇编所收文件，以及文件所反映的事件，诸如，沙俄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非法来往；英军入侵中国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出逃“外蒙古”，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达赖喇嘛是移居俄国，还是返回中国做出的安排；英、俄背着中国签订侵犯中国主权的《西藏协定》；俄国无理干涉中国政府革去达赖喇嘛名号；达赖出逃印度；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地方政局；中华民国大总统为维护国家统一颁令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国领土；华侨团体通电要求出兵西藏和“外蒙古”保卫边疆，阿旺·德尔智策动西藏“独立”和与英、俄建立外交关系；以及英、藏、中三方西姆拉会议，等等。

---

\* 2005 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共同编辑出版的《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1900—1914)》] 一书，是迄今俄罗斯出版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有关沙皇俄国对我国西藏的政策，以及俄英两国争夺西藏的外交档案文件汇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根据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即帝俄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文件编辑而成。这类档案汇编沙俄和苏联时期从未出版过，迄今为止我国也未曾出版过。因此，本档案汇编是填补空白之作，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编译者



【历史学家】对俄国外交史的研究似乎很详细，一些篇章虽为人们所熟知，但国内外的研究者仍在讨论和争论。其中有一章与百年前的事件密切相关，涉及俄国与中国西藏【地方】、沙皇与西藏【地方】世俗和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关系。

西藏位于亚洲中心、几个亚洲大国边界交接处，难以走近，且笼罩着神秘的光环，许多世纪中“禁止”外国人前往西藏访问。中国清廷当局千方百计使西藏【地方】与外界隔绝，并把西藏【地方】作为帝国的藩属。这里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喇嘛教在政治、经济 and 思想方面的统治是这种政治制度的基础。达赖喇嘛（活佛）是宗教领袖，也是西藏世俗统治者。三千多座喇嘛庙和一二十万喇嘛是传统的政治、宗教和经济中心，在喇嘛庙周围出现了城市。在西藏首府拉萨，除政府机关外，还坐落着达赖喇嘛的府邸，一座用红砖、镏金瓦建成的宏伟建筑——著名的布达拉宫。这里聚集着前来朝拜达赖喇嘛和圣物的香客，他们不仅来自邻国印度、中国、尼泊尔、锡兰、不丹、蒙古，而且还来自俄国外贝加尔和卡尔梅克草原。这种情况被英、俄两国统治者所广泛利用。他们解释说，之所以关注西藏事务，是因为必须关心本国信佛教的臣民，并企图把注意力从别的，或许从比自己所关注的西藏（首先西藏地处中央亚细亚正中心这一有利战略地位）更重要的原因引开。

英印殖民当局解释说，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之所以更加关注西藏，是因为要千方百计保护“英王王冠上的这颗珍珠”，使其免遭外国蓄意侵犯，首先是防范在中央亚细亚积极奉行进攻性政策的俄国的“阴谋”。关于俄、英两国对中央亚细亚政策，包括对西藏政策的性质、动机、实施方法，今天依然在争论。俄、英的行动，被视为英、俄在这一地区的角逐，即所谓“一场大角逐”的一部分，这种角逐必然对欧洲这两个大国的政策产生影响。

国内外的历史学家就西藏问题发表了大量著作。早在 1917 年以前，苏维罗夫（Суви́ров Н. Н.）和斯涅萨列夫（Снесаре́в А. Е.）就为俄国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sup>①</sup>。柏林（Берлин Л.）、波波夫（Попов

<sup>①</sup> 苏维罗夫（Суви́ров Н. И.）：《国家记述——近来中国和英国对国家的态度》（《Описание страны и отношение к ней Китая и Англии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圣彼得堡，1905 年版；斯涅萨列（Снесаре́в А. Е.）：《1907 年英俄协约》（《Англо - рус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907 года》），圣彼得堡，1908 年版。

A.)、列昂季耶夫 (Леонтьев В. П.)、奥斯特里科夫 (Остриков П. И.)、奥斯塔利采夫 (Остальцев А. Ф.) 和博戈斯洛夫斯基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 А.) 等苏联研究者也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sup>①</sup>。我国 (此处指代俄罗斯——编者) 从未出版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件资料汇编。苏联时期出版的多卷本档案文件汇编《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只公布了 24 通 (原文如此, 有误, 经查原书, 应为 32 通——编者) 关于西藏【地方】及其与中国、俄国和英国关系的文件。<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十分重视西藏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 他们认为, 英国是渴望侵略西藏的主要外敌。关于俄国对西藏的政策, 他们

① 参见柏林 (Берлин Л.) 《英国与西藏》(《Англия и Тибет》), 载《新东方》(《Новый Восток》) 杂志 1926 年第 2 期;《堪布阿旺·德尔智 (为西藏独立而斗争)》[《Хамбо Агвани Доржиев (К борьбе Тибета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载《新东方》杂志 1923 年第 3 期;波波夫 (Попов А.) 《俄国与西藏》(《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载《新东方》杂志 1927 年第 18 期; 1928 年第 20~21 期; 列昂季耶夫 (Леонтьев В. П.) 《外国对西藏的扩张 (1888—1919)》(《Иностранная экспансия в Тибет. 1888—1919》), 莫斯科, 1956 年版; 奥斯特里科夫 (Остриков П. И.) 《英国对西藏的帝国主义政策 (1900—1914)》(《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экспансия Англии в Тибете в 1900—1914》), 莫斯科, 1978 年版; 奥斯塔利采娃 (Остальцева А. Ф.) 《1907 年英俄协约》(《Англо-русская конвенция 1907 г.》), 萨拉托夫, 1978 年版; 博戈斯洛夫斯基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 А.)、莫斯卡廖夫 (Москалев) 《中国的民族问题 (1911—1949)》[《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Китае (1911—1949)》], 莫斯科, 1984 年版; 库列绍夫 (Кулешов Н. С.) 《20 世纪初的俄国与西藏》(《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в начале ХХ века》), 莫斯科, 1992 年版; 别洛夫 (Белов Е. А.) 《俄国对西藏的政策 (1900—1914)》[《Тибет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1900—1914 гг.)》], 载《东方》(《Восток》) 杂志 1994 年第 3 期; 《20 世纪初的俄国与中国》(《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в начале ХХ века》) 一书的第九章: 《1911—1915 年期间的俄国与中国的矛盾》(《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в 1911—1915 гг.》Глава IX), 莫斯科, 1997 年版; Shaumian T., *Tibet: The Great Game and Tsarist Rus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w Delhi, 2000。

② 《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档案汇编 (1878—1917)》(《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царского и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1878—1917》) 第 2 编, 第 18 卷上、下册, 第 19 卷上、下册, 第 20 卷上、下册 (1911 年 5 月至 1912 年 10 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1—1934 年版 (原文有误, 经查原书, 应为 1938—1940 年版——编者); 第 3 编, 第 1—10 卷 [其中第 6 卷为上、下册; 第 7 卷为上、下册; 第 8 卷为上、下册——编者] (1914 年 1 月至 1916 年 4 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9—1940 年版 (原文有误, 经查原书, 应为 1931—1938 年版——编者)。



避免使用“侵略”这类字眼<sup>①</sup>。20 世纪 60~80 年代，苏中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历史学家认为沙俄对西藏的政策只是侵略政策，而对英国向西藏扩张只是提了提<sup>②</sup>。1988 年北京用中文出版了《中华民国史外交资料汇编（1911—1919）》。这些资料并不是档案，而是 1911~1919 年中国报纸的报摘。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份《英俄关于中国西藏的秘密协约》的文件。好像是 1913 年 2 月 16 日由英、俄两国政府代表签署的。该文件引自 1913 年《政府公报》第 281 号。根据该协约，俄国似乎获得了在西藏五处地方设立领事馆并派驻卫队的权力（见该汇编第 131~132 页）。然而，迄今尚未发现签署这一文件的任何其他佐证，故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公报》中的这一文件是伪造的。

有关西藏的英文文献是大量的。1904 年、1905 年和 1910 年，英国政府在（《关于西藏的文书》和《关于西藏的后续文书》<sup>③</sup>）中公布了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档案文件。这些文件汇编收录了伦敦英国外交部门领导人和英印殖民当局关于英国对中央亚细亚和西藏的总方针和政策具体实施办法的往来函电。这些文件以及英国驻彼得堡和驻北京外交代表的报告，说明了英国对西藏政策的性质，英、中两国在有关西藏问题上的相互关系，以及英、俄两国在西藏角逐的情况。

在研究 20 世纪初西藏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重要史料中，要特别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卷入西藏事件的英国军人、政治家和旅行者的回忆录和笔记。其中突出的是 1903~1904 年直接参加英国武装远征西藏的荣赫鹏（Янгхазбенд Ф.）的《印度与西藏》和瓦代尔（Уоддель А.）的《神秘的

① 《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Б. м.]（中文版）；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北京，1954 年（中文）版；黄奋生：《藏族史略》，北京，1985 年（中文）版，身后刊行。该书写于 20 世纪 50 年代。照我们的看法，该书作者正确地阐述了俄国对西藏的政策。他写道，英国竭力要“独占”西藏，“俄国虽新败于日本，仍然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大国，它不容许西藏被英国统治”。黄奋生认为，关于西藏的 1907 年《英俄条约》是沙俄对英帝国主义施加压力的结果（参见该书第 304 页）。

② 李绍明（Ли Шаомирн）：《老沙皇侵略我国西藏的罪行是掩盖不住的》，载《历史研究》1977 年第 1 期。傅孙铭等：《沙俄侵华简编》，长春，1982 年（中文）版。《沙俄侵华史》，上海，1986 年（中文）版，等等。

③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Papers Relating to Tibet*, Cd 1920, 1904; *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ibet*, Cd 2054; Cd 2370, 1905; Cd 5210, 1910.



拉萨》<sup>①</sup>。英国驻锡金【哲孟雄】行政长官查尔斯·贝尔（Чарльз Белль）曾直接参加英国、西藏和中国三方有关西藏命运的正式和非正式谈判。他的著作（《西藏的今昔》《西藏人民》等<sup>②</sup>）记述了所观察到的令人关注的情况。

英国史学研究的观点可归纳为：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而宗主权的实施其实取决于宗主国中国是强大，还是软弱。恰是这种观点被广泛用来为英国殖民当局的西藏政策进行辩护。照英国殖民当局的想法，由于西藏的宗主国中国的软弱，为俄国侵略西藏提供了机会，也对印度边境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评价 1907 年 8 月 31 日 [俄历 18 日] 《俄英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协约》中关于西藏的条款时，英国的作者们强调要关注俄国今后不再干涉西藏事务，从保障英属印度安全的观点观之，是有利的。

西方国家的作者们关注西藏问题的新热潮，始于西藏并入中国的 20 世纪 50 年代初，特别在 1959 年事件之后，即达赖喇嘛及数万藏族人民流亡印度、喜马拉雅山地区国家和西方国家之后。作者们在研究西藏历史地位问题、新中国政府行动的合法性时，不可避免地要回溯到 20 世纪初的事件，包括拉萨和彼得堡间的交往（контактам）。在这些著作中应当指出黎吉生（Ричардсон Х.）撰写的《西藏简史》<sup>③</sup> 和弗莱明（Флеминг П.）撰写的《刺刀指向拉萨》，特别是兰姆（Лэмб А.）撰写的《英国与中属中央亚细亚》、《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关系研究》以及《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sup>④</sup>。

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史学研究所承认的正是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而不是主权，并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在西藏和中国关系史漫长的时期中，这种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

研究西藏和喜马拉雅山地区问题的多数印度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他们

① Younghusband F., *India and Tibet*, L., 1910; Уоддель А. Лхасса и ее Тайны. Пб., 1906.

② Bell Ch., *Tibet: Past and Present*, Oxf., 1924; Bell Ch., *The People of Tibet*, Oxf., 1928.

③ Richardson H., *Tibet and Its History*, L., 1962; Fleming P., *Bayonets to Lhasa*, N. Y., 1928.

④ Lamb A.,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L., 1960; он же.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 1914*. 2 Vols, London - Toronto, 1966; он же.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Roxford Books, 1989.





主要根据英国外交部门档案史料撰写的史学著作，对俄藏关系、对以寇松（Керзон Дж.）勋爵为首的英国殖民当局对俄国的西藏政策的反应也很关注。这涉及 1977 年出版的苏奇塔·戈什（Сучита Гхош）的著作《中印关系中的西藏（1899 ~ 1914）》<sup>①</sup> 和比迪·汉德（Видья Нанд）的著作《英属印度和西藏》<sup>②</sup>。

近年来，特别是由于苏联解体，中央亚细亚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剧变后，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关注急剧升温。这涉及西藏。1993 年，约翰·斯内林（Джон Снеллинг）出版了《俄国的佛教——拉萨派往沙皇的密使德尔智生平》一书<sup>③</sup>。1990 年，皮特·霍普柯克（Питер Хопкиркх）出版了享有盛名的专著《一场大角逐：关于秘密武装力量在亚洲之巅的活动》<sup>④</sup>，内有专门篇章论及西藏。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上述巨著的作者们，对阿旺·德尔智究竟是何许人也、他觐见沙皇的使命具有何种性质，最后，西藏在俄国对外政策中起何作用，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

国内外的研究者们从某一历史角度出发，对西藏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不过，这些观点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不否认 20 世纪初英、俄两国在西藏的竞争<sup>⑤</sup>。

\* \* \* \* \*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藏有阐述俄国对西藏政策性质的罕见的文件。史学家们使用过其中的部分文件。不过，全部问题在于史学家们

① Suchita Ghosh, *Tibet in Sino-Indian Relations, 1899 - 1914*, New Delhi, 1977.

② Bidya Nand, *British India and Tibet*, Oxf., 1975.

③ Snelling J., *Buddism in Russia. The Story of Agvan Dorzhiev, Lhasa's Emissary to the Tsar*, Brisbane, 1993.

④ Hopkirk P., *The Great Game: On Secret Service in High Asia*, Frome and London, 1990.

⑤ 库列绍夫（Кулешов Н. С.）是唯一否认英俄两国在整个中央亚细亚，特别在西藏周围进行角逐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于 1992 年出版了专著《20 世纪初的俄国与西藏》，他的主要观点可归结如下：“俄国在西藏既无政治利益，也无军事利益，还无经济利益，表明根本未参与西藏问题的解决。”照他的看法，无论是客观情况，还是主观原因，均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俄国政府并无实行或拟订某种西藏政策之动机。[参见 Н. С. 库列绍夫《20 世纪初俄国与西藏危机》（《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ский кризис в начале ХХ века》），载《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0 年第 11 期；并参见他的专著《20 世纪初的俄国与西藏》（《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в начале ХХ века》）]。档案文件，包括本汇编所收文件，批驳了库列绍夫的观点。





的诠释，由于档案馆的细致工作，总会找到可能改变似乎已成定论的新文件。

俄国档案资料披露了一些促进俄藏关系的一个神秘人物布里亚特人阿旺·德尔智活动的真相。他从到西藏朝圣开始，到得到西藏最高教主高度信任，终于成了西藏最高教主的私人使者，于1898年、1900年和1901年率西藏使团访俄。三次出访引起印度总督寇松勋爵强烈的反应。他认为这些出访直接威胁到英王印度领地的安全。作为回应，英国于1903~1904年对西藏进行了军事远征，手无寸铁的西藏人只得奋起抵抗装备精良的英军。

此事暂且不赘述，只想提醒，在英、俄两国划分亚洲势力范围的谈判过程中，恰是西藏问题成了可能发现双方意图和利益的“试金石”，它预先确定了波斯和阿富汗事务达成协议的途径。英、俄两国在共同基础上，放弃了对西藏事务的干涉，签订了1907年协定，为中国立刻利用有利形势，采取军事行动恢复对西藏的统治开辟了道路。不过1911年辛亥革命打乱了清廷当局的全部计划。诚然，新建立的民国当局未能巩固在西藏的地位，中国驻军不光彩地离开了西藏。达赖喇嘛宣布了西藏“独立”，但他未能依法取得独立，未得到外部世界的承认。1913~1914年，在西姆拉召开的英、藏、中三方特别会议也未能解决西藏的命运，而是围绕会议的召开展开了外交斗争。

本汇编所收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的资料，是从数百通官方代表和秘密代理人等的信函、电报、奏章、报告中选出的，这些文件收藏在下述全宗中：

中国科全宗：第85号、第1448号、1453号、1454号、1455号、1456号、1458号、1480号和1481号案卷；1907年条约全宗：第363/340号案卷；驻北京公使馆全宗：第341号、364号、402号、409号、410号、412号案卷；中亚科全宗：第960号案卷；1907年便览全宗：第13号案卷。

选入本汇编的文件共122通，其中115通为首次公布。编者认为还有必要把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所公布的两通文件（第120号和第121号文件），以及《西藏协定》全文（第66号文件）收入本汇编。后者是1907年8月31日〔俄历18日〕《俄、英关于波斯、阿富汗、西藏



之协约》的一部分，协定还附了 3 通文件（第 67 ~ 69 号文件）。关于西藏的这 4 通文件，国内出版物已不止一次公布。本汇编还收录了俄国、西藏、蒙古、中国、英国和印度的史学研究者极感兴趣的《总参谋部希特罗沃中校关于达赖喇嘛及其在 1906 年活动的报告》（第 65 号文件）。《东方》（Восток）杂志 1996 年第 4 期刊出了这份报告。

本汇编所收文件可按一系列特征分类。首先按发件人和收件人分类。我们收录了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和伊兹沃尔斯基呈尼古拉二世的奏章，内中谈及最高层对西藏事务的关注。本汇编收录了达赖喇嘛给俄国沙皇请求把西藏置于他的保护下的亲笔信，以及达赖喇嘛的特使和代理人阿旺·德尔智的信函和报告。本汇编还收录了俄国、英国和中国外务大臣（外交总长）往来函电、这些国家的大使、俄国驻印度、中国、蒙古和英国领事官员同外交部的往来函电、俄国高官有关西藏和周边地区形势的奏章。

本汇编所收文件的时间范围，自 1900 年以阿旺·德尔智为首的西藏使团抵达俄国之时起，至 1914 年 7 月 3 日，西姆拉会议实以无果而告终，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在欧洲爆发时止。

文件涉及这一时期的关键时刻，诸如，俄国与【中国】西藏地方试图积极进行交往；作为回应印度总督寇松以英军入侵西藏领土、占领拉萨并签订了对英国人有利的 1904 年《拉萨条约》；达赖喇嘛逃往蒙古，和围绕达赖喇嘛面对清朝当局压迫可能移居俄国而进行的阴谋活动。英、俄两国就直接接触及西藏的欧洲事务开始谈判是个重要阶段。结果俄、英两国承诺不干涉西藏地方事务，中国立刻借机收复了西藏地方，恢复了对西藏地方的短暂统治。然而 1911 年辛亥革命改变了情势，尽管新的当局宣布藏蒙回疆各地方属中国之一部分，但很清楚，1913 年以前，中国人没有能力处理西藏问题，因担心印度边界安全，而导致发起召开了有西藏【地方】参加，以彻底解决西藏命运的西姆拉三方会议。本汇编所收最后一通文件，是注明俄历 1914 年 7 月 3 日，来自北京的一份报告，内中谈及中国政府保证对西藏地方无任何侵略意图。众所周知，过了不到一个月，即 1914 年 8 月 1 日 [俄历 7 月 19 日]，德国对俄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有关各国而言，西藏问题自然已退居次要地位。

\* \* \* \* \*

为了说明所公布文件的现实意义，有必要对与 20 世纪初中、英、俄的西藏政策相关的主要事件做简要介绍。

早在 7 世纪，西藏和中国就建立了直接关系，在 1644 ~ 1911 年清朝统治时期，西藏地方与清朝统治者的来往尤为密切。从西藏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及其巨大的宗教影响和威望出发，满族人可以利用这些反对蒙古竞争者。随后西藏爆发了内讧，敌对的一派向清朝的竞争者——准噶尔首领求援，清朝当局于 1718 ~ 1719 年和 1720 年先后向西藏派出两支远征军，结果清军占领了拉萨，进行了行政改革，把大约 3000 名士兵留驻那里；同时向拉萨派了两名清朝高官作为驻藏大臣。

18 世纪中叶，清朝驻藏大臣之权力有很大加强。1757 年前，恢复了达赖喇嘛年幼时期的摄政制度，从一开始摄政就处在清朝驻藏大臣影响之下。1903 ~ 1904 年，英国武装赴藏使团的一位参加者瓦代尔曾指出：“驻藏大臣在临时摄政后面，操纵君权，控制着一切动力——国家机器的真正动力；驻藏大臣甚至还协调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遴选，随着新权力的加强，未必完全不想恢复古老的杀人政策。”<sup>①</sup>

1816 ~ 1837 年，十世达赖喇嘛时期，清政府继续奉行将西藏完全隔绝，以防外来干涉的政策，曾颁令禁止西藏地方当局同洋人有任何来往。1846 年，西藏地方当局向法国传教士赫克（Хук）传达了清朝皇帝谕令，略谓：“不许任何一个蒙古人、印度人、帕坦人<sup>②</sup>或欧洲人进入西藏。”

19 世纪后半叶清帝国的总危机、一系列英中协约的签订、中国在 1894 ~ 1895 年日中战争中败北、1889 ~ 1901 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干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作为西藏形式上的宗主国，其在西藏的影响日益丧失，结果达赖喇嘛及其亲信一步步地夺取了政权。

① 瓦代尔（Уоддель А.）：《拉萨及其秘密》（《Лхасса и ее тайны》），彼得堡，1906 年版，第 34 页。

② 居住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阿富汗部族的印度名称。——编译者



1876 年，土登嘉措（Тубдан Чжамцо）被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他从幼年开始学习文化，随后又接受高等佛学教育。为了学习西藏哲学，西藏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院向达赖喇嘛派出了侍读。哲蚌寺把堪布阿旺·德尔智派往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阿旺·德尔智是俄国外贝加尔布里亚特人，20 世纪初俄藏一系列事件主要当事人之一。

西藏地处世界上最高的高原，位于亚洲正中心，其重要战略地位、作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影响，使偌大的英、俄两国对西藏尤为关注，而中国影响的削弱又为英、俄两国向这一禁地渗透创造了有利条件。

\* \* \* \* \*

众所周知，不丹、锡金【哲孟雄】、尼泊尔和西藏把英属印度和中国分割开来。自 17 世纪起，西藏和英属印度殖民地已有商务和宗教联系——英国人关注发展双边贸易，英属印度也有许多佛教徒，这促使英国殖民当局同拉萨建立持久联系，又促使英国人加强其在印度的威信和影响。东印度公司之所以关注同西藏发展关系，不仅期望西藏供应黄金、白银，而且借机利用西藏领土向中国内地渗透。英国人乔装不丹或蒙古香客，甚至改变肤色、眼形，不止一次试图潜入拉萨，不过，均被中国驻藏大臣及听命于他的摄政坚决制止。

自 19 世纪中叶起，英国人的行动越来越有计划。他们逐渐吞并了喜马拉雅山国锡金【哲孟雄】和不丹的某些地段。根据 1865 年英国不丹条约，不丹一切外交由英国人经办。这里要指出，按照传统，锡金【哲孟雄】和不丹本属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势力范围，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同西藏均有密切联系。

1890 年 3 月 17 日，英、中两国签订条约<sup>①</sup>是加强英印当局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地位的重要阶段。根据条约，锡金【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督理，并确定了锡金【哲孟雄】和西藏边界。引人注意的是，直接触犯西藏

<sup>①</sup> 指《藏印条约》：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公历 1890 年 3 月 17 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印度总督兰斯敦（Henry Charles Keith Lansdowne）在加尔各答签订。该条约共八款。主要内容为：（1）规定哲孟雄（今锡金）归英国保护；（2）规定中国和哲孟雄的边界；（3）对于游牧问题、通商问题、交涉问题留待后议。英国借此条约侵占了哲孟雄，并向中国西藏地方伸展侵略势力。——编者



利益的 1890 年谈判好像并未邀请一位西藏【地方】代表参加。中国驻藏大臣和印度总督签订了条约。后来此事对英、藏、中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

为补充 1890 年《条约》，1893 年，英中两国签订了《关于通商、交涉和游牧的大吉岭条款》<sup>①</sup>。内中规定英商在藏内市场所享权利和特权、在亚东设立公所一处，等等。

在随后的年代里，伦敦内阁对继续加强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地位一直予以关注，不止一次询问英印当局，1890 年《条约》规定和 1893 年《条款》履行情况。不过上述条约、条款其实不可能履行，西藏人未曾签订这些条约、条款，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履行这些条约、条款。

这特别触及划定锡金【哲孟雄】——西藏边界问题、在亚东开辟英国市场等。

1898 年，寇松勋爵继任印度总督。众所周知，英国政府只是大体上规定了英国对中央亚细亚的政策，而具体实施由印度总督掌握。这毫不奇怪，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的亚洲政策反映了英国统治集团中对扩张最积极的一班人的政治观点。寇松勋爵是英国统治集团名副其实的代表。

寇松认为印度总督的主要使命，是继续扩大和巩固英属印度领地。正是寇松利用俄国向中央亚细亚渗透一事，提出了下述看法：俄国之主要目的是占领印度，而中央亚细亚仅仅是进攻这一英属殖民地的军事基地。

众所周知，俄国在亚洲的领地没有一处地方与印度直接接壤——因为被新疆和西藏分隔开来。因此，寇松对俄国的新疆政策所取得的成功极为审慎，然后竭力散布俄国对西藏的影响。他还非常积极地试图与西藏地方当局直接接触，向达赖喇嘛发出信件，却被原封不动地退回。西藏地方当局如此不友好的反应，尤其是英国代理人报告说，晚些时候俄国报界也报道说，达赖喇嘛通过特派西藏使团把亲笔信面交俄国沙皇，只能火上浇油。1900 年 10 月俄国政府的《圣彼得堡日报》（《Journal de Saint

<sup>①</sup> 藏印条款：即《藏印议订附约》，或称《藏印续约》。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893 年 12 月 5 日，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清政府参将何长荣和英国政务司保尔（Alfred wallis Paul）在大吉岭签订，作为 1890 年《藏印条约》的附约。共十二款。主要内容为：开放亚东为商埠，准许英国派员在此驻扎；亚东自开放之日起，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限制中国西藏人民在哲孟雄（今锡金）的传统游牧。——编译者



Pétersbourg》<sup>①</sup>) 报道说, 俄历 1900 年 9 月 30 日, 尼古拉二世皇帝在里瓦吉亚宫<sup>②</sup>接见了西藏达赖喇嘛的首席参宁堪布拉让巴阿旺·德尔智 (Агван Доржиев)。这则简讯使寇松勋爵简直忍无可忍。

因此, 英国人辩解说, 之所以加大对中央亚细亚的扩张, 是出于捍卫印度边界的需要, 俄国也在竭力巩固其在中央亚细亚的领土, 才与俄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结果英印殖民当局与毗邻地方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局部地区边界冲突的范围, 这种关系是由英、俄两国在中央亚细亚的竞争, 即“一场大角逐”所决定的, 这种竞争直接侵害了两国在欧洲的利益。

照英国人的说法, 英国只是捍卫其印度领地, 而俄国却在占领中央亚细亚的一小块地方, 竭力要把“英王王冠上的珍珠”印度并入自己的领地。对这种观点极少争论。似乎无论是英国, 还是俄国, 出于战略考虑, 为发展通商、获得新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等, 都在奉行进攻性政策。这两股相向而行的扩张洪流恰在中央亚细亚相撞。

\* \* \* \* \*

我们试图分析俄国对西藏及其世俗和宗教统治者关注的真正原因。西藏使团来到俄国和 1900 年 9 月尼古拉二世接见使团本身, 已表明俄国宫廷人士关注同拉萨建立联系。

离拉萨最近的俄国居民点也有 1500 多公里, 显而易见, 俄国在西藏不可能有直接战略利益。诚然, 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时代, 俄国商人试图向西藏市场的渗透颇有成效, 参加了噶大克一年一度的交易会 (ярмарках)。

俄国约有 16 万布里亚特人, 20 万卡尔梅克人, 他们信奉喇嘛教, 其宗教团体去西藏进香, 与拉萨保持着经常联系。早在 1741 年, 外贝加尔措戈利斯克 (Цогольский) 喇嘛寺的喇嘛丹巴多尔济·札亚耶夫 (Дамба Доржи Заяев) 曾前往西藏, 回到故乡后, 他得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东西伯利亚喇嘛教条例》的批准。他的日记以及卡尔梅克人巴扎·蒙戈

① 经查,《圣彼得堡日报》是 1825~1914 年在圣彼得堡发行的, 直属沙俄外交部的法文报纸。——编者

② 系沙皇行宫, 位于黑海之滨雅尔塔西南 3 公里处。——编者



如耶夫（База Монгочжув）于1891~1894年访问西藏的札记，后来由波兹德涅耶夫（Позднеева.）教授翻译、注释后出版。

很清楚，为了巩固在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地区的政权，为了加强在蒙古的影响，表明“关心”佛教徒、帮助他们同西藏地方建立联系，对沙皇政府有利。许多年轻的布里亚特人在西藏的寺院学经，他们在家乡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人，西藏地方当局把他们看作外国人，因此布里亚特人只能处于秘密状态，乔装成哲孟雄人、蒙古人或尼泊尔人。毫无疑问，这使俄国当局有借口对西藏表现出积极性，他们解释说，这是出于保护本国佛教臣民利益的需要。

俄国旅行者（往往兼任总参谋部间谍）在研究中央亚细亚和西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出他们相当多的名字，比如：普尔热瓦利斯基（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波塔宁（Потанин В. Н.）、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Грум - Гржимайло）兄弟、佩夫佐夫（Певцов М. В.）、奥勃鲁切夫（Обручев А. А.）、罗博罗夫斯基（Роборовский В. И.）等。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Козлов П. К.）<sup>①</sup>和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后来成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教授的布里亚特人齐比科夫（Цыбиков Г.）<sup>②</sup>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二人身后都留下了游记，记述了西藏、西藏

① 科兹洛夫·彼得·库兹米奇（Козлов Петр Кузьмич）：沙俄总参谋部军官。曾多次率队对中国蒙古、西藏和四川等地进行考察，收集大量考古学和民族志资料，并盗走大批珍贵文物。著有《蒙古和喀木》。——编译者

② 齐比科夫：全名贡博扎布·齐比科维奇·齐比科夫（Гонбожаб Цыбикович Цыбиков）：1873年10月生于外贝加尔省赤塔县乌尔多·阿加地方布里亚特牧人之家。1893年入托木斯克大学医学系。当时巴德玛耶夫正在网罗人员，推行他的“俄国兼并中国、蒙古、西藏的计划”。巴氏到了托木斯克，劝齐比科夫辍学，“献身东方学和东方外交事务”。他欣然接受，离开大学来到库伦。1894年，他在库伦等地学习蒙、藏、满、汉语。1895年，他进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巴氏供给他学费和生活费。后来巴德玛耶夫想按他自己的模式塑造齐比科夫，要求他改宗东正教。被齐拒绝，而不再提供费用。但他继续在彼得堡大学学习。1899年大学毕业后，他被推荐给帝俄地理学会。地理学会从1870~1895年曾派11支西藏考察队，都未能进入西藏内地；1899年派出的科兹洛夫考察队受到西藏前哨严密监视，也没有希望进入西藏内地；考虑到齐比科夫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受过高等教育，通蒙、藏等语言，具有喇嘛教的基础知识，是理想的人选，地理学会便决定派他冒充去西藏朝圣的蒙古人深入西藏内地，进行秘密的全面考察。1899年12月7日，齐比科夫扮成去西藏朝圣的布里亚特喇嘛，随一伙蒙古商人从库伦出发，开始了近3年秘密考察，除民族学考察外，主要对藏传佛教、西藏军事、政治、驻军、武器装备、西藏与印度、不丹、克什米尔、尼泊尔的关系等进行秘密考察。——编译者





居民和达赖喇嘛鲜为人知的情况。

应当公正地指出，总体来看，从俄国前往西藏的香客和旅行者是个别的、相当少的，而商业利益也未必可以成为积极建立俄藏关系的相当重要的理由。应该研究沙俄东方政策的特点和基本方针，找出俄、藏建立关系的真正原因。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经济飞速发展，要求获得新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新的投资领域。俄国资产阶级越来越渴望奔向东方。19 世纪下半叶，俄国通过各种途径吞并了中亚，这样一来，俄国就紧靠波斯、阿富汗和印度边界了。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西伯利亚地区、远东和太平洋沿岸地区逐渐被纳入俄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1891 ~ 1893 年，开始修建连接欧洲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1892 年，维特出任财政大臣。他竭尽沙俄全力开发远东经济。根据他的倡议，于 1895 年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由在远东积极推行进攻政策的乌赫托姆斯基主持。

这里不能不提到对这一政策的形成有特殊影响的人物——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毕业生，布里亚特人，藏医巴德玛耶夫（Бадмаев П. А.）。他在炮制深受宫廷欢迎的有“奇效”的藏药的同时，还经营着一个大企业。正如谢缅尼科夫在文件汇编《在沙皇制度的幕后——巴德玛耶夫档案》的前言中所指出的，藏医巴德玛耶夫对复杂的政治问题未必有独立的分析能力，“他把全部智慧、全副精力都用到各种投机勾当了”<sup>①</sup>。

鉴于在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巴德玛耶夫制订了一项计划，其最终目的要把中国、西藏【地方】和蒙古【地方】并入俄国。兰州是通往西藏和新疆的交通要道。根据“上面”的建议，他提出了修筑通往兰州的铁路支线问题。巴德玛耶夫的荒诞计划是建立在清王朝行将覆亡这一设想上的，俄国不能放过超过西方列强的机会，要趁机发动反满起义，打倒满人，占领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和蒙古。虽说维特以赞同“审慎”政策而闻名，不过，政府还是向巴德玛耶夫提供了 200 万金卢布，以便他在外贝加尔地区的赤塔建立《巴德玛耶夫公司》。政府拟通过该公司进行全面准备工作。

<sup>①</sup> 《沙皇制度的幕后——藏医巴德玛耶夫的档案》（《За кулисами царизма: Архив тибетского врача Бадмаева》），列宁格勒，1925 年版，第 III ~ VI 页。





巴德玛耶夫把武装的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所组成的支队派往了蒙古、中国和西藏。维特在俄历 1896 年 5 月 3 日呈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指出：“巴德玛耶夫所派布里亚特人，进入拉萨后，虽然公开宣称自己是俄国臣民，仍受到十分亲切的接待。”报告继称：“从俄国的利益观之，西藏因其地理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英国人坚持不懈地竭力向西藏渗透，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之下，近来这种政治意义显得尤为重要。我深信，为阻止英国人在西藏确立其势力，俄国所做一切应视西藏情况而定。”<sup>①</sup>从该报告可以看出，维特并未提出把西藏并入俄国的问题（该问题是巴德玛耶夫提出的），只不过竭力阻止英国加强其在拉萨的地位。

根据维特的倡议，1896 年签订了建造东省铁路合同<sup>②</sup>。此后，巴德玛耶夫的企业可能使俄中关系更趋紧张，并造成东省铁路的竞争，已开始妨碍财政大臣的计划。巴德玛耶夫实已不再参与维特在远东的事业了。

1898 年初，在俄国统治精英中组成了一个新集团，以别佐布拉佐夫（Безобразов П. А.）命名的所谓“别佐布拉佐夫集团”<sup>③</sup>。别佐布拉佐夫后来官至尼古拉二世的御前大臣。参加该集团的有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海军上将阿巴扎（Абаза А. А.）等。巴德玛耶夫也参加了该集团。

从一开始别佐布拉佐夫集团就疯狂反对维特及其政策，在沙文主义口号下，公然在远东竭力进行最广泛的扩张。两者都认为“俄国在远东的使命”和扩大俄国在整个中央亚细亚的影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其实两者都在竭力瓜分中国。诚然，维特在瓜分银行资本范围，而别佐布拉佐夫则在直接瓜分中国领土。所有这一切必将导致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公开冲突。别佐布拉佐夫集团“反英和鲜明的亲德”性质，对俄日战争前夕俄国外交轻重缓急的安排具有重大影响。

① 《沙皇制度的幕后——藏医巴德玛耶夫的档案》，第 XXIII ~ XIV 页。

② 原文如此。应指公历 1896 年 9 月 8 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俄历 1896 年 8 月 27 日，在柏林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编译者

③ 别佐布拉佐夫集团（безобразовская клика）1898 ~ 1905 年主要由俄国大地主组成的反动集团。首领有 А. М. 别佐布拉佐夫御前大臣、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В. К. 普列韦等。其目的是建立掠夺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自然资源的股份公司。该集团对政府施加影响，对外实行冒险的政治方针。——编译者



如果把建立俄藏关系一事视为积极推行沙俄远东政策的证据，其后果已远远超出远东范围。西藏的地理位置、西藏与英属印度漫长的共同边界、英国在两个世纪之交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和西藏地方积极推行的政策，决定了西藏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这种地位与俄、英两国在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的竞争密切相关。

20 世纪初的既成国际局势促使俄国积极推行对远东的政策。1899 年 10 月 11 日，英布战争<sup>①</sup>爆发，激起英国一切竞争者的“贪欲”；1899 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导致外国对中国领土的军事干涉。俄国借机派军队进驻满洲，引起英、日、美三国严重不满。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准备在清政府做出一些让步后撤军，然而别佐布拉佐夫集团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1900 年，以阿旺·德尔智为首的西藏使团第二次来到俄国。汇编编者认为有必要把俄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所藏《阿旺·德尔智自传》[日期注明俄历 1901 年 6 月 12 日]（见第 2 号文件）收入汇编。因此，这里没有必要再转述了，只想提请特别注意，阿旺·德尔智是如何利用一切机会向西藏人讲述俄国，使他们相信必须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他显然企图唆使自己的交谈者，包括达赖喇嘛，反对英国。德尔智有杰出的才能，他了解喇嘛教在一切细微之处的精神价值，他学会了藏语和梵语。此外，他还懂布里亚特语、蒙古语、卡尔梅克语、满语和俄语，能用汉语表达思想。

1898 年，德尔智第一次来到俄国。不过，他写道，包括尼古拉二世接见在内的第一次接待，是在“冷淡、不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当时俄国外交当局还不能判明从与西藏的密切交往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德尔智及其俄藏接近的思想，也只在接近维特和乌赫托姆斯基的集团中受到赞许，他们打算把西藏用作在远东加强影响的工具。

根据德尔智自传判断，虽然他试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俄、藏接近计

<sup>①</sup> 英布战争：也叫“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19 世纪在南非建立奴役黑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由于该地发现重要矿藏，英国就力图吞并这两个国家，于 1899 年发动战争。布尔人战败，1902 年媾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被英国吞并。1910 年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编者



划之实现取决于西藏当局愿意与否，但因俄国政府出于审慎，他的第一次俄国之行其实并未带来所期望的结果。在那一时期，俄国政府担心被卷入远东事务中，致使俄日关系和俄英关系更趋紧张。此外，当时俄国也不相信德尔智在加强俄藏关系方面的斡旋作用。这里想提请读者再注意一个文件，即俄历1901年11月26日阿旺·德尔智致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的信，该信是他晚些时候，即第三次访俄之后写的。德尔智是这样一个人，他准备以信念和真情为发展藏俄关系的理想，“为这一理想进一步争光”而效力。“在俄藏建立正常和密切关系”问题上，他准备以后按俄国政府的“指令”行事（见第3号文件）。

总之，英布战争和中国“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为俄国积极推行西藏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1900年，德尔智再次前往彼得堡。俄历9月30日，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了。他向尼古拉二世转交了西藏最高教主的亲笔信。恰是因为彼得堡报界报道了此事，才激起印度总督如此的强烈反响。虽说这一次俄国政府对西藏客人来访给予了某种关注，但对德尔智率直的请求并不想做任何书面承诺，只在口头上做了友好的保证，并转交了给达赖喇嘛的礼品。

1901年春，德尔智率使团再次前往俄国，并随身带去了特殊文件——使者全权证书、给沙皇的信和礼品等。西藏客人在同俄国政要多次会见和会晤之后，于俄历1901年6月23日，满怀激情地觐见了皇帝和皇后。达赖喇嘛在信中特别提出：“外来的英国人把战争强加给‘西藏国’（тиб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给‘西藏国’带来许多损害”，因此，他在“对清朝皇帝保持忠诚”，“对敌对的英国人既无好感，也未屈膝”之情况下，派出专使，“以便通过适当方式确定一种途径，使俄国人和西藏人联合起来和睦相处”。<sup>①</sup>

尼古拉二世在复信中表示希望：“在俄国友好和十分热心的安排下，任何危险将不会威胁西藏未来的命运。”<sup>②</sup>

很显然，西藏使团具有政治性质，西藏在寻求俄国保护，以防英国人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案卷：1448，第99张（ЛВПРИФ, Китайский стол, л. 1448, л. 99）。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案卷：1448，第100张（Там же, л. 100）。



侵犯，同时表示不想同中国人反目。看来，考虑到俄日对立在加剧，英、日已开始接近，俄国不愿承担任何具体义务，不愿为保护西藏而采取反英行动，这一点也很清楚。

谈判结束后，德尔智写了前面援引的给拉姆兹多夫的信。

这里有一个问题：德尔智究竟何许人也？是俄国代理人，还是布里亚特民族主义者？弘扬佛法、维护喇嘛教徒的利益是他平生之主要目的吗？或许，在拉萨如此长时间、富有成效地和最高教主在一起，唤起了最高教主的西藏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问题好像尚无确定无疑的答案。德尔智赴俄之使命成了寇松勋爵组织武装远征西藏的借口，这次远征对西藏今后的命运产生了明显影响。

从 1902 年初起，谣传俄国同中国和西藏地方就西藏的未来签订秘密条约，真是火上浇油。当时甚至还举出了条约的各种文本。根据这些条约，中国把自己在西藏的全部利益让与了俄国，并准备和俄国采取共同行动，把西藏变成真正的独立国，等等。

研究表明，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的资料并不能确定无疑、证据确凿地证明条约的存在。不过条约的某些条款所反映的问题，确实是俄、中、藏谈判过的内容。比如，英国驻彼得堡和驻北京外交代表关于把一名俄国官员派往西藏，和俄国人途经北京前往拉萨旅行之间的联系，和在打箭炉设立俄国领事馆的档案资料俱在（参见第 15 ~ 16 号文件）。在赋予俄国采矿、参加筑路等项权利的条款中，可以追踪华俄道胜银行及其在蒙古分行活动的反应，或 1902 年 11 月俄国在蒙古开矿的负责人德·格罗特（Де Грот）工程师试图从中国获得将西伯利亚大铁路延至西藏的让与权，中国当局拒绝赋予这种权利。然而，让中国同意西藏地方独立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中国与俄国合作之主要目的是维护中华帝国的完整。

至于英印当局，相信条约的存在对他们有好处。西藏周边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英国驻彼得堡和驻北京外交官试图查明：在俄藏关系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对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可能构成的威胁达到什么程度？起初寇松勋爵本人对有关德尔智的报告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要确立俄国对西藏的保护关系，至少要 10 年时间，因此，英国人有时间把俄国赶出西藏。为此，他认为，从函电往来到诉诸武力，无论采取什么办法，必须同达赖喇嘛建立直接关系。不过，寇松明白，此时还谈不到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1901年6月，他致函印度事务大臣汉弥尔顿（Гамильтон）：“对我们而言，越过喜马拉雅山占领它（指西藏——作者），极不理智。但不能让任何别人占领西藏，并有必要把西藏变成印度帝国和俄帝国间的缓冲地带，这一点很重要。”<sup>①</sup>

从寇松勋爵与印度事务大臣就同西藏相互关系问题的往来文书中可以看出，每当某一外交问题涉及印度时，英印政府与伦敦内阁之间就出现严重分歧。比如，在西藏问题上就是如此。寇松通过谈判不能得到的，便准备通过武力得到，当时伦敦政府比较审慎，对待国际问题往往要考虑不列颠帝国的整体利益。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Солсбери Р. А. Т.）写道，寇松也想让他（索尔兹伯里）这样同俄国谈判，在寇松背后似乎有50万大军做后盾，而他却没有。

当时英国外交当局一再试图在彼得堡和北京查明俄国对西藏的真实意图。俄国官员对“西藏客人的到来负有某种外交使命”的报道千方百计予以驳斥。拉姆兹多夫宣称，据说，德尔智到来之目的是为自己的拥有多数俄国佛教徒的宗教团体募集资金，而尼古拉二世在雅尔塔接见德尔智不过是为了解西藏生活的一些细节。俄国外交大臣重申，德尔智的使命“只与宗教问题有关，既无政治或外交目的，亦无政治或外交性质”。

不过寇松勋爵在逐渐改变自己的观点，对“西藏使团赴俄只是为了修建寺院”公开表示怀疑。他断然要求在拉萨签订条约，以保障英国同西藏经常来往。前面提到的关于条约的报道只是使印度总督更加怀疑，促使他采取更坚决的措施。诚然，英国军事部门的代表在讨论俄国对西藏的阴谋时头脑是清醒的。比如，罗伯逊（Робертсон В. Р.）中校在1903年《关于俄中拟议中的西藏协定的备忘录》中写道：“俄国可能派兵越过阿富汗边界，但从未派兵越过西藏边界。”因此，罗伯逊认为，俄国对西藏的威胁，并非有意夺取西藏的永久性战略要地，而是竭力把英国之注意力从确实倾注了主要力量的阿富汗和波斯引开。<sup>②</sup>

虽然伦敦内阁和军方对既成局势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并且明白英印当局可能并不担心俄国方面对西藏的现实威胁，看来，俄国向西藏渗透的意

① Lamb A.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c. 260.

②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Feb. 1903, Nos 1-88.



图，证明有好战情绪的英国殖民集团代表的计划是有理由的，他们以上述俄国的意图作为武装入侵西藏领土的借口。因此，寇松仍想“戳穿俄国卑劣的伎俩”，并声言：“我将毫不迟疑地把英军派往拉萨。”<sup>①</sup>

尽管俄、英两国外交官不止一次举行会晤，俄国不止一次提出抗议，尽管伦敦内阁表示怀疑，直到最后一刻也不相信这类行动是适宜的，尽管自 1903 年初起，俄国大使本肯多夫和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Ленсдоун П.）开始就在亚洲划分势力范围签订协定的可能性定期举行会商，但这种事情还是发生了。

俄历 1903 年 3 月 20 日，俄国外交大臣致函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简要地讲述了俄国对西藏的政策原则。他特别写道：“帝国政府认为，有绝对必要维持西藏现状，无论如何，如果英国人目前的行动破坏了现状，俄国定将关注防备自己的利益受到攻击，当然不是在西藏本地（西藏把我们和英属印度领地分开了），而完全可能在亚洲大陆其他适当的地方采取直接措施。”<sup>②</sup>

不过，英国人以中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不愿就边界走向、交易市场、山地牧场利用等有争议的问题商议为由，继续在边境地区做军事准备。边境地区形势继续恶化，1903 年 10 月底 11 月初，英国开始直接实施入侵西藏的计划，11 月 6 日，命令军队开始大规模入侵西藏领土。

关于英国武装赴藏使团，无论英国、印度作者，还是我国作者，均已做过认真的学术研究。因此，本文对英国这一使团再作专门分析已无意义。汇编编者收录了 1903～1904 年与这些事件有关的一些文件，诸如俄国驻印度和驻中国外交代表的报告、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同俄国驻伦敦大使的往来函电、阿旺·德尔智关于英国人在西藏暴行的报告等，还援引了俄历 1903 年 12 月 11 日驻远东总督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致驻华公使雷萨尔的密电。该密电建议通过英国在中亚领地的某一要地对英国施加影响，以阻止英国占领西藏。当时阿列克谢耶夫指出，他不同意前述入侵西藏“是对我们占领满洲的反应”的观点（见第 13 号文件）。

<sup>①</sup> Lamb A.,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c. 276.

<sup>②</sup>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北京公使馆，案卷：414，第 7 张（АВПРИФ，ф.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л. 414，л. 7）。



俄历1903年12月17日，雷萨尔给阿列克谢耶夫的复电称：“我在中亚长期任职期间了解到俄、英两国在中亚竞争的情况，这是数十年的事情。当然，我不想表示意见说，英国在西藏的行动是对我们占领满洲的反应。不过各方在这种竞争中所取得的成功取决于政治环境。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属英国势力范围，可以说，在那里快速行动只取决于内部的意图。相反，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均觊觎西藏，为了在西藏确立影响，两者都需要机遇。据英国的行动判断，显然，英国认为目前的形势就是这样的机遇，我们的力量被引向远东，我们不可能与中国采取共同行动，因此，我们占领满洲可能对西藏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并或多或少影响到两国在波斯湾、锡斯坦<sup>①</sup>等地的相对地位。”<sup>②</sup>

尽管英国外交大臣向俄国驻伦敦大使做过保证，而英印当局认为，在西藏站稳脚跟并在那里建立基地，以良好的交通线把印度联系起来之后，才可能同喀什噶尔的穆斯林和蒙古及西伯利亚的佛教徒建立密切联系，而通过喀什噶尔才能对俄国突厥斯坦的穆斯林发生影响。

这样一来，就造成一种印象，英国在西藏和俄国在满洲的积极行动，均取决于彼此的政治、军事地位：俄国知道英国在南非处境困难，便推行积极的远东政策；英国人借俄日战争不可避免，便远征西藏。当然，上面所述并非唯一的原因，双方行动也并非如此简单。不过要分析满洲事件和西藏事件之间的联系也只能从这方面入手。一个大国的行动是另一个大国行动的原因，这种看法并无根据。俄国也好，英国也好，都在等待时机，以实现早已拟订的计划。很清楚，所有这些事情均证明中国清王朝的软弱，并预示中国清王朝行将彻底倒台。

我们想起，1903年底1904年初，由于同日本签订了反俄同盟<sup>③</sup>，同布

① 位于阿富汗与伊朗之间，今伊朗的一个省份——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位于伊朗东南部。——编译者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案卷：1450，第135-136张（АВПРИФ，ф. Китайский стол, л. 1450, л. 135-136）。

③ 英日同盟：1902年英日两国为对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以及为侵略中国和朝鲜而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该同盟规定：（1）双方承认有权干预中国和朝鲜内政；（2）一方如对第三国作战，他方应守中立；一方如对两个国家或两个以上国家作战，他方应予军事援助。日本依靠这个同盟进行了对俄作战，侵略了中国和奴役了朝鲜。这个同盟也为英国武装入侵西藏准备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英日结盟后不久，寇松就开始策划武装入侵西藏的活动。——编译者



尔人签订了合约，大不列颠的国际政治地位巩固了，面对德国这样的对手，伦敦在寻找同俄、法和解及合作的机会。

1903 年 11 月，英王爱德华（Эдуард）同新任俄国大使本肯多夫会晤时表示，希望英、俄两国政府就有争议的阿富汗问题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彼此达成充分谅解。兰斯敦认为，俄国应当承认阿富汗处在英国势力范围；西藏也应属于英国势力范围，俄国不要把自己的代表派往西藏。满洲和波斯的位置也应是磋商的目标。

然而 1904 年 2 月 8 日夜至 2 月 9 日凌晨，俄日战争爆发，英俄谈判中断，而俄军在陆地和海上的失败，使英国人今后有可能把西藏问题视为只与印度边界安全的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可不考虑俄国的因素。英国在继续入侵西藏。

由于 1904 年签订了《英法协约》，在西藏问题上出现了某些细微的新变化，《英法协约》的某些条款要求俄国予以支持。俄国外交当局欣然表示，只要得到英国关于维持西藏现状的保证，将给予支持。俄国政府担心的是，对某些极为重要的事情预先不作约定，俄国将白白为他们（英国人）效劳。法国驻彼得堡大使邦帕尔（Бомпар）同自己的英国同僚斯普林·赖斯（Спринг - Райс）会晤时表示意见说，俄国政府认为西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双方确实想搞好关系，则西藏问题可作为起点。他还指出，西藏使俄国感到不安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拉萨是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的宗教中心，一个外国大国占领了西藏，便可对信奉佛教的所有俄国居民施加影响。因此，依邦帕尔之见，英国也好，俄国也好，均不应在拉萨占有优势地位，应当立刻解决这个阻碍两国达成充分谅解的“不利的问题”。

兰斯敦、本肯多夫和斯普林·赖斯经过长时间谈判和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俄国不反对《英法协约》的某些条款，而英国政府“郑重声明：只要他国不力图干预西藏事务，英国将不企图并吞西藏，不对西藏建立保护关系，不以任何方式控制西藏内政”<sup>①</sup>。

英、俄两国代表就涉及双方利益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和文书来往再次表

<sup>①</sup> 援引波波夫《俄国与西藏》（《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载《新东方》（《Новый Восток》）1927 年第 18 期，第 118 ~ 119 页。





明，不能认为西藏问题已经脱离整个英俄关系。

1904年8月4日，英军进入西藏首府拉萨。但他们并未见到达赖喇嘛，因为在英军入侵前，即1904年7月26日<sup>①</sup>，对自己的宗主国中国之援助已不抱希望，而指望“白沙皇”给予支持的达赖喇嘛，随带德尔智、两名心腹、藏医及八名随从，由西藏逃向蒙古。1904年9月7日，《英藏协定》<sup>②</sup>或称1904年《拉萨条约》，在拉萨签订。协定条文不止一次公布，因此，已无必要重述。俄国政府认为，该协定违背了英国不吞并西藏领土、不干涉西藏内政的承诺。

俄国驻伦敦大使秘书〔后来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Саконов С. Д.）曾就此事同兰斯敦举行会晤，兰斯敦说，只是临时占领远离西藏中心的领土（春丕谷），俄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表示担心，并要俄国政府相信，“英国政府不打算寻找借口逃避所承担的责任”，在关于西藏的新条约关系方面，“英国依然忠实于向俄国承诺的精神”。俄历1905年7月25日，拉姆兹多夫致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的密电涉及这一问题，拉姆兹多夫指示本肯多夫同兰斯敦解释清楚英军继续深入西藏腹地一事，此事与英国所声明的不在西藏寻求任何特权是相互矛盾的（见第22号文件）。

无论对所发生的事件多么不安，俄国也不可能给予西藏和中国任何帮助。俄国自身处境极为困难，与对日作战失败的同时，1905年革命已酝酿成熟。

达赖喇嘛在蒙古居留时期是俄藏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对西藏最高教

① 应是28日凌晨。——编译者

② 《拉萨条约》：1903年12月，英国以边界的通商问题为借口，发动了侵略西藏的战争。1904年8月，英军攻陷拉萨。因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英军头目荣赫鹏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历1904年9月7日，威逼三大寺院和噶厦代表在他片面写就的约稿上签押，这就是所谓的《拉萨条约》或《英藏条约》。共十条。其主要内容为：开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赔偿英国军费50万英镑。在赔款未缴清期间，由英军占领春丕；拆除自印度边境至江孜、拉萨的防御工事；非经英国同意，不得向任何别国出让、出租西藏土地，不允许任何别国干预西藏事务或派兵入藏；不得以铁路、道路、矿产等权利给予任何别国或别人，亦不得将西藏各项税收给予或抵押于任何别国或别人。

因条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清政府拒绝批准。经重新交涉，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公历1906年4月27日，清政府代表唐绍仪和英国代表萨道义在北京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但仍将《拉萨条约》作为附约，列在正约之后。——编译者



主突然来到距俄帝国边界很近的地方，俄国外交当局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俄历 11 月 6 日，俄国驻北京公使雷萨尔对既成局势做了最详细的说明，对在目前情势下俄国外交当局应如何行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本汇编收录了这一文件。该文件的意思可归纳为：必须持观望态度，佛教领袖应当受到尊重，对达赖喇嘛要十分尊重。对达赖喇嘛的态度也只能随俄日战局之变化而变化。

因此，俄国外交当局并不想表现出主动性，但要为日后保留机会，一旦需要，则利用西藏最高教主的权威<sup>①</sup>。只有在非常情况下，即达赖喇嘛的生命受到可能来自北京的威胁时，俄国才准备帮助他。

清政府对达赖喇嘛从西藏出逃极为不满。起初，清政府甚至想革去全体喇嘛最高教主的名号，且永不许他返回西藏。但鉴于达赖喇嘛在蒙古受沙俄外交当局和情报机关的“关照”，清廷改变了对西藏最高教主的行动方式，清廷高官前往蒙古看望达赖喇嘛，给他带去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赏银，劝他离开库伦前往西宁（今青海省省会）的临时驻地。清廷饬令西宁办事大臣延祉前往库伦，试图把达赖喇嘛接回。达赖喇嘛断然拒绝前往西宁。清政府对延祉劝喇嘛教最高教主，移居西宁并未失去希望，因此，任命延祉为库伦办事大臣。

雷萨尔认为，达赖喇嘛移居西宁“将被监禁”（见第 25 号文件）。他同中国外务部进行了交涉，并征得中国外务部同意，达赖喇嘛在蒙古至少可住到来年春天。

布里亚特的喇嘛们和某些高官充分考虑了将达赖移居俄国领土外贝加尔地区，在那里建立以西藏最高教主为首的新佛教中心的计划。沙皇政府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赞成达赖喇嘛移居俄国。俄历 1905 年 1 月 30 日，阿列克谢耶夫写信给拉姆兹多夫：“达赖喇嘛前往西宁并非所愿，因为这等于我们彻底放弃利用他来效劳，并承认清朝的阴谋已经得逞。为避免这种结果，最好促使达赖喇嘛移居俄国。”（见第 29 号文件）

1905 年 1 月，西藏喇嘛和官员一行抵达库伦。他们建议达赖喇嘛返回故乡，并讲了下述想法：如果俄国不能帮助西藏抵抗英国人的侵略，则应

<sup>①</sup> 雷萨尔在 1904 年 12 月 26 日致拉姆兹多夫的电报中表示了下述想法：日俄战后如果俄国在蒙古采取积极政策，则达赖喇嘛住在蒙古可能有好处（见第 25 号文件）。



向法、德两国求援。因此，雷萨尔向拉姆兹多夫报告说，既然法、德两国与俄国友好，就让达赖喇嘛向法、德两国求援。如果法、德两国拒绝帮助西藏，则“达赖喇嘛会更加坚信，他的全部希望应寄托于俄国”。与此同时，雷萨尔向俄国外交部门首脑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达赖喇嘛应该返回拉萨，“为拯救西藏”应使西藏同北京之关系正常化（见第28号文件）。

达赖喇嘛并不想返回拉萨。他请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sup>①</sup>，向彼得堡转告他的一项请求：特派一名俄国官员常驻他的身边。派俄官一事可能激起北京和伦敦强烈愤怒，沙皇外交当局表示反对。

俄历1905年2月14日<sup>②</sup>，拉姆兹多夫上奏沙皇，建议敦促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见第32号文件）。达赖喇嘛通过德尔智向领事吕巴表示他愿前往俄国，并十分信赖地把自己交给沙皇保护，他还想知道：“面对各国，俄国能否公开保护西藏不受英国和中国人侵犯。”雷萨尔向拉姆兹多夫报告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俄国不能公开承担保护西藏的义务（见第38号文件）。

1905年6月初，新任驻北京公使璞科第在前往北京途中访问了库伦，会见了德尔智，接着又会见了达赖喇嘛，并给他带来了尼古拉二世的礼品。璞科第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据德尔智说，达赖喇嘛在库伦逗留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目的，在西藏遭受苦难之情况下，寻求俄国的庇护……他补充说，达赖十分理解俄国目前的困难处境，但依然期望皇帝陛下不要丢下西藏不管，而把西藏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

对此璞科第指出，俄国政府“一刻也未放松对西藏事务的关注，并借一切适宜的机会保护西藏免受外来者的蓄意入侵”<sup>③</sup>。

这次会晤再次表明，俄国政府在口头上再也没有许诺给予援助，鉴于内外交困也不可能许诺。

达赖喇嘛在库伦感到不快。他对吕巴没有会见他表示不满，因此，一切谈判均通过德尔智和俄领馆秘书库兹明斯基进行。蒙古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对达赖喇嘛来到库伦很冷淡，他未同达赖喇嘛举行过一次会

① 吕巴，据 Люба 音译，有的译者译作刘巴。——编译者

② 原文日期有误，经查第32号文件，应为俄历1905年2月10日。——编译者

③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案卷：1456，第108张（АВПРИ，ф. Китайский стол，д. 1456，л. 108）。



见，看来是担心更高级的喇嘛教主的到来会损害他在蒙古人中的威信。

1905 年夏，达赖喇嘛从库伦来到王库伦有势力、有教养的喀尔喀杭达多尔济亲王<sup>①</sup>王府。达赖喇嘛在这里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就蒙古脱离清朝同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举行了会晤（详见第 65 号文件）。他的反华宣传对筹划 1911 年蒙古民族解放运动<sup>②</sup>起了重大作用。

达赖喇嘛从王库伦派德尔智前往彼得堡。吕巴试图阻止此行。他甚至请求外贝加尔省督军霍尔谢夫尼科夫中将把德尔智扣在赤塔。督军在这里把达赖喇嘛的使者扣了一段时间。

从吕巴与俄国外交部的来往函电判断，领事之所以试图阻止德尔智前往俄京，是因为他坚信达赖喇嘛的使者将向沙皇政府提出让西藏最高教主居留俄国境内，并要求彼得堡承诺帮助西藏反对英国侵略的问题。但因内外交困，沙皇政府尚未就此问题做出最后决定，看来，领事吕巴认为，德尔智在彼得堡将无事可做。

然而坚定、目的明确的阿旺·德尔智克服了一切障碍，来到了彼得堡。俄历 1906 年 3 月 7 日，俄皇接见了。有关此事的一些文件已收入文件汇编。不过仍有必要援引尼古拉二世对德尔智讲的一段话：“我一向珍视我数百万臣民——至尊的教民的利益，对西藏也是一样，让他们相信，我和与我同在的俄国，随时准备用我们的财力和武力帮助西藏，我希望过些时候我们将给予至尊更有效的、西藏所需要的帮助。”<sup>③</sup>沙皇做了这些空泛的承诺，但未指明以什么具体措施履行这些承诺。

按照达赖喇嘛的训令，德尔智在俄国外交部进行了谈判。德尔智尤为关注 1904 年英国人对西藏残暴的武装侵略。当时清朝并未给予西藏任何援助，西藏也没有能力以自己的武力抗击英国人。1906 年，英国人依然未从西藏撤军。

当时沙皇政府得出结论：达赖喇嘛应当返回西藏。德尔智向尼古拉二

① 杭达多尔济于 1911—1915 年出任库伦政府外务大臣，当时“外蒙古”实已“独立”。

② 所谓“1911 年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其实是在沙俄策动和支持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一小撮封建主发动的分裂祖国的活动，其结果把 140 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从中国分离了出去。——编译者

③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案卷：1456，第 108 张（АВПРИ，Ф. Китайский стол，д. 1456，л. 108）。



世保证说，“按照俄国政府的建议”，不久西藏最高教主将前往拉萨。德尔智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请求沙皇向西藏派俄国科学考察队。他还向尼古拉二世通报了达赖喇嘛的看法：俄国遇到的困难妨碍了俄国“对西藏事务想要表示的同情”（见第51号文件）。

清政府不会把达赖喇嘛“监禁”在西宁，已（通过驻库伦办事大臣延祉）饬令西藏最高教主返回拉萨。伦敦和英印当局不希望有亲俄意向的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按照北京的饬令和沙皇外交当局的建议，达赖喇嘛虽在口头上答应于1906年3月由王库伦前往西藏，但他在拖延时间，不想离开蒙古，前往仍被自己的政敌英国人所控制的故乡。他向俄国外交当局提出一个问题，在他起程前，让沙皇政府“通过斡旋查明英国人对西藏事务的影响程度，并限制英国人在西藏的特权”（见第52号文件）。

1906年6月，俄、英两国政府开始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有关谈判进程的一些文件已收入汇编）。恰在此时沙皇外交当局改变了对达赖喇嘛驻锡地的看法。沙皇外交当局意识到达赖喇嘛在蒙古有巨大影响。日俄战后俄国在竭力加强在蒙古的地位。因此，在长时间、认真磋商（参见第58号文件）之后，俄国外交部得出结论：达赖喇嘛应当住在青海塔尔寺，他在那里可对蒙古、西藏产生影响。俄历1906年8月26日，达赖喇嘛前往位于亚洲要道上连接喀什、库伦、北京和拉萨的塔尔寺。

本汇编收录了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的两封信：一封是俄历1906年9月28日致驻北京公使璞科第的信；另一封是俄历1906年10月16日致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的信。这两封信阐述了俄国外交部的主要意见，其意思可归纳为，鉴于英俄两国正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俄国应当终止同达赖喇嘛的官方关系（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然而沙皇政府关注达赖喇嘛对蒙古人的影响，因此，不会敦促清政府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不过，1908年底，清政府把达赖喇嘛送回了西藏。

1898年开始的俄藏关系重要阶段，到1906年底实已结束。这种关系是按照俄国外交当局在每个明确的阶段所提目标和任务发展的。意识到解决英、俄在中亚和中东的矛盾，同解决西藏问题的密切联系，只要不使俄英关系更加紧张，并能使英国在对俄国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俄国便准备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收入本汇编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驻北京公使璞科第和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尼科尔森之间的



往来文书以及奏章等文件，为分析俄国外交的细微之处和错综复杂情况提供了可能性。俄国外交当局不愿违反同英国谈判的进程，但因担心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并考虑到俄国在蒙古的利益，尚未下定决心彻底断绝同达赖喇嘛的来往。

1907 年 8 月 31 日，俄、英两国在彼得堡签订了关于在波斯、阿富汗和西藏划分势力范围的《英俄协约》（读者在本汇编中能找到关于西藏的约文）。1908 年，英中两国签订了《续订印藏商务章程》。该章程保障英国商人享有某些优先权和特权，并再次承认了清朝对西藏的宗主权。这样一来，1907 年《英俄协定》、1908 年《续订印藏商务章程》便向清朝提供了在西藏加强其优势影响的极好机会，清朝当局立刻利用了这一机会。由于军事上的优势以及俄、英两国均承诺不干涉西藏事务，清朝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其在西藏的地位，实已把西藏地方置于了和其他省份同等的地位，本汇编所收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1909 年与 1910 年之交，清军占领了西藏。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北京降谕（旨）褫夺了达赖喇嘛名号。英、俄两国政府询问北京采取如此极端措施是何原因，并对西藏最高教主的人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胁表示严重关切。当时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写道：“我们丝毫不想干涉中国内政，但对多数信奉佛教的俄国臣民的领袖达赖喇嘛的命运不能漠不关心。”（见第 83 号文件）从本汇编所公布的文件中，可以了解伊兹沃尔斯基、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同中国外务部官员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的性质和往来文书的内容。

居留印度的达赖喇嘛试图再次向俄国求援，他给尼古拉二世的信和给阿旺·德尔智的信证实了这一点。前一封信注明 1910 年，是 1911 年 3 月谢尔巴茨基（Щербатский Ф. И.）教授从大吉岭带到彼得堡的（见第 97 号文件）。后一封信谈及英国不愿帮助西藏同中国人斗争，而希望俄援的（见第 98 号文件）。德尔智按照达赖喇嘛的请求再次试图事先获得俄国的支持，1911 年 11 月 23 日，俄国沙皇致函达赖喇嘛，对西藏最高教主处境困难表示同情，并建议达赖喇嘛在西藏事务方面奉行同英国政府亲睦的政策（见第 101 号文件）。而对于德尔智的询问，俄国政府正式答复说：“鉴于西藏地处远方，俄国政府认为俄国在西藏并无多少重大政治和经济利益。纯属宗教性质的现实利益也只涉及俄国佛教臣民。而英国在西藏的利





益多半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此等情况出发，西藏的对外政策应以和英国友好和睦相处为基础……俄国对西藏原来的友好关系依然保持。在宗教事务方面西藏将得到俄国最热烈的支持。”<sup>①</sup>

不久尼古拉二世再次致函达赖喇嘛，1912年2月初，俄国驻大吉岭领事馆代表列韦利奥季将该函转给了达赖喇嘛。俄皇对实已被英国人拘禁的西藏教主的“悲惨命运”表示同情。俄皇的“深情厚谊”使达赖喇嘛“极为感动”。

俄、藏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叙述到此可以结束了，在随后年代里俄国的作用主要可以归结为对藏、中、英三角关系和对藏、蒙关系的反应。

辛亥革命后，中国恢复了达赖喇嘛的所有名号，中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令谓：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国领土，各该地方之行政管理与内地各省一样。

与此相反，1913年1月11日，《蒙藏协约》签订了。协约序言指出，蒙、藏已脱离清王朝，脱离中国，各自建立了独立国<sup>②</sup>。俄国外交当局对该协约持怀疑态度，廓索维慈写道，鉴于缔约双方均无权利能力，《蒙藏协约》“不具有政治意义，不能称之为国际性文件”，但仍“不失为对中国在藏、蒙的所谓主权表示抗议的某种象征”<sup>③</sup>。读者有机会了解德尔智和达赖喇嘛本人谈及宣布“西藏独立”的信件。

1913年年中，俄国当局把俄国在西藏的利益限定在只希望信奉喇嘛教的俄国臣民便于同他们的宗教领袖联系，并附带说明，这不应导致加强他们中的分立主义情绪。同时俄国承认英国的政治、经济利益，英国的积极性也限定在1907年协约范围内。不过，同1907年相比，情势已发生变化。中国军队被逐出后，北京的宗主权实已化为乌有。

在这种情势下，俄国可能宣布不仅准备放弃参与西藏事务，而且准备修订1907年《英俄协约》的条款，赞成英国在西藏享有特权，但不是无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案卷：1458，第290张（Там же， д. 1458， л. 290）。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驻北京公使馆，案卷：320，第1张（Там же， ф.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 д. 320， л. 1）。

③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案卷：319，第2张（Там же， д. 319， л. 2）。



私的，而是有条件的，比如，俄国在阿富汗重要得多的利益应得到补偿。

本文件汇编所收最后一组文件，涉及俄国对英、藏、中三方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秘密会议筹备和进行情况的反应。英国政府在致俄国的特别备忘录中通报了西姆拉会议议程，对此，俄国外交大臣表示希望：“英国倡议举行的谈判将消除不明情况，并给所有各方带来所期望的缓和。俄国政府将怀着关切的心情期待业已答应的谈判情况的通报，坚信英国参加谈判将防止未经帝国政府同意而可能通过违反 1907 年协约原则的任何决议。”<sup>①</sup>

众所周知，西姆拉会议最后无果而终。1914 年 4 月 27 日，三方全体与会者在会议一些文件草签的最后一刻，中国方面宣布西藏代表团与会不合法，因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双方对确定印中边界的“麦克马洪线”各执一词，但今天出版的外交词典还是收录了这一专用术语。

俄国关于可以不在西藏，而在对俄国更重要的地方，比如在阿富汗边境地区，得到“补偿”的思想注定不能实现。实际上西姆拉会议后三个月，欧洲大陆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短期和长期后果改变了整个世界体系。

本汇编所收文件只是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军事史档案馆所藏西藏问题史料的一小部分。因此，本汇编可能是公布有关俄藏关系史方面的档案文件和史料的开始。

本汇编所收文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并增补了注释、专用术语、人名和地名索引。文件日期用旧历（即俄历——编译者）注明。文件本文按当今正字法规则加以校正。依然保持原文语言风格。译者补充部分加了圆括号。编者说明加了角形括号。编者所加词语和省略号加了方括号。文件中人名、地名有各种写法，此次公布依然保持原样，在文件标题和注释中均给出了正确写法。

序言、注释、古文献整理、索引和专用术语编写，由别洛夫（Белов Е. А.）和绍米扬（Шаумян Т. Л.）完成。本汇编编者感谢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工作人员在发现文件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sup>①</sup>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案卷：1481，第 11 张（ф. Китайский стол, л. 1481, л. 11）。





很遗憾，本汇编编者和前言撰写者之一，东方学研究所东方史部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洛夫（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лов）已不可能分享该汇编出版的喜悦了，他于2004年4月17日溘逝在写字台前。别洛夫撰写的有关中国、西藏【地方】和蒙古【地方】近现代史方面的著述有150多种。他的学术著作被译成了中文、蒙文和英文。他为俄藏关系文件汇编的出版、筹划付出了许多心力，汇编的出版是对我们的朋友和同事最好的纪念。

## 附录二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兹因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实愿固敦两国睦谊，永远弗替；又因近来事故，两国情谊有所不协之处；彼此欲将哲孟雄西藏边界事宜，明定界限，用昭久远。是以大清帝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拟将此事订立条款，特派全权大臣议办。由大清帝国特派驻藏帮办大臣副都统衔升，由大英国特派总理五印度执政大臣第一等三式各宝星上议院侯爵兰，各将所奉全权便宜行事之上谕文凭，公同校阅，俱属妥协。现经议定条约八款，胪列于后：

第一款：藏哲之界，以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攀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

第二款：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督理，即为承认，其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经办。该部长暨官员等，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无论何国交涉来往。

第三款：中英两国互允以第一款所定之界限为准，由两国遵守，并使两边各无犯越之事。

第四款：藏哲通商，应如何增益便利一事，容后再议，务期彼此均受其益。

第五款：哲孟雄界内游牧一事，彼此言明，俟查明情形后，再为议订。

第六款：印藏官员因交涉，如何文移往来一切，彼此言明，俟后再商另订。



第七款：自此条款批准互换之日始，限以六个月，由中国驻藏大臣、英国印度执政大臣各派委员一人，将第四、第五、第六三款言明随后议定各节，兼同会商，以期妥协。

第八款：以上条款既定后，应送呈两国批准；随将条款原本，在伦敦互换，彼此各执，以昭信守。

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即公历 1890 年 3 月 17 日，在孟腊城，缮就华英各四分，盖印画押。

按：此为《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汉文原文，见录于《西藏外交文件》，第 61 ~ 62 页及《清末对外交涉条约辑》（二）光绪条约，第 239 ~ 240 页。又名《中英关于哲藏之条约》。

## 附录三 《中英会议藏印续约》

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即公历 1890 年 3 月 17 日，藏印立约，未结通商交涉游牧三款；现已议订章程，接附前约。

### 通 商

第一款：藏内亚东，订于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关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此处英商贸易事宜。

第二款：英商在亚东贸易，自交界至亚东而止，听凭随意来往，不须阻拦；并可在亚东地方租赁住房栈所。中国应允许所建住房栈所，均属合用。此外另设公所一处，以备如第一款内所开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其英国商民赴亚东通商，无论与何人交易，或卖其货，或购藏货，或以钱易货，或以货换货，以及雇用各项役马夫脚，皆准循照该处常规，公平交易，不得格外刁难。所有该商民等之身家货物，皆须保护无害。自交界至亚东，其间朗热打均等处，已由商上建造房舍，凭商人赁作尖宿之所，按日收租。

第三款：各项军火器械暨盐酒，各项迷醉药，或禁止进出，或特定专章，两国各随其便。

第四款：除第三款所开应禁货物外，其余各货，由印度进藏，或由藏进印度经过藏哲边界，无论何处出产，自开关之日起，皆准以五年为限，概行免纳进出口税。俟五年限满，查看情形，或可由两国国家酌定税则，照章纳金出口税。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茶入英纳税之数。

第五款：各项货物到亚东关时，无论印度货物藏内货物，立当赴关呈



报清查，开单注明，何项货物多少，及分量若干，置价若干。

第六款：凡英国商民在藏界内与中藏商民有争辩之事，应由中国边界官与哲孟雄办事大员面商酌办，其面商酌办者，固为查明两造情形，彼此秉公办理，如两边官员意见有不合处，须照被告所供，按伊本国律例办理。

### 交 涉

第七款：印度文件递送西藏办事大臣处，应由印度驻扎哲孟雄之员，交付中国边务委员，由驿火速呈递。西藏文件递送印度，亦由中国边务委员，交付印度驻扎哲孟雄之员，照章火速呈递。

第八款：中印两官所有往来文移，自应谨慎呈递。及来往送信之人，亦应令两边委员照料。

### 游 牧

第九款：从亚东开关之日起，一年后，凡藏人仍在哲孟雄游牧者，应照英国在哲孟雄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凡该章程内一切，须先晓谕通知。

### 另 款

第一款：中印各驻扎委员，如有议事意见不合之处，应由各委员呈报该管上司议办。倘该上司意见仍属不合，应由各上司请示本国国家议办。

第二款：自此次条约议定之日起，于五年后，如查其中有应行变通更改之处，必须于六个月之前声明，以便两国各派员议办。

第三款：藏印条约第七款内载，由中英各派员将第四五六三款言明随后议订各节，共同会商等语，现经两国派员，公同将以上通商交涉游牧三款议订九条，并续款三条。言明，应与原约视同一律；其实力奉行之处，亦与逐字载入原约无异；彼此会同画押为凭。

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即公历 1893 年 12 月 5 日，在大吉岭，缮就中英文各四份，画押。

大清国二品顶戴奏准会同画押四川越嵩营参将何长荣

大英国特派政务司保尔

大清国赏戴花翎头品顶戴双龙二等宝星奏准会同画押税务司赫政

按：此约为《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之汉文原文，见录于《西藏外交文件》，第 67~70 页，及《清末对外交涉条约辑》（二）光绪条约，第 262~263 页。又名《中英所订哲藏条约关于通商交涉游牧之续约》。

## 附录四 《英藏条约》或《拉萨条约》

按：查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因其意义，并切实实行，均有疑难之处。又查英藏历年和好，近因事故，情意未洽；今欲重修旧好，将所疑难之事，全行解定。兹大英国政府，特派边务全权大臣荣赫鹏，与噶尔丹寺长罗生夏尔曾暨噶布伦并色拉、别蚌、噶尔丹三大寺之呼图克图，兼与西藏民教诸首领，代表西藏议定条款，开列于后：

第一款：西藏应允遵照光绪十六年中英所立之约而行。亦允该约第一款所定哲孟雄与西藏边界，并允按此款，建立界石。

第二款：西藏允定于江孜、噶大克及亚东，即行开作通商之埠，以便英藏商民，任便往来贸易，所有光绪十九年中国与英国订立条约内，凡关涉亚东各款，亦应在江孜、噶大克一律施行。惟嗣后如英藏彼此允改，则该三处应从改定章程办理。除在该处设立商埠外，西藏应允所有现行通远之贸易，一概不准有所阻滞。将来如商务兴旺，并允斟酌另设通商之埠，亦按以上所述之章程，一律办理。

第三款：光绪十九年中英条约所有更改之处，应另行酌办。西藏允派掌权之员，与英国政府所派之员，会议详细酌改。

第四款：西藏允定除将来立定税则内之税课外，无论何项征收，概不得抽取。

第五款：西藏应允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噶大克各通道，不得稍有阻碍。且应随时修理，以副贸易之用。并于亚东、江孜、噶大克及日后续设之商埠，各派藏员居住。英国亦派员监管各该处英国商务。如欲赍送



公文信函于藏官，或驻藏各华官，均责成商埠居住之各该藏员接收转送。复文回信，亦一律责成此员妥送。

第六款：因西藏违约，英国派兵前往拉萨责问；又因英国边务大臣暨其随员护兵等被侮被攻；是以西藏允兑给英国政府英金五十万镑，合卢比银七百五十万元，以赔补兵费及无礼侮攻各情。此赔款应在英政府随时所定之处，或于藏境内，或于英境大吉岭札拉白古里等地面内清缴。每年西历正月初一日，兑银十万卢比。七十五年缴清。于何处收兑，英国政府预先知照。第一期应在公历1906年1月1日，照数兑交。

第七款：俟以上所述之赔款照数缴清后，并第二、三、四、五款内所称商埠，切实开办三年后；英国政府于未办之先，仍于春丕驻兵暂守作质，至赔款清缴或商埠妥立三年后最晚之为止。

第八款：西藏允将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寨等，一律削平。并将所有滞碍通道之武备，全行撤去。

第九款：西藏允定以下五端，非英国政府先行照允，不能举办：（一）西藏土地，无论何外国，皆不准有让卖租典或别样出脱情事。（二）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外国，皆不准干涉。（三）无论何外国，皆不许派员或派代理人进入藏境。（四）无论何项铁路电线矿产或别项利权，均不许各外国或隶各外国籍之民人享受。若允此利权，则应将相抵之利权，或相同之利益，一律给予英国政府享受。（五）西藏各进款，或货物或金银钱币等类，皆不许给予各外国或籍隶各外国之民，抵押拨兑。

第十款：此约共缮五份，由商定之员，在拉萨，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即公历1904年9月7日，画押盖印为凭。

英国边务大臣荣赫鹏印

达赖喇嘛印（此印乃噶尔丹寺长所钤）

噶布伦印

别蚌寺印

色拉寺印

噶尔丹寺印

西藏首领印

英藏各员现行声明，今日所立之约，以英文为凭。

大英国边务大臣荣赫鹏印





达赖喇嘛印（此印乃噶尔丹寺长所钤）

噶布伦印

别蚌寺印

巴拉寺印

西藏首领印

印度总督唵士尔签押

此约公历 1904 年 11 月 11 日在印度新辣，由印度总督当堂批准，印度政府外交大臣费礼夏签押。

印度总督所声明之款附于已经批准之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历 1904 年 9 月 7 日所订英藏条约之内。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历 1904 年 9 月 7 日，英国所派边务大臣荣赫鹏代英政府与噶尔丹寺长罗生戛尔曾暨噶布伦并色拉别蚌噶尔丹三大寺之呼图克图，兼于西藏民教诸首领，代表西藏所立之约；现经印度总督批准，并惠允饬将该约第六款，西藏应赔补英国人藏兵费，由原定七百五十万卢比，减为一百五十万卢比。又复声明：该约所定之赔款，初缴三年三期之后，所派占守春丕之兵，可以撤退。唯该约第二款所立之商埠，西藏须按照第七款开妥三年，并须按照该约内各节，一一认真遵办。

印度总督唵士尔签押

此款于公历 1904 年 11 月 11 日由印度总督当堂签押

印度政府外交部大臣费礼夏签押

按：《英藏条约》后附入 1906 年（附录四）续订之《中英新订藏印条约》，作为附约，此根据该约汉文原文，见《西藏外交文件》第 76~82 页。

## 附录五 《中英新订藏印条约》

### 正 约

按：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及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西藏并未认为确实，亦未允切实遵办。英国政府唯有设法保卫该两约所享利权。旋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拉萨订立英藏条约十款。嗣于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五日，由印度总督代英国政府将该约批准；并将当日所声明之条款更订之文据附入。兹大清皇帝、大英国全境大皇帝兼五印度大皇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全权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大英国大皇帝特派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功赐佩带头等迈吉利宝星萨道义；各将所奉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之敕谕，互相校阅，俱属妥善。现议各款，开列于后：

第一款：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暨其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立之约，作为附约，彼此允认，切实遵守，并将更订批准之文据，亦附入此约。如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办理。

第二款：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第三款：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唯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



第四款：所有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如与本约及附约无违背者，概应切实施行。

第五款：此约分缮中文、英文，业已细校相符。唯辩解之时，仍以英文为准。

第六款：此约需由两国大皇帝批准画押。自两国全权大臣画押之日起，限三个月在伦敦互换。此约中文、英文各缮四份，共八份。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为凭。

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大英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功赐佩带头等迈吉利星萨道义，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公历1906年4月27日立于北京。

#### 附 约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历1904年9月7日，在拉萨订立《英藏条约》；又印度总督代英国政府签字所声明之款，附于已经批准之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历1904年9月7日所立《英藏条约》之内（以下录“英藏条约”全文，详附录四）。

按：此约为《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全文原文，见《西藏外交文件》，第90~92页，《清末对外交涉条约辑》（二）光绪条约，第816~819页。

## 附录六 《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

大清一统帝国大皇帝、大英国兼五印度大皇帝，今因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续订藏印条约》第一款内开：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暨其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在之约，作为附约；如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约内各节切实办理，等语。又据光绪三十年拉萨约之第三款内开：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中英条约所有更改之处，应另行酌办等因。现值应行更改此项章程之时，是以大清国大皇帝特派张荫棠为全权大臣，大英国大皇帝特派戴诺为全权大臣，会同商议。暨西藏大吏选派噶布伦汪曲绝布为掌权之员，秉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大清国钦差大臣张、大英国钦差大臣戴，各将所奉全权文凭，互相校阅，并藏员掌权文据，一并查阅，俱属妥善，改定章程如左：

第一款：光绪十九年所定通商章程，与此次章程无违背者，仍应照行。

第二款：江孜商埠界内全地：（甲）界线起自江孜堡垒东北之曲迷荡桑，自此曲行过背郭阙埃大寺之后，至峡东冈，自此直越逸阳河，抵匝木萨止。（乙）自匝木萨，此界线向东南接行，至拉极多为止。沿此线内田庄，如拉和格、火格错、东穷席、拉布冈等处，均在界内。（丙）又自拉极多，此线循行至玉驼，经甘卡尔席全地，直行至曲迷荡桑止。各商埠内，向有难得合宜房栈之情事，兹允英国人民亦得在各商埠内，租地建筑房栈。此种建筑地基坐落之处，应由中藏官，在每埠与英国商务委员，特行商酌划定。英国商务委员与英印人民，除在此处外，不得在他处建筑房栈。但此种办法，不得有一毫侵害中藏地方官于此处之治理权；亦不得损



及英印人民在此处以外租赁房栈居住存货之权利。凡英印人民欲租建筑地基，应转由英国商务委员，向工部局声明请租地文凭。其地基之租价年限与合同，应由租客与地主自行和平商定，如地主与租客因租价年限及合同等事，意见不合，应由中藏官，商同英国商务委员调处。其地基租定后，应由工部局中藏官会同英国商务委员勘定。又未经工部局给予租客建筑文凭，该租客不得兴工建筑。但约定工部局给发建筑文凭，不得任意延宕。

第三款：各商埠治理权，应归中国督饬藏官管理。各商埠商务委员与边界官，均须合宜品级。彼此往来会晤以及文移往返，应互以礼貌优待。凡商务委员及地方官因意见难合，不能断定之事，应请拉萨西藏大吏及印政府核办；印度政府照会之意，应并行知照中国驻藏大臣。如拉萨西藏大吏与印度政府仍不能断定之事，应按光绪三十二年北京条约第一款，由中英两国政府核办。

第四款：如英印人民在各商埠与中藏人民有所争论，应由最近商埠之英国商务委员与该商埠裁判局之中藏官员，会同查询，面议办法。其会同面议之意，系为证明实情，公平办理。如有意见不合之处，应按照被告之国法办理。凡属此种交涉案件，均有被告之国之官主审，其原告之国之官，只可会审。凡英印人与英印人，因身家产业之权利而起之事，俱归英国官管理。英印人民在各商埠及往各商埠之商道中，有犯罪者，应由地方官送交最近犯罪之商埠英国商务委员，按印度法律审讯惩办。但地方官于此种英印人民，除应行拘禁外，不得格外凌虐。中藏人民有对于各商埠内或往各商埠之道中之英印人，犯罪者，应由中藏地方官拿获，按律惩办。两面审办之法，俱应至公且平。凡中藏人民到英商务委员处控诉英印人民，中藏官得有派员往英国商务委员公堂观审之权利。凡英印人民到商埠内裁判局控告中藏人民之案件，英国商务委员亦得有派员往裁判局观审之权利。

第五款：西藏大吏遵北京政府训令，深愿改良西藏法律，俾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无论何时，英国在中国弃其治外法权，并俟查悉西藏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亦即弃其治外法权。

第六款：英军撤退后，所有由印边界以达江孜一路，英国所建旅舍等房屋，共计十一处，应由中国照原价赎回，仍以公平租价，租与印度政

府。每旅舍，一半留为英国经管由各商埠至印度边界电线之官役之用，并存储材具。其余则留为中藏英印体面官往来站宿之用。一俟中国电线，已由中国接修至江孜；英国可酌量将由印边界至江孜之电线，移售于中国。当未移售以前，中藏人之信，当由此印政府所修之电线，妥为接受传奇。又未移售以前，应由中国担任保护由各商埠至印边界之电线。兹约定，所有人民，如毁伤此电线，或如何阻挠看管经理此电线之官役，应立由地方官严惩。

第七款：凡因信借揭欠倒闭而起之控告案件，应由该管官查询，设法追索赔偿。但如欠债者报穷，无力赔偿，该管官不任赔偿之责，亦不得将公产官物扣抵。

第八款：驻寓西藏现在已开及将来新开各商埠之英国商务委员，得安排往来印边界，传递邮件，所用传递夫役，于凡所经过之处，应由地方官尽力相助，与藏官所用传递文件之夫役，同受一律保护。俟中国在西藏妥立邮政，中英两国可即酌议裁撤英商务委员之传递夫役。英国官商雇用中藏人民做合法事业，不得稍加限制。此种受雇之人，亦不得稍加扰害。于西藏人民应享之权利，亦不得因此稍受损失。但此种人于应纳赋税，不得豁免。如有死罪情事，应归地方官按律惩办，雇主不得稍加庇匿。

第九款：凡往各商埠之英国官民以及货物等，应确循印藏边界之通商大路前往，不准擅往商埠外各地，不得由亚东、江孜，无论由何道路绕入藏属内地，以往噶大克。亦不得由噶大克，无论由何道路绕入藏属内地，以往江孜、亚东。唯印度边界土人，向在藏属居住贸易者，因习惯既久，仍得照旧按通行规例来往贸易。但此种人如是往来贸易时，应仍按向例，服从地方官管理。

第十款：凡官商往来藏印，其公私财产货物途中被劫，应即报明巡警官，巡警官应立即设法拿获劫盗，交地方官立即审办追赃。如盗犯逃至巡警地方权利不及之地，不能缉获，则巡警及地方官咸不任偿失之责。

第十一款：为保公安起见，凡存放大多数之火油，及所有易燃危险之物，应用池栈，应安设在商埠内远距民居之处。英印商人未经按照章程第二条稟请合宜地基，不得开筑火油池栈。

第十二款：英国人民任便以货物或银钱交易，任便将货物售与无论何人，任便由无论何人购买土产货物，任便雇赁运载夫马，并任便照地方常



规，办理一切贸易事宜，不得格外限制刁难，亦不得抑勒强逼。凡英官商在商埠内及往各商埠道中之身家产业，应随时由巡警局及各地方官实力保护。中国允在各商埠及往各商埠道中筹办巡警善法。俟此种办法办妥，英国允即将商务委员之卫队撤退；并允不在西藏驻兵，以免居民疑忌生事。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官民，或通函件，或面会往来，中国官员并不禁阻。凡西藏人民至印度贸易游历居住，所享权利，与此章程给予在西藏之英国官民之权利相等。

第十三款：此章程自两国全权大臣及西藏代表签押之日起，应通行十年。若期满后六个月内，彼此俱未知照更改，此章程应再行十年。每至十年，俱照此办理。

第十四款：此次章程华藏英文字俱经详细校对，遇有因解释此章程字句而起之辩论，以英文作为正义。

第十五款：此项章程由中英两国大皇帝批准。应自签押之日起，六个月后，在北京及伦敦互换。此章程由两国全权达成暨西藏掌权员签押盖印为凭，以昭信守。华藏英文各缮四份。

按：此约为《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汉文本原文，见《西藏外交文件》，第105~111页；《清末对外交涉条约辑》（二）光绪条约第980~983页。

## 附录七 《西姆拉会议草约》

第一款：西藏全境，应分为“外藏”“内藏”两部。“外藏”系指与印邻近一带而言，并包含拉萨、日喀则、察木多三地在内。“内藏”系指与华邻近一带而言，并包含巴塘、里塘、打箭炉以及藏东大部在内。

第二款：承认中国在西藏全境之主权。但中国方面约定，不将西藏地方，改为中国一个行省。

第三款：大不列颠国约定，决不合并西藏任何地方。

第四款：承认“外藏”之自治。中国约定，决不干涉该地内政，由藏人自行办理；中国并约定，既不派遣军队到该地，亦不在该地设置文武官吏（唯下列第六款所述者为例外），更不在该地建设中国殖民地。大不列颠国约定，对于西藏全境，愿受本款所举各种限制；唯大不列颠国之商务委员及其护兵，应允其驻在藏中。

第五款：关于“内藏”方面，凡西藏中央政府在拉萨之现有权力，其中如监察大多数寺院、任命地方长官之类，仍应照旧保有。但中国方面却具有派遣军队或官吏到该地，以及在该地建设殖民地之权。

第六款：恢复中国驻扎拉萨之驻藏大臣。其护兵之数，不得超过三百人。

第七款：大不列颠国驻藏商务委员之护兵，其数不得超过拉萨所驻中国护兵人数的四分之三。

第八款：大不列颠驻扎江孜之商务委员，如遇在江孜地方不能了结之事件，得有前往拉萨将其办理之权。





按：此为《西姆拉会议草约》汉文原文，见录于《西藏外交文件》第136~138页。

（附录一至附录六所录条约引自冯明珠著《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 [1774—19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第405~421页）

## 附录八 俄汉译名对照表

- 说明：1. 人名译名，有通用者，按通用译名译出，并略做说明。  
2. 人名、地名对照表，按俄文字母排序。

### 人名对照表

#### A

Абаза А. А. 阿巴扎

Агван - Лобсан - Джамсо 阿旺洛桑嘉措

Агван Доржиев 阿旺·德尔智

А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рф 安得列·尼古拉耶维奇·廓尔夫

Александр III. 俄皇亚历山大三世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大公

Александра Федоровна императрица 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  
皇后

Алексеев Е. И. 阿列克谢耶夫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Цесаревич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采萨列  
维奇

Анучин 阿奴钦，总督

Арсеньев Б. К. 阿尔谢尼耶夫 Б. К.



Янь - Чжи Янчжи 延祉

Артур Никольсон 亚瑟·尼科尔森，英国驻俄大使

## Б

Бадмаев П. А. 巴德玛耶夫，俄国外交部亚洲司七等文官

База Монгожуев 巴扎·蒙戈如耶夫

Бадкашин 巴尔卡申

Бантыш - Каменеский 班蒂什—卡缅斯基

Баньчэнь Эрдени 班禅额尔德尼

Барабаш 巴拉巴什总督

Безобразов А. М. 别佐布拉佐夫

Белль Ч. ( Ch/Bell ) 贝尔，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

Бенкендорф А. К. 本肯多夫，俄国驻英国大使

Берлин Л. 柏林

Берти Ф 伯蒂，爵士，英国驻巴黎大使

Билингир 毕林吉尔，蒙古汗

Бимбаев Р. 比姆巴耶夫，恰克图边界委员翻译官

Богданов 波格丹诺夫

Богдохан Богдыхан 博格达汗（清朝皇帝）

Богдо - Цзонхава 博克达宗喀巴（1357 ~ 1419），藏传佛教格鲁派（黄帽派）创始人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 А. 博戈斯洛夫斯基

Бодису 博迪苏，内蒙古王公，常驻北京，担任国家各种要职

Бомпар 邦帕尔，法国驻彼得堡大使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鲍利斯·戈都诺夫

Браунс 布拉文斯

Буда Рабданов 布达·拉布达诺夫

Бьюкенен Дж 布坎南，英国驻俄国大使

Ван Цзуняо Вэнь - цзаун - яо 温宗尧

Видья Нанд 比迪·汉德，著有《英属印度和西藏》一书

Витте С. Ю 维特，俄国财政大臣



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伯爵

Владимиров В. В. 弗拉基米罗夫

Вуд 伍德，印度政府副外务秘书

## Г

Галсанов 加尔萨诺夫

Га - лэ - дань - чи - ба 噶尔丹墀巴

Гартвиг Н. 加尔特维格，俄国外交部第一司司长

Гамильтон Н. 汉弥尔顿，1895~1903年任英国印度事务大臣

Ганчжирба 甘珠尔瓦，多伦诺尔格根

Генри Мак - Магон 亨利·麦克马洪，印度外交事务秘书

Головин 戈洛文

Граве В. 格拉卫，俄驻华代办

Грей Э, 格雷（或葛雷），英国外交大臣

Грум - Гржимайло братья 格里姆格日迈洛

Гуанской см. Цзай Тянь 光绪（载湉）

Гхош Сучита 戈什·苏奇塔

Гыгэн Ензон Жамба - Ринбучи 央宗拉然巴仁波切活佛，达赖喇嘛的经师

Де Грот 德·格罗特，俄国在蒙古开矿的负责人，工程师

Дему хутухта 第穆呼图克图

Далай - лама 达赖喇嘛

Далай - лама А - ван Ло - бу - цзан Ду - бу - дань Цзяо - цо Цзи - чжай - ван - цюй - лэ - лань - цзэ 达赖喇嘛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

Да - шоу 达寿，理藩部侍郎

Джебдзун - дамба - хутухта 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

Джон Снеллинг 约翰·斯内林

Джордж Вьюкенан 乔治·布坎南，英国驻俄大使

Доржиев Агван ( Лубсан Агван ) 阿旺·德尔智（阿旺·洛桑）

Дуан Цижуй 段祺瑞



- Ду - сун 杜松, 明朝军队统帅
- Дун - чжу - ван - цзя (俄文有误, 应为: Дун - чжу - ван - цзя - муян) 尼嘉样坚赞
- Дылыков 德雷科夫 (达赖喇嘛的亲信)
- Екатерина 叶卡捷琳娜, 俄国女皇
- Ензон Жамба - Ринбучи 央宗拉然巴仁波切活佛
- Жамьян 扎米扬
- Жамбасен 嘉木样, 拉卜楞寺格根 (活佛)
- Жигмытов Очир 日格梅托夫·奥奇尔
- Жонон - бэйсэ 尧诺贝子
- Зяев Дамба Доржи 丹巴多尔济·扎亚耶夫
- 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III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三世
- Иванн Грозный 伊凡雷帝
- Извольский А. П. 伊兹沃尔斯基, 1906年5月至1910年, 任俄国外交大臣, 1910~1917年, 任巴黎大使
- Иннокентий 英诺森, 亦译英诺肯季、英诺肯提、英诺肯提乙
- Иролтуев 伊罗尔图耶夫, 俄国堪布喇嘛
- Карамзин 卡拉姆金
- Керзон Лж. 寇松, 1891~1892年任英国印度事务副大臣; 1895~1896年任英国外交副大臣; 1899~1905年任英印总督
- Киприян 基普里扬, 西伯利亚都主教
- Клемм В. О. 克列姆, 俄国驻孟买领事
- Козаков Г. А. 科扎科夫, 俄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 Козлов Г. А. 科兹洛夫
- Коковцов В. Н. 科科弗采夫, 内阁总理大臣
- Колесов Н. 科列索夫, 俄驻华公使馆翻译
- Коростовец И. Я. 廓索维慈, 1890~1894年任驻华公使馆参赞; 1908~1911年任驻华公使; 1912年俄国对蒙谈判全权代表
- Корф 廓尔夫, 男爵
- Кострицкий 科斯特里茨基
- Крупенский В. Н. 库朋斯基, 1912~1916年任驻华公使



Кулешов Н. С. 库列绍夫

Кузьминский М. Н. 库兹明斯基, 1904 ~ 1905 年任俄国驻库伦领事馆秘书; 1906 年任俄国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秘书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 库罗帕特金, 俄国军事长官, 侍从将官。1883 ~ 1990 年, 在总参谋部供职, 1890 ~ 1897 年, 任外里海边疆省省长, 1898 ~ 1904 年, 任陆军大臣, 自【1903 年】10 月 13 日至 1904 年 2 月 7 日, 任远东武装力量总司令

Ламздорф В. Н. 拉姆兹多夫, 1900 ~ 1906 年任俄国外交大臣

Леденла 莱登拉

Лендоун П. 兰斯敦 (1845 ~ 1927), 1895 年任英国陆军大臣; 1900 年 11 月至 1905 年 12 月 11 日任外交大臣; 1915 ~ 1916 年任不管部大臣

Леотнтьев В. П. 列昂季耶夫, 著有《外国对西藏的扩张 (1888 ~ 1919)》一书

Лессар П. М. 雷萨尔, 1901 ~ 1905 年任俄驻华公使

Ли - жу - бо 李如柏, 明朝军队统帅

Линевич Н. П. 利涅维奇

Лихунчан 李鸿章

Шатра 夏扎 (即夏扎边觉多吉)

Лосан 洛桑

Лубсан 罗布藏

Лубосан - Бальчжур 罗布藏巴利珠尔, 蒙古喇嘛

Луи Филип 路易·菲利普

Лу Чжэн - сянь 陆徵祥, 清朝驻俄公使

Лхабэйлэ 拉贝勒

Лэмб А. 兰姆 著作有《英国和中国的中亚》《麦克马洪线: 印度、中国和西藏关系研究》以及《西藏、中国和印度 (1914 ~ 1950)》

Люба В. Ф. 吕巴, 俄驻库伦领事

Лютин 刘铤, 明朝军队统帅

Лян Фан ( Лян - фан ) 联芳, 驻藏大臣

Лянь Юй ( Лянь Юй Лень Юй Лен Юй Лиен Юй ) 联豫, 驻藏大臣

- Макдональд 麦克唐纳, 英国驻西藏亚东商务委员  
Малин 马林, 明朝军队统帅  
Макмагон А. Г. 麦克马洪, 英属印度政府外务秘书  
Мелетий 麦列蒂, 修士大司祭巴  
Миллер 米勒  
Минто 明托, 1905 ~ 1910 年任英印总督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Корсаков 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科尔萨柯夫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  
Москалев 莫斯卡廖夫  
Монкочжув Б. 蒙戈如耶夫  
Морлей 莫利, 勋爵  
Муравьев Амурский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 伯爵  
Набоков К. Д. 纳博科夫,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  
Надаров И. П. 纳达罗夫, 俄国外贝加尔省总督  
Намхай (俄文有误, 应为 Намхан) 南堪, 达赖喇嘛的代理人, 曾随同达赖喇嘛逃往印度  
Нанда В. 汉德  
Нератов А. А. 尼拉托夫, 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外交副大臣  
Никольсон А. 尼科尔森, 英国驻彼得堡大使  
Николай II 俄皇尼古拉二世  
Нисси 西德二郎, 日本驻俄国公使、大使  
Нован Лобсан 阿旺·洛桑  
Нурхаци 努尔哈赤  
Няндоксан 尼昂多克桑, 拉卜楞寺活佛  
Оболенский Н. Д. 奥博连斯基, 法国国王路易之曾孙  
Обручев В. А. 奥勃鲁切夫  
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 奥尔登堡  
О'Мур Криг 阿穆尔·克利格  
Орлеанский Филипп 奥尔良斯基·菲利普, 法国国王路易之孙  
Остальцева А, Ф. 奥斯特利采夫  
Остриков П. Н. 奥斯特里科夫



Островерхов А. Н. 奥斯特维尔霍夫，俄国驻汉口领事

Певцов М. В. 佩夫佐夫

Петр Великий 彼得大帝

Писарев 皮沙列夫

Питер Хопкиркх [Pittle Hopkirk] 皮特·霍普柯克，享有盛名的专著《一场大的角逐：关于秘密武装力量在亚洲之巅的活动》（《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Позднеев А. М.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学家，1876～1877年在中国西部地区、1892～1893年在蒙古地区进行“考察”，著有《蒙古和蒙古人》等书

Покотилов Д. Д. 璞科第，俄国驻华公使

Половцов 博洛夫佐夫

Попов А. 波波夫

Потанин Г. Н. 波塔宁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普尔热瓦利斯基，陆军少将，19世纪俄国派往乌苏地区的“考察队”及中亚四次“考察队”领队，撰有多部地理考察著作

Пу И 溥仪（宣统）

Пын кан 彭康，台吉

Рабданов Б. 拉布达诺夫，俄国外交部派往打箭炉的秘密代表。他通过其他人士与达赖喇嘛保持联系，并获取英国人在西藏活动的情报。他在打箭炉住了几年。他通过驻汉口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与驻华公使保持密切联系

Рашид Эддин 拉施特·埃丁，伊斯兰历史学家

Ревелиоти Л. Х. 列韦利奥季

Ричардсон Х. 黎吉生

Робертсон В. Р. 罗伯逊

Роборовский В. И. 罗博罗夫斯基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

Ронсон 隆森





## С

- Сазонов С. Д. 沙查诺夫（或译为萨佐诺夫），俄国外交大臣  
Саебя Муни（Шакья - Муни） 释迦牟尼  
Семенов В. П. 谢缅尼科夫  
Семенов П. П. 谢苗诺夫  
Сертун 色多谢，塔尔寺活佛  
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Витте）的名和父称  
Снеллинг Дж. 斯内林  
Снесарев А. Е. 斯涅萨列夫  
Словцов 斯洛夫佐夫  
Соловьев 索洛维约夫  
Солсбери Р. А. Т. 索尔兹伯里  
Спринг - Райс 斯普林·赖斯  
Сперанский 斯别兰斯基，伯爵  
Сронцан（Срензан）Гамбо 松赞干布  
Столыпин П. А. 斯托雷平，俄国总理大臣  
Сувилов Н. И. 苏维罗夫  
Сунь Ятсен 孙逸仙  
Сучита Гхош 苏奇塔·戈什

## Т

- Таши - лама（Пачен - лама） 扎什喇嘛（班禅喇嘛）  
Ти Ралпачжан（Ти Римпоче, Тирембучи） 第穆仁波切，西藏代理  
摄政噶尔丹墀巴  
Тогон Тэмур 妥懂帖睦尔  
То Чангчи（俄文有误，应为 Ро Чангчи） 罗长椅，道台  
Тсиен - Ши - Пао 钱锡宝  
Тубдан Чжамцо 土登加错  
Тубден Цучиме 土登晋美  
Убаши Норзунов 乌巴什·诺尔祖诺夫，即奥夫舍·诺尔祖诺夫



(Овше Норзунов) [化名霍皮泰安特, 奥比夏克 (Hopityant, Obishak)]  
系阿旺·德尔智的秘书和翻译

Угиен Вангчук 乌颜·旺楚克, 不丹国王

Удай 乌泰

Уоддель А. 瓦代尔

Ухин - Ахалдаев 乌欣·阿哈尔达耶夫

Ухтомский Э. Э. 乌赫托姆斯基, 俄国公爵, 尼古拉二世的导师、密友和亲信, 倾心于佛教, 财政大臣维特的助手, “华俄道胜银行”首任行长, “东清铁路”董事会董事、《彼得堡新闻》发行人兼主编, 著有《论中国事件》(1900年)、《为了喇嘛教地区(兼论英国人进军西藏)》(1904年)等。他曾多次来华活动。如1897年以特使身份率使团来华, 5月觐见慈禧和光绪

Фешер 菲舍尔

Филарет 菲拉列特, 宗主教

Флеминг П. 弗莱明

## Х

Хабибулла 哈比布拉

Ханда - Доржи (Хандаван) 杭达多尔济(杭达王)

Хардинг 哈丁, 印度总督

Хитрово А. Д. 希特罗沃, 俄总参谋部上校, 恰克图边界委员, 负责设在中国蒙藏地区的间谍网

Холщевников 霍尔谢尼科夫, 中将, 俄国外贝加尔省督军

Хопкирк П. (Питер Хопкирк) 霍普柯克(皮特·霍普柯克)

Хорват Д. Л. 霍尔瓦特, 东省铁路总办

Хубилай - хан 忽必烈汗

Хуан Син 黄兴

Ху Ин 胡瑛, 武昌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

Хук 赫克, 法国传教士

Царун 擦绒, 噶伦

Цзай Тянь ( Гуансюй ) 载湉(光绪)



Цзян - цань 嘉仓

Цин ( И Куан ) 庆亲王 (奕劻)

Цыбиков Г. 齐比科夫

Цыдыпов 齐德波夫, 俄考察队的翻译官

Цыси 慈禧

Цэцэн - хан 车臣汗

Чарыков Н. В. 恰雷科夫

Чжан Дэси 张德彝, 1901年11月14日至1905年12月16日任中国  
驻英国公使

Чжан Чжидун 张之洞 (1837 ~ 1909), 中国清朝封疆大吏。1888 ~  
1909年任两广总督, 1889 ~ 1907年任湖广总督, 1907年任军机大臣, 在  
两广总督任内曾进行适度的资产阶级改革

Чжан Ин - тан 张荫棠, 清外务部右丞

Чжао Эрсюнь Джао - эр - сюнь 赵尔巽, 1907 ~ 1911年任四川  
总督

Чжао Эрфын 赵尔丰, 1905年任川滇边务大臣; 1908年任驻藏大臣  
兼川滇边务大臣; 1911年署四川总督

Чжун Ин 鍾颖, 统领

Чингис - хан 成吉思汗

Чиркин С. В. 奇尔金

Чичагов Н. М. 奇恰戈夫

Чу - ань - гуань - цзя - му - ян 仔卓尼嘉祥坚赞, 司库

Чунь ( Цзай Фэн ) 醇亲王 (载沣)

Чэнь Ифань 陈贻范, 中华民国出席西姆拉会议的全权代表

### Ш

Шаган 沙甘公

Гарак 沙克公

Шатра 夏扎, 西藏首席噶伦, 出席英中藏西姆拉会议的西藏地方  
代表

Шаумян 绍米扬,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印度学家



Шевич 谢维奇

Ши Сюй 世续，清朝军机大臣

Шишмарев Я. П. 希什马廖夫，1866 年任俄国驻库伦首任领事；  
1881 年任库伦总领事

Шольц Э. 绍利茨

Шунь - чжи 顺治（福临）

## Щ

Щекин М. С. 世清，俄国驻华代办

Щеглов 谢格洛夫

Щербатской Ф. И. 谢尔巴茨科伊

## Э

Эльтеков Н. 埃里捷科夫（秘书）

Эдуард Британский Король 爱德华，英王

Эспер Эсперович Ухтомский 埃斯别尔·埃斯别罗维奇·乌赫托姆斯  
基，亲王

Эттер 埃捷尔，俄国驻英大使馆工作人员

## Ю

Юань Шикай 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Ю Тай 有泰，清朝驻藏大臣

## Я

Яков Парфеньевич Шишмарев 雅科夫·帕尔芬耶维奇·希什马廖  
夫，俄驻库伦总领事

Янгхазбенд Ф ( Иенгхезбенд, Юнгэсбенд ) 荣赫鹏，侵略中国西藏  
地方的英军头目

Ян - хао 杨镐，明朝军队统帅

Янь - Чжи ( Янчжи ) 延祉，库伦办事大臣



## 地名对照表

### А

- Акша 阿克苏  
Алашань 阿拉善  
Албазин 阿尔巴津  
Амдо 安多  
Америка 美国  
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阿穆尔地区  
Англия 英国  
Афганистан 阿富汗

### Б

- Багра 巴格拉 (孟加拉—杜阿尔铁路终点站)  
Багракот 巴格拉科特  
Байкал оз. 贝加尔湖  
Баодинфу 保定府  
Батанг 巴塘  
Бенгаль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孟加拉省  
Бирма 缅甸  
Бомбей 孟买  
Брагяб 扎雅  
Брамапутра р. 布拉马普特拉河  
Брамахунд 布拉马洪德  
Британская Индия 英属印度  
Бутан 不丹

### В

- Ванкурень ( Ван - хурень, Ван - хурэ ) 王库伦

- Варшава 华沙  
Верхотенский округ 上勒拿河民族区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大不列颠, 英国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  
Внешний Тибет 外藏  
Внешняя Монголия 外蒙古  
Внутренний Тибет 内藏  
Внутренняя Монголия 内蒙古  
Восток 东方  
Восточная Монголия 东蒙古  
Восиочный океан 东洋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东突厥斯坦” (或东土尔克斯坦)  
восточный Тибет 西藏东部地区 (藏东)

## Г

- Галауза 加查  
Гангток 甘托克  
провинция Гань - су 甘肃省  
Галдан 甘丹寺  
Гарток 噶大克  
Германия 德国  
Гиантсе ( Гиантце、Гьянцзе ) 江孜  
Гималаи 喜马拉雅山  
Гнатонг 格纳东要塞 (位于锡金北部)  
Гоби 戈壁  
Гонконг ( Сянган ) 香港  
Гуандун 广东  
Гуанси 广西  
Гумбун ( Гунбун ) 塔尔寺  
Горячий ключ Гуру 骨鲁温泉  
Гьянцзе ( Гиантсе, Джиантсе ) 江孜

**Д**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远东

Дарджилинг ( Дарчжалин, Даржилин ) 大吉岭

Дарсандо 打箭炉

Дацзянлу 打箭炉

Дашилхумбо 扎什伦布

Дели 德里

Депунг ( Дрепунг, Дрепонг ) 哲蚌寺

Джелеп, перевал 只列普山口

Джарод 扎鲁特旗

Донгце ( Донгце ) 东噶

Донкия, перевал 东基亚山口

Доржилин см. Дарджилинг 大吉岭

Дунэ 堆纳

Душе - коу 独石口

**Е**

Европа 欧洲

Египет 埃及

Енисей 叶尼塞河

**Ж**

Жа - чжэнь 热振寺

**З**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

Забайка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外贝加尔省

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 西蒙

**И**

Иля 伊利亚河



Индия 印度

Индостан 印度斯坦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茨克

Иркут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伊尔库茨克省

Иртыш 额尔齐斯河

## К

Кабул 喀布尔

Калимпонг 噶伦堡

Калькутта 加尔各答

Кам 康 (或喀木)

Камбаджонг ( Камба - Джонг ) 甘坝宗

Канба, местечко 康巴

Кангра - Ямо, перевал 坎格拉亚莫山口

Кашмир 克什米尔

Кашгария 喀什噶尔

Китай 中国

Ки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中国突厥斯坦” (或中国土尔克斯坦——指新疆)

Кобдо 科布多

Коломбо 科伦坡

Корея 朝鲜

Куунор ( Кукэноор, Цинхай ) 青海

Кукухото 呼和浩特

Кырелэн 克鲁伦河

Кяхта 恰克图

## Л

Лабран 拉卜楞

Ладак 拉达克

Ланьчжоу 兰州





Лан - чжоу - фу (兰州府)

Ливадия 里瓦吉亚

Ливония 立窝尼亚

Литан 理塘

Лондон 伦敦

Лосойлин дацаи 闻思院 (或洛赛林扎仓)

Лхаса ( Лхасса ) 拉萨

## М

Маньчжурия 满洲

Марокко 摩洛哥

Меконг р. 湄公河

Монголия 蒙古

Москова 莫斯科

## Н

Наку, перевал 纳库山口

Накчу ( Нахчу ) 那曲

Непал 尼泊尔

## О

Обь 鄂毕河

Одесса 敖德萨

Омск 鄂木斯克

Онон 鄂嫩河

Ордос 鄂尔多斯

## П

Падон 帕东

Пакри ( Пари - - Джонг ) 帕克里 (帕里宗)

Пагри 帕里

Пари 帕里  
Париж 巴黎  
Педонг (местечко) 帕东镇  
Пекин 北京  
Пенджаб 旁遮普  
Персия 波斯  
Персидский залив 波斯湾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Петергоф 彼得戈夫  
Поклонная гора 信徒山  
Польша 波兰  
Помед 波密  
Поо 波 (位于旁遮普省境内)  
Портсмут 朴次茅斯  
Порт - Артур 旅顺口

## Р

Рагапур 拉加普尔  
Ренок, местечко 列诺克  
Рима 利马  
Россия 俄国  
Рус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俄国突厥斯坦

## С

Северная Монголия 北蒙古  
Северный океан 北洋  
Седия 萨地亚  
Сейстан 锡斯坦  
Сера (монастырь) 色拉寺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ивок ущ 西沃克峡谷 (梯斯塔河的峡谷)



Сикким 锡金  
Силлигури 西里古里  
Симла 西姆拉  
Синин 西宁  
Синьцзян 新疆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苏俄  
Средний Восток 中东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中亚  
Сретенск 斯列谦斯克  
Су - Чжу 肃州  
США 美国  
Сычуань 四川

## Т

Тальенван 大连湾  
Танг, перевал 唐古山口  
Таку 大沽  
Таптана 塔普塔那河  
Тибет 西藏  
Тиста р. 梯斯塔河  
Токио 东京  
Тобольск 托博尔斯克  
Трансваль 德兰士瓦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 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  
Туркестан 突厥斯坦  
Турция 土耳其  
Тютикорин 秋季科林 (位于印度南部)

## У

Улясутай 乌里雅苏台  
Урал 乌拉尔

Уральские горы 乌拉尔山  
Урга 库伦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乌苏里地区

Ф

Франция 法国

Х

Хабаровск 哈巴罗夫斯克  
Халха 喀尔喀  
Ханькоу 汉口  
Хара - Хото 哈拉浩特  
Харбин 哈尔滨  
Хуансы (монастырь) 皇寺  
Хуанхэ р. 黄河  
Хубэй 湖北  
Хубей - коу 古北口  
Хунань 湖南  
Хэнтэй 肯特山脉

Ц

Царское Село 皇村  
Цайдам 柴达木  
Цейлон 锡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中央亚细亚  
Цзин - си 靖西  
Цзянцзы 江孜  
Цинхай 青海  
Цогольский дацан 措戈斯克喇嘛寺  
Чанбошань 长白山  
Цэцэн - ханский аймак 车臣汗部



## Ч

Чамдо 察木多、昌都

Чжанцзай 江孜

Чжили ( Хэбэй ) 直隶 ( 河北 )

Чжин - цзы ( Чжанцзай ) 江孜

Чжоудасский сейм 昭乌达盟

Чита 赤塔

Чумби ( Чамби ) 春丕

Чэнду ( Чэн - ду - фу ) 成都 ( 成都府 )

## Ш

Шанхай 上海

Шан - си 山西

Шаньдун 山东

Швеция 瑞典

Шигацзе 日喀则

## Ю

Югра 尤戈拉

Южная Африка 南非

Юньнань 云南

## Я

Ялта 雅尔塔

Янцзы р 扬子江

Япония 日本

Ятун ( Ядун, Ятун, Ятонг ) 亚东

## 附录九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英 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简述

编译者据帝俄外交部亚洲司七等文官巴德玛耶夫档案，以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大型档案文献汇编《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的俄国档案文件汇编《俄国与西藏》（1900~1914）》编写

俄籍布里亚特人巴德玛耶夫，彼得堡大学读书期间改奉东正教，先后认尼古拉皇太子和亚历山大三世为教父，与其结下极密切的关系。大学毕业后在沙俄外交部供职，系七等文官，是狂热的沙俄扩张主义者。1893年以后，在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支持下，在远东专门从事兼并中国领土西藏、蒙古和中国东部地区的活动。

**1893年2月25日 [13日]**

巴德玛耶夫就俄国在东亚之政治任务，向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报告说，俄国兼并中国领土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之可能性。

**1893年2月25日 [13日]**

巴德玛耶夫向财政大臣维特呈递报告说，俄国兵不血刃就可将中国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和中国东部并入俄国。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就巴德玛耶夫的报告，上奏亚历山大三世。

**1893年6月15日 [2日]**

巴德玛耶夫上书亚历山大三世，必须向中国边境投入大量资金，建立



一些相当规模的贸易公司，借助商业往来加强俄国在远东之势力。

**1893年7月1日 [6月19日]**

巴德玛耶夫向财政大臣维特呈递报告，请求皇帝陛下恩准向“巴德玛耶夫公司”提供200万卢布政府贷款。

**1893年8月3日 [7月22日]**

巴德玛耶夫上书亚历山大三世，申请200万卢布政府贷款。

**1893年9月9日 [8月28日]**

巴德玛耶夫再次向财政大臣维特呈递报告，请求向“巴德玛耶贸易公司”发放200万卢布政府贷款。

**1895年3月10日 [2月26日]**

巴德玛耶夫上书亚历山大三世，阐述在目前情势下必须加快实施其方案。

**1895年3月6日 [2月22日]**

巴德玛耶夫向尼古拉二世呈递报告，谈及中日战争和俄国之政治任务。

**1895年3月14日 [2日]**

巴德玛耶夫上书尼古拉二世，谈及是否应谕示新任外交大臣约见日本公使，对其宣示陛下之愿望。

**1895年5月12日 [4月30日]**

巴德玛耶夫上书尼古拉二世，谈及新任俄外交大臣毛遂自荐之人对远东事务可能不仅有害，甚至有危险。

**1896年1月7日 [1895年12月26日]**

巴德玛耶夫上书尼古拉二世，阐述在经济上征服中国的蒙古、西藏、满洲和中国西部市场，取得修筑一条从北京经阿克苏通往外贝加尔地区铁路之特许权，以及选择外贝加尔地区作为俄军发动攻势之基地等。

**1896年12月31日 [19日]**

巴德玛耶夫上书尼古拉二世，向陛下禀报与财政大臣晤谈之情况，他对财政大臣说，陛下表示希望按照原来的精神继续他的活动，并再次向他发放200万卢布贷款。他若能提出迅速干预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将视需要提供新贷款。他还对财政大臣说，他认为，皇上熟悉东方局势，清王朝注定倒台。他的活动宗旨，在于使俄国在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拥有的



势力比其他大国大。

**1897年1月27日 [15日]**

巴德玛耶夫向尼古拉二世报告他在中国和蒙古活动之情况。他把一批批武装的布里亚特人、蒙古人派往蒙古、青海、西藏等地活动。每个派出人员都掌握一笔钱款、一些骆驼、马匹、货物和礼品。他还对塔尔寺、拉卜楞寺的著名活佛进行策反。他还派20人驻在兰州府及其近郊，派10人前往拉萨、派10人前往内蒙古、派50人前往库伦进行策反。他本人还亲往恰克图、库伦阿克苏、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地，直至北京，对喇嘛教上层人士和蒙古王公贵族进行策反，并探察两条不同的进军路线、派他自己的人探察第三条进军路线。

他还打算从北京派六批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带着汉语翻译前往中国南方。两批已出发，四批在准备中。

下述巴德玛耶夫的上书未注明日期。

巴德玛耶夫上书尼古拉二世，为达到兼并中国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和中国东部地区之目的，必须采取之措施。

**1899年（日期不详）**

当时在彼得堡的德尔智接到达赖喇嘛的信，内中谈及西藏分成三派，要他尽快前往面商。德尔智急忙去见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向他介绍西藏事态，以便报告皇上。德尔智取道北京、加尔各答和大吉岭，达赖喇嘛盛情接见了，且比以前更加信任宠用他。提升他为三品衔僧官大堪布。并在一切政教事务方面拥有发言权。

**1904年1月14日 [1日]**

巴德玛耶夫关于在西藏抵制英国人的备忘录。

**1905年后不久（日期不详）**

巴德玛耶夫向尼古拉二世呈递报告，谈及《朴次茅斯和约》签订后俄国在中国应奉行的政策。

**1900年（日期不详）**

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提议俄国和西藏地方建立关系。



**1901年6月25日 [6月12日]**

阿旺·德尔智（以下简称德尔智——编译者）在自传中称：他出身于伊尔库茨克省上勒拿河民族区布里亚特人家庭。由于当年西藏颁令严禁欧洲人进入西藏。德尔智于18岁那年，为了到西藏完成佛学教育，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出身，用蒙古人的名字冒充喀尔喀人，到拉萨哲蚌寺学经。德尔智于35岁那年，通过拉萨三大寺院2万喇嘛参加的考试，获得拉让巴学位。当时要求三大寺院将有学识的7位拉让巴派往少年十三世达赖喇嘛（12岁）身边，充任侍读，德尔智是其中之一。与达赖喇嘛朝夕相处，受到特别赏识。达赖喇嘛亲政后，逐渐成为达赖喇嘛的心腹和所倚重的政治智囊，一遇机会便向达赖喇嘛和西藏摄政及高官灌输亲俄，与俄国交好西藏才可望有远大前程的思想。

达赖喇嘛面临英印“吞并”西藏的威胁，采纳了德尔智的“联俄拒英”的策略，多次派他前往俄国乞求庇护，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外交、财政、陆军大臣的接见。当时俄国正企图借机与我国西藏建立“亲密”关系，欲向西藏派驻领事，以便向那里伸张势力。尼古拉二世的密友、亲信乌赫托姆斯基亲王，迫不及待地要把俄国使者派往西藏。

**1901年12月9日 [11月26日]**

达赖喇嘛把德尔智视为自己的心腹和所倚重的政治智囊，提升他为三品衔僧官大堪布，并在一切政教事务方面拥有发言权，但他并不为达赖喇嘛效力，而是为沙俄效忠。他在写信给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的信中，表明了他效忠俄国的决心：信中有道：“我毕生之目的，是尽自己之力，实现俄国政府与西藏最大限度的接近。此事受到沙皇当局的关注。我对俄藏建立正常、亲密关系怀有绝对忠诚，并随时准备一旦需要，就同俄国其他臣民一道在这方面为俄国效力。由于大人的相助，我曾三次觐见沙皇陛下。我认为我的首要任务，是恳请大人务必给我重要指示，今后我可按照您的指示，更切合实际需要地安排自己的任务，使之完全符合俄国政府的决定。”

**1903年10月30日 [17日]**

俄驻孟买领事克列姆密电俄外交部，英国人在准备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

**1903年11月2日 [10月20日]**

俄驻孟买领事克列姆秘密报告俄外交部第一司司长加尔特维格，英印



政府打算出兵西藏。

**1903年11月6日 [10月24日]**

俄驻孟买领事克列姆再次秘密报告俄外交部第一司司长加尔特维格，英印政府决定进军西藏。

**1903年11月27日 [14日]**

俄驻孟买领事克列姆秘密报告俄外交部第一司司长加尔特维格，英印总督寇松打算以英印军队占领春丕谷，继而进军江孜和拉萨。

**1903年12月12日 [11月29日]**

中国驻英公使张德彝致电中国外务部，谈及英国政府声明似乎俄正在西藏各要地构筑工事。

**1903年12月20日 [7日]**

俄驻孟买领事克列姆密电俄国外交部，谈及英印军队入侵西藏事。

**1903年12月24日 [11日]**

俄国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密电驻华公使雷萨尔，建议对英国在中亚领地中某一要地施加影响，以阻止英国占据西藏。

**1904年2月11日 [1月29日]**

中国外务部致电驻藏大臣有泰，饬令同入侵西藏之英人举行谈判。

**1904年2月14日 [1日]**

俄国驻汉口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Островерхов А. Н.）密电驻华公使雷萨尔，西藏人准备同英国人开战。

**1904年3月24日 [11日]**

中国驻藏大臣有泰致电中国外务部，报告俄国拉拢达赖喇嘛事。

**1904年4月11日 [3月29日]**

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电俄驻英大使本肯多夫，谈及谴责英印武装干涉西藏事。

**1904年5月11日 [4月28日]**

德尔智致函布里亚特官员比姆巴耶夫，谈及英人在西藏的暴行。

**1904年8月7日 [7月25日]**

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电俄驻英大使本肯多夫，通报英军深入西藏腹地，饬就此事同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举行会晤，提醒他曾保证，英国在西藏不为自己谋求特权。



**1904年11月6日 [10月24日]**

俄驻华公使雷萨尔密电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谈及达赖喇嘛蒙古之行可能造成后果。

**1904年12月26日 [13日]**

俄驻华公使雷萨尔密电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认为，俄国若在蒙古采取积极政策，达赖喇嘛居留蒙古可能对俄国有好处。

**1905年1月20日 [7日]**

俄国外贝加尔省督军纳达罗夫中将致沙皇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密电，通报色楞格县县长巴尔卡申在库伦会见达赖喇嘛，最高教主希望特派一名俄国官员驻在他的身边。

**1905年1月28日 [15日]**

俄驻华公使雷萨尔密电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谈及达赖喇嘛最好返回西藏。

**1905年1月30日 [17日]**

沙皇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致函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建议将达赖喇嘛移居俄国。

**1905年1月31日 [18日]**

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密电俄外交部，报告抵达库伦的藏人代表请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1905年2月1日 [1月19日]**

俄驻华公使雷萨尔密电俄外交部，谈及向达赖喇嘛派一名俄国官员将激起北京政府对他更大的恶感。

**1905年2月14日 [1日]**

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呈递奏章，建议使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1905年3月11日 [2月26日]**

俄驻库伦领事吕巴密电俄外交部，北京政府已饬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1905年3月13日 [2月28日]**

俄驻华公使雷萨尔密电俄外交部称，库伦办事大臣确定3月20日 [7日]，为达赖喇嘛动身前往西藏最后期限。

**1905年3月15日 [2日]**

俄驻库伦领事吕巴报告俄外交部，达赖喇嘛就如何保卫西藏以防英国



觐见问题召开了会议。

**1905年3月19日 [6日]**

俄驻华公使雷萨尔密电俄外交部，达赖喇嘛宁愿去俄国，不愿回西藏。

**1905年4月15日 [2日]**

俄驻华公使雷萨尔密电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称，达赖喇嘛希望移居俄国，并请求俄国承担保护西藏免遭英国侵藏。

**1905年4月27日 [14日]**

俄驻库伦领事吕巴密电俄外交部，达赖喇嘛请他查明沙皇政府能否保证俄国将公开保护西藏，以防英国侵略。

**1905年6月21日**

达赖喇嘛致函俄国政府，请求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勿使英国侵略西藏。

**1905年8月3日 [7月21日]**

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密电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达赖喇嘛拟前往拉萨，而将其全权代表德尔智留在俄国。

**1905年9月29日 [9月16日]**

德尔智致函俄国外交部称，英军武装入侵西藏，造成西藏处境困难。

**1905年10月8日 [9月25日]**

俄国外交部简要报告同德尔智商谈有关达赖喇嘛返藏一事之情况。

**1906年1月17日 [4日]**

俄国驻孟买领事克列姆密电俄国外交部，报告班禅喇嘛居留英属印度一事。

**1906年2月21日 [8日]**

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电驻华公使璞科第文稿，谈及达赖喇嘛拒绝前往北京。

**1906年2月23日 [10日]**

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奏称，德尔智希望向尼古拉二世面交达赖喇嘛的礼品。

**1906年2月23日 [10日]**

拉姆兹多夫在奏章中附了达赖喇嘛致尼古拉二世的信件。



**1906年3月6日 [2月21日]**

俄代理宫廷事务大臣奥博连斯基公爵密函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通知尼古拉二世秘密接见德尔智的时间。

**1906年3月7日 [2月22日]**

德尔智致函尼古拉二世，谈及达赖喇嘛建议向西藏派遣俄国科学考察团。

**1906年3月8日 [2月23日]**

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密电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报告达赖喇嘛同意返回西藏。

**1906年3月21日 [3月8日]**

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密电俄驻华公使，饬令使达赖喇嘛继续倾心于俄国。

**1906年6月12日 [5月30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上奏沙皇，英国政府通过其驻俄大使尼科尔森，向俄国政府递交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提案。

**1906年6月13日 [5月31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上奏沙皇，拟向英国驻俄大使尼科尔森发表一项声明，俄国政府愿就西藏问题同他举行谈判。

**1906年6月15日 [6月2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密函俄驻华公使璞科第，谈及英国政府向俄国政府递交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提案。

**1906年6月16日 [6月3日]**

俄外交大臣密函俄驻英大使本肯多夫，通报俄国政府同意在英国政府提案基础上，同英驻俄大使谈判西藏问题。

**1906年6月19日 [6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报告就达赖喇嘛命运问题，即返藏或驻锡青海问题举行会议的情况。

**1906年6月24日 [11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上奏沙皇，建议让达赖喇嘛暂时迁往离西藏不远的中国境内。



**1906年6月25日 [6月12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上奏沙皇：应在英国政府提案基础上同英驻俄大使尼科尔森谈判西藏问题。

**1906年10月11日 [9月28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密函驻华公使璞科第，谈及英俄关于西藏问题之谈判已有转机，应停止同达赖喇嘛之官方关系。

**1906年10月29日 [16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密函俄驻英大使本肯多夫，谈及沙皇政府关注达赖喇嘛对蒙古人之影响和对中国政府要达赖喇嘛返藏之意图不会予以协助。

**1906年11月30日 [17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上奏沙皇：谈及接到德尔智转交的达赖喇嘛致尼古拉二世的感谢信和礼品。

**1906年（日期不详）**

恰克图边界委员希特罗沃报告达赖喇嘛于1904~1905年期间居留蒙古的情况。

**1907年8月31日 [8月18日]**

俄英签署《西藏协定》。

**1907年8月31日 [8月18日]**

俄外交部向英国驻俄大使尼科尔森递交照会。

**1907年8月31日 [8月18日]**

英国向俄国外交部递交照会。

**1907年12月3日 [11月20日]**

德尔智秘密报告俄国外交部，俄国应同蒙、藏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1908年10月28日 [15日]**

俄外交副大臣恰雷科夫密电驻华公使廓索维慈，饬令他劝告达赖喇嘛切勿向美国求援。

**1908年12月15日 [2日]**

俄国大臣们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向达赖喇嘛提供借款问题。

**1908年12月23日 [10日]**

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秘密报告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达赖喇嘛将



离开北京，请求给他金钱帮助、达赖喇嘛在北京之活动、清廷拟在西藏进行改革事等。

**1910 年 1 月 26 日 [1 月 13 日]**

**1910 年 1 月 27 日 [1 月 14 日]**

达赖喇嘛和西藏三位噶伦致函德尔智，谈及清军逼近拉萨，他们难以赴俄。

**1910 年 2 月 12 日 [1 月 30 日]**

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紧急报告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谈及北京政府拟在西藏实行改革，巩固中国在西藏之政权。

**1910 年 2 月 25 日 [12 日]**

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致电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报告博格达汗已谕令革去达赖喇嘛之名号。

**1910 年 2 月 25 日 [12 日]**

清博格达汗罢黜达赖喇嘛之谕令。

**1910 年 2 月 26 日 [13 日]**

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密电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询问他是否要请中国政府说明将达赖喇嘛革职之原因。

**1910 年 2 月 28 日 [15 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密电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就废黜达赖喇嘛一事责令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1910 年 3 月 3 日 [2 月 18 日]**

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密电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报告就废黜达赖喇嘛一事会晤清外务部官员联芳的情况。

**1910 年 3 月 3 日 [2 月 18 日]**

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向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紧急报告，同清政府交涉废黜达赖喇嘛一事的情况。

**1910 年 3 月 3 日 [2 月 18 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密电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询问，沙皇政府是否应当设法使清政府撤销清博格达汗 1910 年 2 月 25 日 [2 月 12 日] 废黜达赖喇嘛之谕令。



**1910年3月6日 [2月21日]**

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密电驻英大使本肯多夫，通报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同清外务部官员联芳就清政府废黜达赖喇嘛问题会谈之情况。

**1910年3月11日 [2月26日]**

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书面照会清外务部，要清政府切勿对达赖喇嘛采取仓促行动。

**1910年3月14日 [1日]**

清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复照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上述照会。

**1910年4月1日 [3月18日]**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紧急报告俄外交部，达赖喇嘛已抵达英属印度。

**1910年4月24日 [11日]**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紧急报告俄外交部，清军入藏，英印政府已采取措施。

**1910年5月21日 [8日]**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紧急报告俄外交部，达赖喇嘛自西藏出逃，英印更加关注清廷对西藏之政策。

**1910年7月18日 [5日]**

俄驻华代办世清紧急报告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达赖喇嘛的使者带给其驻京代表的信件，要他将该信内容转告俄公使馆。使者口头告知俄代办世清，达赖喇嘛现在英属印度。他不信任英国人，请求沙皇政府将一位代理人派往他的身边，该信还谈及中国在西藏进行改革之情况。

**1911年1月4日 [1910年12月22日]**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密电俄外交部，达赖喇嘛希望访问伦敦和彼得堡。

**1911年1月5日 [1910年12月23日]**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紧急报告俄外交部，达赖喇嘛在英属印度处境困难，表示希望住在俄国。

**1910年 (日期不详)**

达赖喇嘛致函尼古拉二世，谈及伦敦拒绝接待他，请求俄皇关心解决西藏问题。





## 1910年

达赖喇嘛写信给当时在彼得堡的德尔智，谈及英国不愿帮助西藏同中国抗争，希望俄国给予援助。

## 1911年3月

谢尔巴茨科依教授向俄外交部递交呈文，谈及俄国政府有必要与达赖喇嘛之间建立直接关系。

## 1911年5月4日 [4月21日]

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密函前外交大臣现任俄国驻法大使伊兹沃尔斯基，请求试探英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真正态度，以便为俄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共同采取行动奠定基础。

## 1911年6月29日 [16日]

俄驻英大使致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谈及英国政府对现阶段的西藏问题所持观点。

## 1911年7月2日 [6月19日]

俄驻英大使致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谈及英国对西藏等问题的看法。

## 1911年11月23日 [10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致函达赖喇嘛，对西藏最高教主身处困境表示同情，并劝告他在西藏问题上应奉行同英国政府亲睦的政策。

## 1911年12月17日 [4日]

俄驻英大使馆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递交备忘录，谈及沙皇复函达赖喇嘛事。

## 1911年12月23日 [10日]

俄驻加尔各答副领事列韦利奥季向俄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报告，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发生了骚乱。

## 1911年12月23日 [10日]

德尔智向俄外交部递交呈文，谈及他希望前往西藏，并认为因辛亥革命爆发，他的地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 1911年12月29日 [16日]

俄驻华代办紧急报告俄外交大臣，建议在查明西藏局势之前，暂缓给达赖书面答复、暂缓向现在北京的达赖的使者提任何忠告。

1912年1月2日 [1911年12月20日]

德尔智向俄外交大臣呈递报告，建议俄、英共同保护西藏。

1912年2月27日 [14日]

俄驻加尔各答代理总领事向俄外交副大臣紧急报告会见达赖喇嘛之经过情形。

1912年4月21日 [8日]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令：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国领土，各地方其行政管理同内地各省划一。

1912年6月14日 [1日]

俄驻加尔各答副领事列韦利奥季向俄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报告，西藏已宣布独立，达赖喇嘛决定从英属印度返回拉萨。

1912年6月17日 [4日]

俄驻加尔各答副领事列韦利奥季向俄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报告称，西藏人同中国驻军的斗争已取得成效。

1912年6月25日 [12日]

英外交部致俄驻英大使本肯多夫备忘录，谈及西藏局势和达赖喇嘛打算离开印度返回拉萨。

1912年7月28日 [15日]

俄驻英大使致函俄外交大臣，报告与英外交大臣格雷谈话之内容。

1912年7月 [6月]

俄驻英大使致函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谈及中国军队问题。

1912年8月

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团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政府拟采取何种措施维护中国对西藏地方和“外蒙古”地方主权。

1912年8月19日 [6日]

俄驻英代办致电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报告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不承认中国有权独自干预西藏的管理，反对在拉萨和西藏扩大中国军队现有的编制。

1912年8月22日 [9日]

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密电驻华公使库朋斯齐，谈及英国政府不承认中国有权单独干预西藏内政，认为西藏与中国普通行省不能同等看待。



**1912年8月27日 [14日]**

俄驻加尔各答领事电告俄外交大臣，中国驻军近日将离开拉萨。

**1912年9月7日 [8月25日]**

俄驻华公使紧急报告俄外交大臣，英驻华公使就西藏问题向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

**1912年9月11日**

海外华人团体通电北京政府，就出兵西藏和“外蒙古”保卫中国边疆，以防列强侵略。

**1913年1月9日 [1912年12月27日]**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纳博科夫密函俄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谈及英属印度报界，对德尔智关于俄英两国保护西藏之可能性，发表声明一事的反应。

**1913年（大正2年）1月17日**

日本驻俄临时代理大使田付致电兼任日本外务大臣桂太郎，谈及报界报道缔结《蒙藏协约》一事。

**1913年（大正2年）1月20日**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本多致电兼任日本外务大臣桂太郎，谈及报界报道缔结《蒙藏协约》一事。

**1913年（大正2年）2月6日（2月14日收到）**

日本驻华伊集院公使致电日本外务大臣加藤，谈及缔结《蒙藏协约》一事。

**1913年（大正2年）2月15日（3月4日收到）**

日本驻俄临时代理大使田付密电日本外务大臣加藤，谈及缔结《蒙藏协约》一事。

**1913年**

德尔智向俄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报告称，西藏已脱离中国，愿与俄、英两国建立友好关系。

**1913年**

达赖喇嘛致尼古拉二世亲笔信，谈及派参宁堪布德尔智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请求出谋划策。

1913年2月24日 [11日]

德尔智向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报告称，西藏已完全摆脱中国政权，建议俄国政府对西藏奉行积极的政策。

1913年9月1日 [8月19日]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纳博科夫密函俄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谈及英、中、藏三方西姆拉会议召开前夕的西藏局势。

1913年10月1日 [9月18日]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纳博科夫紧急报告俄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谈及出席西姆拉会议的西藏地方代表首席噶伦夏札答记者问时，表示将坚决要求承认“西藏独立”。

1913年10月27日 [14日]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纳博科夫急电俄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西姆拉会议将秘密进行。

1914年2月25日 [12日]

俄驻英大使致函俄外交大臣，谈及修改《英俄协定事》。

1914年3月9日 [2月24日]

俄外交大臣致电俄驻华公库朋斯齐，谈及英国政府提出修订《西藏协定》事。

1914年3月11日 [2月26日]

俄驻华公使致电俄外交大臣，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享有行动自由和优势地位，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应承认北满洲、蒙古和中国西部为俄国独占势力范围。

1914年3月20日 [3月7日]

俄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纳博科夫紧急报告俄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英国人参加西姆拉会议之目的，是使自己在西藏不受约束。

1914年3月31日 [18日]

俄外交大臣上奏沙皇尼古拉二世称，达赖喇嘛希望俄国政府参加西姆拉会议和英国政府打算修订1907年《西藏协定》。

1914年4月16日 [3日]

俄驻西姆拉总领事向俄外交副大臣报告西姆拉会议情况。



**1914年5月8日 [4月25日]**

英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致函俄外交大臣，并附三方条约草案（副本）和通报三方谈判情况。

**1914年5月10日 [4月27日]**

英驻俄大使布坎南致电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报告修订《西藏协定》事。

**1914年5月21日 [8日]**

英驻俄大使馆照会俄外交大臣，通报英、中、藏所订条约抄件。

**1914年5月23日 [10日]**

英驻俄大使馆致俄外交大臣备忘录，谈及英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同意修改1914年4月27日在西姆拉会议上草签的三方条约草案第六款和第八款、删去第十款，并保证1907年英俄协约将继续完全有效。

**1914年5月30日 [17日]**

俄国外交副大臣上奏沙皇尼古拉二世，谈及英、中、藏三方条约草案第十款将西藏置于了英国保护之下、而第六款、第八款与1907年俄英协定相抵触。

**1914年6月8日 [5月26日]**

英国驻俄大使致函俄国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谈及修改英、中、藏三方条约第十款、第六款、第八款事。

**1914年6月8日 [5月26日]**

英国驻俄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备忘录，谈及修改三方条约第十款、第六款、第八款事。

**1914年7月11日 [6月28日]**

英国驻俄大使馆致俄国外交大臣备忘录。

**1914年7月11日 [6月28日]**

俄国驻华代办致电俄国外交大臣，谈及中国政府拒绝批准由其代表草签的三方条约。

**1914年7月16日 [3日]**

俄国驻华代办格拉卫密电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

**1914年7月29日 [16日]**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紧急报告俄国外交副大臣，谈及西藏问题会议



结束后，英国外交大臣和印度报界之反应。

**1914年12月29 [16] 日**

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紧急报告俄国外交大臣，谈及近几个月来不准报界报道西藏情况。

## 后 记

俄文版《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1900—1914）》），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别洛夫（Е. А. Белов）、绍米扬（Т. Л. Шаумян）和远东研究所的历史学家斯维亚婕茨卡娅（О. И. Сятецкая）合编，别洛夫主编。

别洛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史部主任研究员，俄罗斯知名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国、中国西藏地方和蒙古地方近现代史研究，发表论著150多种，一些论著已被译成中文、蒙古文和英文。早在20多年前，即1994年9月至1995年12月，我受国家教委派遣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于1994年10月中旬，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召开的“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结识了别洛夫教授。1995年11月，即我自莫斯科回国前1个月，应他的盛情邀请，曾前往他家做客。自那时起我与别洛夫教授在学术上经常来往，成了忘年交。2002年8月，别洛夫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邀请，前来北京参加我所召开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在讨论会上发表了《论孙中山、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的论文。

苏联解体后，别洛夫教授利用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即俄罗斯帝国外交部档案馆）新解密的档案撰写了一大批论著，受到学界重视。我曾将他撰写的有关沙俄侵略我国西藏地方、“外蒙古”地方、唐努乌梁海、呼伦贝尔、新疆的多篇论著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蒙古史研究》《清史译丛》以及台湾《中国边政》等学术刊物上。他逝世前，



即2004年，曾写信告诉我，他主编的俄国档案文件汇编《俄国与西藏（1900~1914）》的书稿已交付出版社。得知这一消息后，我考虑将其译成中文。2005年，即别洛夫教授逝世一年后，该档案汇编出版了，我的中国朋友和俄国朋友分别给我带来了这本档案汇编，于是决心将其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以表达我对俄罗斯朋友著名历史学家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洛夫教授的缅怀之情，同时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我编译的《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1914）》中文版，收录了上述《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俄文版中的全部档案文献以及序言和索引等。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疑难问题，诸如由藏文和蒙文音译成俄文的人名、地名和术语等，在各种俄文词典中都查不到，承蒙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王远大，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张云、邱熠华、梁俊艳，《中国藏学》杂志副主编黄维忠、主任央珍，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尕藏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房建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开科等专家，以及俄国布里亚特学者萨热耶夫（СажеевЮ. В.）的热情帮助，一一得到了解决。编译者在这里谨向以上诸位专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1914）》中文版一书，还收录了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王远大先生30年前编译的，刊登在《近代史资料》总第48号和总第64号的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俄国侵略西藏》和《俄英在西藏的交易》中的涉藏文件；收录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郭燕顺先生28年前翻译的，刊登在198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的巴德玛耶夫档案《在东亚的冒险：俄国兼并中国、西藏和蒙古》中的文件。经征得二位先生同意，我对其译文进行了校订和润色。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王远大先生还把他从《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俄文版中选译的5万字初稿无私地送给我，供我翻译时参考，这种前辈对后辈的厚爱，使我深受感动，在此谨向王远大和郭燕顺二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要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别洛克列尼茨基（В. Я. Белокреницки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出版公司总经理斯维特兰娜·安尼克耶娃（Светлана Анিকেва）表示感谢，向远东研究所已故所长季塔连科（Титаренко Михатл Леотъетч）表示感谢、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是他们欣然同意我将《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1900 ~ 1914)》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

由于编译者能力和知识所限，错误、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译者陈春华

2017年4月1日

# 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1893-1914

本书系“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2010年立项项目，是在翻译别洛夫、绍米扬和斯维亚捷茨卡娅合编俄国档案汇编《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2005年出版）的基础上，将巴德玛耶夫档案汇编《在沙皇制度幕后》中涉及中国藏蒙的19件、收录在《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一书中涉藏档案32件等，全部收入书中，使该译著成为目前俄国涉藏档案中最完整的版本，对于研究这一时段西藏、蒙古地区历史，俄国侵华史乃至英俄列强在华角逐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ISBN 978-7-5201-0767-9



9 787520 107679 >

定价：198.00元